郡元宗封太山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其時張說正爲右相邕之下獄及貶遵化當在十四年四月以前至四月則說已罷相矣此記作於十五年是貶遵化時所作也端州與欽州同屬嶺南此碑無書人姓名集古錄疑爲張廷珪書不獨廷珪長八分此是正書爲不合即以情事而論廷珪由御史出爲汚州刺史從蘇宋魏三州入爲太子詹事致仕歷官多在北方去嶺南有數千里之遠似不至以石室短記往返遠求則益知非廷珪書矣文云有若邦伯旱公守恭記益爲邦伯而作下文缺泐不能見其事蹟爲可惜也

## 雲居寺石浮圖銘

石高三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易州大唐雲居寺石浮圖銘并敘

太原王大悅撰

敘曰法所務善示儀生念物莫堅石留形則多伊童邛之墳沙彼豐家之巖寶不孟不季非泰非約建茲浮圖亏此門右者鄭氏字元泰今范陽人也崇中宜利用處盖所以兼仰正法惠洙多生俾滅與寂不潰惟永迺竭厓充賈磬工剞奇璞散良劾形都信美素與鮮色皓瓊



碑已殘缺廣四尺七寸二十八行題唐嵩山故道安禪師碑九字隸書今在嵩山會善寺

## 道安禪師碑銘

開元十五年歲次單閼仲春八日建

上□□□□□□□□曠劫誰比欠有□禪師法諱道安俗姓李□缺□□□□□皮艱難行洞精苦越生于闐皇洎夫大業缺□戰在野□人□顧□家而塵垢惟深不羈珠曜水霜惟慘不奪松貞缺□□揚□以曳□□池列淨以迴原是日大師驚忽傳禪要於斯下□缺□密□□洞□□念□則□□□□法身圓月湛於清空□□缺達摩□□□戊海揔君□以□身一香普聞于

光分照□而□□□缺大師□□日子常有頗
當令一切俱如妙門□所安樂□□多矣□□缺□
□□□□□　禪師順退避位□美於玉泉□□
□通也泫此就□□缺□□□□而遊不樂□求竟
居嵩山會善寺瑤夫日登渾天苦遙夜者□□缺□旹
塗我□拂衣而起邽遊以辭益指於荊州玉泉已而返
覆年序矣□□□缺□客□耶則無務薄言神梵儀耶
則無聞往教　哲后躬親禪宿咨　缺□□年
□道妙動於時能仁感於俗安至如是乎遂不得已而
心副於世　缺以□□遣義維□悟之者意豁而無



住昧之者思絕而失常□詁□揚而□□缺入得之同
體日月融朗得以同暉始自山門徧于天下□烏感韶
樂者羨克□缺　禪師有之惟景龍二年二月三日
中夜　禪師忽而合門弟子等□缺□□□山無
□無□深以林□固之野火□焚而滅惟吾之初□也
□□化□缺□日書馳□□□□相渝至八日遂□
戶去人□脇□而□詢諸耆宿□缺　聖□□其
歲□故莫得實其□□也嗚呼是生如電遊風□□□
風□□缺不能盡造希聲者不能畢問門人之門依有
百身請代□血□□而不得者□缺□□□朝可其



付託侯王哀赴佾以禮儀道□惟□□□□□□□嵩嶽茨
餘□缺結□□林□異虹□烏□□連見□感盛□□
去也以了度　禪師之□□缺高斯冏道以生□德
惟大縱者也以□教□稱師□□有雙峯之學貞不□俗
□缺□被□師資一爲聖□一爲師寶是以弟子慧遠
□翹明承□演末裕□東侍缺精深□永慕師道長懷
友風□幽石以□言向遺履以投墟或資墨客而揚德
缺

缺□□慧以之明宅復伊何清照萬有□復伊何明
徹重垢是訓是學惟德惟缺□萬法都胎五蘊何□堂
堂如月光流不極撫照餘暉恥拾無得衆所瞻仰香缺
會同然永痛斯日載奉何年鮮吾人之道淨或弥尊勿缺
吾人之道淨或弥尊勿缺

缺元十五年十月廿日建

右碑在嵩山廣平宋儋撰兼書開元十五年建道安法于逢摩所謂一花五葉
爲宏忍大師之弟子忍受法于大師之初□也
之一也安以隋開皇四年生唐景龍二年卒百三十
行四歲碑云是生如電隨風電盡即風如我隨電亦
空直疊曇氏牙後慧耳書法道緊豐贍爲唐名家按
僧宇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呂總云僧書如暮春花

發是柳枝低蓋倣鍾繇而側尻放縱者開元末舉場
中多師之金石錄補
道安禪師碑在戒壇西南按傳梅嵩書道安禪師碑
宋僧書文尚可讀末云建塔僧破竈下損一字袁中
郎謂神僧破竈墮子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墮字豈
嵩山有兩稱破竈者乎碑於萬歷時雷轟爲兩截下
截爲土所瘞踰二尺許掘地出之糢糊不可讀嵩陽石刻
記



碑在會善寺戒壇西南隅中首行大唐嵩山會善寺
故大德道安禪師下闕廣平宋濬撰兼書黃伯思東
觀餘論曰宋僧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尻殊失
天勢王著錄與斯邈並列不知爲唐士也僧有嵩山
圭禪師碑傳於世字不甚工說嵩
按釋氏有南北二宗慧能爲南宗神秀爲北宗傳
燈錄如來以正法付迦葉傳至達磨來此爲初祖
暨五祖二弟子慧能住嶺南神秀在北得法雖一
而開導發悟頓漸不同故曰南頓北漸此南北二
宗之旨也據金石錄謂道安爲宏忍大師弟子
忍受法于達摩云云考達磨爲東土初祖其二祖
爲慧可三祖爲僧燦四祖爲道信五祖爲宏忍六



少林寺碑
碑高八尺七寸廣五尺三寸三十九行行六十餘字不等正書在登封少林寺鐘樓下
皇唐嵩岳少林寺口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正平縣開國子
裴漼文并書
原夫星垂梵界 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王宮神跡藴
三靈之始包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曠劫籠羣有以
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被苦因開智惠
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鷲嶺開扉通
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洛
大室西偏正氣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綏山北

時巨寇洛之天門頡水南流連荆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陁者天竺人也空心元粹惠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貴屋之尊申繒林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師迺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毗經堂香水成塗金繩爲約苦心精力俾夜作晝多實全身之地不日就功如來金口之說連雲可庇西緣長澗夾松栢之蕭森北拒深崖覆筠篁之冥密烟花濃霭暝下天香泉籟清音曉傳空樂跋陁息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證寤寐之際若有神人致



石磬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聞漢使之談浮于泗濱徙入夏王之貢管絃風夜合清響於中天鍾梵霜晨諧妙因於上劫時有三藏法師勒那燕譯經論遊集刹土稠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虬箭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口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　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迺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爲名其洛中陟岵即此寺也隨高　祖受禪正朔既改徽號已殊唯此寺名特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歸依者衆其栢谷屯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限眞俗此寺爲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烏同滅曛言靈塔歸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栢谷壁羣峯合沓深谷透迤複磴緣雲俯窺龍界高頂拂日傍臨鳥道若晉成塢在齊爲郡玉芳僧歸署曰輸州乘其地險以立峯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　皇唐應五運之休期受千齡之景命掃長蛇荐食之患拯生人塗炭之災　太宗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聽之所往辯論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僞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　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既奉優敎兼承寵錫賜地卅頃水碾一具卽栢谷莊是也迺海寓既平憲章云始僞主寺觀盡令廢除僧尼普霑洞曉二門遂該三行詣　闕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瑞塔圖聲啓初欲畢祥實殿綴興遽聞相賀　高宗天皇大帝光紹鴻業欽明至理嘗因豫遊每延聖敬咸亨中　乘輿戾止　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幡象及施物永淳中　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

頗鶴電摶遊龍神草競秀於栱塗雲泉迴飛於錦石雕
甍增耀若綴春葩金璧分輝似懸秋露　天皇升遐
則天大聖皇后爲　先聖造功德垂拱中有冬竹抽笋
塔院後復有藤生證聖中中使送錢於藤生處修理階
陛寺主方普光堂功德隨日終造自尔飛鳥莫敢翔集
此寺跋陁疏量業造神微　皇家尊崇事光幽秘琛苻
荐臻於動植靈應乖發於庭除　累聖屬心每頒渥澤
王言宸翰既曜暎於雞峯寶像珠幡亦交馳於龍壑
皇上睿圖廣運神用多能藉明臺之化清繹天池之墨
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搆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



爰降　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鸞勒梵天宮殿懸日
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煙雲之氣色漢元魏武徒銜奇
於篆素鍾繇蔡雍虛致美於綃簡曰者　明勅令天下
寺觀田莊一切括責　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錫
多歷年所標帶名山延袤靈跡羣仙是宅邁羅閱之金
峯上德居之掩有石室特還寺衆不入官收曾是
國士崇絕天人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禮殊恒剎矣高僧
跋陁明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稠禪師等精勤
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十大
德亦歸十英復有達摩禪師深入惠門津梁是寄弟子



惠可禪師等元悟法寶誉託玆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
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廿人惠遠法師湛
遵律師即其數也　皇唐貞觀之後有明遵慈雲元素
智勗律師虛求一義洞眞諦之源復有大師曉法如爲
定門之首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板遠契元蹤文
翰煥然宗塗易曉景龍中　勅中岳少林寺量大德十
人數內有闕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座無虛授澄什聯華
林遠接武星霜殆周於二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
主都維那等牢籠法藏遊息禪林德鑒神珠戒成甘露
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道口茲爲朕殿二室迴合八



谷凝湲地通貝花門連石柱妙樓香閣俯映高林金刹
寶鈴上搖清漢法界之幽贊如彼　皇家之福應如此
天長地久不傳忉利之宮劫盡塵微孰記鐵圍之會精
求貞石博訪良工將因墨客之詞或頌金仙之德聿宣
了義遠喻眞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蘊櫃昏途莫曉淨
根將墜聚於蓋纏若夢緣丞哉大聖降跡閻浮潛迴
寶軫廣運慈舟實無滅度示有降采紺宮西闕白馬東
流迷因惕生悟爲信起玉剎斯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
清泉妙永靜唯眞相湛然攸止巖巖高嶺河洛巨鎮下

屬九溪上干千仞天碓重阻仙都清峻式創招提是資誘進婉彼上德載誕耆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申敬恩錫仍加經營宴室迴出雲霞中岳北阯嵩高西麓斜界玉池洞開栢谷紆餘崗澗連延水木欝起施檀云繩直栿塗水香散花有地栖禪得方解空應眞默識開士乘盃遊集振錫兎止飜譯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周隨刼火遞起魔風競吹法身咸弱淨國同壞或聞興復詎振崩離神堯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宏福慶式遏酬徒聿怀 聖累降



恩旨兼敷錫命　高宗時豫先后卜征西廻雕輦屢倚虹旌巖題玉札地振金聲珎待荐至在物斯呈　我皇龍興有興咸秩懿茲上界式遏諸神筆雲搖天圍鸞迴少室草垂仙露林昇佛日護持八正每候能仁啟陁降德禍公有隣厥後眞侶更傳了因辯才高行無替清塵偉焉梵衆代有明哲今我諸公蘊彼禪悅芳越蘅杜淨踰氷雪遂縮津梁無非苦節超上靈岳山間寶殿秀出梵天孤標神縣芥城可蹋棄田有變貞石永刊靈花常遍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建

裴懿公灌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久在嵩山而



金石錄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鐫至嚢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俞州少山人稿）

右唐嵩岳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漼撰并正書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岳二十里嵩岳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岳者統于尊也予正德癸酉嘗遊嵩岳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昔達磨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去此卽其處寺右上山三里有達磨洞洞有石達磨面



之九年形宛然石上其事甚異達磨爲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刻益太宗爲秦王時寺之僧禽王時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予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無不缺誤如此然非予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金蘭琳卿）

碑內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亾告身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毀之則知前代封爵之碑有王字者多毀仆於

此時而此碑以梵力獨存乃其間王宮貝王王言肯王等字亦從而鐫去矣完顏之不通文義而肆爲無道可勝歎哉　唐碑遇帝號必空三字此碑所紀字文周事有明皇帝皇上空三字有隋高祖祖上空三字而前有周武帝却不空蓋緇流不通古今者之所爲也金石文字記

少林寺碑裴漼撰並書王元美謂懿公少負文筆號霹靂手此漼父炎之爲同州司戶參軍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炎之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都盡與奪當理詞州號霹靂手子漼仕至吏部尚書會諫止造玉眞金仙觀當時稱長于敷陳碑復繁蕪書頗得褚河南之勁俊而無宕昧春林之致金石史

裴漼新舊史皆立傳其封正平縣子則史所失載也或謂予男五等封爵之細於史傳可不書然嘗攷之唐史如魏徵嘗封鉅鹿縣男杜如晦封建平縣男孔頴達封曲阜縣男又進爵爲子歐陽詢封渤海縣男歐陽通封渤海縣子韋虛心封南皮縣子吳競封長垣縣男俱載於本傳未嘗從略則此之不書者難免疎漏之譏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七十八　唐三十八

賜紫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三十八

興聖寺尼法澄塔銘

碑高三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咸寧縣城外馬踏空

大唐故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并序

宗正卿上柱國嗣彭王志暕撰并書

法師諱法澄字无所得俗姓孫氏樂安人也吳帝擢之後祖榮涪州刺史父同同州馮翊縣令法師弟二女降精粹之氣含宏量之誠大惠宿持靈心早啓鑒淨生不住知常樂可依託事蔣王求爲離俗遂於上元二年出家威儀戒行覺觀禪思跡履眞如空用恒捨遂持瓶鉢一十八事頭陀山林有豹隨行逢神擁護於至相寺康藏師處聽法探微洞悟同彼善才調伏堅持寧殊海意康藏師每指法師謂師徒曰住持佛法者卽此師也如意之歲淫刑肆逞誣及法師將狀汝南謀其義舉坐入宮掖故法師於是大開聖教宣揚正法歸投者如羽翮趨林鼇若鱗介赴江海昔菩薩化爲女身於王後宮說法今古雖殊利人一也

中宗和帝知名放出中使供承朝夕不絕景龍二年大德三藏等奏請法師爲



不動唯聞齋時鍾聲卽喫水忽謂弟子曰狀我卧我不能坐死卧訖遷神春秋九十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三日也以其月廿三日安神於龍首山馬頭空塔所門人師徒弟子等未登證果豈知鶴林非永滅之場鷲嶺是安禪之所號慕之情有如雙樹法師仁孝幼懷容儀美麗講經論義應對如流王公等所施悉爲功德弟子嗣彭王女尼弥多羅等恐人事隨化陵谷遷移紀德雋功乃爲不朽銘曰

易高惟一道尊自然大法雄振豈曰同年優陁花色曇弥善賢錯落倫次師在其間濟彼愛河拯斯苦海導引

羣類將離緣蓋不虛不遠常住三昧是相無定隨現去
來雙林言滅金棺復開有緣既盡歸向蓮臺衆生戀慕
今古同哀
刻字朱曜光

右興唐寺主尼法澄塔銘嗣彭王志暕撰并書志暕
嘗爲宗正卿唐書宗室世系所未載也志暕女彌多
羅出家爲法澄弟子而法澄祖父亦皆列官于朝蓋
唐時朱門世胄無不欽信佛法以帝女之貴且有出
家學道者其它固難悉數矣文云如意之歲淫刑肆
逞誣及法師將扶汝南謀其義舉坐入宮掖中宗和



帝知名放出蓋武后時嘗沒爲宮婢者古人命字或
取三字如張天錫字公純崔宏度字摩訶衍之類
法澄字无所得亦三字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麓山寺碑

碑高一丈七寸八分廣五尺三寸八分二十八行行
五十六字行書額題麓山寺碑四字篆書在長沙衡
山縣嶽麓書院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
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岳鎮而安故耆闍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大抵厥旨元同口以迴向度門踵于
郭右仰止淨域列乎巖巔寶堂發業於太虛道樹森捎



於曾渚無風而林壑肅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未覩
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口若不其盛歎麓山寺者
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
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
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寶后依於佛光至
請舊居特爲新寺禪師洎衆口口口口口口宏漿謀分衆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丘墟盡平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莫
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證源不壞外緣而見心本
無作眞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啓靈應神僧銀色化
身丈餘指定全模摽建方面法物增備擯供益崇廣以



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
空慧雙銓寂用同轡慈曰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
住一歸注大道經宄上乘理永託茲嶺克終厥生逮宋
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
尚敬口作爲塔廟追存寶相加名寶山效乎弓冶筆精
陶甄意匠留書藏石緘妙侯時候法宇之傾佇期珎價
以興其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
諱祥了義重元別搆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律
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口眼見建涅槃像開甘露門
長沙內史蕭沆振起法鼓宏演梵言繼踵口於景鍾口

只葉於曾閣陳司空吳明徹隨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性森然國楨秀者壯迴廊以雲構蔚愁居以天覆開皇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清悲海巖幢擾聲智火融明燄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更遷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林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霑大根之雨揔管大將軍齊郡公擁公諱武福德莊嚴喜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謙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淸淨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



得遠涉吳會幽尋天台法界圖□劉中眞訣論於湘上具究竟或敷解說筵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復悔雙林有以追遠並建塲所冝爲住持惟□□禪師者□其武憑其高超乎雲門絶彼塵網深以爲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反於照習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固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證是□區和正覺阿若冥搜想息而精進甲堅受除而煩惱設散百川到海同味於鹹千葉在蓮比色於淨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故能□□順□□□□□□

其四碑□莫建軌物未宏和合是請佐貳是膺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可□□□□



天地有象□賢建極宴坐中巖成道西域後代襲武前冝作則安□□□□□□□□□□□□□□□□契三歸願塞其金方置廟衡麓開場龍象擁□人天□香鬼神賜土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游侯王光昭法侶大啓禪房其二□□□□□□□□□□□□□□□□郭萬家帶江千里玉□布飛石林雲起□□□□月窺窓裏花臺隨足天樂盈耳其三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往在此比明齊哲□□□□□□□□連率順風驅驪欽烈□□□□□□□□□□魄□絶其四碑□莫建軌物未宏和合是請佐貳是膺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可□□□□

前陳州刺史李邕文并書
大唐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九月
英英披霧其德允燦卓立隽才標□□□
余友俞仲蔚爲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跡麾余跋
賸得之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拔邕謁上太山還獻詞
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贓者張說忌之下獄論死許
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
也碑文頗庸嗢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稱語殆不
可曉何以負十將莫邪稱於世耶邕以緘文獲名以
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訾皆所不廣者因附識之舟州
山人



案
是碑筆勢雄健刻字亦出公手大凡李公書言黃鶴
仙伏靈芝元省己者皆託名也蒼澗軒碑跋
文云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僧虔右軍之孫
也以晉宋齊史考之僧虔爲丞相導之元孫於羲之
爲族曾孫不當云孫也又云梁天監二年刺史夏侯
公諱祥按梁書南史俱作詳古書祥詳二文恒通用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爲集錄者所收僅見碑陽而已其陰則自予遊
長沙始得之者也此碑爲世所重然惟題曰嶽麓寺
碑今證以題額作方篆陰
誰之文內亦云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作也而
杜工部詩又稱麓山之南則向所名嶽麓寺碑疑爲
非實又石墨鐫華云在岳州府金石文字記云今在
寺中皆得之傳聞予以目驗觀是碑在書院之右十
餘步碑陰列銜書名爲妄庸人題名交午橫貫以致
損蝕不可次第予稍就其可辨者志之第一層有功
曹參軍字倉部員外同正李字戶曹參軍士曹參軍
參軍趙參軍劉利器字又錄事王敬撰博士張長卿
可見者三人又下博士王獨存姓而已又郴令姓名



闕贊尚可尋讀成句有曰禮樂仕門闕君子同官比
能隣闕爲美坦坦爲懷謙謙虛己有力豐碑下漫滅
第二層首行長沙字可辨三行康楚元名四行成麟
字五行上柱國懷端字皆依仿可辨下數行并有尉
員外同正字閒行亦有贊名家闕意君子德心闕木
槩林階下無訟堂上有琴大絃以雅小絃不淫又有
醴陵令李仁丞張道主簿張思己尉李靈尉張光庭
衡山令劉咸之丞劉員外尉王光大尉周待微湘鄉
令王武信下闕不全者陽令孟瀏陽令主簿張字又
贊華宗舊德利器闕播政震雷闕有典有則字可見

第三層有鄧洪敏石泰桓嗣宗張輝楊庭訓朱封禮祝仁期姓名悉存此以予考之碑陰諸列名者皆不題于唐世而所見又剝蝕無餘然喜由予而收錄使後世知有其名者必自此發之也坦字闕畫以避睿宗諱旦故書之如此地理志衡州下衡山本隸潭州神龍三年來屬今碑在開元十八年則衡山隸衡州久矣然衡山令猶列讚于此何也豈與守潭者有舊識與今守潭者名在碑陽獨彥澄字存百餘有政和題名一淳闕題名下牛元若題名一其大書橫勒者則前明提學郭登庸也按常石跋金



按碑在嶽麓書院袒數過長沙渡湘江詣書院親至碑下見是碑上多裂文士人作亭碑嵌亭壁甚固碑陰所題今不可復見矣碑爲李邕書李邕自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後獲罪貶遵化尉至是蓋五年矣舟州山人謂此碑是邕赴謫時道中所書然則當時謫貶卑官竟可遷延不赴觀其題銜作前陳州刺史而不云遵化尉又可見謫官亦不必入之題署矣下篇東林寺碑與此同碑云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梁書王份傳份長子琳字孝章舉

大忍寺門樓碑

裴本高廣行字皆不計隸書

外孫新亭詩

唐開元十有八年定之深澤大忍寺尼脩巨靈分守以威不若惟突與隩復樓之三拱於□□□□□□□□

□□□□□□□參差竦□以□□垣巖廊於亦剏立張皇前殿以爲一寺之表此寺也始聞於晉魏代歷於周隨有舍利之感無憂之跡靈龕□闕然恒所嗟快今斯一舉可謂盡美夫其櫺檻□□微坐脩檐遍視數百若指諸掌縱因遐棲□風煙□□嵯峨山峙偃□日月觀則左碧海而右青山依違諸梵之宮俄不知川原并邑之所在請循其□正象之紀也始以經論成□終以功福宅心故建茲樓用周所願蓋弐資□之不可以志也則所以誓□言護建寺綱列釋合志存誠於是閭閻首豪無非悅服大捨者卅有三戮力者五十轉勸者百有八千餘室同欲共貫竭欵効勤終始一心有死無二凡社保婿娉之禮牲幣之費則歸之所謂從閭入明信異郡殊方從善如流驩黃弐競者不可勝紀八材是購□□如雲茂績有孚職迺歸木石之攻也已陰判於巖壤之開收之果與度量合趣輪既□不勸而奔推轂排輮其指可掬者萬數先是深數丈及茲可揭力未其神功也歟天恩越自恒典百足眞務所以凝也□就業□匪翔價善且不孤恭惟大師以解脫之身宅無漏之界而猶不我遐棄紫金其容從悲願迺然則鴻濤沸于眞平海且晏然化恩云滅乃今靈儀在殿雖不□於往來



唐大忍寺門樓碑沙門釋具撰裴抗八分書開元十八年金石錄

東林寺碑記

碑高一丈三寸七分廣五尺六寸三分二十四行行五十二字行書在九江府東林寺前陳州刺史□夏李邕文并書

上闕尼丘啓於夫子鷲嶺保於釋迦衡岳之託思天台之棲顗豈徒然也故知土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下闕開宿根果於福庭大□萌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太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廿居廬門樓煩俗姓下闕初涉華學不讀非聖之書中習範經尤邃是田之說嘗

就恒岳觀止道安火遇於薪玉成於器雖根種諸佛闕下
愉維摩詰荅更了空門安住四依脩捨二法和上歎曰
吾道行者惟此人焉屬朱序尋戈緇徒逃海道由闕下崇
勝有足庶居居地若無流池昜云法宇大誰神廟特異
蓮峯結跏一心開口五力以杖刺地應時涌泉闕下演妙
乘浮囊毒流木鐸正教首唱南部轉覺後人以智慧刀
斷煩惱鑠由是眞僧益廣妙口曰崇隘其闕下安棲口曇
現之門生隣慧永之阿若相與撰斗圖踰曾嚴任山之
陽居水之右經其始而未究其末闕下司人柄斡國鈞以
越嶺高勝降口口口臣檀施謱供興作大起重階口
口閣其二嚴幢踊出寶塔飛來尊容月滿法宇天開
福莊嚴因槁檀施書日力之費盡土木之功燎垣雲連



廈屋天聳如來之室宛化闕下若與宇冬煥高臺夏清玉
水文階而碧沙瑤林藻庭而朱實瑠璃之地月照灼而
徘徊旃檀之龕闕下什致其澡瓶巧窮雙口姚泓奉其雕
像工極五年殷堪摳衣而每談廬陋避席而累贊道覆
三界闕下首觀其育王贖罪文殊降形陷海不沉驗於陶
偏迫火不燒夢於僧珎願苟存誠祈必通感既多口口
口日乍積陽闕下舍利東化或塔踊於地或光屬於大謝
客欣味而成文劉斐詛訶而覃思所以山岳五岳江比
口口口憑法而自高物闕下有崇禪師者傳燈習明安心
樂行指拳猶口薪盡如生次有果口二法師僧寶所欽

居之而名益重至宋照覺捻公易爲禪林而寺始大
其間名賢口闕世所珍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
智禪師既新其寺復取李碑舊本重摹刻之或謂道
無今古時有廢興而文口口闕口取焉而禪師之言
曰道外事乎事外道乎華嚴法界世俗衆藝皆爲道
用且吾以興復之勞欲後之繼吾居者口口闕口口
者而述之於將來也故吾之刻石庶有勸於後云龍
翔法弟大訢聞而識其說于下時至元三年二月

觀李北海書東林寺碑題記正書一行

闕翰想見風彩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裴休

又正書兩行左行

元豐四年口月十六日楚國米黻

李邕廣集東林寺二碑在寺東山麓多剝落嘉靖乙
卯戶部主事田汝麟始構亭覆之桑喬廬山紀事

北海守李公作東林寺碑手筆一軸俾模而刊石藏
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釋雲泉一旦視碑卷歎曰莫
石莫刊將焉用僧遂募緣成其事自河東裴公開府
鍾陵聞皋志願亦垂信施因自染翰贊列爵秩名氏
於卷末皋乃得模而刊於碑張又新東林寺建碑記略
開元李北海譔東林碑書凡一千零三十七字洪州





刺史裴休題云覽北海詞翰想見風采即米黻蔣之
奇咸有歎識延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復
取李碑重摹刻之立於虎溪三笑橋萬歷丁酉竟爲
醉髡所斷毀去全文四十七字自貞老僧以栗木鑲
箝移撼神運殿中又藏碎碑一十五字補之其可護

翰墨良云摯矣張申搬圖隨筆

按毛德琦廬山志廬山舍利塔南爲東林寺晉沙
門惠遠之道場也初遠公自樓煩至廬山結庵于
西林之東以居曰龍泉精舍其後刺史桓伊爲請
立寺曰東林而名殿曰神運張天覺神運殿記曰
釋迦文佛殿徧天下以萬計而此殿獨曰神運何
也初遠法師過江將適羅浮宿廬山逆旅感山神
託夢徘徊登覽溪流散漫無足廬者一夕雷雨晦
暝山水暴至向之中流化爲平陵花木羅列其上
九江太守桓伊聞而神之爲之請建寺以居神運
之名蓋得諸此云又按十八高賢傳慧遠姓賈氏
雁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博綜六經二十一
欲渡江從學范甯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釋道安
建剏于太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遂與
母弟慧持投簪受業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

燈燭之費安師嘗臨衆歎曰使道流中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爲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閒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湧出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寖衆永乃謂刺史桓伊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



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先是潯陽陶侃碑作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居之因製文殊瑞像贊此遠公刱建東林寺之大凡也此碑雖闕泐其文存者大半多合可以參考而得其詳矣碑建於開元十九年似係崇禪師等重建東林記其興作之事而述遠公緣起得十之七八

碑爲李邕撰書亦題前陳州刺史與廬山寺碑同

支提龕銘

石約高六尺廣四尺三寸
二行行四十八字行書

三尊眞容像支提龕銘

陳留蔡景撰

原夫至道寥廓等寂寞以無言眞智如如湛然口口之外應權變化運神用於無邊至於無生之生示現非相之相灑甘露於塵界普洽四生轉法輪於大千哀矜六趣口大悲口口孰能預於斯焉　我大師造化神功此地多形勝之所金門梵響振萬古之音聲谿谷伽藍樹



芳曰於億劫隣茲福階之口口靈瑞之幽巖仰瞻鷲嶽之峯俯接祇園之地非直溪谷幽邃抑亦聖跡昭然康哉大哉故無德而稱矣爰有遺法弟子　義紅乾壽等宿乘妙業俱崇勝因稟質天資人靈特秀懼暴流之叵度建愛渚之津梁口乃運用奇功依巖起塔雕龕鏤室窮匠口之神綺飾莊嚴竭工輸之妙望之如日目有昭昭之暉仰之如天非復蒼蒼之色大千世界悉現於寶蓋之中應化三尊處口思議之一室梵宮晃耀此乃非殊相好圓明光同月愛恐乘田變海陵谷俄遷用紀微功刊茲貞石其詞曰

邈矣大聖耀質金軀三身化現四智如如不生不滅非實非虛有無所有無無所無其眞容毫相光流月愛常遊十方恒在三昧示入生滅無量無礙脫屣塵超然物外其粤我三尊惠力難量慈雲廣被普洽無壇應權利物導引隨方群生舟攄苦海津梁其三仙巖聖跡式建支提斜連麓岫俯瞰幽溪天長地久日月昭迴金門動響石室方開其四

述二大德道行記　弟子蔡景口

大德檀越門徒情深道義惠燈傳照朗晤心靈示誨之恩碎軀難報今矚讚佛之次述二師之至誠輒申毫末之辭式頌弥天之德庶望將來君子知三寶之住持敬題行記書之如左。

法師義紹字顯濟東魏鄴城人也俗姓張氏年七歲依口馬寺口口口口口自息茲弟子天縱英靈聰惠明哲文明初歲落髮染衣住峪谷寺勤於藝業內外俱贍解行雙美妙善悉曇奉　勅徵口口口口二京翻譯於是參詳聖旨口闡梵言譯金光明經薩婆多律掌珠訟等三百餘卷並詮辨證義筆授綴文又補充口僧統司修翠堵波撿校尋被抽入薦福寺滿世大德百坐講說頻登勝席殿庭論議擢以令名法師學海宏深箏林迥茂





闡揚口口名播二京其時僧衆咸号法師東魏大乘紹矣又補京慈悲寺都維那復於內道場佛光殿轉經行道面奉　口口口口口口菩提迎接經像至乾陁羅國迎得三藏鄔帝弟婆將眞容畫像廿鋪舍利千餘粒三藏梵本二部至京聞奏　聖口嚴駕口口法師馳駟王城方窮異域往來四載途經一萬八千供奉　二朝十有三記前後　勅賜法衣道具隨得轉施不以自資口口之懷無以加也覲省　重奏請歸口道俗欽風屈爲峪谷寺主其時州將賀蘭温六條儒雅八正居懷輟口寺口口口補充大雲寺法師教授於是宣揚妙旨成庶品之津梁演暢微言啓含生之耳目衆又舉法師以爲上座綱紀寺衆口口口口口口准　勅再濛釋門甄明戒律重補充清濛上座法師精勤攝念策勵持經維摩法華日誦一遍戒定惠解詎測淺口口口口口式題斯記

法師乾壽字崇詮義紹同郡人也俗姓李氏年廿歲依化樂寺崇口法師爲傳法弟子學法華經惟識俱舍因明等論皆理極精微妙窮法相證聖之歲剃落披緇住峪谷寺奉別　勅補充當寺教授法師於是廣演談辯證深玅理趣威儀肅物雅操超群又補都維那綱紀衆事

利益常住軌範僧仴修復伽藍咸皆壯麗故得寶坊金
地月殿重明嚴飾山門光揚佛日緇徒濟濟士庶鏘鏘
三寶欝興四衆攸仰者其惟法師住持之德也又以崎
嶇山路剪拓修夷枯涸川原疎泉汲引哀矜物類濟乏
賙無悲敬雙修廣行口捨此者法師大悲之行也又乃
天資妙女巧惠殊倫智用合宜動中規矩內懷至孝無
忝所親生事愛敬死事哀感是謂孝道畢矣恭穆仁慈
謹敬謙口是謂禮儀備矣未有已任孝別起津梁者哉
故經云孝名爲戒亦名制止法師志崇清淨之福以報
鞠育之恩神用研精敬口口室於是依山搆宇備設堂



儀鑿石疎口宏開洞室池引八功之水爐焚六銖之香
七物咸珎衆事周贍長時供養通浴聖凡法師四攝利
生三悲鬻口融心二諦觀照五停積德難量解行弥廣
略陳綱紀題斯記焉

唐開元十九年歲次辛未九月廿五日建

## 堅行禪師塔銘

石高八寸廣六寸七分十二行行十三字正書在西安府城南

大唐宣化寺故比丘尼堅行禪師塔銘

禪師諱堅行俗姓魚氏京兆府槐陽人也惟師貞儀苦節精勤厥志捐別修而遵普道欽四行而造眞門豈茶
晨霜易晞夕露難久寢疾牀枕藥餌無徵嗚呼哀哉以
開元十二年十月廿一日遷化於本院春秋七十有六
夏卅矣臨命遺囑令門人等造空施身至開元廿一年
親弟大雲僧志叶弟子四禪賢首法空淨意等收骨起
塔以申仰荅冈極之志閏三月十日

## 代國長公主碑

碑高九尺五寸廣四尺八寸三十一行行六十一字正書在蒲城縣

大唐故代國長公主碑

駙馬都尉鄭萬鈞撰文

男聡書



□□□□我□唐□　□聖□天下　□
□　睿宗□□□□□　□
我□□□□　二后□地中□　□□誕□
□□爲□□爲□公主諱華字花婉　世祖神堯
皇帝之元孫　睿宗大聖□皇帝之第四女
肅明皇后　竇氏肇
今上之仲妹也　母曰
開湯沐冊號永昌後遞相攸降□于鄭時年□十有□
□□□□既嫁□象歸妹□作嬪之義築以外館錫
之美邑食封一千四百戶崇□官焉開元初加崇代國
長公主植性而智因心則靈道亮于懷色温於貌美髮

可鑑素□□□□惠聲□□仁澤潛暢言有餘味情無近
屬服慈友敦孝敬昔在諒闇殆將毀滅聰明銳澈韻清
慮遠耳目所經無不諷誦簡謐恬睟融融如也每樗蒲
□□□□盡得微妙至於箜篌笛琴□琵琶七絃阮
咸箏膈簾□之隨手便合有若天與寔同生知冰碧在
躬學無不通聰捷若神聲皆絕倫騁心以□□□□
□而添□內範一部尤加精練晝恒不寐暗情翰墨書
蔦福寺經柱三百餘言拂石雲散垂鉤露凝兔轉仙亳



初從夜月磨霏烟墨盡落天花初　則天太后御明
堂宴　聖上年六歲爲楚王舞長命□□年十
二爲　皇孫作安公子岐王年五歲爲衛王弄蘭陵王
兼爲行王詞曰衛王入□咒願　神聖神皇萬歲孫
子成行公主年四歲與壽昌公□對舞西涼殿上羣臣
咸呼萬歲蒙自奉朱顏卅餘載洎乎暑月衣服如賓識
婉之情不以□□見棄□□恩遇弥深男二女四
敎之以□長子左贊善大夫□聰爲吾耳次子右贊善
大夫明明爲吾目明使海內見聰使天下開於國忠於
家孝合則雙美□爲□傳云以德命爲義□聰爲駙
馬都尉悵未親迎長女□范陽盧氏有肅邕之譽二女
琇博陵崔氏貲明艷之容三女瑱范陽盧氏多慈孝之



美四女□□□□□□純粹之行最之日玉以比德四
合天則洵翳瑤彩式昭宮事懋乃哀潔作吾女儀逮乎
晚年歸心聖域六齋蔬食二時靜念□誦金剛經兩部
□華嚴八□□寶積一百廿大般若六百法華藥師大
集等經領晤了然色空不著撤聲樂投珠罰十有餘年
矣又於僧議福跪受禪觀又於金剛三□受陀羅尼□
像是相非相以心照心道遵眞宗寂歷虛景去年忽謂
蒙曰昨夜夢念珠□斷急手自拾一箇不得是不祥他
日又夢入法堂見一空屋有人指之此四公主□□明
年□乃後數月偵其儀刑稍稍顯頹以開元廿二年



六月廿□日慼然不食安寢不起神氣晏如有同入定
朝覲夕察有加無僭蒙泣而諭之久作兜率天業正念
莫散勿顧男女苔蒙自解在也未去莫不□又向尼梵
海云生則有死不□□□□□□□□□每讀經徹卷□
□願願□第四天□和先許奴不□罪翌日　勅
使來問□自附奏　在上千□玠重深憶
在上□□時孝順□□精神錯亂言語不得合掌奉辭
至其□□衆忽云有　勅使□索香水潮浴於正
寢而寐齋時炯然開目告別諸王公主及諸親等

□府□□□□□一切撫放不情願者於諸莊安置
先是司農小兒亦准此家生者不在此限品官給使放
歸上臺封分一半施寺觀家餘平分與女請陪葬
橋陵不得厚葬莫藏金銀銅器執蒙手曰恩愛斷也
有不是處莫佐更住辛苦屋裏人去去年少在莫更請
出家蒙遂奉一杯水別飲畢長逝詞□清明宛若□□
以其月廿□日薨于洛南修業里第享年卅八初公主
禮遵善寺尼□和者因說弥勒宮事云阿婆未成更十
年不知計至薨日今正十年嗚呼報應之兆有期□□
之言何驗下生輪□之室還上天宮嬉遊正遍之門是



登雲□　皇帝輟朝三日使尚宮弔祭賜衣五十
副所□葬葬□供□作□□□□□□□永穆公主及駙
馬王繇同安王洵送往并爲寫一切經以其年十二月
三日陪葬　橋陵考也天常与善茲言妄作曷殞
濃華□□繁□□□宵傾嚴霜夏落□□紆其如慕悲
展轉其奚□嗚呼月辭　天關兮星沒
皇宮翟服褻衣不可逢花飄粉田艹菜萎沁水油軒畫
□長已矣嗟乎□□□膺□門流涕容儀既□錦茵期
□夏屋□□□□儼設楚□齊引驪駒啓行丹旐翣空
素衣皓野撫靈軒而增慘仰空山而泣血夫敘德必□

□親議賢□崇乎直既親且直蒙何愧諸敢述流芳悲
題翠□其詞曰
於燦有唐系乎天光承天者　帝嗣　帝稱
主爲　皇猗郎　昭□作　天垜伊何窈窕如玉浹洽
恩被綢繆禮縟道□娥英德光宵燭其行成軌
其言可服烝烝孝敬抑抑威儀九族敦敘百禮冈虧學
非從傳書乃臨池歸眞捨逸了靜絕爲曰仁者壽天何
不諒指座先徵遺珠見相慇勤自勉誰諉無忘□□憖
酳□然遐踐　帝心悼惻傾家殞喪大匠監□□



□送葬蒙也何罪忽奪天人借如可贖願百其身穠李
菱曉蕾華祕吞金釭罷焰玉座生塵馬鬣成封龍輴即
路晝霎□載丹旌指墓□薤挽於霜飈霜飈隴霧相披紛薤挽笳簫咽不聞珠襦玉匣盡元夜
軒后陵邊　皇女墳
開元廿二年十二月三日建
右唐代國長公主碑云公主睿宗第四女也新唐史
以爲第五女蓋史誤碑云公主壻鄭萬鈞撰金石
錄
右代國長公主碑碑云公主字花婉而傳作華婉又
云肇開湯沐冊號永昌後乃相攸下歸于鄭錫之美

邑一千四百戶開元初加崇代國長公主傳不書封邑之數而開元初加號長公主亦略之未免失之簡矣考唐書十一宗諸子列傳云開元後天子敦睦兄弟故寧王戶至五千五百岐薛五千申王四千邠府千八百帝妹戶千而公主傳鄫國公主開元初封邑至千四百戶此碑所載代國公主食邑亦千四百戶則公主封邑未嘗以千戶爲限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爲駙馬都尉鄭萬鈞撰文男聰書蓋夫爲妻撰文子爲母書碑亦墓碑之一例也子書母碑猶于志寧王仁求子書父碑之例鄭萬鈞父子本皆工書張說般若心經贊序稱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揮灑手翰鐫刻心經云云可知聰之能書源本家學觀此碑筆法婉麗極似河南顧書譜但有萬鈞名而不及聰亦偶略也文內萬鈞自稱曰蒙與莊子同義蒙卦疏蒙微昧闇弱之名萬鈞自謂義殆仿此萬鈞兩唐書無傳宰相世系表鄭氏有北祖南祖二房及滎陽滄州兩派俱無萬鈞名公主傳但云下嫁鄭萬鈞不詳其事蹟無從考也代國長公主本睿宗第五女而碑云四女者蓋安興昭懷公主早薨不在數內猶鄫國



長公主本第八女而碑亦作第七女非史誤也長安志載大薦福寺不詳寺中之制據此碑云公主留情翰墨書薦福寺經柱三百餘言則寺中有柱皆書經者矣長安志駙馬都尉鄭萬鈞宅在左親仁坊北門之東杜工部有鄭駙馬宅詩即碑云築以外館錫之美邑者是也碑云則天太后御明堂宴聖上年六歲爲楚王口口年十二爲皇孫岐王年五歲公主年四歲與壽昌公主對舞西涼殿上云云聖上者元宗也元宗以寶應元年四月崩年七十八推其生在嗣聖二年年六歲爲天后載初二年是年九月改天授元年舊唐書禮儀志天后自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其年冬正月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載初用周正翌日布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天授二年正月日南至親享明堂是天后之享明堂非一次據碑則御明堂與諸皇孫孫女宴在元宗六歲之時爲載初二年或行於改元天授之時亦在九月而史志於是年不載宴明堂之事元宗之封楚王在垂拱三年其

時年十二爲皇孫者乃讓皇帝憲初以睿宗爲皇
帝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冊爲皇孫岐
王年五歲者乃惠文太子範初王鄭改封衛俄降
封巴陵進王岐壽昌公主乃睿宗長女下嫁崔眞
者也公主二男長聰爲駙馬都尉恨未親迎唐書
元宗諸女未見有下嫁鄭聰者据杜工部集有鄭
駙馬宴洞中詩朱鶴齡註引唐史臨晉公主皇甫
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又引杜工部所撰皇甫淑
妃碑云鄭潛曜尚臨晉公主乃代國長公主之子
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甫忝鄭莊之賓客遊



寶主之山林据此則鄭潛曜卽鄭聰當是幼名聰
後改潛曜當代國薨時聰年尚幼故碑云恨未親
迎也（汲古閣本唐書公主傳誤作郭潛曜）文前敘公主樗蒲絃管實
同生知後敘公主蔬食誦經了然領悟舉止前後
如出兩人雖文飾太過然其大致似非虛語卽如
其言則其嗜好之進于清淨可知矣後云敕使來
奪羣議以爲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歲
唯欲防禦所謂長築無出此者陛下獨斷　宸襟高
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爲惡者就戮
事若不尒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不出此
歲當竝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喜候

## 裴耀卿書奏

裘本高廣行字
皆不計正書

唐侍中裴耀卿書

奚契丹兩蕃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

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弋卒咸已返耕卧鼓
滅烽誠自此始斯皆　陛下睿謀先定　神武非
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臣伏以成功不宰君
人所以爲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瞽安敢
無言既預聞　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　天功
虛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
館垂示將來仍許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耀卿
等不勝區區抃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開元廿三年二月十二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上柱國臣李林甫奏



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
臣張九齡

侍中兼文館學士上護軍臣裴耀卿

元宗批荅裴耀卿等奏
褒本高廣行字
皆不計行書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貫已盈人神弃之指
期可滅今之剋定偶會風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頌矜
功伐不願爲之伯猷前誥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
愧使桓山之銘復在茲乎

按石刻二種一爲契丹傳李林甫等奏請勒碑



此奏主名又爲林甫不知何以耀卿獨書之且所
書又非用以入奏者所未詳也奏爲開元廿三年
二月十二日上三人結銜皆以二十二年五月戊
子所加石刻與史合舊唐書傳九齡以二十三年
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此碑稱曲江縣
開國男者尚是二月以前之爵也舊書契丹傳契
丹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京城東
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鄰西與奚國接武德六
年始入貢貞觀中太宗伐高麗至營州會其君長
賜物有差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

府賜姓李氏其曾孫祐莫離則天時封歸順郡王
又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武德四年內附至曾
孫萬榮垂拱初封永樂縣公萬歲通天中萬榮與
松漠都督李盡忠舉兵殺營州都督趙勳作亂則
天下詔改萬榮名爲萬斬盡忠爲盡滅詔令張元
遇等率兵討之俄而李盡滅死萬斬爲其奴斬之
傳首東都開元三年其首領李失活內附封爲松
漠郡王失活死從父弟娑固代統其衆其大臣可
突于反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徵突王李大輔
者及娑固合衆以討可突于皆被殺可突于立娑



固從父弟鬱于爲主遣使請罪十年封鬱于爲松
漠郡王明年鬱子病死弟吐于代統其衆與可突
于復相猜阻十三年吐于來奔可突于立李盡忠
弟邵固爲主其冬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所改封
廣化郡王邵固還蕃又遣可突于入朝中書侍郎
李元紘不禮焉可突于怏怏而去十八年可突于
殺邵固率部落并脅奚衆降于突厥於是詔中書
舍人裴寬等討之師竟不行二十年詔信安王禕
爲行軍副大總管出塞擊破之可突于遠遁奚衆
盡降禕乃班師明年可突于又來抄掠幽州長史
薛楚玉等追擊之官軍大敗詔以張守珪爲幽州
長史以經略之時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不
叶夜勒兵斬之二十三年正月傳首東都封過折
爲北平郡王此中國與奚契丹用兵征討之本末
也新書與此大同傳首在正月林甫等請刻碑在二月而
元宗荅敕有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
多愧之語伯獻者程伯獻也新書載裴寬等進討
之時有伊苗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蔺功
郭英傑等爲八總管兵以擊契丹既又以信安王
禕出塞捕虜以二蕃來從告廟伯獻當即於此時



請立碑紀功而元宗不納故批荅內及之又考舊
唐書張守珪傳契丹別將李過折率衆以降守珪
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讌賞將士二十三
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上賦詩以褒美之仍詔於
幽州立碑以紀功賞是此後仍從耀卿之奏也

## 景賢大師身塔記

碑高三尺橫廣四尺五分三十行
行二十一字行書在嵩山會善寺

唐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左拾遺口山羊愉纂

沙門溫古書

大師諱景賢菩提大通法顯也本姓薛氏汾陰人世爲
著族容貌秀偉見者肅然幼而神明周覽傳記弱冠投
心大覺宿好都遺問道於□□智寶禪師師言法王大
寶世傳其人今運鍾江陵玉泉次一佛出世亦難遭矣
則星馳駿邁而得大通發言求哀揮汗成血大通照彼
精懇喻以方便一見悟入圀然照洗屬世議迫隘遠迹
幽絕客居巴峽三抗山中尋覓必□□虎搏噬毒
癘蒸鬱而我歲時宴居初無惱害豈□爲之守而神靈
保綏良可知也久之廣大圓極悉心以獻大通怡然克
荷相許付寶藏傳明燈爲不讓矣時神龍□□□



中宗聞風　詔請內度法衆仰德□留都下大師
雅尚山林迫以祈懇或出或處存乎利濟化自南國被
乎東京向風靡然一變於代蓋三世諸佛□□□印妙
極之用言外之功不可得而聞也觀乎□□蠢蠢於黑
闇千界照照於熱毒如來有以登大明灑甘露□相示
寂滅而業遵龍象則我先佛法身湛然常□者矣始先
祖師達磨西來歷五葉而授大通赫赫大通濟濟□□
寂成福藏爛□□□同波流分景並照亦東□之盛
也嘻世相不實□盡誰□菩薩知時□□於物閒元十
一年龍集癸亥歲八月在嵩山會善道場現有微疾沐
浴宴坐神情儼然翌日而謝春秋六十有四雲山慘毒
庭樹凋摧矧夫情靈痛可言也門人比丘法宣比丘慧
斌比丘敬言比丘慧林等不勝感戀奉爲建塔迢亭抱
赫出於嵩半　主上追懷震悼賜書塔額署曰□
恩存沒榮幸山川光燭廿年又起身塔於北巖下永奉
安焉若其積微成著之勤乘定發慧之用堅剛勇猛之
操大悲廣衍之□卒皆碑版所詳不復多載也
開元廿五年歲次乙亥八月十二日建
羊愉撰沙門溫方行書開元二十五年八月葉封曰



按王維有留別溫古上人兄詩云宗兄此削髮蓋其
族人亦必可稱者也金石文字記
右景賢法師碑塔高三丈圍二丈五尺在登封縣西
北十里許會善寺後山坡開北向金石圖
記載景賢沒于開元十一年八月春秋六十有四唐
文集如柳子厚誌僧年皆作僧臘蓋彼教法謂出世
即不復以俗年計算而此獨書春秋與隆闡法師碑
同豈亦不襲浮屠氏語耶書逸峭末以其僧徒易之
也按堂金石跋
按此碑題開元廿五年歲次乙亥八月十二日建
開元廿五年是丁丑歲非乙亥碑蓋誤書廿三爲

廿五也自金石文字記以來諸家皆未加留意並承其譌作廿五年今正之

金石萃編卷七十九　唐三十八

金石萃編卷七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七十九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三十九

鄭虔華嶽題名

碑已殘缺存縱橫尺許六行首行一字次行兩字三行六字四行五字五行七字六行四字隸書

懸　昭應　方達奠宗臣之　在永事　明神　主薄常冀叙元撝　史子華刻

唐鄭虔題名云開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滎澤鄭虔彪鄉道之智覺同登華山回步而謝于神云云其詞四六排偶共百五十餘字史子華刻分書彷史碑只存六行共三十四字不可句讀惟簿尉二名可識又有史子華刻字字樣史子華者即刻大智禪師之碑者也圖中金石記



惟則骨氣甲下非唐隸之佳者金石錄補

李憺華嶽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李仲昌題名下共四行行十四字正書

鄭縣尉李憺以開廿四六月六日充勅簡募飛騎使判官向陝虢州點覆其月十四日事了迴便充京畿採訪使句覆判官此過赴京

右李憺華嶽題名其文刻於華嶽頌之左側開下脫

元字予嘗論明皇仿周官修六典省臺寺監官各有司欲去冗濫之弊而因事置使名目猥多楊國忠以度支郎中兼領十五餘使及至宰相領四十餘使使名之濫如此古人謂省官不如省事良有以也國忠所領有名募劍南健兒使此簡募飛騎亦其類蓋自府兵壞而名募之使四出然健兒身手終不能當漁陽之聲鼓者文具而實不至爾採訪使之下有句覆判官唐書百官志亦未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蘇頲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隸廣題名下三行行十四字左行正書

國舅蘇頲從　內使奉　勅祭

又正書在蘇頲下二行六字

郊社丞蘇炎記

謁金天王祠題記

在華嶽頌碑右側第五段題名下四行行二十二字正書

顏眞卿書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眞卿自蒲州刺史蒙　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于華陰與監察御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穆寧評事張澹



華陰令劉昌主簿鄭鎭同謁　金天王之神祠顏眞卿題記

今在華嶽碑之右旁王伯厚言華嶽題名五百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今存者惟此與述八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今存者惟此與述聖頌二碑不過二十餘人而已又因地震之後以碎石裝砌嶽廟大門牆上亦有唐人題名今王無異所搨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隱名魯公每遊名山必刻己姓名一置高山之顛一投深谷之內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金石文字記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自馮翊太守改刺蒲州尋爲御史唐旻誣搆卽於是年十月改刺饒州道經華陰乃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等同遊華岳題名金天王祠當是時公內忌於宦官外誣於酷吏連遭貶斥罷於奔命殆無虛日而從容暇豫題名華岳如無所事者然益公之義命自安不爲威武所屈貧賤所移此可見矣　金天王華岳神也舊史元宗紀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爲金天王虛舟題跋

顏眞卿題記以唐書本傳及留元剛年譜攷之公以肅宗二年十一月出爲馮翊太守三年三月改蒲州

刺史十月又改饒州刺史也其監饒州爲唐昇所誣因亮行狀曰天寶十五載元宗以公爲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充本郡防禦使公以景城長史李暉爲副前侍御史沈震爲判官又詔公爲河北採訪處置使公又以前成陽尉王延昌爲判官張澹爲友是年秋祿山遣將史思明尹子奇等併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者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人心潰亂不可復制公乃將麾下騎數百棄平原渡河取路朝肅宗于鳳翔初公之未渡河也謂判官穆寧張澹曰賊勢既爾若委命待擒必爲所快心今計徑赴行在公以爲何如寧澹與諸將然之遂行朝廷除公爲憲部尚書令狐峘神道碑曰時前殿中侍御史沈震監山尉穆寧武邑丞李銑清河主簿張澹各捋器能參贊成務此王延昌穆寧張澹等與偕之所自來然攷穆寧傳寧以明經調鹽山尉祿山反寧募兵朝僞景城守劉道元聞真卿拒祿山即馳謁謂曰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寧言以至此帝異之名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擢殿中侍



御史與行狀寧澹與諸將然之之說有不合則當以史爲正者矣年譜曰是年九月有祭姪季明文十月有華嶽廟題名至東京拜掃有祭伯父豪州刺史文關中金石記

張惟一等祈雨記

在述聖頌碑左側四行行三十七字隸書

大唐中興剋復兩京後乾元元年自十月不雨至于明年春朝散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攝按華州刺史平原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張惟一與華陰縣令劉昌丞口峋丞員外置同正員李綏主簿鄭鎮尉王禁尉高佩



尉崔季陽於　西嶽金天王廟所請初發言雲興倏登車雨降益精意所感致明神應期庶似賴川之能不慙方伯之事時二月十日題紀　前金州刺史李權書

右碑隸書前金州刺史李權書也按華陰一縣于令之外設二丞一簿三尉有唐官制之濫史所備載語云一羊九牧民生日蹙天寶之亂所由來也金石錄補

書史會要李權唐宗室李平均叔也工八分官金州刺史惟一名見宰相世系表關中金石記

右張惟一祈雨記刻於述聖頌之左側據宰相世系表惟一望出清河東武城宰相錫之孫官至華州刺

史此記正在刺華時與唐表合新舊史皆不爲惟一
立傳王定保摭言載蕭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滑河張
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邀
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卽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
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宋子京嘗采
其事入讀士傳益其好賢之誠有足多者又嘗爲荆
州長史見呂諲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王宥等謁嶽祠題記

題名刻述聖頌碑右側作兩截書上年月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貳月十壹日同詣嶽祠書記



華陰縣令王宥　前令王紓　丞王沐

尉李齊佺尉口頌鄠縣主簿張彬尉竇彧

下邽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

著佐郎孟昌原京兆府潏轡參軍李樞

書并篆

唐有兩上元年號此則肅宗時也金石文字記

右在上截

華陰縣令王宥　前令王紓　丞王沐

尉李齊佺尉口頌鄠縣主簿張彬尉竇彧

下邽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

著佐郎孟昌原京兆府潏轡參軍李樞書

并篆

右在下截

題名

石橫廣一尺二寸高一尺一寸六行行八字正書

陳鄭澤潞等州節度行軍司馬殿中侍御史丘據再隨

使王赴上都　朝謁往來皆虔拜　神祠時寶應二年六月八日記

右邱據題名完好無缺案寶應肅宗改號是年帝崩代宗以四月即位明年七月改元廣德故于六月猶稱寶應二年也方鎮表寶應元年澤潞節度增領鄭州又增領陳邢洺趙四州是年以趙州隸成德軍此題載陳鄭据增領者言之與表相符據見唐書藝文志有邱據相國涼公錄一卷李抱玉事據諫議大夫益以其所終之官書之（授堂金石跋）

右邱據題名其云使主者節度使李抱玉也抱玉本陳鄭頼亳節度使代宗即位兼澤潞節度使方鎮表寶應元年澤潞節度增領鄭州又增領陳邢洺趙四州正抱玉爲帥之日德宗以後陳鄭與澤潞各自爲鎮不復相統攝（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李懷讓題名殘字

三行上下缺
左行正書

軍兼同華兩州節

卿使持節華州諸

丞上柱國汧國公

右只存三行每行七字共二十一字攷唐常袞華州刺史李公墓誌云公諱懷讓以佐命功持授鎮國大將軍加特進兼鴻臚卿封汧國公充潼關鎮國軍使同華等州節度使華州軍府詔陪葬建陵則此乃懷讓題名也再攷唐會要叙陪陵名位建陵只及汾陽王郭子儀一人而無懷讓應爲缺略懷讓薨于廣德改元故附置于此（關中金石記）

劉士深等題名

石高一尺廣六寸七行字數不等正書

前蓋田縣尉劉士深

前奉天縣尉劉士清

京兆府倉曹參軍李迪



前告成縣丞李遜

商州豐陽縣令李遥

下邽縣尉李遠

特廣德元年三月紀

內李遜李迪李遥李遠四人名字相世系表俱有在東祖李氏下（關中金石記）

右題名正書按此題列名皆以地望爲先後監田奉天兩縣尉居首重京邑也告成縣丞書在豐陽令上者告成屬河南府亦爲東都故耳北嶽神廟碑有安喜縣尉李遜與此稱告成縣丞者或即其人未可知

也新唐書藝文志李遠詩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若以廣德紀元方爲尉則至大中時八十餘年矣疑別爲一人 授堂金石跋

韋口題名

石高一尺廣七寸七行行十字正書

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常卿使持節延州都督侍御史上柱國岐陽縣開國男韋口以廣德二年二口七日越自師旅將詣朝廷口口神式祈景福時與口口口口秀之同謁

題云以廣德二年二口七日越自師旅將詣朝廷云云者以是時僕固懷恩叛也韋君不詳其名 關中金石記



李仲昌等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賈竦詩下六行行字數不等正書

行丞田遊業　行丞同正韋淩

朝議郎行太子司議郎兼華陰縣令李仲昌

行主簿韋況　行尉崔頲

行尉王卓　行尉蘇淮陽

廣德口年三月韋粹書記

宰相世系表云滻官昭應令案此云行華陰縣丞同

正當在未爲昭應令之先又有云行尉崔頲表以爲頲終同州刺史闕 中金石記

韋公右等題名

石殘缺現存橫廣一尺五寸高八寸八行行五字六字不等正書

缺郎行華陰縣缺寮吏以時參缺明神咸列名缺

行令韋公右　行丞同正韋滻　行尉李晅　行尉劉口蒨　投書郎盧舒口

又在韋滻左右空處二行行七字左行行書

大梁趙令矜恭謁　聖帝祠下　五辰四月六日

孫廣等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賈竦詩下三行行七字十字不等正書

朝散郎行下邽縣丞孫廣

試衛尉少卿田遇

廣德二年六月十三日記

焦鋹題名

石橫廣一尺二寸高一尺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前大理司直焦鋹與緱氏縣焦琳華州司倉參軍焦賁永泰元口春同遊此廟

又在焦鋹之左二行行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內供奉開國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羅僕

又在焦鍛之右三行
字數不等正書
內侍省掖庭局口王嘉欽弟景暉
押衙左金吾大將軍賜紫金魚袋高
許州許昌縣丞于貢
第五公等題名
在華嶽頌碑右側題名上
十一行行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前相國京兆第五公自戶部侍郎出牧栝州子聳關內
河東副元帥判官禮部郎中兼侍御史虞當自中都清
河於華陰拜見從謁　靈祠因紀貞石時　大唐
大曆五年六月四日



右衛錄事參軍第五準
司勳郎中兼侍御史李國清
倉部員外兼侍御史張曇
大理正兼監察御史王翺
文云前相國第五公自戶部侍郎出牧栝州蓋坐與
魚朝恩善貶也又云子壻虞當子壻之稱自此始壻
作聟者于祿字書云聟聟壻上俗中通下正壻一變
爲壻再變爲壻三變爲聟四變爲聟皆由胥變爲胥
致誤又聟或亦爲作胥故月耳相涸　關中金石記
蘇敦等題名
在昭應碑下截作兩段書前一段八行後
一段九行每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
沃州司馬蘇敦
弟華陰縣令發
弟咸陽縣主簿敍
弟前華原縣丞徹
弟太常寺主簿敞
弟吏部常選曒
弟少府監主簿教
弟灞　聃年十一



大曆中發任華陰縣令時禮部尚書河東裴公出牧鄱
陽敦與發徹同送至此拜謁　金天便過東驛不避炎
暑亭午而迴故列名於前刻石題記
五年夏六月六日
宰相世系表蘇氏河南尹震有七子敦發教徹璬政
儼此云汝州司馬敦弟華陰縣令發弟咸陽縣主簿
敍弟前華原縣丞徹弟太常寺主簿敞弟少府監主簿教弟灞不同者曒疑即是曒有敦
不應後有璬也政疑即是敞字形相近此等要當以
碑爲正　關中金石記
按教字廣韻玉篇諸書俱不收惟海氏字彙云所
斬切窄也恐未必取此爲名世系表作教似可從

疑碑有泐訛又字書無璥字自當從碑作璥

裴士淹題名

在華嶽頌碑左側上截七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禮部尚書裴士淹出爲饒州刺史大曆五年六月六日於此禮謁

盧綸等題名

石橫廣二尺一寸高八寸六行行七字十字不等左行正書

大曆六年二月二日綸赴



前華州參軍口漸

前王屋縣令陸沐

前同官主簿陸洎

將仕郎守閿鄉縣尉盧綸

前國子進士趙鄴

歷覽前賢題名庚子

右題名殘斷不相屬舊唐書盧簡辭傳云父綸大歷初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會縉得罪坐累久之乃調陝府戶曹河南密縣令不見作尉閿鄉事惟新唐書有之云大歷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與此合　攷堂金石跋

庾口等題名

石殘缺現存橫廣一尺六寸五分高八寸十二行行五字六字七字不等左行正書

缺華州刺史兼御缺殿中侍御史庾缺

缺太常博士口缺太華三峯野客缺新安縣尉盧缺監採藥使翰林缺監軍判官尹懷缺監軍判官劉口缺太華山人段藩口缺押衙左金吾衛大缺

大曆六年乙亥缺

按大歷六年歲次辛亥非乙亥

崔微等題名

石高一尺廣四寸四行行十字左行正書

前開州刺史崔微　男蔑

前縣氏縣令康洽

前鄉貢進士侯季文

大曆七年三月廿日西上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宰相世系表清河大房有微河南少尹子沕太常少卿此題蔑從廿不從水又元和十年題名華陰縣令崔蔑亦即其人皆與表異文苑英華穆員陸渾尉崔沐墓誌云河南少尹微之子又云君長兄河南府尹司錄參君案君當作軍　沕不勝其哀傳誤也沕亦從水並誤　攷堂金石跋

韋湑題名

石高廣俱九寸三
行行六字正書

醴泉縣令韋湑

大曆七年十月廿八日題記

元澄等題名

石高九寸橫廣一尺六寸北共八
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行書

尚書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澄與大理評事盧
恒華陰縣丞裴言則以唐大曆八年十二月三日題紀
題內有大理評事盧恒宰相世系表恒殿中侍御史
關中金
石記



韋況杜錫題名

石橫廣一尺六寸高九寸
共九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朝散大夫前鄭州陽武縣令韋況

大曆九年四月廿二日謁祠題記

平陸主簿杜錫

芮城主簿杜梅

建中三月廿三日

李謀等題名

在韋湑題名之右三行
行八字十字不等正書

前鳳翔府司錄參軍李謀

前長安縣主簿李融

大曆九年十月十三日題

右題名正書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五月甲辰以
鄭州刺史李融爲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蓋卽此
題稱前長安縣主簿者也攷紀文前書五月庚申則
甲辰當爲六月紀於此脫文矣融又見李適之傳子
季卿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渭州
節度使卒渭當作滑傳刻誤也宗室世系表列適之
相元宗下惟書霤而季卿及融俱失載融又見裴光
庭傳加宏文館大學士引壽安丞李融令直宏文館



是融初從仕亦以文學見引非獨善吏事矣子故綜
其前後論之以見名不虛附也據石跋掌金
石記

上官沼題名

在昭應碑下截蘇敦之
左三行字數不等行書

侍御史上官沼大曆十三年七月廿九日赴東臺謁嶽
過

宰相世系有上官詔當卽其人表宜從碑作沼爲是

關中金
石記

右題名正書案東臺之名因話錄云武后朝御史臺
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嘗

有東西臺之稱惟俗問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
攷舊唐書獨孤郁傳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
丞自辟請命于朝時崔晃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勅
命雖行朗拒而不納晃竟改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
臺盧杞傳父奕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昌黎集故
虞部張君墓誌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
年分司東臺轉殿中呂和叔集故太子少保贈尚書
左僕射韋府君神道碑銘遷監察御史內供奉東都
留守卽拜東臺侍御史司空表聖集盧知猷神道碑
遷侍御史專領東臺之務以此題名証之則當時兄
于史傳文集皆稱東臺決非從俗爲之因話錄撿審
不精妄爲此議也　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七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

崔漢衡題名

在昭應碑後李休光題額
字下三行字數不等隸書

蓮華魏鬼竹簡窊亟浩、今古憧、往來

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博陵郡開國公崔漢衡
興元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巡華陰縣令盧倣書

題云守兵部尚書博陵郡開國公唐書載漢衡官爵
甚詳不言封博陵郡公亦是缺略婁機漢隸字源云



漢婪敦復華下民租碑唐興元中華陰縣令盧倣求
得而爲之記八分書于碑末卽此人　關中金石記

崔頲等題名

在昭應碑前咸廣字下三行
行六字九字不等左行行書

撿按水部員外郎崔頲

華陰縣令韋綬

貞元元年二月六日記

又一行在崔頲之下行書

華州司功參軍鄭齊卿

唐書韋綬傳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建中中爲長安

尉朱泚亂贏服走奉天拜華陰令案唐有兩韋殺
爲韋貫之兄非此人關中金石記
裴潾等題名
在告華岳文碑正中七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前萬年縣尉裴堪
前華陰縣丞盧佩
懷州河內縣丞盧渚
鄭騎
進士裴諫　裴諲
貞元九季七月廿五日參軍事裴潾題



請雨文
潾河東聞喜人善隸書唐書有傳宣和書譜云潾隸
書爲時推重晚歲行草尤勝攷潾以蔭起家此稱參
軍事而不著地當即是華州諸參但未辨何司耳題
內又有盧渚盧佩渚名見宰相世系表佩名見河東
記關中金石記
右題名正書在盧朝徹謫獄文之後舊唐書列傳裴
潾河東人少爲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
石拾遺轉左補闕新唐書同據題名貞元九年方爲參軍
事此即以門蔭入仕時也沈亞之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
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
以雅地任之耳文苑英華關中金石記攷潾以蔭起家此
稱參軍事而不著地當即是華州諸司但未辨何司
于攷職官志上州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
曹參軍事各一人外又有參軍事四人華州爲上輔
於設官當四人然則潾稱參軍事即四人中之一非
六曹諸司也題名字體端勁必潾之自書得此益見
善隸書非虛美矣授堂金石跋
鄭全濟等題名
在告華岳文碑裴潾之下五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將□□守尉鄭全濟字巨册
□□縣尉李端士
□□縣尉鄭暉
貞元十三年三月廿四日題記
內有華陰縣尉鄭暉世系表有之關中金石記
尉晏題名
石高一尺二寸廣五寸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奉遣將軍守左金吾衛□□軍試太常卿尉晏
元和元年正月廿日題

郭豐等題名
在華岳頌碑左側裴士淹下十行行六字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華州司士參軍郭豐
華陰縣丞李沖
華陰縣主簿姚鵬舉
華陰縣尉韓暐
華陰縣尉苗華
華陰縣尉崔栻
門下典儀李誠明
元和元年七月十日同會於此



栻題
題內有門下典儀李誠明門下典儀者門下省屬官也關中金石記
薛存等等題名
石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八行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薛存等等題名
司勳員外郎薛存
華陰縣令柳澗
華陰縣主簿裴訣
華陰縣尉鄭公幹
華陰縣尉裴混
華陰縣尉王沂



野客李口
元和四年九月十九日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按薛存下缺字當作誠舊唐書薛存誠傳裴垍作相用爲起居郎轉司勳員外與題名合柳澗附見韓愈傳云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據此書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誣百姓遮道泣訴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又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云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官澗任華陰坐貶始末如是然則澗之挾怨煽衆固黠吏所爲而刺史相繼必致之罪亦世情哉



協律郎李口等題名
石橫廣一尺一寸高七寸八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太常寺協律郎李口
華陰縣令崔蒪
華陰縣尉鄭公幹
華陰縣尉裴混
華陰縣尉陶洪

進士蘇涯

元和十年五月十二日　謁嶽

謁嶽廟題名殘石

石橫廣一尺二寸高五寸後有李朝
式題名十一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前容府□□　宮試右衛□曹

進士□□　慶□□華州　覲省弟谷　京

元和十四年正月一日題

李朝式元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

宗室世系表有容府經略推官李慶之容府經略使

左庶子李景仁容府者即容州都督府也屬嶺南道



關中金石記

張常慶題名

在虞綸題名石之右二行
行五字九字不等正書

判官張常慶

元和十五年七月七日

王璠題名

在虞綸題名石之右四行行
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元和拾伍年□壹月貳拾陸
日□

使鎮州　宣慰□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文云起居舍人賜緋魚袋王璠
舊唐書璠本傳元和中入朝爲監察御史再遷起居
舍人副鄭覃宣慰于鎮州　新唐書璠以起居舍
稱元和十五年與傳合而璠出使重鎮宜賜章服以
寵其行傳失紀此事蓋從略也　授堂金石跋

裴顏題名

石橫廣一尺五寸高八寸七行
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正書

長慶元□□十三日朝散大夫行華陰縣令上柱國

裴顏奉勻當再佟中門屋至廿五日功畢

廟令張從本題　此行古篆書



又在虞綸題名石之左七行字數不
等左行以無號年附錄於此正書

□□□□□□□□

□散大夫行華陰縣□□柱國裴顏

華陰縣丞薛仲歸

華陰縣主簿黎煉

華陰縣尉高懿

□□□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案宰相世系表東眷房裴顏衛
尉卿駙馬都尉諸公主列傳齊國公主下嫁張垍又
嫁裴顏年代差遠當別爲一人南來吳房亦有顏官

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或即是題名者與授堂金石跋

方參等嶽祠題名

石高廣俱一尺二寸題名二段前五行行十六字左行正書

鉄執籩豆爲　國討叛思契丹懇敬祭敬拜牢饌畢陳所期感通昭鑒不昧列旌旗於緑野羅冠劍於　明庭共展禮容因以題記

大和二年八月廿八日

男守左驍衛倉曹參軍上柱國賜緋魚袋方參侍從朝覲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按此題執下字殘其半以名氏度之似番將臣於唐者然無所徵實以攷其迹惟叛思契丹在新唐書列傳言太和開成間朝獻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長太和開成時遣使來朝貢則當大和二年必有叛附故遣將聲討加以醜名曰叛思亦猶武后更號孫萬榮爲萬斬李盡忠曰盡滅默啜爲斬首也是討叛思契丹一事可以補新舊書之闕益非細也授堂金石跋

按爲國討叛　句思契丹懇　句契有勤合之義丹懇猶言丹誠下云敬祭敬拜詞竭其勤懇丹誠以祭拜也舊唐書文宗紀大和二年五月王廷湊出兵



侵鄰潞欲撓王師以援李同捷昭義劉從諫請出軍討之七月甲辰詔宰臣集三署四品已上常參官議討王廷湊可否九月甲午詔削奪王廷湊在身官爵隣邑接界隨便進討新書紀八月己巳王廷湊反是月甲寅朔則己巳爲十六日也今此題記在大和二年八月廿八日其時所云爲國討叛者正指王廷湊事非契丹也北狄列傳歷叙契丹朝獻次數云大和開成間凡四並不言有叛附征討之事益授堂句讀偶誤耳

李璘題名

在焦鏃題名之右一行十五字正書

隴西李璘大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題

韋公式題名

石高一尺廣七寸共七行行十四字左行正書

口唱京兆府功曹前秘書郎韋公式　外甥鄭縣尉攝華陰縣主簿裴虔

右公式頃年佐理斯邑自後向逾一紀六變官曹今者慮以官成身有所繫奔馬到此追尋舊遊覽前題處豈勝口口

大和四年上元日題

石題名正書自左起案以後向逾一紀推之此題在大和四年前題當元和十二三年間矣官成以周禮鄭氏註謂官府之成事品式公式率爾留記襄襄不忘于此信非俗吏也授堂金石跋

李虞仲題名

石橫廣一尺二寸高八寸共十行行九字左行正書

正議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　御史中丞充潼關口口國軍等使上柱國口口開國男食邑三口口口口金魚袋李虞仲　大和四年七月十口

口　詔以立秋修祀　南都團練判官口口事



柳乘同來口口

虞仲李端之子唐書本傳虞仲字見之第進士宏詞累遷太常博士寶歷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末有云判官事柳乘同來乘名又見懷素聖母帖後益以大理評事出判華州事也關中金石記

右題名自左向右舊唐書列傳李虞仲大和四年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題名乃爲中丞而非大夫至於勳上柱國爵開國男皆未之及立秋修祀華嶽以刺史攝祭亦禮儀志文所不具南都按之新唐



書地理志上元元年號南都爲府一年號南都尋罷都則江陵久不名都矣題名猶稱此者襲舊名也呂諲傳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敕改荊州爲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衝據舊唐書文苑傳南都置團練判官蓋由於此也授堂金石跋

賈存辭等題名

石高九寸廣七寸五行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口縣主簿賈存辭鄉貢進士馮玨開成二年四月存辭請假赴洛玨　侍從祈口　缺

口庚題名



石後缺現存高廣俱五寸五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正書

開成二年九月五日庚將赴京告辭　金天王遇還於

此便同道　缺

李景讓題名

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十三行行字數不等正書

口口口史兼御史中丞李景讓

口監察御史裏行盧口季

前右龍武軍錄事參口李映

口士劉灌

口口李景裕

□□盧黨
□□鄭繁
□士鄭敬
開成四季六月十九日
景讓字後己李愬之孫也唐書本傳稱景讓入爲尚
書左丞至大中始進御史大夫劾免爲侍御史據此
則開成時已爲此官也當是爲僧度使時兼攝之官
故史不記之耳關中金石記
右題名新唐書列傳景讓寶歷初遷右拾遺以題名
所題兼御史中丞此當由寶歷至開成十餘年官序



如此而史失載也景讓性好奬士類拔孤仄今附名
如進士李灌凡五人從之遊覽亦其宏雅所致足爲
世勸也按堂金石跋
陳商題名
石高一尺廣六寸六行行十字十二字不等正書
□門郎中史館修撰陳商會昌元年七月廿五日商祗
召赴　闕斑盧溪處士鄧君蟠同題時□□□□□
商題後六年自禮部侍郎出鎮□陝又與鄭支使同來
十月□□
此題云司門郎中史館修撰題後又有後六年商自
禮部侍郎出鎮分陝云云攷商以禮部侍郎主文以
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授王起郎其出鎮之事也見
唐摭言唐書云商字逃聖官至秘書監封許昌縣男
關中金石記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簡唐書宣宗紀會昌六年迎神
主下百寮議皆言准故事無兩都俱置之禮惟禮部
侍郎陳商議云周之文武有鎬洛二廟今兩都異廟
可也然不宜置主於廟主宜依禮瘞於廟之北墉下
今此題稱禮部侍郎出鎮陝者即其人昌黎集荅陳
商書時猶未第後元和九年進士第此於題名時致



通顯矣鄧支使不書名當爲鄧君蟠也百官志監察
御史十五人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爲佐務繁則
有支使授堂金石跋
常侍□□祀嶽廟殘詩
石高廣俱八寸七行行七字十字不等正書
□□□□□□□□□□□□□□□□□□□□□□□
□□□鬼神陪質明三獻雖終禮祈　壽千年別上杯
豈是璞材□祀事宏農　太守主□□常侍曾領此
郡故有□句
會昌二年六月廿二日立秋
崔郾等題名

石高一尺廣八寸五行行十字十五字不等正書

正議大夫守京兆尹賜紫金魚袋崔邠　華州華陰縣

令崔宏會昌二年六月十六日邠自汝海將赴　闕庭時與宏同謁　廟而過

宰相世系郤官至大理卿崔邠之弟鄜之兄也　闕中金石記

右題名自左起按邠見宰相世系表亦見權載之集

崔鄘神道碑曰邠今爲廷尉實當會昌元年是此題云守京兆尹蓋由廷尉擢是職也汝海即汝州游宦紀聞稱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蓋唐時已有



此名矣　授堂金石跋

崔慎由等題名

在尉吳題名之右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毀中侍御史集賢毀直學士崔慎由

石補闕李當

鄉貢進士崔安潛

會昌五年二月八日同赴

慎由爲宣宗相寓尺柬於所知必稱安潛故時人有王凝裴瓚台弟安潛之語後亦位至侍中古人之升沈後進若此　關中金石記

右題名正書自左起案慎由見新舊書傳當會昌五年並失錄其爲殿中侍御史集賢殿直學士安潛舊書本傳稱大中三年登進士第此在會昌五年固宜

李口方題名

石高八寸廣四寸五分三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以鄉貢自題也　授堂金石跋

右議大夫李口方

大中元年三月　口口雨

按雍州金石記作李祁方今字已泐

楊漢公題名殘石

石殘缺僅高六寸廣五寸二行左行正書

缺中楊漢公

缺五月

漢公隨越公後裔字用乂官至天平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題稱其官爲給事中當在爲同州刺史之前唐書本傳不及之者略也　關中金石記

李貽孫祈雪題記

石橫廣一尺六寸高一尺五分七行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左諫議大夫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大中三年十二月八日奉　制祈雪小男進士同吉

學究靜復從行

右題名大書自左起貽孫史不爲立傳予攷歐陽行周文集序爲貽孫所撰序云大和中爲福建團練副使大中六年又爲觀察使其前結銜特詳所記實爲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以此題證之當大中三年嘗官于朝至六年任於外矣全唐詩話元賓終于四門助教李貽孫序其文元賓李觀也與行周同年進士早沒而貽孫于其遺集爲之表章如此廣川書跋鄭都宮陰眞人又爲刺史於忠州矣貞元中至大中越五六十年貽孫少致通顯至此已入十餘疑貞元字尚有誤爲附識于此貽孫好文喜奇於斯可想其爲人而題名當亦貽孫所自書故可寶也投堂金石跋



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蓋大中之前

按後又有大中五年七月廿七日李貽孫題云達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則是貽孫之

任外不待六年矣

鄭復等題名

石高廣俱八寸五行行六字左行隸書

河東縣尉鄭復

臨晉縣令鄭損

隴州參軍鄭孚

鄉貢進士盧璩

大中四季九月五日紀

損時爲臨晉縣令璩鄉貢進士宰相世系表損字慶遠禮部尚書璩魏州刺史石記

李貽孫題名

石高入寸五分廣七寸六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左行正書

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李貽孫大中五年七月廿七日口鎮將男意承文蔚口復舍昭謁嶽而退



于德晦等題名

在李虞仲題名之左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監察御史于德晦

口州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口口

大中六年三月廿四日同謁 金天

題名正書自左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德晦官同州刺史其見於史者惟此而已長安志務本坊有左散騎常侍于德晦宅援堂金石跋

李植題名

石橫廣八寸高六寸五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左行正書
侍御史內供奉李植大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自浙
右赴闕
李蟾祈雪題名
石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
五分四行字數不等正書
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李蟾咸通元年十二月廿九日
奉　恩命祈雪
許瓌等題名
在方叅題名之左四行
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鄭縣丞攝尉許瓌



宇文珪
華陰縣尉葬殷圖
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題
司空圖獄廟殘詩
在盖恭盖昌等題名之
後二行行七字正書
岳前大旆討淮西
從此中原息戰鼙
唐摭言云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岳廟之關門大順
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獄前大旆赴淮
西從此中原息戰鼙莫教苔澁上分明認取晉
公題今此詩只存首二句作獄前大旆討淮西則有
二字異矣圖書世所罕見則此十四字可寶也　嗣中金石
記
右詩存者惟有岳前大旆討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
二句按此爲司空圖視晉公赴敵淮西題名紀之一
絕也晉公題名古佚不可見今詩石又斷下二句矣
說見王定保摭言又全唐詩話亦載此詩云大順
中戶部侍郎司空圖紀者然則題詩年代猶可攷也
按堂金
石跋



嚴口題名
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九寸
行數不辨每行五字正書
監察御史裏行嚴口乙卯歲八月庚寅奉使東周展敬
按乙卯爲昭宗乾寧二年八月乙酉朔庚寅是初
六日也
崔恭伯等題名
石殘缺存高一尺廣七寸五
分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河南府參軍崔恭伯
華州參軍韋口
安邑縣尉缺
李境等題名

石高八寸五分廣四
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下邽縣丞李境

進士李賞

進士李口

趙宗儒等題名

在華岳頌碑右側顏魯公題
下四行行七字九字不等正書

宏文館校書郎趙宗儒

義陽府左果毅丁希口

前鄭縣主簿李益

三人同諱

唐有兩李益一宰相揆族官禮部尚書一官太子庶
子此未知孰是

穆準等題名

在華岳頌碑右側下截趙宗儒題名
之右四行行三字四字不等正書

前潞府參軍穆準

懷州口嘉縣尉穆戒

裴賁等題名

在昭應碑右李休光
題額之側一行隸書

朝議郎行華陰縣令裴賁　丞柳升　主簿霍晃

按華嶽題名共得搨本七十二段皆分刻于華嶽
頌碑述聖頌碑精享昭應碑告華嶽文碑之左右
凡姓名三百餘人其有事蹟可攷者分記於各段
之後茲不更贅計始自開元二十三年迄于唐末
各段俱總附于鄭虔題名之後不復析出分年件
繫俾覽者連類及之便於詳檢猶聖教序岱嶽觀
碑陁羅尼經幢之例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一　唐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北嶽神廟碑

裝本高尺寸行字皆不計隸書在曲陽縣北嶽廟

大唐北嶽廟聖之碑并序

陳州長史鄭子春撰

博陵崔鑲書

安喜縣尉李逖篆

夫清明著象廣大成形聖人則之作紀資始列於五嶽



覩曰三公率由典常靡不崇燎維厥恒岫口爲首稱故知碣石太行萬里延袤闕聳河濟盤薄海隅畢卯降其精洩易疎其浸設險以分中外通氣以出雲雷非陰陽不測之神其孰能與於此也爾其峯崿星聯草樹烟鬱靈儀表其窟宅珍怪產其高探感通應見必契誠德藏珪者知將亡之兆制勝者劾萃然之奇龍虵羽毛安可詳悉幽贊設教神道有歸登臨極目如指諸掌其陰則常暘廣武林胡樓煩其陽則燕趙殷衛面河沂雒自冀州既載惟彼陶唐隄封庶品波委霧合財力豪贍貨殖繁滋遺風祠宇歸然無易敬神綏福不孤德隣歆類誕



滅臨未增閑敞折衷有虧長松雕柏選隧猶褊公乃審面勢規曲直延觀宇劃垣墉高閈閎通口術周覽彌望列樹豐碑容衛森離濛繪彪駿納日月於扃牖駐雲物於軒檻光色煜煌爛如貝錦不費財力而忽罷不徵力役而自成求諸志誠不亦冥助先是冀方遐邇溥薾元吉初求後報其徒寔繁如口如流委輸所積物無遺乏人不勌勞易於從事百姓無擾商農工賈孚信不遺休徵允集是依是賴自口口逆命乡歷歲秊推亡固存天心獨昭遹口大使輔戮大將軍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府長史兼御史大夫經略軍支度營田節度副大使兼

知河北道採訪使南陽郡開國公張守珪分閫董戎假
節專制抗稜運策兇渠喪元屈人不戰種落夷謐初有
高陽人田登封於此祈福神君降形而謂之曰吾方助
順取彼殘孽殄殲元惡懸者梟街果如其期止暴寧亂
兵不血刃野不暴骸乃聖乃神幽贊斯在雖霍山之祐
無恤新城之見申生以此寄言曾何等級由是旄耆
老皤皤然被黃髮者相率而言曰某等上從祖慈下及
孫謀百有餘年沐浴　皇儀鼓腹擊壤賡歌太平今
賜牧守仁明正身率下我有枳棘岑公不伐而自除笞
無鴻筭廉叔聿來而稱足別駕苻子珪長史高元奉司



馬李夐等成輔遜忠益克表緝紬詢謀公道實毗方嶽
兇乎廣運不測幽明協咊謀無遺笮人不勞止刊石紀
事不亦宜乎子春才傀色絲學非博物課虛杼軸敢讓
當仁詞曰

巍巍巨鎮幽都是託上接蒼旻傍分寥廓併吞冀野扰
倚沙漠華夷險界隔閼斯作其弐　凡所敬遵必惟鬼神
代昭祀典大庇烝人奇慝無作政敎日新不孤其德必
有其隣其弐　水火金木配神作主允茲岳靈實司朝士
東生南長西成北聚膺庸閑藏爰及坧庾其弐　玉載肆
覲兮古有殊禮約異軌禮物分區明德無替潔粢不渝
神理昭晰感應冥符其四　昇中告禪名山有五禮亦從
宜何必循古率先岱宗望秩群音精意無差允膺福祚
其五　隨時珍薦必俟王言或降卿士或命司存執禮必
備恭惟駿奔式禋明德荷畣乾坤其六　我皇立極阜俗
寧亂賢才是曰凶族咸寘蕞爾林胡假息離叛殲魁撫
眷人聖協贊其七　疇咨牧守口獲我公既敷惠渥亦扇
仁風有菅斯廟陋彼前功隘狹增廣壯廊傍通其八　庭
廡遂敞容衛彌飭繼事後素昭彰歙杼工無遺巧人不
勞力垣墉徑隧內方外直其九　門開高聳豐碑列樹相
質匠工受辛寧喻小子何讓敢忘景慕紀功書實恢
我王度其十



檢校官錄事史歸宗
專知官恒陽主薄郝英質
碑鄭子春撰崔鋹書鋹無書名此碑分隸道逸真當
韓蔡雁行而無樹碑年月攷其時張守珪鎮幽州當
在開元之末耳諸家無錄者何也（墨石緗華）
神字作豐下從旦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
也鄭康成曰旦當爲神象字之誤也莊子有且宅而
情死亦讀爲神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誤爲且耳
畢卯乃是昴字省日作單卯已異又加一點用爲胎

卯之卯豈古人卯卯通用歟金史有斜卯氏本竝作卯而潞州五龍祠明昌癸丑祈晴碑有上黨尉斜卯渾玉竟作夕旁从刀與此碑畢卯之卯同碑陰紀段使君德政崔鍔撰并八分書金石文字記段右碑陰紀段公德政崔鍔八分書段公者前碑字而不名此云諱悟字從簡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無年月可考者以此碑爲首予按碑陰後云我唐二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建高宗上元二年乙亥無閏月志云開元二十三年閏十一月朔與此碑同是年明皇欲相壬午食斗南十一度合朔與此碑同是年明皇欲相



張守珪而張九齡曰宰相非賞功之官前碑極言守珪平定之功立碑應在此時決非上元可知所謂二年者爲唐歷第二次之乙亥也文人好作隱語故上無紀元或前碑已有開元年月而殘泐也顧氏考据最詳何未及此金石錄補

碑首列陳州長史鄭子春慇博陵崔鍔書安喜縣尉李逖篆後列張守珪唐書守珪本傳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二十三年入見天子加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以碑証之當作左羽林又開國南陽已列公爵史皆失書傳稱幽州



元惡懸諸藁街云云傳稱守珪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剌突于首于東都即指其事而神君降形之言史不具錄以其涉妄也　下截載屬吏名其詞亦用駢體屬頌不具錄名之可見者別爲符子珪轉金州刺史長史高元奉司馬李夐錄事參軍崔曦范光烈司功參軍李眞司倉參軍呼延傑尹光暉司戶參軍崔曦陽楚容車元福司兵參軍張景運司法參軍梁恁張嗣臣攝官義豐縣尉宋季歆司士參軍李鎮韋望參軍盧邕羆涉王銳李孚博士宋殷禮錄事參軍梁明禮市令張知什恒陽縣令裴延祐丞

孝免主薄郝英質尉王嶠尉夏侯庭玉嶽令牛懷貴按此皆定州刺史所屬吏也定州爲上州証之舊唐書職官志別駕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各一人相符而碑不載錄事三人唐書百官志錄事二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百官志司戶參軍事二人刀法參軍事二人而碑於倉曹有二人戶曹有三人兵曹有二人經學博士醫學博士各一人百官志醫學博士一人亦不言其何屬蓋官制更張改併因時權事而不齊一雖兩史所收亦不備矣碑不列司田參軍定非屯田之州不置營田使故司田無史多書一州二史俱言誼曰昭景碑惟著誼曰景此



所置也諸曹參軍不作參軍事省文也李夐見所題恒嶽晨望有懷詩稱爲定州司馬與此碑合而詩云景福如光願私門當復侯然則夐先世固有封爵既失而祈祐於神其可推見又如此　碑陰第一層紀段使君德政是爲博陵崔鐶詞並書及篆其石斷裂文微有不屬而字尚完具首序段公諱愔字崇簡五代祖榮字子茂後魏十遷都督一拜尚書二統將軍六爲刺史儀同三司食邑八百戶追贈左僕射大尉公武威王謚曰景配享高祖四代祖韶字孝先魏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增邑二千戶領太子太師除大司馬錄

尚書事謚曰忠武曾王父濟字德堪歷仕齊周隋並口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相繼五州刺史齊封上郡王謚曰貞王父乾字寶元唐刑部郎中遷給事中刑部侍郎尚書左右丞洛州刺史建都授洛州長史烈考嗣皇韓王府功曹潤州司士滄州東光縣令按榮韶濟史並有傳齊書稱榮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轉授瀛州尋行相州後爲濟州轉行泰州凡五爲刺史北史則云由定瀛二州尋歷相濟秦是碑所紀六爲刺史較二史多書一州二史俱言誼曰昭景碑惟著誼曰景此



又爲少異韶歷官北史傳與碑合其封平原郡王而齊書本傳亦稱爲平原郡王濟字德堪齊書稱韶第七子德堪而漏其名北史又稱亮字德堪名亦與碑異至爲五州刺史與封王及誼二史皆未之錄碑所據當本其家牒書宜詳審於史也愔居官以碑証之大聖天后封中告成公以閻清高才貌兼秀謂魏州參軍轉蜀州司法岐州司兵華陰奉天二縣令轉少府口監原州刺史京兆少尹定州刺史上柱國兼北平軍使而頌詞所紀微爲溢美矣碑殘剝失其年代按碑陽載張守珪加輔威大將軍左羽林大將軍在

開元二十三年今碑我唐下闕尙有二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二十三日癸卯建字則碑之立卽開元二十三年也金石文字刻列入無年月蓋失攷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失撰碑陰但據碑陽錄之前題神廟之神字文中亦有二處用古文作亹其字从冂从旬从旦顧氏有錢數百萬嘉貞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此碑但引郊特牲且明之義鄭注謂旦當爲神篆字之誤而未解其所从之義竊謂古文亦有六書可說者从冂卽示之省从旬从旦者交于神明皆貴質逆命上沏二字以兩唐書張守珪傳考之乃契丹也守珪傳云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加河北採訪



旦明旦日質明也周禮春官大宗伯卽執事而卜日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注曰宿先卜祭之夕疏曰卜日定吉凶之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也又禮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此从旬从旦之義蓋皆主祭祀而言會意也文云畢卯交神明爲言會意也文云畢卯降其精卯卽昴字省日作卯而右从冂加點者冃本音節卽小篆己字隸作冃徐鉉曰冃象半分之形唐人書隸不諳六書不知卯本作丣象開門之形省作卯與从冂音節者義別碑遂誤从冂而又誤加點从冃也然碑祇右旁从冃左旁並不从可又與胎卵字不同顧氏之說亦誤也文又云冀方遐邇委輸斯積商農工賈孚信不遺云云舊唐書張嘉貞傳嘉貞官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于石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此碑所言委輸斯積與嘉貞傳語合也嘉貞撰北岳恒山祠碑已見前卷文又云自口口逆命多歷歲年逆命上沏二字以兩唐書張守珪傳考之乃契丹也守珪傳云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加河北採訪



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後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書盡誅其黨率餘衆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傳屈剌可突于等首于東都梟于天津橋之南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遂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碑下文所謂分閫董戎假節專制抗稜運策兇渠喪元屈人不戰種落夷謐者正指其事後又載神君降形之語因以幽贊之功歸于北嶽而立此碑碑多書古文亹字之外如節度之度作庢皇化之化作傛敬遠之遠作遠皆是惟森

作森蘿借用字朔土作朝土別體也

牛氏像龕碑

碑甚殘缺現存二十行行二十六字高廣不計隸書額題隴西縣君牛氏像龕碑九字行書前有銜名一行正書在洛陽

□□□□像銘并序

□部員外郎張九齡□

粵若稽古有釋迦如來示滅雙林常在三□□能□□□□

蔡有隨書

我國家再誓山河重懸日月朗詔訪法聚名賓之故典
考績宜力甄象魏之舊章　皇道煥炳而□□　帝載
緝熙而日用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若令長子男銅章墨
綬而尤善最者可屈指而知宣父中都太公灌邑童恢
責歐卓茂遷蝗男女別途鬼神息暴以今方古君何讓
焉君姓麗氏名履温字若水南安人也其先齊逢伯陵
之裔曾祖卿惲元勳左命功臣第壹等左武候大將軍
封□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贈幽平燕易嫣檀等六州諸
軍事幽州刺史謚曰肅驩數雖改雲雷尚屯披荊棘者



馮吳佐元功者蕭鄧將盟帶礪畫象雲臺圖兼衛霍之
容仕遂漢光之顧嚮庸賞懋食邑論封祖同福并州大
都督府司馬饒州刺史左衛將軍安北都護□揆望殷
衡珠寄重匪親不擕非賢勿屈皂蓋南臨等振喬卿之
譽紅旌□卷式標鄭吉之能考□訓通事舍人鄭州司
馬贊善大夫率更令將作少監辭令抑揚　綸鳳述
旨顒興叶詠展驥治中洪洞□樟允供於邦造激揚少
□□□於□山君純德天資大材靈降龍章鳳彩疑脂
點漆出忠入孝遊藝依仁荒蕪四壁寥廓千丈代陪豐
沛親損葭莩翼鱗翰之□□風雲之會漢表有外戚恩



澤周詩有申伯□□家補昭文生從獻閥也長安二
年明經擢第捧宣州參軍尋授莫州司功參軍事秩滿
丁二親憂痛瘁塋枝哀酸隣社往而不返杖而後行視
禪一年甫從常調開元十九年春會府遂拜公爲此縣
令曾子皐之爲政禮變□人漢原涉之舉能威行谷□
庶矣富矣又□加焉導之齊之非君莫可君有善政者



七風電咸□於屬城樹稼獨滋於元氏其政一也□□
陽光□□陰液乖旬苗慮膝興人或狼顧公磬莫珪幣
稽顙壇場俄而油雲四周膏雨百里其政二也闢土菑
畬用□分地勸東作而播稼課西成之鉦毀躬臨樹藝
苦所患虛丁撫狀上陳應時申創籍無□稅人獲息有
其政四也修職奉符不爲進越下有攀滯必掣肘諭言
每課田租時臨調賦寬爲□約曾無再輸其政五也此
地俗多儻忮貼躍彈絃素曰難持更承□弛公整其衙
策適其權豪輒去宮羣悛心殿蹟其政六也先縣館宅
汰漏與百姓雜居公薄責人儲先抽己俸雖興慮始而
可以樂成其政七也是以廉平稱職西河知魯衛之風
清儉當官南土變夷齊之俗可大可久是謂賢人之德
惟幾惟深以成天下之務公儀如繪畫神若轉規聲以

聞於震雷用無待於周月惠如春露更入不能窺喜愠之容結若冬冰貨殖不能動首陽之行蓄霜鐘於絳府有感必通棲月鏡於虞臺隔形皆照邑老謝虔祐等竝鄉庭積善採吏安排行義以達其道隱居以求其志相與族談城府錯立康莊裹德匪舒宣風技癢或叫　帝閽而抒美或邀使駕而論功衆志口誠如寒附火於是圖徽舉署託懿金聲其詞曰



清風汎濫兮其來溥茂宰馳能兮超卓曾雒夫相聞兮人安堵一同仰之兮如父母聽誕謠兮詢疾苦踰屬城兮光趙部趙口遺風兮多懷枝君子爲之屏姦僞化澆浮兮靡以義邑口口兮市無二政勝殘兮仍博施如水火兮時不置刋石鐫金兮蘧傳懿直爲口艮兮守名器

開元二十四年歲在困敦律中夾鍾口口建

前縣錄事謝積善

按此碑是龐履温官元氏令邑老謝虔祐等立石以頌德政也撰文者前鹿泉令邵混之無攷書者蔡有鄰不署其官兩唐書亦無傳書史會要云有郡濟陽人漢左中郎將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隸名錄但稱其爲苑咸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廣川書跋亦但云有郡書見于世者惟尉遲迥廟頌與盧舍那佛像記書法勁險當與鴻都石經相繼而皆不述及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于世久矣碑云君姓龐氏南安人也其先齊逢伯陵之裔爲郡有南安縣見漢書地理志北周改嘉州平羌郡置平羌縣隋改龍游縣唐因之一在漢之梓潼縣地宋置南安郡齊置南安縣梁因之西魏改始州普安郡仍名南安縣隋仍普安郡改普安縣唐改劍州仍名普安縣並屬劍南道也廣韻龐姓出南安南陽二望碑云南安著其望也而不詳



其何屬通志氏族畧龐姓以鄉爲氏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其支庶封于龐因以爲氏此碑云齊逢伯陵之裔左傳有逢伯陵因之注逢伯陵殷諸侯左傳又云齊有逢丑父碑益合逢伯陵逢丑父而總謂之齊逢伯陵也逢伯陵之逢左傳讀符容切逢丑父之逢廣韻入四江與龐同音則似龐逢同系矣碑下云曾祖卿惲祖同福考口訓祖父史俱無傳卿惲兩唐書附劉文靜傳云并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鄂國公等卒追封漢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

善子承宗開元初爲太子賓客據此知南安爲履
氏之望而履温里貫則爲太原人矣卿惲從不宗
有功碑故云元勳佐命功臣第一等而官爲左武
候大將軍與傳不同碑溯其封國據傳爲邠碑不
書追封濮國傳不書贈幽州刺史證曰葢皆彼此
互有詳略傳但載卿惲子同善同善子承宗而不
書同福及其子口訓然因是知卿惲有二子也碑
云君起家補昭文生從勳閥也昭文館本宏文館
新唐書百官志神龍元年改昭文以避孝敬皇帝
名二年改修文景雲中復爲昭文開元七年曰宏
文碑稱履温長安二年明經擢第其補昭文生在
長安以前神龍在長安之後豈宏文之改昭文不
始於神龍耶孝敬皇帝之立爲皇太子在顯慶元
年其薨在上元二年或先已諱之未可知也六典
載宏文館學生三十人皆勲戚子孫及文武職事
五品以上子入館學書兼隸業授經授史准試貢
舉此履温所以從勳閥先補昭文生而後明經擢
第也碑書履温令元氏有七善政一樹稼不受風
雹所傷二旱禱得雨三載酒勸農四削除虚丁五
租賦寬約六權豪斂跡七抽奉建館宅而其實祗



重農恤民兩事而已開元二十四年歲在丙子故
云困敦律中夾鍾則二月也碑書佐命作左命佐
左通用素曰難持當是難治避高宗諱作持猶治
書侍御史作持書也

## 鄭僧碑

碑連額高一丈六寸八分廣四尺四寸二十三行行五十四字隸書額題唐故慈州刺史光祿卿鄭公碑十二字篆書在滎澤

大唐故慈州刺史口光祿少卿滎下闕
翁鬱之地口口口口也觀光之文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衣冠之祚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盛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則子口勤於京師奕葉口口名不隕烈祖
撝隋尚書右丞聘陳使永安侯大父嗣元唐通事口口
口口明淑考九思口口豐城縣令口茲純嘏口口昭口
懿口口世口公上承丕緒口藹纂業初孩鐘隴西太夫
人喪及觀號嘔殆至口絕口口口口口性孝口根口口登
口口口爲口名吼紀其異少而遊藝長諳屬文口口
口口高第寧州羅川欽州資陽縣尉施千吏道峻以清
節口口口口口窮憂泣口過禮口口口口口數感容若不

勝哀服闋授博州聊城□州□□縣丞每在公家必
被誠績遷□州黎陽滄州鹽山縣令莅爾邑懷斯人□
□□化政□□□改□州□事□□□□肅之道無
言□□□□壹之規不令而知信禁暴撫瘠貽惠樹風
吏人建碑表□□□□□□□□□□□□□□降
璽書加朝散大夫懷州□□□□□□□□□刺史
□□□□州閭□理興務人□發明典制糾剔瑕廩酌
之□□□□□□□□□布□悌以□其情敷靈猷以導



其□□清而□□□□□□忍下□□□□□□□□
□□□□景命不以維祺而移疾遐□□□□□□□□
□□春秋七十有三□□旅也歸葬公于榮□北原夫人
賈皇□君李氏□□□□□□□□□□德□公□□祔焉□
也公體□□□□□□□□學合章以挺辭醞
藉風裁周旋揖式凡□□朋執洎於寮吏□□□□□□
不□□□□郡州□□遣□□踰流于□□□□□□
□□□□□□福二子□□
榮哀上延海署下感泉臺□□□□□□□□□□
□□□□
開元廿四年歲在景□□□□□□□□□□景□建

慈州刺史光祿卿鄭會碑闕元二十四年五月立梁
升卿撰并隸書篆額碑缺書撰人名據實刻類編知
之金石略云未詳卽此也碑云會字景參滎陽開封
人也烈祖撝隨尚書右丞聘陳使永安侯大父嗣元
唐通事下闕考九思洪州豐城口按宰相世系表會慈
州刺史正與此同父九思流水令會祖撝後周行臺
左丞尚是官位之異耳祖弼誠解令則與碑大異作
世系表時當有鄭氏族譜爲據何至錯誤如此不有
此碑則會之大父非實矣據世系表則撝爲會祖而



碑云烈祖似是遠稱疑中脫嗣元一代也云及觀號
嘆出道經云終日號而嗌不嗄然嘆字說文所無惟
陸德明釋文本老子作嘆一邁反氣逆也又於介反
下又云當作噫是亦知爲無此字唐傅奕校定老子
古本篇作歎注於治切氣逆也說文又無歎字玉篇
嘆於求切引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嗌嗌氣逆也據此
乃知嘆卽嗌字之誤是碑書於開元時僅據陸氏通
行之本未見傅本耳傅本今存道藏中與玉篇音適
合知其說之有本矣梁昇卿見新唐書辜抗傳云淺
學工書于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嘗書東封朝覲碑

爲時絕筆又御史臺精舍記亦其所書也又檢全唐
詩有奉和聖製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詩一首中
州金石記

按碑多泐字鄭會兩唐書無傳碑云公諱會字景
參下文云初孩鐘隴西太夫人喪及觀號嘆殆至
性孝爲口名以紀其實此命名之義爲紀其孝也
然則命名在孩提居喪之後矣碑又云烈祖撝隋
尚書右丞聘陳使永安侯大父嗣元唐通事下闕淑
考九思豐城令宰相世系表會祖撝後周行臺左
丞祖弼誠父九思流水令而不載嗣元官位亦與



碑不同碑言撝在隋時爲聘陳使隋本紀自開皇
三年二月陳遣使來聘之後至閏十二月遣會令
則魏澹使于陳自是逐年皆有報聘之使凡報聘
使副不過二人四年十一月遣薛道衡亘盧賁五
年九月遣李若崔君贍六年八月遣裴豪劉顗七
年四月遣楊同崔儦八年三月遣程尚賢韋惲自
是遂下詔伐陳至九年三月平陳矣歷次聘使中
無鄭撝姓名世系表以撝仕于後周檢周紀自武
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殷不害等使于陳自使陳逐
年遣使來聘而報使無聞至建德三年十月始遣

楊尚希盧植至宣帝嗣位之初卽命將帥衆伐陳不復遣使亦不見有鄭撝姓名或者殷不害等其中有鄭撝爲副未可知也然碑實在隋時不能臆揣爲周卽以隋論撝之聘陳祇在開皇年間自開皇至開元廿四年立碑之歲約一百四十餘年以三十年一世計之則撝爲曾之高祖理所應有碑故不云曾祖而云烈祖世系表失書嗣元一代其迹顯然中州金石記疑之是也至碑云號嘆殆至



中州金石記謂本于老子終日號而噫不嘆又傅奕校定古本老子嘆作歎又證以玉篇引老子作終日號而不歎傅奕以作歎字之文則傅本之作歎以爲古本老子者似亦未可徵信頗疑古文夏字作嘆與篆文憂之作㤅者形相似此碑書嘆字作嘆右旁夏字頗合古文之體當時古本流傳或誤認爲嘆又輾轉傳譌誤作歎字以致玉篇集韻各引老子不同詳玩碑文號嘆殆至亦當解爲號哭失聲似不主號哭氣逆蓋亦子初孩號哭其常也失聲其變也若必氣逆則非初孩所能支矣碑云鐘隴西太夫人喪鐘卽鍾字廣韻云鍾當也碑謂當母喪也世系表云曾慈州刺史與碑題合碑云缺沏不知官慈州在何年後有考書加朝散大夫懷州下闕刺史此懷州不知與慈州孰先孰後也曾卒後贈光祿少卿則表所



韻以嘆爲歎集韻以嘆爲歎嘆字異而音義同總不與嘆同音義又玉篇引老子作終日號而不歎集韻引老子作終日號而不嘆傅奕以作歎者爲古本老子兩唐書志老子無古本之名惟汗簡有古老子列于書目檢其欠部無古老子歎字之文則傅本之作歎以爲古本老子者似亦未可徵信頗疑古文夏字作嘆與篆文憂之作㤅者形相似此碑書嘆字作嘆右旁夏字頗合古文之體當時古本流傳或誤認爲嘆又輾轉傳譌誤作歎字以致玉篇集韻各引老子不同詳玩碑文號嘆殆至亦當解爲號哭失聲似不主號哭氣逆蓋亦子初孩號哭其常也失聲其變也若必氣逆則非初孩所能支矣碑云鐘隴西太夫人喪鐘卽鍾字廣韻云鍾當也碑謂當母喪也世系表云曾慈州刺史與碑題合碑云缺沏不知官慈州在何年後有考書加朝散大夫懷州下闕刺史此懷州不知與慈州孰先孰後也曾卒後贈光祿少卿則表所不書

大智禪師碑銘

碑高八尺五寸三分廣四尺七寸二行行六十一字隸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大智禪師碑銘并序
中書侍郎嚴挺之撰
右羽林軍錄事參軍集賢院待　制兼校理史惟則
書并篆額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降而滇嘉禾不播而
植神功以不宰宰運者則慶雲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
備然則有靈允荅爰九嚮而式叙無爲克成超萬爲而
鑒濟暨　今上文明大開淨業溥福利真慈
之澤闡權智衆善之門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
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騰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



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
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邦誄踐貞軌於家葩曾祖鴈
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始能言已見聰哲稍
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年甫十五遊於衛
觀藝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淨律行始爲鄴衛
之松栢矣乃遠迹尋詣探極冥搜至汝南中流山靈泉
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倦時月遍誦略無所遺後
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空中落
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胎法師廣習大乘經
論區析理義多所通悟以爲未繇離極深求典奧時當



獄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
而如公遽謝悵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
髮具戒律行貞苦自尒亦衛一食而已開荆州玉泉道
場大通禪師以禪惠兼化加刻意捨誓行苦身勵節將投
勝緣則席不暇暖願依慈救故遊不滯方既謁大師率
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
散惱除既而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
於視聽榮辱豈繫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艱匱未嘗見
於顏色有厭苦之容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
無寄適用而威儀不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印以揔持周



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
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唯
禪師親在左右審有傳付人莫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
禪師謂衆人曰麈通正法必此人也神龍歲自嵩山嶽
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
濱際林水仍示離俗內得安神宴居寥廓廿年所時有
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藉貴鴻名碩德
皆割弃愛欲洗心清淨齋莊肅敬供施無方或請發菩
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而求利益
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師之業

懋宣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以其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鑒昏沉之路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已乃功無不成迷識者以悟日新變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曾未旬時騰倏三百餘年猶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瑯琊忍至大通遊道場延表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衆珍自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衆生以八正道示一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行可與眞靜齊致道可與遷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



長安道俗請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

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

之靜也遂留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其因環里市絕葷茹而餚向者不可勝計廿三年秋八月始現衰疾閉關晦養不接人事誡諸門徒曰吾闡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衆以爲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間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開顏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般怛樂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何殊別便右脇枕手曲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疾不



亂奄忽棄世無覺知者

皇帝降中使特加慰賜每旋諮号曰大智禪師即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泛三百餘年猶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瑯琊信忍至大通遊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于茲矣禪師性蔼仁厚天姿通簡取捨自在深淨無邊苦己任眞曠心濟物居道訓俗不忘忠孝虛往實歸尤見其冏默有無不足定其體名數安能極其稱讚波難挹高棟云摧況離形器之表當會神通之域粵七月六日遷神于龍門奉先寺之北岡威儀法事盡令官給楷紳縞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萬計自鼎門至于塔所雲集雷慟信宿不絕棺將臨壙有五色祥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鶴鳴俳佪候掩而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力方墳而心盡弟子莊濟等營豐碑而志勤伊余識昧昔嘗面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爲刻慕在懷覽江夏立銘涕增橫墜覩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有太僕卿濮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衆所知見實錄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鏤盤盂乃古今難怵顧才不稱物短綆汲深猶昔人稽

首東向慇心盧嶽者以爲穢墓之極況銷刻永世不猶愈乎其銘曰

契眞慧者道爲物先靈力幽援降劫生賢爰茲大士寂照覺宣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清泉翱翔宗極念護無邊猶彼檀施子福未嘗有如彼戒珮子物無不受石無磷子白不涅栢耐霜子竹停雪今將遺世子無有量永離恭經子辭生滅門人法侶子無歸仰刻礱琱金子狀高節望盧山子崔嵬瞻郢谷子悲絕

開元廿四年歲在丙子九月丁丑朔十八日甲午建

史子華刻字



碑陰

記刻碑陰之下方二十七行行九字隸書

大智禪師碑陰記

河南少尹陽伯成撰

通宣郎行河南府伊闕縣尉集賢院待　制兼校理史惟則書

夫道非言言以明道也空非相相以泯空也　禪師珍天冥祚曠劫傳印出等等騰非非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上自　宸扆下達蒸黎纔仰青蓮之元旋驚白林之會之致乃趙子峒反謂其瘦而少態何也金石存

中書侍郎嚴公採祕藏決詞江洋洋乎文宗昭昭乎靈



迹伯成殊昧先覺忝在後塵紊合羣公激揚衆美豈翰墨以云朽將金石以齊固所謂非六經曷以明夫子也非四偈曷以曉眞如也凡捨淨財者　八具顗爵里于時歲在辛巳五月庚戌十八日丁卯皇唐開元廿九年也

施碑石主弟子朝散大行華原縣令劉同

此碑爲唐史侍御惟則書寶泉述書賦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應變聲價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者

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

惟則分隸爲開元時第一此碑完好無一字剝落尤爲可珎

碑書縉紳作搢紳蓋以縉亦作搢遂誤手爲木耳碑陰陽伯成撰亦史惟則書前碑於開元廿四年碑書於廿九年前碑老勁莊嚴此書骨力參以和緩

碑陰記河南少尹陽伯成撰伯成嘗爲戶部郎中見

唐書崔沔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盛述大智勤行戒律至後終以皈依比于昔人稽首東向獻心廬嶽者以爲懇慕之極攷挺之傳云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于塔左其迷溺不返有由然矣挺之題銜中書侍郎

者史亦未及　授堂金石跋

張昕墓志

石高廣俱一尺六寸五分二十一行行二十字正書在西安府城南杜城

大唐故京兆府美原縣尉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昕字道光京兆長安人也漢廷尉之丕緒晉司空博識家傳鵲印代之徽烈印傳雙鵲不墜家聲冠暎七貂挺生其美祖宗隨襄城郡守和易一州刺史剖符按俗露冤宣風明斷不謝於分縣清白有逾於酌水祖勤朝散大夫上柱國行閬州西水縣令術雄五縣恩寵百緣調絃則綵翟馴棐字物乃白鳩巢室父元禕中大夫行寧州長史才高展驥德邁題輿專城假翊中朝藉甚君門承懿範胎教英奇鄉譽克重於歲寒庭訓必先於忠孝取父蔭出身解褐授涇州鶉觚縣尉秩滿選授汾州隰城縣尉丁父憂服終選授京兆府美原縣尉而職司畿甸聲流臺閣冀期朝須方朔欲問西風何啻天要李逋便遊東岱以開元廿四年秋七月四日奄終于私第春秋五十有七即以其年歲次景子十月三日窆葬於京城南杜城東二百步舊塋之禮也夫人京兆韋氏夫人恒農楊氏遷合嗣子等臨鶴駛而攀號恐冥冥無知鑿石爲記其詞曰

於昭清河宗社煬挽迁尉重道司空博識家傳鵲印代襲貂蟬剖符求糜綰墨調絃龐外臺梅福謝甸德音尚在魂靈不見親親雪泣嗣子攀號式鐫貞躅永播劬勞

開元廿四年歲次景子十月三日己巳

按誌內祖宗字當是祖字上失寫曾字其曾祖名宗耳雍州金石記

按張昕及其曾祖宗祖勤父元禕隋唐書俱無傳曾祖既失寫曾字後文杜城東二百步舊塋之下當有東西左右等字亦失寫也末行十月三日已下泐一字十月是丁未朔三日乃己酉也

左輔頓餘西嶽廟中刻石記

石已斷裂現存三塊合之橫廣三尺八寸七分高三尺十九行行十六字隸書

刻石記

權俓文

韓城縣主簿杜將書

□□□□□□□□十月

□□□□□□□□□師左馮翊太守魯□□□□

□□□之事旬有二日奉迎□□□□□□□□□□龍

七百餘人獻□□□□□□□□□□旌旆火天組練雪

□□□□□□□□雄兒風清九夷聲□□□□□

□□□□而赫彌天之祟澈臨□□□□□□□碑

一邑非夫奮霆電□□□□□□□□能自　明府而

下逮王公卿士洎趣馬小□□□□□□□□我魯公

之肅讌丕□實勾揉盧奕功揉揚日休馮翊宰前御史



薛嶷尉裴季通苗元震朝邑尉劉遵素澄城尉邵潤之

河西尉權倕不設急也仰賚□掌俯虔靈祠虛聞悉戍

之音實荷穰穰之祐倕因陋舊學于師氏見命書事因

刻石而　□□□□

韓城縣丞李從一

右碑石分爲三存一百七十七字文不可讀惟倕文

釋書數處可辯次金石錄有禹傳即倕所撰文當開

元二十五年又宰相世系表以爲即德輿之祖故附



頓餘四字義不可曉撰文者權倕乃宰相德輿之

祖倕之子皋見唐書卓行傳云皋字士繇秦川略

陽人從涧州丹徒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

友終羽林軍參軍倕之事跡可見者祇此碑有左

馮翊太守魯公字又有曹掾令尉等姓名似係從

太守致禱于嶽祠而記其事惜文多缺泐馮翊太

守魯公既于史難稽而陝西通志名宦傳寥寥無

幾人未有如碑所云者無從考矣

裴光庭碑

碑已斷不知其高幾許廣五尺六寸五分三十一行字數無考行書



大唐故光祿大夫□侍中兼吏部尚書□□□學士贈

太師□□忠獻公下闕

御書

金紫光祿大夫侍中□□館學士上柱國□□縣開

國男臣□□□奉　缺

夫道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忘粗蹶是天縱於聖也

繇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勳使祖虛名者見

方聖上之拔大師也豈籍譽於朝廷蓋徑取士於無跡

西子而悄貌工橫議者聞鄙鄽而杜□乃知古謂則哲

雖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爲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貞

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粽人倫堂矜一善弱歲居太尉公次子降神元和含光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宏文館學生神龍中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不曜越在初服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悟學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爲貝州別駕未之就也復除右衛翊府左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百鍊綸之器韜鈐加銀青光祿大夫換黃門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拯百揆之樞幹九流之泉奧叶文執之政攻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出其言靡乎人有歸也天窓惟明庸乎人知禁也



其介阿史德暾泥孰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祈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興者看悉以咨之公於是考遺訓補闕典蒐苗獮狩之禮施秘簡稽之賦須九畿之政攻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出其言靡乎人有歸也天窓惟明庸乎人知禁也



必參賢其將大受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侍郎之文始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應列宿鴻漸之初可用爲儀還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宗諸侯會朝于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琛賁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以公代職石行人上日更犯忤豺狼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苗亹非一時之事也受脹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佑我光啓舊服憬彼獯鬻能違天乎無庸勤人司以謀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

遵夫易簡舊章存而不議更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秩序以平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叅之叅同無所措其邪尊嗜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攀方改瞻仰之者遵乎如山窺之者邈乎如海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忠莫厚焉禮爲人子春秋以致孝義於人臣風夜用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若然方將致六符於泰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正紛綸近古汩而隨流守而勿失云爾哉廿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夫云抑人有言曰樹善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臧僖之襲有發於魯樂武之德未絕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無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沖如也謂日用不知存諸方册何天年未永痿此台臣廿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遵疾甍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八朝廷哀傷冕旒震悼制戶部尚書杜暹即賓弔祭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未有詔追贈太師謚曰忠獻使左庶子攝鴻臚卿李道口監候喪事以口月口日葬我忠獻公於聞喜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上相有變良臣將歿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



祝而來論者多之以爲知命夫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媚于人者必好其威福賢于事者必美其謗政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忠莫厚焉禮爲人子春秋以致孝義於人臣風夜用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群文當同疑獄成構悟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故則以信察卿物之惠仁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聲所著述率于箴規以爲惇叙九族本枝百世王者之盛德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搖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章志而晦聖人之棄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于周隋以統之臣子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潛思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辜人沒有遺愛嗣子殿京兆府司錄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厚命紓天鑒而增華敬勝前修琢琬豐碑而不朽銘曰

蓋作巡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成三祖瑯琊冢賢懷文環武光蘇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略文教內敷武功外鑠綸衣之舜惟公繼作川嶽而明遠豐思夠鴻臚好謀夏卿博識代天施化佐皇立極納于憲府

好是正直乃宅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夙夜在公居無闕正殁有餘忠天子命我顯德銘功日月有既令閟
無窮
奉　勅撿校摸勒使朝議大夫口口議大夫上柱國
口庭誨　判官口　缺
奉　勅撿校樹碑使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解州諸
軍事解州刺史上　缺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元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
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
資格非奬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
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山往則而碑云往記
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元宗自
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　集古錄
唐中書令集賢院學士張九齡奉　勅撰元宗御書侍
中裴耀卿題御書字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
林甫題額諫議大夫褚廷誨摹勒光庭字連城河東
閻喜人官至侍中正平郡公贈太師謚忠憲碑以開
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立在閻喜　集古錄目
按此碑金石諸書僅見集古錄與錄目有之餘皆
不見著錄錢塘倪濤六藝之一錄載及此碑益倪
氏是廣採諸家錄目者此碑得入錄賴有歐公二
跋也碑文斷缺題稱忠獻公而溯其姓文內叙氏
族處皆泝賴有廿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于
京師字特完好以元宗紀證之知爲裴光庭也惟
紀書三月乙巳裴光庭薨碑則云癸卯小異耳前
題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口口館學士上柱國口口
縣開國男臣口口奉　勅此乃奉　勅撰文者以光
庭傳考之知爲張九齡也九齡傳遷中書舍人內
供奉封曲江男出爲嶺南道按察使召爲祕書少
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今碑作口口館學士則
以宏文館學士矣與傳異也碑是御書末有撿校
撿勒使撿校樹碑使二行凡御書碑宜皆有此勅
使二人想揭者失之獨此碑見耳樹碑使泝其姓
名無從考矣摸勒使存庭誨二字據集古錄目知
爲諫議大夫褚廷誨也廷誨互異當從碑然
集古錄目不及樹碑使何也猶幸其前詳叙題御
書字之裴耀卿題額之李林甫今揭皆佚之又可
知凡御書碑皆別有題御書字之人他碑皆不詳
獨此碑有之歐公得此碑時皆及見之也又檢文
苑英華載此文雖多訛字然可取以補碑之闕者

甚多知今碑存者僅三之一耳文前叙先世云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後銘詞則云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成三祖伯翳即伯益通志氏族略云裴氏嬴姓伯益之後秦非子支孫封聞鄉因以爲氏今聞喜聞城是也聞喜隸解州六代孫陵當周僖王之時封爲解邑吉乃去邑從衣爲裴一云晉平公封顓帝之孫鍼於周川之裴中號裴君此碑叙先世叙與銘各從一說也然唐書宰相世系表已云封鍼裴中之說疑不可辨而銘乃取之可知當時裴氏譜牒非甚有確證者矣世系表云陵裔孫蓋蓋之九世孫燉煌太守遵自雲中徙光武平隴蜀從居河東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其後分爲西眷中眷東眷三裴即碑所謂三祖也光庭系出中眷裴氏碑云魏晉之際爲人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此語本世說云正始中人士比論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夷甫大王父定高英華脫高字大父仁基父行儉文皆泐惟存見危致命諡之曰忠數語指其祖事蹟與史傳合他碑傳皆稱曾王父此謂之大王父刱見也然是英華刻本語非石刻可據者也此下叙光庭事與兩史傳互有詳畧碑既大半磨泐僅從英華補闕不足深辨惟碑云諡曰忠獻舊史傳同新史作忠憲爲尤不同耳碑云搖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蓋所以諷諫諸王子者故舊傳載手制褒美又令皇太子已下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此書碑與新傳作搖山舊傳與英華作瑤山按此語似本山海經云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榣亦作瑤葢承慶寒食應制詩謡謡瑤山滿仙歌始樂風是榣山瑤山皆可而搖山則誤也似碑文糢糊辨之未確耳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二

臨高寺碑

碑高三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七寸二分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閿鄉縣臨高寺

臨高寺重修菩碑并序

宣義郎前行懷州獲嘉縣主簿常允之撰

舍弟承奉郎前行商州參軍口口口

口弟文林郎吏部常選演之書

聞夫謂天蓋高敬授羲和之職謂地蓋廣俯窮章亥之



步躔珪降瑞故別於九州玉衡正時迺分於七曜伊恍恍其尚不況泡幻之為言豈若世雖湛然不生不滅在有為而是空入無閒而非假豪光發照偏近遠而咸燭法雨散霑普大小而同潤運其自在聚變成蘇現以威神移山口口口輕舟於彼岸濟以浮生儼高駕於長衢誘其愚子示方便力說最上乘難可以聲求難可以色見智慧具足功德巍巍者歟臨高寺者西魏口書口劉謙之宅捨充寺焉處高臨下茲以建号杳概竹徑舞口口樓孰為列戟之門俄成布金之地溉白石之溜斜帶遥逕枕黃軒之原傍連邏迤口口更興替代易侯王川



嶽多佛鴻征戍匪遑晏祿去公室政行私門天網於是不恢法輪由其暫息樂崩禮壞寧復云乎遂令像教凋殘梵宇淪落歐滅之望雖異歎於蕪城憧惶之遊未殊悲於火宅若行若坐每是思惟於戲

仁洽歲無荒札邊盡封守鴻儒碩秀繼踵於口臺赤鳥朱鷹接翼於祥府仍精想道意銳念眞寂昇乾用尊於九五世界載廣於三千有若大比丘上座釋法震俗閻氏也寺主智琬俗楊氏也德祖種美於魏公績伯見賢於太傅行祛五濁心清六塵登於仁壽之路超以閻浮之境都維那曇一俗賈氏也朝廷獲寵恃外戚而相國洛陽馳聲勞文章而佐郡濟拔貪著汲引津梁搖玉柄而開談鷹聽不去坐銀牀而入定鳥乳何驚衆比丘糧惠琬彦莊嘉口法琇法會法海道林口超談論曇崿希逸惠靜等並庇影禪林凝情定水已除疑網共振頹綱弥天挨天之才詞光麗藻東山北山之部義了精微力役將候於子來制作口符於造化口是或杖錫或乘杯踴躍槎木以攸往泳涤編桴而利涉途窮理迫便作是念言順志柔而為寶喻喜檀施之衆以大伽藍磬衣鉢之餘以崇輪奐事惟靡監誠無怠遑諦聽則被物如雲降伏則偃人猶草資供霧護輒竭蹇達砰然後詳共工之

庶賛審班匠之施巧經之營之不盈不縮珠貝之寶非獨漢皐松石之材寧專岱畎耳加剞劂重肆彫礱勢戢眚以攢倚狀支離而分赴造宮觀於天路日月出入於其間浮梁柱於星壚烟霞棲洽於其表千檻競糺大鵬垂而欲飛百栱爭高翔口仰而何逮松搖塵尾直對香鑪巖聳鷲頭下臨禪窟長廊迴篠曲榭周流叢堦珠草而未名倒井瑞蓮而幾色璀璨粲粲金碧炯晃而燐亂煒煒煌煌丹青炳煥而昭彰映以甘泉之玉樹隱以崑崙之銀闕北據竹箭激波湲以成池南帀荆衡口峯巒以層閣塵飛劫石似拂雲衣風觸鳴琴乍傳天樂故知功高由志業廣由勤功成而其頌可宣業就而其名可著將持聖勣在勒豐碑陵谷可遷相好常住敢憑此義不朽斯文銘曰

皇矣能仁空即是眞青蓮曜目丹菓開脣恒沙世界累劫微塵作礼圍遶誰之与鄰其一若日比丘仁精行脩究竟微妙洞達靈幽言驚黑鼠先乘白牛欲設方便思口其柔其二聲高道口業尊惠口禪林永邁寂路忘返德洽雲搖信行風偃將植龍樹先經鹿苑其三爰始結搆廣茲口宇鐸迴風吟口口雲聚叢倚口立杈牙邪堅壁露銀泥繩交金縷其四遠瞻迢遞迴望崔嵬文以粟玉藻以攻



雄賦云轆轤不絕孟康曰轆轤連屬貌如淳曰音雷盧實漢人俗字也古無喻字以譬喻爲譬喻猶用古字中州金石記

按臨高寺在閻鄉縣城東南二十里河南通志不詳建寺之緣起但載明左守忠詩有云青松閱世風霜古翠石題名歲月賒即謂此碑也碑云西魏口尚口劉謙之宅捨充寺焉劉謙之附見南史劉康祖傳乃劉宋元嘉時人傳云康祖彭城吕人康祖伯父僧之僧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此碑云西魏當是別一人閻

鄉俗省作鄉　縣地兩漢魏晉皆謂之湖縣至北魏孝文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恒農郡而湖縣遂謂之湖城縣讀史方輿紀要云西魏大統四年魏主自洛還關中留閿鄉葢湖城縣之鄉名也謝中丞啟昆西魏書大統四年秋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帝與安定公宇文泰東伐九月車駕至自東伐所謂留閿鄉者即此時也然則閿鄉之地六朝以來總爲魏有碑云西魏信爲可徵南史所載劉謙之非即捨宅之八明矣撰文者常允之次行承奉郎前行商州參軍下泐三字是其名此人當是篆額者而云舍弟乃允之之弟也又次行弟字上泐一字當亦是舍字下云文林郎吏部當選演之書兄稱其弟曰舍弟刱見此碑碑書恒河世界避諱作廿界廿八日壬申則泐日乙巳碑葢泐乙字也

進法師塔銘

石橫廣二尺八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二十七行行二十字正書

大唐大溫國寺故大德進法師塔銘并序

太子司議郎陳光撰

開口寺沙門智詳敬寫

法師法名進俗姓高氏渤海脩人也自錫土派姜而世



官懿德姓牒代口詳之矣法師天縱淑靈性与眞粹越在嬰弱已現殊表每口口有侹傺之心口口口嫈娟以笄口髮廾就學便毓習眞典年始口歲口誦萬言口口十二部經春秋廿而畢口口多刦口慧異於今口哉文明年中占　口而口口口仙遊山口將口超絶世口經行於口口中口口口誓提樹下三明所照五蘊皆空口潛口口口口播諸方口衆口爲口著禪味利益口身不口口口口門津梁萬物口菩薩口用如來心大口群迷將登正覺歸依者咸廣鑽仰者日多始遷香積口口終口温國大德口口由已肇口在口衆藉綱維口口口口寺主頊之口口上座口餘之心雖無口口口口爲所應終口口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混槃仍經口口身世如閱口口口鳴呼始口師道疾之初口口口口口口口彩雲口口口口口所及大口道俗省問三百餘人口異香口氳口樂髣髴至口口感口口口測興丙子歲開元廿四年八月口日終口口十五日窆茲隧禮也弟子乘侃口十口息口冈口口口口諸比丘比丘比丘尼口口口婆口得口講口密口口口口口毒不可勝數口口爲天地長口人代遷口口刊記楊播徽烈口口口口乃銘之

曰

□□□□相蕩薄滅□寂□乃爲樂如如我師淨無著
音容一去長冥冥

開元廿五年歲丁丑七月癸酉朔八日庚辰建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
書法亦是習登善者石髮鋼華

按書碑者沙門智詳不云敬書而云敬寫以寫爲
書他碑未見寫有謄鈔之義本於古諺所謂書三
寫魚成魯帝成虎也

無畏不空禪師塔記



碑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四寸四分三
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正書在咸陽縣

西山廣化寺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

大唐開元二拾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
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
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爲
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茶國演遮那經
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毘盧遮那周金字各尋文排列
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
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爲
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是



歲三藏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
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群
象逸奔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
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論曰
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成熟勢徹
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絕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
東晉尸利密已降言譯祕呪瓌奇大歸不過祀鬼神驅
邪妄爲人禳災釋患而已其間往往不口無假名比丘
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幺麽邪術下
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宏禪
主教者齒哉及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
始傳密教以元言德祥開佑至尊卽其神功顯効幾與
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
與嘗慨賚治通鑑稱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
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
其言因以問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請使
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
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爲之辭何則
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眞僧呪非眞呪正謂邪術耳固不
足以張吾教之弛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

遠至長安厥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衞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難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元琬法琳明贍諸公其肯坐視絶域僞僧破壞敎門不請峻治乃詔帝命傅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跌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況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爲之辭斷可見矣

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仲秋八月吉旦刊

右碣在縣東卅里瑤店本塚前寺壁字弱不侔當年文無可疑或原石殘毀後人易之者俟考咸陽金石遺文



右塔記在咸陽原不空禪師墓前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敘述無畏過龍河一駝負經入龍宮講法留三宿又師子國象奔逸見無畏跪伏多與嚴郢所撰碑合又拼西域僧奏咒傳奕事曰此好事者爲之詞若果爾則邪說不足以疵吾敎也佛制戒律不踐生艸況咒斷人命乎其文可觀錄之金石錄補

文稱不空于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剛智灌頂法又稱一日調象俄而羣象奔逸不空遽于衢路安坐象至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二事並見嚴郢所撰大廣智不空三藏碑中故說者謂此無畏不空與大廣智不空即是一人按大廣智不空以大歷中卒于興善寺此卒于廣化寺爲開元二十三年時地並異不得合而爲一考開天傳信錄云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元宗元宗謂曰師來欲何方休息無畏曰臣在天竺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弟一願往依止元宗可之因居焉據此是另爲一人又按大廣智不空本無無畏之名其起塔即在本院此則瘞于龍門之西山地屬咸陽爲非一人更無疑

金石記



右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無畏者如來季父讓位入道開元初至京師文苑英華載李華所撰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即其人也與嚴郢撰碑之三藏不空和尚各是一人但據李碑無畏初無不空之號據嚴碑不空亦無無畏之名此記乃合而爲一一可疑也據李碑無畏終于東都聖善寺葬于龍門西山而銘詞有伊水西山冥冥元室之語則是洛陽之龍門不當塔于咸陽二可疑也且檢此記前一段稱三藏無畏後一段稱三藏不空最後又稱金剛智無畏不空爲三大士則亦未涸而爲一矣既係兩僧何緣同在一塔三可疑也記末題開元廿五年秋八月刊其時

無畏已歿而不空乃卒于大歷中時代乖舛四可疑也此刻昔人未有著錄者書法亦俗其為後人妄託無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云大唐開元二十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七十有九詔鴻臚丞李峴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身舊唐書李峴傳稱峴樂善下士有史幹以門蔭入仕按此記詔鴻臚丞蓋其門蔭之資也記後有論引資治通鑑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云云蓋記自己毀為朱人重刻非獨載司馬公書并仁宗諱已避之矣近人但目為唐刻誤也貞觀作眞觀避仁宗諱使然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之誤甚不可解文中所敘種種錯謬又引資治通鑑一條顯係宋以後人之崇信咒術者刻記于廣化寺僧塔前然未行又題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仲秋八月吉旦刊不署記者姓名唐碑未嘗有稱其日為吉旦者則非此年月亦為後人偽託無可疑者碑題無畏不空法師塔記似以無畏不空為一人文稱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則無畏不空是二人王昶續文獻通考仙釋考名釋卷內此三大士各有傳云三藏金剛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及來東土元宗見之大悅館于大慈恩寺當令祈雨智結壇開一佛像約開眸即雨開三日像果開眸斯須而雨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寂後賜謚灌頂國師無畏三藏天竺人讓國出家元宗嘗夢見之至果如夢館西寧寺後令祈雨持鉢水以小刀攪之即有微雨浮沈鉢面俄而大雨霈日又嘗令祈晴畏屋泥媼五軀作梵語咒之若斥逐狀者即刻而霽不空幼從也居興善寺當至師子國摩象弁逸莫能禦之不空端坐路衢象皆頓止俯伏少頃而退元宗于便殿令與方士羅思遠較術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僥力不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因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凡禱必張繡座手持木神神能自立口吻瞬動祈禱可奪造化朝野奉之如神此三大士皆以咒術行于元宗朝即碑所云始傳密教以元言德祥開佑至尊神功顯効與造化之力均者是也所謂密教者即是咒術釋氏以咒為祕密眞言也開元釋教錄及譯經三藏聖教者甚多故稱名不空者亦衆此不空蓋西域之種別為一人以持咒為密教師亦有所翻經

享年七十有六卽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于空邁理
命也志撫彌之德旌不刊之典不亦可乎銘曰
猗那明行　足不復遠　至人去兮　逍遙天地之閒

九月廿有三日鐫

碑云師姓蕭氏大父諱瑤父鈇唐書稱瑤好浮屠法
閒請捨家爲沙門比邱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
之史之言爲不虛矣書本傳瑤有子銳而不及鈇定
瑤之曾孫終太子少師關中金石記
右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京兆府倉曹參軍楊
休烈撰姪定書惠源宋國公蕭瑤之孫女父鈇給事



中利州刺史宰相世系表作鈇不云爲利州刺史者
脫誤也文云曾門梁孝明皇帝稱曾祖爲曾門未詳
其義定官至太常卿鈇之孫也姪者對姑之稱後世
昆弟之子於世父叔父亦稱姪者乃相沿之失顏魯
公於伯父元孫稱姪男未免蹈俗若定之稱姪爲合
于古矣浮屠之法焚骨而瘞之于塔此獨云神空者
葢墓而不塔也誌稱惠源將死謂其門人曰身沒之
後于少陵原爲空邁吾神也又稱以十一月旬有二
日從事于空邁理卽治字舉葬氏者猶不忍焚如
之慘而不用其法而民俗乃有慕于火葬者其亦無

是非之心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誌載曾門梁孝明皇帝按段行琛碑曾門德潛蓋以
曾祖爲曾門唐人多有此稱矣誌題惠願和上証之
通俗編引廣異記大歷時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見
朱自勸問云汝和尚好否又云聞汝和尚未挾纊今
附絹二疋與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絹授尼則唐時
尼亦稱和尚又見于此誌且在大歷前翟時江未採
入也授堂金石跋
按惠源爲蕭瑤之孫女蕭鈇之女其姑法願亦出
家濟度寺爲尼有誌銘錄于前法願卒于龍朔三
年惠源卒于開元廿五年春秋七十六推其生在
龍朔二年是法願卒時惠源年甫二歲也法願誌
但云梁武帝之六葉孫司空宋國公第三女此碑
則云曾門梁孝明皇帝大父諱瑤皇中書令尚書
左右僕射司空宋國公父諱鈇給事中利州刺史
孝明皇帝者後梁宣帝詧之子梁自元帝承聖三
年江陵被陷次年晉安王方智卽位于建康梁王
詧稱帝于江陵臣于西魏是爲宣帝殂後子嚴嗣
位是爲明帝葢在陳文帝天嘉之世矣詧字理孫
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周保定二年詧太子巋嗣位　碑書皇朝不用朝字

唐碑往往如此殆省文也新唐書蕭瑀傳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貞觀初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加特進卒後贈司空謚曰肅改謚貞褊碑不稱謚諱其惡也武宰相世系表作鉞瑀第三子官給事中不云利州刺史者表之略也書碑者蕭定惠源之姪傳稱定字梅臣瑀曾孫以陰起家陝州參軍事累官太子少師碑不自署其官想猶未仕時也碑末小字書九月廿有三日鐫惠源以九月二日卒十一月十二日葬而鐫碑在九月蓋卒後兩旬未葬而碑已具矣

周尉遲迥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三寸廣四尺五寸八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隸書額題周太師衛國公尉遲公神廟碑十二字篆書今在彰德府

前華州鄭縣尉口伯口敬

秘書省校書郎顏眞卿銘

蔡有鄰書并陰

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口代人口口口



口祖口因部立口口雄荒服父侯兜尚太祖口昌樂大公主賜太傅長樂郡公秉操中和率心純口無命早口口一歲而口口口口口神口口口口口乾元昂宿之祉得雲中金陵之氣口昌樂胎教之德聞長樂庭訓之旨觀時俯仰與道周口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口口帳內都督尚魏金明公主封西口縣侯亳社未遷天人主儐虞賓載祀茅土增封四口進爵口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珮苻秉璽紱橫重紱元戎口警端揆允釐十六年拜大將軍時侯景詐梁蕭紀口口委公以上國口口口口方之益假公以垂天之翼虞殼中之翰公



口口是承庶筭出銳師張我軍三覆之勢踵敵人七擒口口口口庸蜀口口皆口口公兼益梁口口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匱色養有違長公主春秋既高西南夷威懷允洽自家刑國重口溫凊之詔口口書口仍頒袞冕之錫旌其伐也改口蜀郡公中領軍綱弟因兄寵安固公順子策父勳豈獨長安置口口口口成都口口口口口周之興也換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后稷仕虞且尊君命伊尹去口口虧臣節陶唐之美無易至公進公蜀國口邑萬戶捴口口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册太師加上柱國師傅之地非賢不居軍國之

重唯□□□俄拜大右弼□□大□□將□俾安危授
相州摠管宣皇髮鴈周鼎左移晉京上流非無陶侃魏
廷舊□尚有王陵是年京師將徵公公□隋□□辭
不受代乃自稱大摠管承制署官司諸呂擅朝幾亡劉
氏新都納女竟覆漢宗□子魏安□□東之□也公緣
市白□□背城請戰□□既潰則登樓自裁公志匪圖
全誓將死難不憚□□以勸事君恒畢心而禦侮因見
危以授命嗚呼□在□□位爲元□生不敢齒歿有□
丰史之闕文從古也公凡仕二代□九朝內設官師歷
職三十四外建□伯□□□□□邑□□□忠不



辱隋節能□上唯幼採獲□而門子從辜唐武德中朝
制改葬□終追舊□□□□　表墓□□　天澤
流於異世開元丁丑歲　上選建衆哲輯寧庶□相州
刺史張公嘉祐元□國河東□□□□□□□□雨
□廟瑚璉立朝則兼掌□□佐郡則預參師律至於是
邦也教以肅□以清起忠貞之廟制□□□□□□□
□□□□□稱多□公曰匹夫匹婦強□者猶能爲厲
況罰國公言足昭行可則大象之際獨爲純臣毀□□
□□□□□□□□□□□□□□□□□□□□□□
□□□□□□□□□□□□□□□□□□□□□□
□□□□□□□□□□□□□□□□□□□□

平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吾已□□□□□□□□□
□□周命荅之其奮劒大呼止之不及而卒三軍慟哭
及夏慕之荀息糸死□奉君傳□□□□□□□□泊
□有撥亂反正崇德報功□式忠貞之封更優賜贈之
禮以稱敎前沒代垂仁□□□□□□□若名臣試尋
天下師通禮樂以布和撫幽明以靖厲歷與凡百獨惟
張公曰嘉祐相國河□□□□也汾吐金獄生雲氣降五星同□□□　丹禁而三柱克
不然豈光賛紫文俾于□□於□□由是殿中受略鄴下爲
□□□□□□□□□□□□□□□□□□□□
曼俗隱咸柔□□必興□我先正勤君死□□□□□
□□□□直書副之誠請軒綴斯翼庭植有幽儼惟肖
以赫靈肅應虔而麗福屬夏正□□□□□□□□□
羞告期□焚蕭而片雲飛蓋整策而沛澤隨車霽後宵
初天清月滿忽有雙鶴□□□□□□□□□而去公
□□侍御史瑗賦實雨美其事鄴縣主簿郭垍以爲鶴
者□□聞天□□□其□□□□既而秋作將宮桑
盛公祈以巫應時晴則飛蝗自魏蔽日而西□□誠
□□□□□□□□□□故嘉茂歲則大孰百姓歌
曰張公張公清且明蝗蟲避境□□巫晴□雨□□
□□□□□□□□□公每涂不常叱俗忭政閭閻引咎





而異自銷京兆理劇之能□□傳物□□□□□□□
□□□□知志□性正而神不違忠以奉法法一而人
不犯神人從天地當此其□□魁□□□□□□□□
投虛□象著于述職奇士傳□詳士良忝沐家聲徒如
祖德□□□□□□□□□□□□□□紀諸貞□
尉遲迥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鄴書特貴其敘迥事
與周史略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迥已爲
蜀國公矣隋公總政天下冤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
出靈響以自見也唐世說自迥之死而相州都督死
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迥自西廡
出訓其遺骸尚存願得歸葬前牧守驚悸遊非所宜
也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得改葬既夕
出謝嘉祐以問時監廟歲時血食今考周紀韋孝寬
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於碑則謂武德中朝
制改葬建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異公曰嗟
相公獨爲純臣嗣修殷薦其取戾宜哉觀此自是武
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行也廣川書跋
按碑題銜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敘秘書省校書郎
顏眞卿銘蔡有鄰書并陰考伯璵敘魯公爲銘是一
文以二人兼爲之唐賢多此體惟魯公署秘書省校

書郎新舊唐書本傳皆未及是爲失紀矣碑云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羅代人也河南舉其郡望葢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碑所著是也碑書迥歷官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北史不著其官周書亦脫散騎侍郎碑云封西都縣侯北史不書縣字周書亦脫此封爵碑云進爵爲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北史周書並云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碑云公兼益梁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周書作益潼十八州北史亦作益潼惟云十二州進蜀國公總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周書全略此文北史作六官初建拜小宗伯與碑言周之典也授小宗伯同及孝閔帝踐祚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是由遷大司馬出鎮非小宗伯矣碑葢依北史而參用他書傳故微有異余備錄之以俟考焉碑稱中領軍綱弟因兄寵綱見北史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故碑亦稱之　按河潮訪古記尉遲公廟碑彰德路城中書錦



州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則督十八州非平蜀一年事碑與周書不如北史之審碑云周之典也授小宗伯同及孝閔帝踐祚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是由遷大司馬改建二公廢焉不享予新葺廟成敬署木主置與尉遲君同室異龕所以同於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按書錦坊在府治東南而尉遲廟在今治城西北隅鄴乘葢已載之莫詳其移建所自證以河朝訪古記知元至正間廟猶未改記又載雨暘隨禱輒應回風驅蝗境內無害每至秋夜有雙鶴下集廟庭郡人至今稱以爲異與今碑殘滅處互証其文具見　按額題周太師蜀公碑陰記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元孫士良述舊唐書張嘉祐修爲蜀公立廟在二十

五年碑陽亦云開元丁丑歲此獨多差一年蓋據立石之時書之不與立碑同歲也記又言在周之宣帝錫我先祖蜀公命曰附海至衛實齊之封胙爾太師以守茲土況大口口口口幼沖岩撫寧口人將社稷是衛且受遺旨震悼於厥心誓當仗順四征遂荒區外云云蓋宣帝既崩迴實受遺命以狥國難士良必嘗錄之家牒故具以云然碑又言救兵路斷上下七旬謂姪成平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云云奮劒大呼止之不及而卒三軍慟哭夷夏慕之此紀迴自殺之實兼有助厲成平之語傳皆未之及成平郡公迴



弟子大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為青州總管後敗更走青州未至開封郭衍追及之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將釋之即其人傳言六十八日碑言七旬舉成數言之碑亦蔡有鄭八分書書史會要有鄭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勁險昔歐陽文忠云唐世能名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維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鄭特為難得今此碑兩面皆有鄭書又不甚磨滅故益可寶也（安陽縣志）

右立周太師尉遲迥廟碑歐陽棐集古錄目云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撰序祕書省校書郎顏眞卿撰銘誤以撰銘為書碑也　碑陰為迴族孫士良述張嘉

祐德政之美意感其立廟爲著乎碑耳亦察有鄰書
中州金石記
按碑云有周上柱國大司馬大將軍大都督柱國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呰口代人下云因部立口口雄荒服周書尉遲迥傳字薄居羅代人也迥之字碑無薄字與史異傳又云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北史魏書官氏志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通志氏族略尉遲氏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爲尉遲氏兩書詳略不同皆可補碑之闕兩唐書宰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北史又云六官初建拜小司徒稍略碑則云改封蜀郡公而無寧蜀公餘官封俱敘在後而於改封蜀郡公之下云中領軍綱弟閈兄寵安固公順子策父勳據周傳云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北史則云封一子安固郡公後又云次子順以平蜀公授開府安固郡公不詳北史又云迥弟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此語迥碑傳俱未及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立齊王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周書語與碑合碑云督隴右十二州進蜀國公總口口文康十四州諸軍事北史云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碑云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十六年拜大將軍北史則云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餘與碑同北史稍略碑云時侯景詐梁公承廟筭出鋭師兼梁益口口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北史云侯景渡江梁元帝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元帝大懼移書請救乃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西魏廢帝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周書略異北史又云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平蜀功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周傳稍略碑則云改封蜀郡公而無寧蜀公餘官封俱敘在後而於改封蜀郡公之下云中領軍綱弟閈兄寵安固公順子策父勳據周傳云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北史則云封一子安固郡公後又云次子順以平蜀公授開府安固郡公周傳不詳北史又云迥弟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此語迥碑傳俱未及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立齊王以綱爲中書迥官散騎侍郎碑所泐字乃大丞相及西都縣也其初封縣侯進爵爲公周書並略北史傳則云領軍總宿衛事周書語與同州進蜀國公總口文康十四州諸軍事北史云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

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
與碑不同周書不載碑云俄拜大右弼口口大口口北
史云宣帝卽位以迴爲大右軍轉大前疑周傳但云大前
疑碑沙前疑二字周時仿尚書大傳前疑後丞左
輔右弼之制因有大右弼大前疑之官名北史作
大右軍者誤也碑云授相州總管宜皇晏駕周鼎
方移是年京師將徵公公辭不受代乃自稱大總
管承制署官司口子魏安口口東之口也公緣巾
白口背城請戰口口既潰登樓自裁北史云出爲
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令迴子魏安郡公



惇齊詔以會葬徵迴尋以韋孝寬代迴爲總管迴
謀舉兵聞惇不受代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
令之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衆數十萬隋文帝
于是徵兵討迴卽以韋孝寬爲元帥與惇戰惇大
敗迴與其子惇祐等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
黃龍兵孝寬等因兵擾乘之迴衆大敗上樓乃自
殺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封郭衍追及之爲所
獲周傳惟惇等東走并追獲之不言青州爲異餘
與北史同至惇等之東走碑在迴背城請戰之前
傳在迴自殺之後此則碑傳互異也迴不應隋文
之徵而舉兵以効忠于周雖敗猶榮碑載甚略故
據北史以補所未備

金石萃編卷八十三

瑯邪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誤

唐四十三

貞和上塔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高二尺三分三十行行十四字隸書在汝州

大唐開元寺故禪師貞和上瑝塔銘

縣氏縣尉沈興宗篆

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貂蟬蔚漢姜宋莫齒袁楊肯倫師泛浪知清依林擇茂將揮聖姓載顧華宗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學已爲儒家



非正諦文字增妄想故去彼取此而爲上乘因亦既口緣遂受衡陽止觀門居于洛陽白馬寺口不絕誦習心不離三昧口妙口之慧萌剃薙耶之濁種庶滅裂有我于盤無生焉後遂此郡開元寺又以爲喧者起之本靜者定之緣利緣舍起故復居此窟茨廡藥蔬之妙受谿壑颺捌之勝塵可略言矣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暠皆頂奉山宇斯豈覆道歟然而口能軾疽龍宮紆紫綬稽紆口口以崇口衢口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口城于開元口舍春秋八十有四物慘煙雲哀纏墨白塗口鄙泣人到于今倘弟子宗本覺枝外茂口性內融三晉公侯旋師子夏伯喈墳籍悉付仲宣痛微言之絕聆感星邇之易次遂爲銘曰

圓疑寂體兮邈彼眞如口口無明兮儉若蓬廬慈梁過駟兮歲月其除松槨窅冥兮宛此幽居

開元貳拾陸年七月十五日第子宗本爲　亡和上敬造此塔

碑云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京兆郡名上云茲郡者其義不可詳或唐以洛窅云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貂蟬蔚漢姜宋莫齒袁楊肯倫師泛浪知清依林擇茂將揮聖姓載顧華宗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學已爲儒家



前倫規唐猶云規晉姜宋蓋謂姜望宋微子袁揚益謂袁安揚震也又有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暠皆頂奉山宇云云按崔日用李暠劉昫唐書有傳貞禪師者駐錫風穴山嘗習衡陽三昧其化大行一夕溘然示寂守宰李暠闍維之得舍利千粒明皇謚爲七祖碑隸書甚劣惟用肯爲前卽苒字之省用已爲以尚有古意年號貳拾陸字用代二十六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同餘碑少見中州金石記

按碑云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暠舊唐書崔日用傳中宗崩韋庶人稱制元宗

將圖議舉日用密詔薄邸潛謀翼戴及討平韋氏
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
國公爲相刀餘篤停知政事出爲荆州長史尋拜吏
部尚書出爲常州刺史轉汝州刺史事在開元七
年前新書同舊書李暠傳暠淮安王神通元孫開元
初授汝州刺史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一年
以金城公主在蕃充入吐蕃使奉使稱職轉兵部
尚書不云其爲吏部惟新傳云以奉使有指再遷
吏部與碑合蓋舊傳誤也

任城縣橋亭記

碑連額高八尺八寸廣三尺二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一字隸書額題任城縣橋亭記六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泮池東

橋亭記

將仕郎守尉游芳纂文

朝散郎行尉華容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唐再受命敷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兹
翠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　玉軑之旋也
則南指陳宋故
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
者跨泗之別流當轅之要衝初置時以既濟因
大駕而改功觀其孌川爲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
馳道甃石門以飛橋交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
拖如虹蜺
御六龍翊萬騎聲砰紀律文物比象迴
睿覽於洲渚駐　天躔於川梁先時望
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扃
之厥後榮　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
築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
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爲亭館以
壯橋池故鄉老白於吏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
之宜鼛鼓不勝工力徙競欝爲層搆在水之陽壓鮮原
岌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朗北室豁瀠而清泠自堂徂
亭遷迤幽徑上覆蔭篠前臨芰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
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
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
嶂蔽虧窅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
館口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諺
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魯頌當
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
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猥而時則有若　邑大

夫榮陽鄭公延葉信昭盈乍道契虛舟禮樂之行仁德歸厚　丞范陽盧瓚　主薄平昌孟景　尉瑯琊王子言　尉河東裴迥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飛[illegible]任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爲之記會芳有公車之召請俟於異時金鄉尉頡川韓邵卿舍於裴氏言於衆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隸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

通直郎行方與縣尉王日雲篆額



口橋口劉遇　薛遂之

右橋亭記此唐碑之佳者趙氏金石錄載之予兩次撫揭附作釋文碑內軟音副棄音乘吕卽以字反卽坂字廿音入俗讀念非至於空格多寡皆指君上及服御之類差等也可知唐時書碑之規制湖自開元至今已及千年雖幸未損亦漸漫漏當移列門下以蔽風雨庶不至剝落焉濟寧州志附張昭跋

封於泰山是也其云翠華之往則北巡濟河玉軟之旋則指陳宋行宮御路次夫任城是時元宗登岱迴蹕而南以道里言之當由曲阜滋陽一路南抵任城放兗州府志泗水出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西南經下橋下又經其縣北又西過曲阜縣又西至府城東五里金口閘俗所謂黑風口也隋文帝時沂泗南流泛濫大野薛曹於二水之交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以漸長田號薛公豐兗

渠元至元二十年開會通河乃修薛公舊堰爲滾
水石壩以引泗水入運河以意度之所謂二水之
交卽碑云跨泗別流也陂澤溉田卽碑云壅川爲
池也積石堰之決令西注卽碑云創金堰於馳道
甃石門以飛橋也蓋隋時作堰至唐時改功而陽
橋亭所在已屬任城境也碑中玉軑之軑廣韻特
計切音地正韻度奈切音大未有音副者張氏所
云恐誤也碑文王玉二字皆作玊而州志釋文誤
於玉軑之玉亦作玊不知玉軑出離騷齊玉軑而
並馳是也玉軑則無出矣文中人獲壹錢之人字
脫落旁注下文鄉老叅寫老字可見古人書碑之
例不拘如此虛館下一字碑已磨泐張氏釋文作
虛館聲臨今姑闕之不其猝而句義難曉猝字碑
泐其大半而影迹猶存姑依張氏所釋錄之



## 元宗御注道德經

石約高一丈八尺八面廣一尺七八寸不等前三
面分三截上截額題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及大唐
開元神武皇帝注共十八字六行行三字正書次截
敕文三十行行七字下截經文各十一行行九十九
字四五六七三面皆十一行行一百十九字其注每
經文一字皆雙行寫作四字後一面上截行六十字
下截列各官姓名
皆正書在易州

勑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與貞宗啟迪來裔遺文誠在
精義頗茀振其指歸雖蜀嚴西注卽碑云創金堰於馳道
而或畧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妙旨豈其將墜
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
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
但備遺闕之文口茲絕筆是詢于口公卿臣庶道釋二
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澈於納善朕所
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訣神自聖牽非此流懸
以重朕之不德

開元廿年十二月十四日

經文附刻是書後不錄

開元廿六年歲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
勑建

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陽
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仁琬奉　敕立

朝散大夫守易州別駕上柱國周憲

太中大夫行長史兼高陽軍副使上柱國鄭景宣

朝議大夫試司馬杜欽賢
道士梁虛心　檢校上座解昇仙
羽皇注老子經在城西開元觀乾道五年張孝祥移
于府治（天下與地碑記）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
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
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没知州軍
事何繼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
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改



爲祉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
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鮚埼亭集有光緒川集）
唐元宗註道德經諸文士共成之又是時古註俱存
有古哲之源流而無後人之穿鑿五千言中得者十
九即本文未經濁亂其辭既簡奧而義反精深其爲
老聃之家嗣也無可疑矣于是偏諸區夏多有刻石
而玆易水獨傳蘇靈芝之筆靈芝他書易中多有而
不及此石之善（墨林快事）
右明皇御注道德經歐陽公趙德甫所收者皆懷州
本久不傳邢州本歸熙甫嘗見之今未審尚存否予

所收則易州本也懷州本經文御書注則諸王所書
此幢經注皆出於一手驗其筆迹蓋蘇靈芝書也石
文間有殘缺亦有石本元缺者以注證之皆當與今



本同（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層列元宗二十年勅有隨所意得遂爲箋註云
云分老子道經卷上德經卷下亦與古本相彷後墮
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
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
宋已失輔嗣定本今那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
網恢恢疎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然又考漢書註



如顏氏於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田橫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
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傷雉傳貴知我者希師古
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下上問道大
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註老子德經
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

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篇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襄楷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於淵是數子於初唐時並同所證夢眞容碑稱之道經以慈爲寶其必出於翟晒

又元至元中高翊所書古老子并釋文刻於石碑今在盩厔縣驗其文與諸家亦多不同今合各本及釋文所載詳勘與同畧舉其概足證此刻之善者

如章二章（原碑不標第一第二字樣今摘其文從各本所分載入便檢核也）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六句河上公傅奕至元本相字上皆有之字李道純曰此間有之字者非也王弼顧歡與此同萬物作而不辭河上公王弼而上有焉字陸希聲至元本及太平御覽引並與此同那州本作



萬物作而不爲始同傅奕本也第四章湛常存吾不知誰子上句諸本及至元本作湛兮似常存那州本作湛似或存下句諸本誰下有之字惟陳象古至元本與此同第五章其猶橐籥諸本及至元本本句末有乎字惟李約與此同多言數窮諸本並同那州本言作閒第七章天長地久地所以能長且久者諸本並同那州本上句作天地長久下句無且字故能長生諸本並同那州本生作久非以其無私王弼至元本及淮南子引句末並有乎字河上公與此同并無非字第八章又不爭處河上公王弼又作作則可以託於天下矣傅奕又作則可以託天下矣則可以寄天下矣惟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四章是謂



寵爲下河上公作何謂寵辱寵辱若驚寵爲下王弼傅奕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陳景元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惟至元本與此同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諸本爲天下下皆有者字陸希聲至元本及淮南子引作則可寄於天下乃可托若可托天下淮南子引作則可寄於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傅奕又作則可以託天下矣則可以寄天下矣惟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四章是謂

忽恍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句第十五章豫若冬涉川河上公豫作與下有兮字王弼豫下有焉字傅奕亦有兮字猶若畏四隣諸本猶下亦有兮字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儼若客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容王弼作儼兮其若容案客字與下文釋樸谷濁四字爲韻作容者非也渙若冰將釋河上公王弼渙下有兮字冰下有之字邢州本釋作汋傅奕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敦若樸曠若谷渾若濁諸本及至元本並作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若濁邢州本作混若樸曠若谷混若濁



句法與此同敦作混疑涉下文而誤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河上公靜上有止字傅奕靜上有澄字之下有而字陳景元靜上亦有澄字王弼陸希聲至元本並與此同故能弊不新成河上公王弼弊作蔽傅奕作是以能敝而不成邢州本作故能敝復成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六章各歸其根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作各復歸其根莊子作各復其根惟傅奕與此同公乃王王乃天諸本並同邢州本作公能生生能天第十七章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上句河上公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傅奕作其次親之而侮之下句陳象古作其次畏而侮之傅奕作其次侮之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猶其貴言陸希聲作猶兮其貴言哉傅奕作猶兮其貴言河上公王弼作猶兮言哉邢州本無兮哉二字猶其作其猶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章荒其未央河上公王弼作荒兮其未央哉傅奕至元本作荒兮其未央邢州本作荒兮其未央案莽字疑即荒字之誤與此同也如春登臺王弼顧歡至元本並與此同諸本或作如登春臺者皆非也我獨怕其未兆河上公作我獨泊兮其未兆王弼作我獨廓兮其未兆傅奕作我獨魄兮其未兆邢州本作我鬼未兆惟至元本與此同乘乘無所歸王弼作儽儽兮若無所歸陸希聲至作儽儽兮若不足似無歸傅奕作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河上公至元本作乘乘兮若無所歸與此同惟多兮若二字罪制府沅道德經考異云說文傷相敗也讀若雷儡垂貌一曰嫘解乘覆也三義皆相近其聲之轉則猶乃之讀爲仍徵之讀爲止矣我愚人之心純純諸本心下有也哉二字純下有兮字王弼傅奕純並作沌邢州本亦作純

純兮忽若晦畿遵忽下有兮字河上公作忽兮若海王弼作濬兮其若海叔兮似無所止河上公叔作淵今河上公本作源王弼作飂梁簡文傳奕並作飄惟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案叔即飂字之訛王弼作飂此作寂二字形殊義同而貴求食於母河上公王弼傳奕作而貴食母陳象古邵若愚至元本並與此同老子考異引開元本亦作求食於母文獻通考載晁公武云元宗老子注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食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妻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今案



此句注但云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先無口疑求字於二字今所加也云云則元宗但增求於二字實未改而爲兒晁氏所譏未爲盡確或別本如此未可知也第二十一章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諸本並同那州本無此二句果而忽兮恍兮忽兩句之下多有分字顧歡作忽恍勿憍諸本憍皆作驕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傳奕及那州本兩不字皆作非河中有象恍忽中有物河上公又作怳兮忽兮其中有象二句互倒非也至元本有物忽兮怳兮其中有精河上公王弼作窈冥兮冥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窈冥兮冥其中有精甚真諸本並同那州本直作正與此同第二十五章寂兮寥兮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六章燕處超然王弼傳奕作宴輕則失臣王弼傳奕及那州本臣並作本河上公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二十七章善計不用籌策王弼作善數不用籌算河上公作善計者不用籌策傳奕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呂惠卿並作善數者無籌算陳象古作善計無籌算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九章或載或墮王弼載作挫傳奕作培那州本作嗤或載或墮王弼作歔或吹王弼吹作噓或強或羸或培或墮或挫或隳或呴或吹王弼呴作歔作噓或載或隳王弼載作挫傳奕作培那州本作接河上公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三十章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諸本並同那州本無此二句果而勿憍諸本憍皆作驕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傳奕及那州本兩不字皆作非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二語諸本皆同後第五十五章亦有那州本亦作非第三十一章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傳奕無則字那州本作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傳奕無則字那州本

本作不可得意於天下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二章人莫之令而自均諸本人皆作民惟永樂大典所載王弼本及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三章死而不亡者壽諸本亡皆作忘河上公作妄傳寫之誤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四章大道汎其可左右河上公王弼並作大道氾兮釋文云本或作汎周張並同傅奕作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至元本亦作大道氾兮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上句成字下河上公王弼有而字傅奕作功成而不居邢州本至元本並與此同下句愛養王弼作衣



養傅奕作衣被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傅奕及邢州本口作言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第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傅奕作柔之勝剛弱之勝疆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第三十八章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河上公王弼處其居其並作處不處不居並作居傅奕兩處兩居統作居至元本及朱謀㙔本厚居論引並與此同第三十九章其致之諸本句下並多一也二字惟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河上公王弼至元本行下有之字傅奕又作而勤行之第四十二章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河上公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人傅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之所以教人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三章死而不亡者壽諸本亡皆作忘河上公作妄傳寫之誤至元本與此同第四十三章無有入於無間河上公至元本亦同傅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惟王弼與此同第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河上公句上有知字傅奕知清靜下并有以字王弼李約薛本入下有於字傅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惟王弼與此同第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河上公句上有知字傅奕知清靜下并有以字王弼李約薛致元至元本並與此同第四十九章憧憧爲天下渾其心王弼憧憧作歙歙釋文云一本作憧河上本作惔惔淡簡文云河上本作怵怵至元本與此同



第五十一章是以聖人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諸本上句聖人皆作萬物下句爵字河上公王弼作命傅奕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第五十四章修之家其德能有餘諸本皆作其德乃餘惟韓非子作其德有餘第五十七章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諸本無事句並在好靜句之下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河上公王弼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牝牡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傳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爲下也至元本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故爲下也此同以上諸條皆石本異文而遍攷衆家率多吻合知當時撰注時大率參採舊說擇善而從成此定本也然經注既繕寫刻時豈能細校則亦有石刻譌脫不可爲訓者如第二十四章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三句諸本自是作聚字亦作取惟河上公本或作聚與此同第六十三章是以聖人由難之諸本由皆作猶二字古通用第六十五章知此兩者亦楷式王弼楷作稽傳奕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不以兵强天下其事諸本其事下皆有好還二字案注云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



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河上公作是以聖人處民上而不重處民前而民不害傳奕作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六十七章保而持之同王弼人作民餘與此同第六十七章保而持之河上公王弼作持而保之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第六十八章善勝敵者不爭河上公作不與爭王弼作不與無爭字傳奕至元本與此同第七十三章繟然而善謀河上公繟作嬋梁武王尚鍾會孫登張嗣作坦傳奕作默王弼至元本與此同第七十六章木強則共王弼傳奕共作兵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四十三章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益傳奕及淮南子引皆作吾是以

本與此同第八十章雞犬之音相聞諸本音皆作聲惟至元本與此同以上諸條皆石本異文而遍攷衆家率多吻合知當時撰注時大率參採舊說擇善而從成此定本也然經注既繕寫刻時豈能細校則亦有石刻譌脫不可爲訓者如第二十四章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三句諸本自是作聚字亦作取惟河上公本或作聚與此同第六十三章是以聖人由難之諸本由皆作猶二字古通用第六十五章知此兩者亦楷式王弼楷作稽傳奕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不以兵强天下其事諸本其事下皆有好還二字案注云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明原本亦有此二字碑脫也用之不可諸本此句皆作用之不可既王弼作用之不足既碑脫既字第三十五章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按二語句法相配碑脫下句爲字諸本有之故致數輿無輿河上公作故致數車無車王弼傳奕本車皆作譽今弼本亦作輿至元本皆作輿碑下作輿上作與誤注云數輿則無而公王以爲稱諸本並作輿字亦誤王公以爲稱傳奕作而王侯以自稱也玩注文原本亦當作王公碑二字誤倒第四十三章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益傳奕及淮南子引皆作吾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也河上公王弼並無也字碑下益字非譌卽衍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諸本第二句皆讀善字絕句第三句作信者吾信之碑脫上信字第五十五章懪鳥不搏諸本懪皆作攫碑作懪不成字第五十八章廉而不劌諸本劌皆作割惟河上公作害碑作穢說文所無第五十九章是謂深根故赫諸本故皆作固誤第六十六章故天下與能與之爭諸本上與字皆作莫碑誤第七十章知我者貴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作知



我者希則我者貴傅奕作知我者稀則我貴案注云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則原本當同河上等本碑脫希則我者四字凡此皆宜參据衆家以正刊誤者也碑末題田仁瑰周憲鄭景宣杜欽賢諸臣姓名皆同時奉敕建立之人而不書臣字亦例之變者此四人兩唐書皆無傳可攷仁瑰字正勤官至安西都護其事蹟畧見保定府德政碑碑載仁瑰以開元二十五年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事悉與此碑合惟此題作仁瑰雙名德政碑直云名瑰爲異耳碑無書人姓名相傳是蘇靈芝所作靈芝兩書亦無傳墨池編稱其好書石蹟宣和書譜載靈芝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難得契丹以墨本詣權場易絹十端方與一本蓋開寶間書名極盛故爲時所重如此今世石蹟存者祕所藏有開元二十七年易州鐵像頌二十八年田公德政二碑此碑筆法極與相似當爲靈芝所書無疑矣書譜云靈芝儒生也而鐵像頌題登仕郎前行易州錄事德政碑則題爲邊士豈罷官之後乃有此稱書譜因之誤爲儒生耶金石錄載靈芝書范陽郡憫忠寺寶塔頌題承奉郎守經畧軍曹參軍其碑立於至德二載則肅宗時又起爲參軍也

## 易州鐵像頌

碑高九尺六寸七分廣四尺八寸四分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在易州

太唐易州鐵像碑頌并序

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

登仕郎前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

自我大師堅林示化不有像設人何以依小大之功蓋存乎願瞻彼朔易有大像焉厥高羌而不可乎彌度則我前太守盧君之所立盧君諱暉字子晃自尚書

即保蕃我郡張皇軍容簡而明慧而肅警必革利必興
爰從軍旁暨邑物開闢飾招提遠者懷近者悅戈甲以
理奪虜氣於塞外農桑以業戎俗於中然猶躬行
屬縣求人之疾苦相彼村閭古多精舍往往施陂而法壞
存焉或摧或葺或營或構靈異賄筍儀之狀寧問宮殿之
音　君曰眷時則有若黃耆飴背之老數百人隨車
而請曰惟是成多之金委於草莽不敢散爲凡器以速
戾實願合爲眞容以祈禱
君曰善且俾五臺沙門
大端處事樂施之力一惟百椅誠之心百惟一炭嶺風
爐谷呼人雲屯霆動黃白之氣塲青氣生焉於是化



天下之至剛爲天下之至柔入無間亦既成像
復歸於剛欻奔走而觀之則三十二相備矣計功者蓋
莫知其原竟徒駭其不日而成也度財者又莫知其少
多徒歎其不召而至也非我人心之歸於君君慧之及
於人何以能之是舉也可以觀政矣聞一歲使臣以君
政尤異聞於　帝帝用嘉之錫以束帛有由然也伊
追琢之功未既而憩處君遷于嬴田君至自靈誕敷至
化繼戎前功爛朗景彰飾道盡矣戊寅歲易人思邵父
美杜母嘉順力謀不朽是用託頌於端端文館之吏也
敢不跋若頌曰



崇崇睟容法之尊兮優優庶政直而溫兮如茨如陵不
震不崩福永存兮
大唐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
午建
□□□通車道三所官坐鎮　白楊谷　置縣三　五迴
樓亭　板城　每驛傍造店一百間　抱陽寺造長
廊一百卅閒　□□□□舊入城造廳及廊宇二百閒
造水碾四所　已上並盧君造　隻八王希眞解崇光
右易州鐵像頌碑末云置縣三五迴樓亭板城攷元
和郡縣志五迴縣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置在
東遷于五公城在今易縣西五十里樓亭板城二縣
元和志不載蓋天寶後縣已省也元和志又云高陽
單在州城內開元二十年置蓋亦盧暉所奏唐書
地理志瀛州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
東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逼漕溉田五百餘頃魏州
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
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然則盧君固
當時之能吏所至皆以興建爲務者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易州太守盧君暉造鐵像郡人張皇其事勒爲頌暉

兄唐書宰相世系　官太原少尹者當即其人碑後
載盧君開北山通車道三所有官坐鎮白楊谷義院
諸名以韋濟開偃師東山下新道例之暉亦宜附入
地里志而史文不及豈有所遺耶暉又置縣三曰五
迴曰樓亭曰板城地里志五同開元二十三年析易
置并置樓亭板城以碑案之首發議建置者自盧君
始也投堂金石跋

記石浮屠後

石橫廣二尺六寸七分高一尺三寸八分二十
一行行十二字至十四字不等正書在房山縣
大唐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爲奏　聖上賜大唐



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爲石經本又奏范
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坡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園
一所及環山林麓東接房南嶺南逼他山西止白帶山
口北限大山分水界並永充供給山門所用又委禪師
元法歲歲遍轉一切經上延　寶曆永福慈王下引懷
生同攀覺樹粵開元廿八年庚辰歲朱明八日前莫州
刺史部常選王守泰記山頂石浮屠後

送經京崇福寺沙門智昇
撿校送經臨壇大德沙門秀璋
都撿校禪師沙門元法

同前係

獨樹村　磨碑寺
東至到　南至河
西至河　北至他山
四至分明永泰無窮
今在房山縣記金仙公主奏賜譯經四千餘卷并范
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坡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
園一所及環山林麓金石文字記

按前云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爲奏聖上云云
唐書公主傳睿宗第九女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
主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
以方士史崇元爲師嘗開元時公主既爲道士未
嘗進封長公主此稱長公主後又有御書神道碑
亦稱長公主蓋皆以元宗之妹而尊稱也疆域之
分四至八到始見於元和郡縣志繼見於太平寰
宇記後之撰地志者皆因之此以寺記而後列東
西南北云四至分明後人田宅署券亦同此式蓋
昉于此也刻記之所碑無山寺主名但云石浮屠
後又云環山林麓西止白帶山口而文前云賜大
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爲石經本攷龍龍通志山

川卷內有石經山在房山縣西南五十里引隋圖經云智泉寺僧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經十二部刊石爲碑又引逃虛子集云石經貯于巖洞者七地穴者二洞以石門閉之穴以浮圖鎮之又引帝京景物畧云房山縣西南有山曰白帶山生憁題草又曰憁題山藏石經者千年故曰石經山北齊南嶽慧思大師發願刻石藏座下靜琬承師嗚曰陳大業乙巳歲貞觀大混黎經成其夜山吼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水浮大木千株至山下搆雲居寺焉唐金仙公主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餘



四壁刻經又仙釋卷內載釋靜琬訪求名勝至白帶山見峯巒靈秀遂採石造十二部石經因搆雲居寺焉唐金仙公主增修之又寺觀卷內載雲居寺在房山縣石經山下寺有唐開元十年石浮圖銘二十八年當云十八年山頂石浮圖後記今並存南麓即西天寺塔下有石經窟其後則吞樹林據此知此碑在房山縣石經山雲居寺也金仙公主本睿宗第九女而云明皇第八妹者安興昭懷公主早薨不在數內也碑云奏賜譯經充幽州范陽縣爲石經本者今之房山縣在唐時爲良鄉縣爲幽州范陽縣郎今之涿州隋時爲涿縣屬涿郡武德七年改涿縣爲范陽縣並據唐書地理志良鄉范陽兩縣接壤想當開元時白帶山在范陽境而范陽又屬幽州唐志所未晰也

易州田公德政碑

碑高九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字行書在保定府蓮池書院

大唐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管崇仁柱國田公德政之碑并序

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



開國男徐安貞撰

逸士武功蘇靈芝書

聞之經國濟理長物生人者則必委成郡邑而擇其良吏然守文則溺於率俗更法則弊於事任寬怠則失於容弛強毅則陷於傷善建門旌極難乎其人若夫剛不爲虐簡而能斷布政優優化人成俗者見於田易州焉公名琬字正勤其先敬仲逾齊因陳爲族周齊晉近遂氏於田五代其昌龍泰人之西帝七雄方開朝泗上之諸侯自周滅淄上族遷關右武安以戚爲丞相同叟以建議封陽城吾能言之公其後也不弥厥問幽而復先脩祖君舒隨甘州刺史祖越西州長史父恩成州同

谷尉名雖必聞官不求達累濟純嘏克生忠貞公應天
景星含道元氣和五味以正性備百行以資身況言談
者仁之文孝悌者德之本取與者事之會恬淡者道之
持弱冠遊太學尋師授韓詩曲禮以爲小雅傷於怨刺
大義失於奢侈功業宜先於濟理章句非□於適時因
讀孫吳兵法衛霍別傳遂杖劍從軍以功授合黎府別
將歷果毅轉折衝累拜郎將中郎將尋除安北都護□
遷威衛將軍每拜命必銜一官兼一使□□幹理□克
保鏖口是所向皆遍欽善咸集戶部尚書王駿國之楨



幹人之具瞻太子太師蕭嵩惟嶽出雲生甫翊聖王之
惣管翔方也帳下之畫一以詢公蕭之節度河□也闔
外之事不裁於己公貌無矜色□無伐辭出則推美於
人入則盡慮於事議者以爲王能信善蕭能任賢居二
者之間非周才孰可尋以將軍兼靈州□□朔方軍節
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撿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會
遭家艱奔喪州里扶杖未起粥□不入古之純孝何以
尚茲明年抹胡寇邊　□□震怒起公除易州刺
史鎮北邊也公聞命驚殞以死讓請情既難奪　恩
爲中停廿四年禮終復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此邦
之人舊聊勇悍慓然尚荆卿之風燕丹之義其俗易



使也其人可用也而地接邊鄙郡參軍鎮□□朞軸空
矣征役勤矣用非□養力盡猶求職節義之明心就遒
逃之□□公深□□大返其源阜其財求致其忠愛
居者既逸生者知歸星歲未周襁負咸至豈非寬明以
恕恩結其心者歟時出桑野奄觀銍刈貴其隳者則爲
之怛感□□敢子焉勉其勤者則喜形顏色若遇其
良子焉故人感而懷之莫敢暇逸靈體□足唯農是□
所以家衆流行而餘粮棲畝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則
公□□政信然也歲或大旱憂心如熏如炎如焚如焚
其身曾是勤人達于鬼神及有事山川宜乎□土祝始



告而雲合俎末徹而雨降氣有升□災變爲□□□□
東風至雨集其高也散日其下也被地遂能辯其疆界
犬牙不入非神鑒其德有所庶之其孰能與於此夫市
者利之所聚人之所爭强□肆奪不忌□□取於人
謂爲官市交易不得其所朝夕爲之皆虛公撫御多方
非止朴罰家僮門客莫□城寺通商服估日以填湊更
爲一都之會也公□□將□□□其有酣歌劒舞
者弭弦貼屨者懾其雄而息其競疏其穢而復乎禮以
爲不積其德無以□□也不正其身無以出令也故視
無旋聽無聳其動也可□其靜也可法四隣以是嘉其

致而歸其高百姓以是服其德而樂其行故自郡邑至乎鄉鄙莫不競者讓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



不然何有執繁弱之弓扶雍狐之戟而能緣飾吏事撝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孤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喻愉温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踴門衢或悲里室曰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邈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暎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鑿不風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詩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伊何撫如擾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

湯唐與恒陽北平五軍皆本州刺史爲使又會要高陽軍本在瀛州開元二十年移在易州故琬以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也合黎軍府之名唐書地理志失載不知屬何州也琬嘗爲靈州刺史朔方軍節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檢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攷之於史吐谷渾部落初自涼州徙鄯州不安其居復於靈州之故鳴沙縣置安樂州以居之又靈州黃河外有豐安安遠新昌諸軍安遠蓋定遠之譌故朔方節度得兼押渾部落使領豐安安遠二軍也十將兵馬使無文以證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田琬字正勤開元二十四年除易州刺史碑盛述其爲政有惠爲州人所樂而推其先世云敬仲適齊因陳爲族周齊聲近遂氏於田新書宰相世系表陳田聲相近與此符合史記田敬仲世家以陳字爲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然則陳田聲近蓋由舊說也荀子不苟篇田仲注曰仲齊人處於陵孟子作陳仲史記游俠傳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皆可取以附證此碑之所依據又碑稱戶部尚書王峻太子太師嵩案峻與嵩並見唐書本傳稱官與碑合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徐安貞撰文題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開國男舊唐書傳安貞信安龍邱人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累遷中書侍郎新書傳云徐楚璧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今碑作東海縣男與新史異餘官與兩史同書譜引金華志云徐楚璧字子珍唐詩紀事云安貞以李林甫用事逃隱衡嶽爲掇蔬行者病啞不言數年後因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徐行者跨梁而過掌事人怒杖其背徐以手畫地曰昔年曾學大書願試書及題數行羣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後李邕過寺見其題大驚召之同載而歸按此語多不確唐書宰相世系表林甫官吏部尚書在開元二十七年其用事時安貞傳方言其參助計議何至逃隱衡嶽李邕自開元初左遷括州司馬起陳州刺史十三年復貶遵化尉徙澧州司馬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後歷淄渭二州刺史出爲汲郡北海太守邕嘗書麓山寺碑在開元十八年如果安貞有逃隱衡嶽題梁爲邕所見同

載而歸之事亦當在開元十八年前後而其時林甫正未用事也大抵舊說流傳率多差誤年湮事遠無人考稽相率而承訛襲謬者類如此也碑已題安貞則傳云後改名安貞者在二十八年已前矣田陳二姓諸說皆謂聲相近按詩周頌有瞽篇應田縣鼓鄭箋云田當作甸甸音允聲轉字誤變而爲田竊疑甸可變爲陳甸與陳先以形似而變陳與田又以聲近而譌也附識以備一說





裴道安墓誌

銘石高廣各二尺八寸三十三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并序

族叔禮部員外郎朏撰兼書

君諱穎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墟煌爲郡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口口年載其令德高祖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襲瑯琊公績茂戎昭化成郡



國曾祖仁基口口光祿大夫兼河南道討捕大使以陰圖王充義祓舊主遭時不利玉哲名楊　口口追贈原州都督命誼曰忠祖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開喜公贈大尉口口獻旣明且哲經文緯武故事宗於禮闈大勲炳於雲閣考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贈太師誼忠獻器識宏遠墻宇高深亮采　天階丹青神化君二川淑靈三事鴻烈植貞口之性抱經濟之才生而聰敏幼而顯悟仁和孝友君子之德日新文學吏能賢人之業口盛開元初舉孝廉高第弱冠

敕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　口

宸捧　　日青禁朝春詞令可觀風儀有裕歲餘調補太常寺主簿口口寺署辨口禮法按驗伏藏動盈累万卿韋韜欲以昇　　聞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祿固讓厥功口口京地府司錄未上丁　　太師憂柴毀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口日弍期口口屬宰臣俾令護口此乃顯口千古哀榮　　九原者也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　　明主優口　　恩禮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君晝夜泣血號訴闕　　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詔改謚曰忠獻豈非孝感之至以發　　皇口報應之口有如影響憂制剡　　主上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與五品官口宰以君口量清通不欲處之叢地請授史官是日拜起居郎君哀服外除心喪內疚口口今聖職遠口　　先碑敷奏上感於　　冕旒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迄于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古而行怡然理順俄遷尚書祠部郎君才兼口口典　　祭問望攸歸嗚呼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卧疾　　郊廟續祖訥之清言循樊準之儒術　　明光伏



弥旬以開元廿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于長安光德里私第春秋卅其　　先葬于聞喜之東涼原也卽以辛巳歲二月癸丑廿日壬申旋窆于長安萬春鄉神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橫尼願擾之君曰苟無負於神明亦何讓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青德志希宏濟心鏡无爲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略每懷遠大自比范張及我宦成期於身退挂冠投紱卧壑栖林青雲始階黃埃澒至海內豪雋孰不惋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全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鉉襲懿蘭菊垂芳地靈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載挺時哲口服教義口紹忠烈詞瞻春葩掾貞暮雪珪璧內潤鼓鐘外徹肅祗一命趍侍　　兩宮奉常典禮左掖記功清輝就　　日逸翮搏風高選郎署公議攸同建禮休澣漳濱移疾方奏　　丹墀遽辭臼日隱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按此碑撰書者族叔禮部員外郎裴朏兩唐書無傳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有裴朏重畋之子官禮部郎中當卽其人碑叙裴氏先世已詳裴光庭碑其

述稹事惟新唐書附裴行儉傳所載甚略舊史但
云光廷（舊史作庭）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後授祠部
員外郎卒碑則云開元初舉孝廉授左千牛備身
轉太子通事舍人補太常寺主簿遷京兆府司錄
丁太師憂服除拜起居郎遷尚書祠部郎視史較
詳也世系表則云稹司勳員外郎襲正平縣子與
碑傳異碑云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
口忽祕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祖其美君晝
夜泣血號訴于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詔改謚曰
忠獻是光庭改謚由稹孝感所致也舊光庭傳太



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爲吏部日用循資
格非奬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蕭嵩意
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新傳初謚作克平後謚作忠憲餘同）
碑與傳互有詳略至新書傳有云開元末壽王瑁
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元宗
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
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行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
之帝善其讓止不拜此事碑獨略而不書碑又云
自武德之始迄于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此似
補起居注之闕者而唐書藝文志有開元起居注

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失撰人名稹所撰四百餘卷
或即在其中也碑云嗣子倩等而不著其官位新
書附稹傳後云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以治行
賜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世系表又云正平
縣男傳所不載碑書長安萬春鄉神和原長安志
作神禾原又祈禱之禱作壤想皆通用也宻以辛
巳歲爲開元二十九年碑爲向來金石諸家所不
載永同年高郵沈君方穀（案穀高郵人）爲河東轉運使以此
見贈且云與裴氏有親其舊塋上唐宋碑刻甚多
將盡揭之聞而欣然拭目以俟旋以病歸不果至



## 今追憶爲之憮然

### 洞清觀鐘款識

款高三尺二寸上圍四尺九寸下圍六尺九寸腹橫
起五稜以界上下其上下共八區每區亦間五稜每
五稜四行文皆一直接下總計十六行行廿八字至
四十字不等其八區首三區無字第四區六行行九
字至十二字不等係金至大年刻第五區四行皆八
姓名似與諸稜十六行字同刻者第六區左行五行
行十一字係宋咸平年刻至第七第八兩區文亦上
下直接七行行十六字行廿一字不等係天祐年刻
但下區末後多書人一行並正書在南康縣

## 維大唐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閏四月辛巳朔廿八日

戊申女道士蔡淨巖曹淨儀曹紫虛孫雲譽蔡仙經謝
玉郎寂寥觀上座朱處封檀越主蔡方運蔡思奉吳少

表蔡祚樂等勸率衆緣敬造銅鐘一口奉爲國王帝主
牧宰官僚下及蒼生同霑福祐永充洞清觀供養
用銅三百斤　時匠余令玉以上首五稜四行
口延誠朱守虬曹雲岫及妻蔡五娘蔡邦贈及妻鍾李
定謹孫貞幹蔡仙望蔡口母鍾四娘曾四娘謝意謝仙
諒僧調御蔡嶠母朱孫封黃口劉智新蔡朝欣蔡齊炎
蔡承親蔡齊希朱伯巡蔡齊康蔡懷慶曹處責朱玉貞
鄭仙玉謝賀朝謝獻之黃待徵朱惠建朱師稚曹思令
李庭芬蔡口蔡祚封李定廉朱希母歐陽以上次五稜四行
謝口封蔡晏堯爲亡兄璧及嫂劉劉智常李廉母朱二
銅鍾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捋擄入峒至天復元年坤



娘爲亡聟二官蔡公緒蔡思京李口口蔡化口蔡因業
蔡祚寧朱思齊蔡貞母羅朱思樂鍾虬爲亡考蔡巍母
劉大娘蔡齡母李夫人蔡尹嗣朱先母蔡鍾嶠爲妻李
氏朱守諫朱守元孫順女道士蔡眞仙朱智藏蔡淨智
蔡雲嬌蔡仙勝蔡紫蓋李仙定朱仙臺李仙雲曾雲童
謝紫霄蔡階蔡微以上次五稜四行
縣令員元禮丞元仙鳧主簿鍾離延祐尉皇甫玲錄事
朱守寧前錄事沈再思倉督黃處冀朱靈郁劉仙朝劉
俊乂及妻龐大娘趙靈岫及母丘四娘黃御鵬及妻朱
六娘沈壽及母溫八娘劉仙諸鄧庭珪爲亡考蔡惟舊
明義期李表泓蔡祚合及妻劉大娘蔡推母董三娘爲
亡聟護軍曾光庭蔡靈舉爲亡妣朱經母蔡爲亡聟蔡
妃沒故蔡嬌舍蔡四桑以上末五稜四行



蔡遊巖　曹雲峯　蔡崇翀　朱瑗
爲亡考　歐陽平　朱千里　曾席母謝二娘　蔡希
妻李四娘　蔡岱祥　謝瑛母蔡五娘此在上層爲弟
五區　二區統計爲第
弟子虔州百勝判官知勾判南康縣事銀青光祿大夫
撿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陽坤當縣洞清觀
銅鍾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捋擄入峒至天復元年坤
統押將士收破却復前件鍾將歸本縣緣洞清觀傾因
亂罹多年荒廢切見可封里畫錦福院未有銅鍾今將
轉捨冀保弟子官榮顯達將卒與隆邑內居人同霑福
利鴻音遠布永鎮伽藍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癸亥
朔廿九日辛卯題　院主僧璽滿
開元寺僧義全書此以上在末後上下兩區
准勅省指揮鑄題咸平三年拾壹月　日
守縣尉周
守主簿夏侯口
守殿中丞知縣事成口此以上刻在第六區左行

昭武大將軍南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趙國器捨此洪鍾于本路通真道院永充人天供養者至大二年己酉歲九月吉日開山住持道士程紹眞徒弟程白謹題此以上刻第四區

按此鐘本于開元二十九年南康縣女道士蔡淨源等鑄以充洞清觀供養者淨源等題名其上續于天祐元年判南康縣事陽坤移置書錦禪院坤自刻記于上宋咸平三年知縣事成口等但題名而無移置之事元至大二年南安路總管趙國器移充本路通真道院供養道士程紹眞等題記蓋因卽命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城西南求訪果於盜



一鐘閱四百四十餘年而三移其所矣唐書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南康縣屬淮南西道元時陞宋之南安路而南康縣屬焉陽所題云平固作孽其詳不可知矣新唐書本紀僅書天復元年十二月鍾傳陷吉州似亦平固之餘孽也

真容勅

碑高九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三寸四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行書在易州武功蘇靈芝書并題額

勅旨中書門下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奏事親承德音陛下謂臣等曰朕自臨御已來向卅年未曾不四更初卽起具衣服禮祈福也昨十數日前因禮謁事畢之後暘色猶未分端坐靜慮有若假寐忽夢見一



真容云吾是汝遠祖吾之形像可三尺餘今在京城西南一百餘里時人都不知年代之數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汝當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吾自度其時今合與汝於興慶中相見汝亦當有大慶吾猶未卽言語畢覺後昭然若有所覩朕因卽命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城西南求訪果於盜



屋縣樓觀東南山皐間迺遇

真容一昨迎到便於

興慶宮大同殿安置瞻覩與夢中無異者伏以　　虔

元大聖降見　尊容感通之徵實符睿德陛下體至真之道崇清靜之源何曾不禮謁虔誠爲蒼生祈福故得　真容入夢　烈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且興慶宮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名而相會斯迺降於紫府鎭我皇家啟無疆之休論大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爲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殊常之理將万福而俱臻無外皆單迺億地而同慶臣等昨日伏承聖恩賜許瞻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

以來與籍所載未之有也臣等無任慶悅之至謹奉狀
陳賀以聞仍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者夢之正者是爲
通神於惟　聖容果以誠應豈肸德所致而大道是
興耳省與遠言猶在耳將胎福業代祀彌口口告以行
宮廻置之內殿兼云大慶允屬朕躬稽之道經以慈爲
寶當慈育萬姓永荅神期卿等宗臣願楊嘉應所請者
依

開元廿九年閏四月廿一日



眞容應見

右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奉閏四月廿一日　勅中書
門下奏請宣示中外者歷觀寶誌會所未聞側捧瑤緘
不勝抃躍臣謹按落下閎太初廳云後八百年廳云差一
日有　聖人正之至　陛下定鼎之年正當八百
今又廳元皇帝以　聖明之代來見　眞容於夢
寐之間再陳靈應稱
知聖廳昌期合符同契者久矣雖縑緗已載而琬琰未
書將何以對越神休光昭睿德臣之愚昧敢以上聞伏
請於開元觀具寫
知　聖祚之天長如允臣所請諸州亦望准此
勅旨依奏



開元廿九年六月一日

鷹門解口光刻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眞容求得之中南
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
天下皆刻之金石畧載之云太詳所在余此碑并出
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
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
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
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
荆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
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
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石墨鐫華
眞容之夢最爲荒迷非惑也乃自作詐以欺聾俗然
不自知其爲俗所欺也亦顧其臣之將順者不能道
以正使如見聖于羹見賢于巖者故以此爲美而思
依托之耳然而習僞導誣殊失一心大言之體若靈
芝之字則縱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爲合作宋日隔于
異域故諸賢不及見因以自潛此日如新亦物之幸
也居身者可于以得師矣墨林快事
夢眞容碑在盩屋縣樓觀金石文字記

石墨鐫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謂明確余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則此碑亦非樓觀所刻也獨異眞容求得之樓觀而碑刻于樓觀者有以牛爲張之誤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鶴觀一碑先是党光所書早已損壞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書者觀妙齋金石刻考畧

此非唐原碑乃後人重刻者碑首有重摸蘇靈芝書唐老君應見碑十二字可證關中金石記

右眞容應見記東武趙氏題爲夢眞容碑武功蘇靈芝書今傳於世者有二本一在盩厔縣一在易州予



皆得之文字行款皆同惟勘丙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盩厔本作張九齡蓋後人惡仙客名輒磨去妄以九齡易之爾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元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樓觀之側正指此事志稱二十年當作二十九年傳寫有脫文也當是時九齡去位已久諫諍之臣卷舌佞諛之言盈耳帝既夙好神仙妄念所感形于夢寐蓋求治之志荒矣宰之果有幸蜀之禍慶流万葉享復金牓遂開因　詔天下名山形勝皆表刹焉所



儀志潛刱堂金石文跋尾

碑言元宗自言夢見元元皇帝余案此漢桓帝故實元宗踵而行之祭祀老子銘延熹八年八月皇上尚悉宏道含閎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可類徵也授堂金石跋

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碑高七尺七寸三分廣三尺二寸二十三行行五十八字行書在交城縣石壁山永寧寺

大唐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并序

前濮州鄄城縣尉林諤撰

太原府參軍房嶠妻渤海高氏書

朝議郎太原府司錄參軍事常山蘇傪題額

維佛曰覺是法曰空鎔範所謂散田薰崇可兼意境自西林宴滅東夏聞教納羣動故廣闢度門詣眞宰卽密傳智印功應沙刼化懸金界支提所以列寰宇建菩所以遍山林石壁寺者晉之西山窗号石壁谷隨縣西壽陽縣　唐改壽陽爲文水

而立寺焉　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輦過蘭若禮謁禪師綽公便解衆寶名珍供養啓願玉衣旋復金牓遂開因　詔天下名山形勝皆表刹焉所以報襄力廣眞諦也口口紺臺之制頗餘　紫禁

之恩禪師尋終官寺初創分身建塔遺跡巋然多寶不
開吾徒安仰年蕭四紀紹復六僧脩伽藍者瓏潤脫造
山閣者毅本元竟未雄成且爲能事學已宰燉煌張公
令孫清信香緣台鉢更開門牆若敵回知無不爲行葬之
餘贍星開製琢拓巖宴所以面雙峯築基林間所以立
前殿飛廊右轉高門南豁化檻棻爛於虹澗漱渠杳藹
於龍鱗附麗張皇公之教也復次寺大衆緜諸吏鄉三
老等端念斷結迴向增修屬廊殿功閑請皷鑄象設信
施山積稽懇雲奔弦澍再移公難久抑爰容上座普公
曰和上万億之中已經付囑一方之內僉謂導師此處



山泉人間卓絕常歎庭宇淺狹形像卑古既衆心同欲
敢仰屈專知先捨俸錢次添淨儉想望耆闍之往思摹
鬼率之酋寶臺繫念於儀形華林正觀於神衛倬開元
廿六年十月十五日鑄鐵彌勒像一座長治攻橐神物
助銅迴祿熬雲而噴鍊飛廉噫風而沸液鐵涌鈞外迺
澈金光非普公之揔衆罄心調御之慈悲寘慮則何以
駭騭相好成是福潤十二月八日設大齋而出之都人
嚴護以禮供掌事蔡掀而改座鏟剃設色睟湛起容頃
者都師思九先患兩足綿歷數年醫巫竭精蹇躄生念
忍苦強步有加無瘳當監理之夜忽覺輕舉及成像之



日曳鳥如初此則指麾易容如鳥出嶽之攝也此寺幽
深遠口林壑猛獸不百滿草雖生列郡旱亢祈之則霖
雨闔境蔵儉念之則豐饒或觸加敬警俗銓僧此則軒
蓋不改而坰塵山長存乘百也然占精大厦無萬堅終
工不召而來役不言而應始謂陶唐之俗家盡歸依追
悟巧妙之徒人皆飭力殿像云畢居處自空此則梵帝
輸靈匠育王獻神兵也夫金者物之堅剛像者代之崇
奉見不壞想故因感以存質在有爲跡故彈應以住法
是梵場也其炳煥乎上座普敬寺主惠進都師思九法
師元智大德茂忠守迺常念實定泊龍象法雖貞實真
中天已授記於文佛鄉望王思貞縣吏郝仙壽等五色
鴛鸞千里騏驥瓊樹壘璞玉匣氣浮古署或列於桐鄉
處承遂陪於柰苑奉鍾離之舊政以喜得人心結曇弥
之後緣仍爲佛事於獻否往泰來聖作惠出微妙用之

發揮匠意表刻紀靈則

我皇之會昌景福天主

之示現功利不其茂絕穹谷摩滅蒼岑者哉謬佗傺不
偶誠敬口口與徒發於簡捆白林爲頌詞欲徵於靈運
石壁言詩具葉尚記買園線花亦題施樹佛則無愧誰

仕尊傳兜率天弥勒菩坐對諸仙晉山記石壁寺佛影下來留此地新殿開望昭迴白毫放光照雲隈危樓倣蹈懸象翠微濃子洗烟上張公作神鬼諸五十六億萬菩衆靈匠能眞僧指八万四千師子駭鎮帝鄉歸梵場法輪轉子衆福證銖衣拂子聖劫長

開元廿九年歲在辛巳六月庚辰朔廿四日癸卯建

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李林甯撰 參軍房璘妻高氏書 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唯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或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辨之集古錄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壁商覩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鉅鋸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口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爲文城廣文者

爲書碑今又就燬文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几三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石壁鐫華

今在文城縣石壁山寺末有金泰和四年跋金石文字記郎隋隸西石石壁寺鐵彌勒頌像其文云石壁谷隰郎隋隸西字壽陽縣唐改壽陽爲文水先朝分治文城而立寺焉案隋書地理志文水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焉文城開皇十六年置是文水之改名文城之置縣皆在隋時碑以爲唐時改者蓋誤而文城之由文水分則又史所未及載也又攷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卽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一年改名壽陽唐志亦云壽陽貞觀十一年更名是壽陽之名是唐初所改隋志書已改之受陽作受字別置之受陽作壽字似誤碑云隋隸西壽陽縣攷年改受陽爲文水縣又於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卽今縣是也貞觀十一年改名壽陽唐志亦云壽陽貞觀十一年更名隋時兩受陽不竝置當因文水扯今壽陽之西故土人稱西以別之不云受陽而云壽陽者據後所改而稱之也潛研堂金石文尾跋

按受陽壽陽潛研跋辨之甚晰然尚有未盡者今刻太平寰宇記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

置壽陽縣屬樂平郡盧諶征艱賦云歷壽陽而總轡即謂此晉末省後魏風土記云晉末山戎內侵徙壽陽之民於太寧元和郡縣志作大陵城南置受陽縣屬太原郡隋開皇十六年改壽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三年廢受州仍屬焉唐武德三年置受州縣屬并州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據此則自西晉至唐貞觀祇作壽陽未嘗有受陽也據魏書地形志則自晉至魏皆作受陽隋書地理志則文水縣注云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焉壽陽縣注云開皇十年改州南受陽爲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詳玩文義改州南受陽當作州西州東故壽陽當作受陽疑隋志刻誤州東者并州之東也齊周所置隋大業三年改太原郡故受陽在州東則析置之文水在州西明矣碑所謂西壽陽縣者即此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永嘉後省後魏太武遷戎外出徙受陽之戶于大陵城置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縣又于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爲太原郡縣仍屬焉唐武德三年置受州縣屬并州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據此則自西晉至唐貞觀祇作壽陽未嘗有受陽也據魏書地形志則自晉至魏皆作受陽隋書地理志則文水

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山西通志石壁山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疊巘周環拱列如壁南有石崖峭削百仞唐建石壁禪寺今爲永寧寺

唐儉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四尺二行行八十五字正書額題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十二字隸書在醴泉縣昭陵

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

□□□□位括后膺千載之□惟岳□神賢臣承五百之運是以軒正御紀□□贊其□□鴻猷乘時稷契輪之□麗□□照□□□□

□□□□□□之丸合□□□□□□□□□□
□□□□□□□□□□之□□□□□□□□□
□經綸□□□□□□□□有陳琳殊健之筆□□□搆之
才任以文房實諧衆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大夫
□□□□□□□□□□臨□□□□□□□□□
□□□□□□□□□□□□公□□□□□□□
□河□易□□□□□□將師貢育之兵于□□□万
騎波屬扶西河如拉朽發并部若蹇氓行至吕□秋潦
遂降□□□□□□□□□□□□□□□□□
□□□□戰□□□□□□□□□□□□□□□
□古□獨何□劉武□□□□之□□□控□之衆竊九
五之位窺萬乘之尊剿邑屠城梟冠毀冕　高祖□
未期既鏡艮規□□□□□□□□□□□□
高祖□□聖慮□□□□□□□□□□□□
□□□□□□□□□□□□□□□□□□□□
□□□□□□□□□□□□□□□□□□□□
□□□□□□□□

□□　文帝功齊履載績邁陶均既咨元勳必資美稱以上將之位照灼文昌天策之名□□元象□詔□　太宗文皇帝天策上將然百寮之任妙算時英以公爲長史實諮□論尋而遊賊劉闍擁徒冀北挺□燕南□□□□□□□□之塞雲□□□□□□□□□□公□□而□□□□之略士□□□□□□□□□□

□□□□言□□伯碑□□
□焚更刋□□追崇之義有自來矣□□□□□
□□□□□□□□敢□□□□□□□□□□□□
孫□□□□□□□□□□□□□□□□□□□□
□□□□□□道消遽見□□□□□□□□□□
□□四氣□環闕蒸嘗乏鷹貞石斷裂□□□□
□□□□辯□□妙□□□□□□□□□□□□
□□盈□□公侯之□□□□□□□□□□□□
□□□□□□□□□□□□□□□□□□□□□
□□□人□□□王大經超□台之上階□□之尊
□□□□□□□□□□□□□□□□□□□□□



□沒而不朽傳帶礪於山河吾□□歸□□□□□
□□□□□□□□□□□□□□□□□□□□□□
□□□□□□□□□□□□□□□□□□□□□□
□□□□□□□□□□□□□□□□□□□□□□
□□□遥分於祭仲葦丞相之祖業不待□□□陳
太丘之家風□□於孺子□□□對　嘉命□□
□□□□□□□□□□□□□□□□□□□□□□
□□□□□□□□□□□□□□□□□□□□□□
國崩淪匆匆□□□□□□□□□□□□□□□
□聖□□羣雄□□□□□□□□□□□□□□
□□□□□□□□□□□□□□□□□□□□□□
□□□□□□□□□□□□□□□□□□□□□□
□□□□□□□□

此碑在昭陵東南最遠而地僻故傳者極少余至其下摹一紙眞行書輕圓秀勁卓然名家惜無姓氏攷舊史官爲立碑碑雖殘缺後有夫人河南元氏又有皇唐開元廿年等字或開元時始建碑耶似不可曉

石墨鐫華

右唐儉碑眞跡三十九行下剝落過半行字不可數在醴泉縣東北十里許昭陵南向金石圖今在醴泉縣北二十五里小楊村碑已磨滅僅存四百字雍州金石記

右莒公唐儉碑按本傳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隋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儉父義宇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與傳不同此碑儉父名已闕州刺史之上亦闕一字惟碑稱晉昌郡公而表云安富公則表誤矣據表儉之高祖曰令世又不載其官位此云高祖岳北魏爲州刺史亦當以碑爲正碑雖斷裂不能讀其可識者以文義求之與本傳事跡多合惟碑云封新成縣公尋改晉昌郡公史不載新成之封碑云加鴻臚卿史亦不載碑又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大意述儉陷劉武周時答說敬德使降唐而新舊史俱不書者疑其非實錄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全文約三千三百字磨滅已甚存者一千二百餘字僅三之一撰書人俱不可攷儉卒于顯慶元年陪葬昭陵葬時即已立碑年久碑斷據碑文前有并口立碑語後有蒸嘗乏薦貞石斷裂語又舊唐書傳云官爲立碑皆可證也此碑是開元廿九年曾孫重立距葬時逾七十六年矣碑云公諱儉字茂約舊史傳同新傳則云字茂系金石錄已言唐書列傳之差謬可知劉書在宋時久廢不行趙氏未及見之也碑云高祖岳後魏口州刺史之下云僕射尚書令晉昌王下闕中書口口散騎常侍口州刺史晉昌郡口皇朝贈太常卿唐書宰相世系表儉之父鑒鑒之父靈芝之靈芝之父令世則儉之高祖爲令世與碑異又兩唐書儉傳皆云儉祖岳北魏爲州刺史亦當以碑爲正碑雖斷裂不能讀其可識者以文義求之與本傳事跡多合惟碑云封邕北齊尚書左僕射北齊書與北史皆有邕傳云邕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是靈芝爲儉之曾祖而官封與世系表之作北齊尚書右僕射溫國公者並異也碑于高祖岳後文俱泐無從攷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大意述儉陷劉武周時答說敬德使降唐而新舊史俱不書者疑其晉昌王鍊尚書事北史云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

書右僕射與所存字合世系表但云尚書令傳又稱邕降周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則碑俱畧矣傳又云邕有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于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世系表邕長子義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次子鑒隋雍州太守晉昌公三子不載與北史傳異兩唐書儉傳則云父鑒隋戎州刺史以齊書北史證之官戎州刺史者即是君徹碑尚存中書字亦是君徹初官特晉昌郡口傳不載耳則邕父爲君徹不知何時改名鑒也碑云解褐左勳衛兩書皆畧碑云先君昔在有口與高祖連口口敦莫逆此即兩傳所云父鑒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也碑云太子至晉陽初申通家之交好次論天下之橫流任以文房實諧衆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大夫以功拜右光祿大夫授渭北道行軍司馬即兩傳所云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也碑云運元女三宮之法陳黃石一卷之書唐書藝文志兵家有黃帝問元女法三卷黃帝太公三宮法訣一卷黃石公三略三卷碑蓋節取諸書之名併合對偶爲二語與藝文志不甚合也碑云進口口口口口口夫封新成縣公尋改爲晉昌郡公舊書云平京城加光祿大夫新書無相國府記室碑無封晉昌郡公而初封新成縣公從畧也碑云解褐口州口口口使尋拜禮部尉遲敬德頗識事機示以安危告以成敗口若冰釋翻然改圖詔公爲口口口口口口

造劉世讓歸白發謀高祖捕反者懷恩自殺俄而
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
嘉儉身雖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
安撫大使盡簿懷恩貲産賜儉還爲禮部尚書舊傳
同是兩書儉與敬德傳皆不載儉勸敬德歸降之
語然觀儉在賊中不忘朝廷則示敬德以安危成
敗之語非盡飾美觀敬德歸唐効忠不叛殆亦儉
言先入有以堅其志也事見敬德傳碑云詔授太宗文
皇帝天策上將以公爲長史此是武德四年事兩傳
同碑云尋而劉闢擁徒冀北挺口燕南是武德五
年事兩傳不載碑云單于納公此對翻然改口榆關寢
其燔烽柳室散其部落此是使說誘突厥事黃門
下闕公食邑口千戶實六百戶兩傳于授天策府長
史下即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除遂州都督
食綿州賀封六百戶而移使突厥說誘事在貞觀
初也傳云貞觀初使突厥遣太宗謂儉曰卿觀頡
利可取乎對曰衛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
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馳李靖因襲破之儉脫
身還又據新書李靖傳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
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



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
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鵰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
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
足惜哉據此則儉之得脫身還也亦幸矣惜碑多
缺泐其事不詳也儉以鴻臚卿往慰撫本傳不載
此官而碑在說誘突厥得還之後所加爲不同碑
云貞觀口年口使口口都督缺此當是除遂州事
而兩書傳皆在貞觀前爲異也碑云詔曰與卿故
舊可申姻好口口尚識尚豫章公主加光祿大夫
特進兩傳無特進餘同下闕據唐書公主傳云下嫁唐義識
固與碑異而金石錄以爲公主傳作茂識是趙氏
所見之唐書與今本異也傳稱儉謚曰襄碑文既
泐無攷而題額復不舉其謚稱府君者何耶後云
曾孫將軍闕五大將軍闕下世系表儉曾
孫九人未有官實應將軍者不能知其爲何人已
上皆據碑所有字以史傳互勘而列其異同如此

其餘歷官事蹟具詳史傳

附昭陵陪葬諸碑總考

按長安志太宗昭陵在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嵕

山白鹿長樂瑞臺三鄉界古逢浦村下宮去陵一十八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冊府元龜誠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昔寢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薨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寵多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佈稱朕意焉又誠二十年八月丁亥



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盍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準遵故實取營拱辰原在烏鼠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左右廂封境收地仍即標識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又唐會要載貞觀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視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嵕山

孤聳迥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于九嵕山之上是容一棺而已務從儉約又功臣審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以文武分爲左右面列墳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文獻通考云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凡諸陵皆置臣守領甲士與陵令日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新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年八月許陪陵子孫從葬此昭陵封域賜地陪葬之原委也其陪葬諸臣據長安志載諸王七人公主二十一人妃嬪八人宰相一十三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細數註中姓名得五十四人）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凡一百六十六人檢諸書所載與長安志不同者如文獻通考公主內晉國公主志作晉安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志作程懷亮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志作社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卑志作韋正矩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志作竇盧讓又志載浔陽汝南常山三公主通考不載諡禮通考公主內豫章公主駙馬都尉唐義識志與文獻俱作唐善識衡陽公主駙馬都尉阿

史那社尒志作祉爾文獻作杜陶新城公主駙馬都尉韋正矩與志同與文獻異長安公主駙馬都尉豆盧懷讓志與文獻無懷字安康公主駙馬都尉獨孤誠志與文獻作獨孤彥雲亦不載三公主陝西通志陵墓卷載陪葬昭陵安得陪葬乎長安三公主與長安志同誤分廣陽師道爲二主廣陽乃長廣之脫誤師道者卽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誤以駙馬之姓爲陽又以其名爲別一公主封國乃合二十二人之數其實二十一也唐書公主傳與諸書不同者襄城下嫁豆盧懷讓長安志文獻平更嫁劉元意諸書皆作劉元懿豫章下嫁唐義識不作善識清河下嫁程懷亮非知亮新城更嫁韋正矩非改舉長沙下嫁豆盧懷讓長安志文獻通考皆誤衡陽下嫁阿史那社尒作杜爾者誤也文獻通考妃嬪七人不載贊卿妹石塔讀禮通考妃四人不載鄭國夫人彭城夫人才人徐氏賓卿妹陝西通志妃嬪八人數同而紀國太妃作常氏越國太妃燕氏作趙國妃熊氏贊卿妹作贊卿姊爲異文獻通考宰相只十二人不載杜如晦而增多岑文本之男方倩長安志圖說註云沅案唐宰相陪陵尙有竇文士及見新舊史而此不載杜如晦陪陵新舊史皆無攷舊史出貞觀七年十二月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則如晦墓原不在此也按舊唐書杜如晦傳如晦以貞觀四年薨其時未建昭陵安得陪葬乎長安志之誤無疑也讀禮通考陝西通志亦皆十三人有杜如晦與長安志同文獻通考丞郎三品只五十人不載中書舍人杜正倫天策府記室薛收宗正卿段倫金紫光祿大夫長孫太傅婚啗禮部侍郎安康伯太史令薛頤銀青光祿大夫李淳風尙多太常卿姜皎房光義之男原州別駕晫咸陽縣丞暹又禮部侍郎張俊允作張復允疑皆誤也當作張後允又禮部侍郎孔志約又衛州刺史蕭業作蕭鄴垠坍公李珍作王珍常山公李倩作常州公中山公李琥作中山王左清道率房回作房恒夔國公劉宏基無劉字陝王府司馬史爲謙無史爲二字皆文獻通考刻誤也讀禮通考同文獻通考惟劉宏基有劉字史爲謙有史爲二字常山公不作常州蕭業不作蕭鄴又杜正倫段倫薛頤陽仁恭姜簡皆不載又芮國公豆盧行業作豆

盧承業寧州刺史竇義節作賈義節工部侍郎孔
惠元作孔元惠中山王李琚作李椐衛尉卿姜遠
作姜遐則與長安志文獻通考俱異者又原州都督
督李政明注云宰相世系表作李正明原州都督
李正朝注云一作明疑即一人誤分爲二也陝西
通志數與長安志同惟閻立德作閻立本盧貞松
作盧赤松李政明作李正明李芝芳作李之芳瑯
琊公李珍作瑯琊王沖千金公李俊作零陵王俊
常山公李倩作常山公李清西平郡王李琛作襄
武郡王琛別有西平王安衛州刺史蕭業作蕭守



業原州都督史幼虔作史幼暖芮國公豆盧行業
作豆盧承業祕書監岑景倩作岑曼倩又長安志
有兩李寬此只載一人增多劉洪直一人皆與長
安志異至張後允之作張俊允姜遐之作姜遠則
同誤也文獻通考於功臣大將軍以下只五十五
人不載都督王悟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公孫武達
阿史那什缽苾金吾大將軍梁敬左衛大將軍阿
史那社爾監門大將軍仇懷古大將軍公孫雅靖
及渾大寧耐史氏又以輔國大將軍劉洪基入之
委郎三品數內與長安志異讀禮通考冀國公李



叔寶作胡國公秦瓊金城郡公姜確作郕國公李
客師作李容師薛萬鈞作薛萬均阿史那社爾作
阿史那社尒尉遲寶林作尉遲寶琳薛咄摩芝無
芝字蘇花熟作蘇泥熟張太師作張世師牛伯億
作于伯億徐伯盛作徐伯成元思賢作元思元李
丞祖作李承祖段承爽作殷承爽房光忠作房先
忠曾何道無曾字右驍衛大將軍嘉川縣公周仁
護作護國大將軍嘉國公此皆與長安志異者至
大將軍芮國公豆盧承業作豆盧承基註云宰相
世系表無其人當卽是承業疑子孫避明皇諱也
從攻其人數之同否而統稽之則尚有益州都督
王悟武衛大將軍牛進達阿史那什缽苾左金吾
大將軍梁仁裕左監門大將軍王波利皆所不載
又觀國公楊恭仁薛國公長孫順德梁國公契苾
何力夔國公張公謹驃騎將軍乙速孤晟尉遲寶
琪魏州刺史乙速孤行儼乙速孤昭祐太宗尚服
宗道原州別駕房暉咸陽縣丞房曜岑文本子方
倩係曼倩之誤　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
王眞德皆長安志所不載也陝西通志只六十三

人稽其姓名實只六十人而尚有薛仁貴李思摩契苾何力三人爲長安志所未備長安志所有阿史那社爾琅琊王駙執失善濬大寧尉遲光麻仁靖姜昕七人陝西通志所不載也宋游師雄題昭陵圖曰太宗慕漢之將相陪葬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畫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今已廢毀陪葬諸臣



碑刻十亡八九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云云圖列妃嬪公主文武諸臣問多錯雜與會要文武左右而列之語不合今取其圖與長安志互校諸王七人圖全不載公主二十一人圖存十六人妃嬪八人圖惟四人宰相一十三人圖惟十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圖惟二十一人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圖惟二十五人而圖中除文德皇后原非志所應有外尚有太妃許氏先妃陸氏乙速孤晟乙速孤行儼乙速孤神慶王君郭王守安薛國忠崔安上孫武達李孽師新羅真德十二人爲志所不載又極東南有高頫西南有蒋府君二墓不知在陪葬之列否又東北有皇元墓亦無所攷皆志所不載其姓氏之與志異者志有姚思廉高士廉圖則合爲姚士廉一人楊師道志作楊師訓劉黑闥志作劉黑闥立本志作閻立德尉遲寶林志作保林周護仁志作仁護梁敬申進達志作牛進達恐皆是圖刻誤也凡此皆諸書所載陪葬諸人姓名官爵人數之不同也其諸墓之有碑者金石錄載七碑集古錄目載十



闕頁不能攷　六藝之一錄載諸臣二十四碑又有文德皇后碑見金石錄者讀禮通考注引京兆金石錄載三十四碑又拓石墨鐫華云萬歷戊午四月余爲九嵕之遊即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北行里許爲韋河村未至先于道旁家得姜遐斷碑至村則有段志元碑東行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橫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士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考之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

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元齡碑褚河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李靖碑撰書姓氏殘闕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蕭瑀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上人謂上三家李勣家亦如靖士人謂下三家二家南北相去不二里古家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允碑孔頴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麟次都不百步既而又得崔敦禮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芮質田掘而揭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半數家士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鄭公碑其東山半數家士人謂亂家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蓋士人捶而仆且瘞之也北四十五里叱干邨邨東二家一爲乙速孤行儼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羲晊八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計其所見共二十



得蘭陵公主碑于老君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邨之東得岑儉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于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芮質田掘而揭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半數家士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鄭公碑其東山半數家士人謂亂家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蓋士人捶而仆且瘞之也北四十五里叱干邨邨東二家一爲乙速孤行儼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羲晊八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計其所見共二十



七碑以其方位與昭陵圖求之大略相合又金石文字記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趺鼠長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向有存者僅得二十一片爲房元齡高士廉段志元張後允馬周薗陵公主妻遲許洛仁孔頴達阿史那忠崔敦禮盧寬薛收張阿難臨門將軍王君唐儉乙速孤行儼李靖李勣乙速孤昭祐又一碑前有薗陵公主字中有詔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碑不可知此崇禎十一年荀好善所修志云又二十六年而余至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求及徧訪僅見李衛公一碑其下截俱劉去後又購得四五碑皆然且有并其碑而仆之者矣據此則碑字存者二十一片也關中金石記載溫彥博段志元高士廉孔頴達褚亮房元齡豆盧寬薛收崔敦禮張允李靖尉遲恭薗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先妃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裴孌妻遲王君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計其二十五碑今視所得者溫彥博段志元孔頴達馬周高士廉褚亮房元齡薛收張允李靖尉遲恭薗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陸妃張阿難阿史那忠李勣妻遲

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共二十二碑與關中記所校所未備者豆盧寬崔敦禮裴墊王君㚟四碑而增多唐儉一碑也昭陵諸碑今存者歷歲久遠半埋泥土其露出者又爲風雨剝蝕故諸家所搨殘闕過甚乾隆四十八年昶適官關中公餘之暇訪覓搨工多方搜剔不惜工力無論有字無字全本以較諸家所錄增多數百字或有至千餘字者自問以爲昭陵碑椎拓之精可無遺憾其昭陵陪葬諸臣名位以垂久遠長安志陪葬名位孫星衍撰昭陵陪葬考言之甚詳語在長安志及禮泉縣志中今存碑不多其所摘諸謬誤以較存碑什不得一因不具錄諸碑稽其所在大率在禮泉縣北十里及二十里二十五里者以昭陵在縣西北六十里計之則當在陵南四五十里間雖云陪葬亦去陵遠矣當時諸臣陪葬恩禮必有定儀遍攷兩唐書禮志及冊府元龜文獻通考諸書似不甚詳今攷諸碑所載有曰給東園秘器曰賻布絹若干段或二千段或一千五百段或一千段五百段四百段米粟若干石數如曰襲



葬所須並官給曰班劒四十人羽葆或云儀仗鼓吹送至墓所往還曰遣使副二人監護或四品一人曰賜謚儉告柩曰詔許立碑此皆其常也曰親御城樓臨送則惟高士廉有之曰鴈至橫門投書永訣則惟李勣有之曰度三人出家以資冥福則惟許洛仁有之曰常所服甲隨瘞則惟阿史那忠有之曰染墳象陰山積石山則惟李靖有之皆特典也東園祕器係祕藏壙中之器見漢書佞幸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董賢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又後漢書禮儀志云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鎗瓦甑瓦盆瓦瓶瓦鼎瓦案瓦杯瓦槃瓦酒尊之類是也韻禮通考載大唐百官制將作監甄官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翣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童僕之屬成儀服視各視其生之品秩此似即碑所云葬事所須咸令官給也班劒者儀仗中排列車前所以班蘭也南史張敬兒傳敬兒以佐命功既得開府又望班劒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劒物其數少或二

十人晉書忠敬王遵傳遵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多至四十則唐書魏徵傳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今諸碑則皆用四十人矣羽葆之制始見于漢書王莽傳卷首盧九重高八七尺一尺徐廣羽葆載以祕機再見於晉書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鼓吹見舊唐書音樂志鼓吹木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云送至墓所往還者文獻通考引漢魏故事云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擊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則是所謂墓所往還者即爲迎神而還之用也惜諸碑文多闕略不能全攷祇就各碑所存字類聚而論列之總附于此蓋昭陵諸碑至唐末俱儉而止也



##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

碑僅存上截高四尺七寸八分廣四尺七寸分二十六行字數無攷行書在蒲城縣橋陵

大唐故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御書

中大夫口大理口卿徐嶠之撰

臣聞昌容駐齡入遊恒岳觀香乘解白〈道猿山皆名仙口口口口下闕卻係之懋功承真氣全於乙妹道口播於口下闕高宗天皇大帝之孫睿宗大聖口皇帝之女我開元口下闕形闓風承訓於口下闕先帝之龍潛藩邸口口下闕先帝尚其誠心不奪雅志以丙超邈之時口口口下闕姜鳳凰樓中聞午之歲度爲女道士口口口口口下闕公主以王口受封蓋學蕭之秦女屬　元帝席圖御極翼口口缺遵隣鳳城銅闕窺我豈唯南裔之域銀題赫弈口口口之宮口口下闕氣將巽風不散故得佩王母之秘篆呼增賦貴盛當時而珠玉滿堂賤之口口獨口下闕彰寶貴而應天極麗躬神以宴以處豈不謂高其節口寵其口口下闕委氣大塊休躬天鈞齊彭殤於不夭泯貴賤以同塵冥口口口口下闕至如露母七竇之粘王母四口之藥咸摽上訣不口口口口口口下闕形于東都開元觀眷秋曹有四主上以天倫之口口口口口傷口口口口口下闕葬臨於吳國口筮年尚遠擁空伊洛今巒言既口陪葬下闕喜縣開國男裴允初備監護之儀銀青光祿大夫將作大匠上柱國下闕業氣迎於函谷白鶴送於緱山瑞鳳

哀鳴咽薤歌而欲絕黛雲□□□□留跡徒聞□斗而飛去幾劫仙羅之拂石乃爲銘曰戮首虔妹娥皇帝子傳載封陳詩歌穠李菽粲九□□□□崛耀百里□□水豈學平陽二肓性閑婉韞暉藏默匪傚榮貴甞接道德□縣□□□降月竊女排烟羣遊瓊圃序業金編四章二京樂土雙□藥□□□大數萬物同鼇奄示長息翛然解攜聞碁柯爛椿茵年齊六章慟切旅□伊洛之問歲叶先遠陪葬　橋山東辟鼎邑西度函關異風□□臺妃時過仙侶九章泉燈一閇芳無光壽陵萬古芳相望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爲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差謬多如此金石錄在蒲城縣金粟山唐宗橋陵內明皇行草中有開元字面漫漶存二三百字亦在隱見間文爲徐嶠之作有先帝不奪雅志云云嶠之亦以書名其子浩又世其學不獨稱率更蘭臺父子已也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金仙長公主碑公主睿宗之女以丙午歲度爲女道士其時睿宗尚爲相王王女止稱縣主也通鑑景雲元年十二月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冠以貧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觀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上覽而善之二年五月更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真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唐書公主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此碑攷之則金仙入道已久惟築觀之舉當在景雲以後耳玉真初號隆昌唐書作崇昌者史家避明皇諱追改之也胡三省云金仙玉真二觀皆造于京城內輔興坊玉真觀本竇誕舊宅與金仙觀相對今據此碑公主薨于東都各有所仕之觀矣唐書百官志皇姑爲大長公主姊爲長公主女爲公主獨不及皇妹予攷諸碑刻代國鄫國涼國金仙俱號長公主未必皆爲姊之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損缺以新唐書相較公主始封西城縣主碑云先帝之龍潛藩邸公主以王女受封是其事也唐諱丙爲景此獨仍其字豈由明皇御書乃從已祧不諱之例耶公主居東都開元觀與傳言築觀京師者符又

史於公主降日薨年亡者闕而不書此當以碑補之
云薨開元時授堂金石跋
按碑下截磨滅每行字數不可知然以銘詞準之
次行二章上存五字大約每章八句四字爲句二
章占一格其六十五格除
章共六十四字加註一章共六十三年入見天子云云則守珪之官
次行有五字則以六十字爲一行今每行存字二
十四五不等蓋僅存十之四矣公主已入道而陪
葬橋陵題云金仙長公主則不以女道士目之也
文是徐嶠之撰元宗御書而嶠之下但有撰字則
非奉勑也碑泐其薨年但云遷形于東都開元觀
未諦視而云薨開元年者誤也然公主之薨原在
開元年碑趙大理口卿徐嶠之新唐書附其子浩
傳云父嶠之舊書集善書舊傳則云官至洛州刺
史而不載大理卿之在何年墨池編載嶠之字惟
獄純孝稽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佐佾
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正書行書逍媚
有楷法金石錄載永豐陂堰頌開元七年徐嶠之
撰書尚行先生徐公碑開元十一年徐嶠之正書
則是嶠之知名甚早而所書碑俱在開元年當皆



來齊云中有開元字者指此並無開元年字授堂
未諦視而云薨開元年者誤也然公主之薨原在
開元年碑趙大理口卿徐嶠之新唐書附其子浩
傳云父嶠之舊書集善書舊傳則云官至洛州刺
史而不載大理卿之在何年墨池編載嶠之字惟
獄純孝稽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佐佾
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正書行書逍媚
有楷法金石錄載永豐陂堰頌開元七年徐嶠之
撰書尚行先生徐公碑開元十一年徐嶠之正書
則是嶠之知名甚早而所書碑俱在開元年當皆



晚年時矣舊唐書徐浩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
浩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則浩父嶠之之卒
在浩官幽州節度幕府之後西唐書張守珪傳守
珪徙幽州節度契丹別將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
大閱軍實二十三年入見天子云云則守珪之官
幽州節度在開元二十三年以前而浩之丁父憂
亦距二十三年以前不遠也石浮屠後記金仙長
公主奏賜新譯經在開元十八年則公主之薨
與嶠之之撰文皆在二十年前後矣公主春秋四
十有四姑以二十年薨逝推之其生當在武后天
授年間碑云丙午之歲度爲女道士年約十四五
歲若從唐書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
則年已二十蚤當下嫁矣史誤無疑而潛研跋謂
築觀在景雲後者誠確也碑兩稱先帝前云先帝
尚其誠心者是指中宗後云先帝席圖御極者是
指睿宗下云銅闕巍峩銀邊赫奕正是太極元年
築觀之事而其後遷形于東都開元觀必是先居
京師後居東都也碑不能定其年月姑附開元之
末

內侍省功德碑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九寸五分廿六行行五十字
行書額題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九字正書在洛陽

大唐龍門石龕阿□□□

□□□□□□□□同茲末法普賢神力
尙遇全經思崇　□□之□巽閘仁王之化香嚴寂想
唯聞贍□之薰雪岫馬誠但爲醍醐之味以爲□□□
掩法壽賴而猶傳四塔雖幽淨根覩而非遠斯固剋雕
成□□□□綵□□□□靈歸中道況崇山□□□石
方□經火劫而□□歷風災而不至則無　□□豈有
動哉□敢□□深心□□□□□□□□來□□□□衆□
□善根敬造西方□□壽佛一鋪□生　□事以今敦煌
之□□□林鍾勝緣剋□□功□畢十身潛映百□□
□□□□□□□□□□□□□□天資始長膺
北極之尊智地無疆永奉南山之壽聖胎□□□□
□□□□□□□□□□□□□□□□□□□□□□
□□寶□□方遇髻□之賜廬峯遠契捐安養而爲□
靈山舊□□□□□□□乃重宣□義□□□□□
解脫之色如來之相法本無起□□□□□□誰
爲□部道□□□□□□□□□□□□□□□□
□□圖茲寶王依佛□而成國用無對而□光庶齊□
□□□□□□□□光
開元□□□□□□□日壬戌建
專□□官□□□□□□□□□□□□□□□□都檢校官



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下闕
碑過殘蝕不見書撰人名氏金石攷作御製御書案
文首稱弟子右監門衛將軍缺上柱國渤海郡開國
公內供奉高力士又有稱光祿大夫內侍省內侍缺
宏農郡開國公內供奉楊思勗二人並見唐書宦者
傳餘人名多可識以徵不具錄後題一百六人奉爲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云云則諸宦者爲天子祝釐也
必非御製御書金石攷不及細檢爾末列宮闈局給
使內供奉百官志凡無官品者號曰內給使碑所記
與志合按堂金石跋
按此碑是內侍省官爲天子祝釐而造西方無量
壽佛像一鋪刻記於龍門石龕也文前有□□□
撰渤其姓名則非御製信矣然次行有御書字宜
乎金石攷以爲御書也碑末有開元字渤其年月
文中有以令敦煌字下有林鍾字是午年之六月
也元宗開元十八年爲庚午天寶元年爲壬午據
文中內侍省官首爲渤海郡公高力士次爲宏農
郡公楊思勗兩唐書皆有傳新傳無年月可證舊傳稱高
力士之封渤海在天寶初楊思勗但封虢國公無
宏農之封其卒也在開元二十八年若以力士之

封渤海爲據則當在天寶元年而碑不應有開元
字以思勗之卒年爲據則當在開元十八年而力
士未有渤海之封疑不能明姑附開元之末然開
元以前攷唐書未有內侍檻權者至開元之末而
思勗典兵力士勢傾中外故率羣內侍爲天子祝
釐大書深刻所列人名其多如此以啟後世閹寺
專權之漸直至甘露以後宦官與宰臣藩鎮聲勢
相軋互有勝負而唐遂以亡實由明皇作俑也此
碑雖微可爲履霜堅氷先撥志始故特書之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終

##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 唐四十五

李秀殘碑

碑僅存二圓礎徑皆一尺七寸五分各十二行中行十二字行書今在順天府文丞相祠乾隆四十三年春順天府尹吳君綏詔捐以見貽

七□□丕□□　□□□□　惟一□　□□
□郡守□□□□營□　□□□□□□□□都督□□□□
□　□　□□□□寥□考□□□□　□□□詩書益
智□□□□□　□□殊勲□□□□□□□□□□□□□
□隨□以包□議者以爲良將　節公以名數見召義
勇備□□　□□□者惟一誠能沮彼勝　□兵不能
穿四□陣甚　□□而□厚無
宸翰賜　之私第邊鎮奪□上　俸散於□人
玉帛均於門　廡　國家方築壇拜將　女賢和
淑慎靜恭貞白移　也躬了朝議大夫使持節京城
□大心正懿文壯武廣孝移忠惟　山不卑燧利倍
往昔功省今茲　石之碑式表先公之墓其詞□
一其施及我公克廣尔祖敦　□筆遼水涉浙隴山□
□□族戀切三□　□□□

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爲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金石錄古墨齋記云良鄉縣學有雲麾將軍碑蓋唐北海刺史李公邕所書也雲麾將軍名秀幽州人事跡具載碑中天寶三載正月建公書雲麾將軍碑二其一爲左武衛李思訓其一此碑也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爲校官裂爲柱礎墨本遂不見於世好古者深惋惜之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不睨也友人邵生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則古礎存焉規如鐵鑑字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



于美侯喟然興歎寓書縣令蒐致都下將爲亭以覆之視寢室之右有刓篆可庋塗墍之納礎其中屬藩參王子世懋顏之曰古墨齋志存舊也按公仕武后朝爲郎官辨魏元忠事以直節自見終其身不變蓋社稷之臣也當時不能用而娼嫉者忌之以死可以知唐祚之不競矣獨其書法之妙出入二王而奇偉倜儻類其爲人杜工部所謂碑版照四裔李集賢以爲書家仙手其流品可知已是雖摧剝之餘見之猶令人起敬況其解衣盤礴時邪良鄉京師衢術之交爲吏者瘦於奔命宜其不知護惜彼登儒從而差



李秀碑僅存三百許字漫漶不可讀曾于海上顧氏得全本雄秀異常用其意書此論董其昌書樂志論跋

古墨齋在宛平縣署內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邑令李蔭購得甃之署壁傍搨卜亭植柳蒔花以爲公餘退思之地燕都游覽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李秀字元秀范陽人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祿鄉此碑爲靈昌郡太守李北海文并書遒古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爲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爲此碑其官

同其姓同也趙子函名秦人未見此碑其著石墨鐫華乃以爲一碑又以此碑爲趙子昂所臨誤矣碑不知何時入都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今所存者遂止



右李秀碑在順天府廨中趙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爲載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按蘇頲撰京國長公主碑云開元十二載前此二十年亦稱載者文字中偶一用之與此同也又按李邕撰靈巖寺碑頌在天寶元年亦曰靈昌郡太守而新舊史止云天寶中邕爲汲郡北海二太守可以補兩書之闕予從嘉興項氏得拓本有額唐故雲三字比今碑字多三之二爲項墨林珍玩云





李秀碑刻於天寶中在今良鄉縣地其後碑石既斷良鄉學博士某斲爲柱礎又若干年重修學宮棄礎雜置瓦礫間閭人董生見之以告宛平令李蔭蔭寓書良鄉令輦致宛平署中凡六礎蔭既得石嵌於署壁號爲古墨齋時嘉靖中事又若干年移入京兆少尹署而王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今所存者遂止二礎余以康熙三十有一年承乏順天府府丞公務之暇訪求所謂雲麾碑者不可得召胥吏訊之皆云無有其夏因校士宿署中日既暮閒步於庭見蔓草中有二石就視之則碑石也驚喜過望急拂拭讀其文已多漫漶不可辨可辨者才數十字而已余惜其棄置思仍甃之署壁既又念是署中宦游者往來如傳舍然下者若良鄉博士不免祝同土石而博雅好古若王尹其人又或且取之而去余雖復效古墨齋遺事安在其能久存者而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去府署甚近數百年祭祀不絕編以爲官舍之屢易不如祠宇之常新也宦游者之去來無定不如忠臣義士之歷久而不殁也故不殁于署而甃丞相祠中令四方之士謁祠者觀壁間之書思古直臣風槩爲之慨然與慕未必非廉頑立懦之一助也吳涵雲座將斷碑記



右二石礎拓本二礎顯宋詳見順天府丞石門吳涵所撰記碑中所有字成句可讀者如式表先公之墓其詞曰則爲墓表可知曰遂水渺滿則在沱陽無疑曰懿文壯武廣孝移忠利倍往昔功省今茲是其功業可略見也曰賢和淑慎靜恭貞白此必稱其所配

之德日國家方築壇拜將考元宗初年契丹突厥皆興戎事而李秀既爲范陽人則其所効武功或即鄉土所近築壇拜將當指薛訥伐契丹之事惟朝議大夫使持節不知其何所指耳碑析爲六礎度今拓本每礎圓徑尺二寸以方廣計之則是碑高僅四尺餘博不及三尺也準以唐時碑製恐所殘損者多矣礎由艮鄉輦致宛平縣署又移入京兆少尹署遂爲王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然王京兆既好此碑何以又留二礎于尹署此誠不可解者豈非神物完缺聚散實有數存今雲麾隴墓過艮鄉者渺不知其處而



片碣留遺轉徙離合所遭不一顧此二礎得與信國祠堂永垂不朽殆雲麾之靈自爲呵護京師去艮鄉四十里桑梓憑依亦雲麾之所樂也石門吳丞共功甚偉戊戌之冬吾友陳萬青遠山萬全梅垞昆弟寓京師二君子皆吳公鄉里後進好古之懷先後同揆得此拓本褒池成軸出以示余因敘論之如此　朱文藻

## 盧府君碑

碑高八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字行書在洛陽許家營

唐故中大夫□□國□州刺史盧府君神道碑

括州□□□□撰并書

嘗以清白者賢操之行理□者公人之業矧乃□□以□物濟□以□□酌□□□畢□□□□□□所以□□□□□□□車未下而咸先館未即而恩洽衢陌歌頌風俗□聞□□披□歷□□□□□□□

□□□不捨過而獄無其辜匪貸恩而人有其愛莅政
□□□於□□□□□□□□□□□□□□□□□□□□□□□□
□□□□□□□□□□□□□□□□□□□□□□□□□□□□□
洛州榮□□□□□□□□□□□□□□□□□□□□□□□□
□□□□□□□□□□□□□□□□□□□□□□□□□□□□□
勉勗終始無替嘉聲□卿□□□□□□□□□□□□□□□
□□□□□□□□□□□□□□□□□□□□□□□□□□□□□
□□□□□□□□□□□□□□□□□□□□□□□□□□□□□
□□□□□□□□□□□□□□□□□□□□□□□□□□□□□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　唐四十五　八

黜邪□惡汙□□□□□□□□□□□□□□□□□□□□□
□之以□□□□□□□□□□□□□□□□□□□□□□□□
□□錦州員外司馬　朝廷□罰不及罰罪不在
□□□□□□□□□□□□□□□□□□□□□□□□□□□□
□□□□□□□□□□□□□□□□□□□□□□□□□□□□□
□□□□□□□□□□□□□□□□□□□□□□□□□□□□□
□□□□□□□□□□□□□□□□□□□□□□□□□□□□□□□□
詩意誠而公義直而亮庭無宿諾事不□於□□□□
□□□□□□□□□□□□□□□□□□□□□□□□□□□□□
□□□□　□□□通□□金□□□□從遊日月有來
藥物無効神□□及□□□□□□□□□□□□□□□□□
十四年□□□□□□□□□□□□□□□□□□□□□□□□
□朝□嗟歎將□□矣乞言□平以開元十□□月
□六日□厝□□安山□　先塋之□禮□夫人
滎陽□□□□□□□□□□□□□□□□□□□□□□□□

子□□事姑□□□□□□□□□□□□□□□□□□□□□
□□翼後時□□□祔□□□朝□大夫□□令叔子
徹太原府七曹並□□□□□□□□□□□□□□□□□
林宰季子曉□□□□□□州司馬□子□太子宮門郎
皆在邦間人惟家有子文史足以□□□□□□□□□
□□將以　先公□休畢□□□□　□□□□□□□□
□□□□銘泣栢淚枯號天氣絕敬申遺恨遠託故人
□□莫追□□□□□□□□□□□□□□□□□□□□□□
地藉慶靈乡誕生岐俊博摠技藝兮含宏忠信□□□
□分□□□□□□□□□□□□□□□□□□□□□□□□□
□□□□□□□□□□□□□□□□□□□□□□□□□□□□□
□□□□志傑光兮懸車解印除日歲斡兮舉燭風□
蒼生有□兮□天不慇□□□□□□□□□□□□□□□
□□□□□□□□□□□□□□□□□□□□□□□□□□□□□
□□□□□□年歲次壬□二月丁丑朔八日甲申
□　　張□慶□□□
撰人年月缺諦視□州字亦不了寶刻類編有鄂州
刺史盧府君碑文李邕撰并書天寶元年二月立在
洛宰相世系表正道鄂州刺史碑云除洛州新安宰
以犯諱更滎陽今滎陽又有景龍元年盧正道勑及
滎陽令盧公清德文據此諸記知卽正道碑也碑云

祖諱寶素隨晉州別駕考諱安口縣州長史考宰相世系表有盧寶素隋澤州內史部長晉州別駕子安壽縣州長史正與碑合下一格子正紀汝州司馬其上一格與安壽並列者正道鄂州刺史葢世系表十三上二十七葉誤以正道移上一格遂致父子亂次賴有碑以考正之也世系表安志當時安壽弟正勤正義正言當是正紀正道兄弟侹當是伉弟推其名字相似知之今皆上一格後之刊此書者幸改正之二十六葉亦誤上一格惟二十九葉有正容與正紀正道並列不誤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多缺泐碑載叔子徹太原府士曹季子曉口州司馬而叔子之前泐其伯仲及季子之後尚有子字又似不止四子顧唐書世系表于正道下全不載其有子無從攷矣末行云歲次壬口當是壬午正爲天寶元年通鑑目錄是年正月丁未朔則二月是丁丑朔與碑合

褒封四子詔

石傍廣二尺二寸連額高二尺十二行行十四字正書楷額在盩厔縣樓

敕門下

昊穹眷命　烈祖降靈休昭之儀存乎祀典莊子文子庚桑子列在眞仙體玆虛白師顯元之聖教宏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絕等夷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眞人列子號曰沖虛眞人文子號曰通玄眞人庚桑子號曰洞靈眞人其四子所著書並隨號稱爲眞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天寶元年二月廿日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元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元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祠元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眞人文子號通元眞人列子號沖虛眞人庚桑子號洞虛眞經庚桑子爲洞虛文子爲通元眞經列子爲沖虛眞經南華經昉於此也李肇國史補曰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金石文字記

按庚桑子一作亢倉子甘其四子所著書舊唐書經籍志亢倉子不著錄新書藝文志則四子並載注

云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據此則亢倉子乃掇拾之書宜乎舊唐書不載今碑作庚桑子而其號爲洞靈金石文字記作洞虛恐誤

## 告華岳文

此刻與盧朝徹謁岳廟文同一石此在上方高二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二十行行十五字隸書額題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十字正書在華陰縣獄廟

韓賞撰

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敢昭告于泰華府君祠廟惟天地生于人惟山川主乎神人有識而神有靈人貴聰而神貴明於昭靈山與天窈冥載在祀典鎮于上京自古帝王徵應不一荒淫者神降之凶聖哲者神授之吉惟茲臣庶鑒乎得失今予小子造于　神祠將有所盟　神其聽之人有嗜好各爲私禱顧無所求唯道是憂今者內禱於身外盟於　神如有一心公朝幾力生人惟　神是福崎嶇亡道傾僥在位惟　神所殛必將忘身奉國爲本圖憂國濟人爲己任明明泰華昭鑒于茲膽彼牲牢抑惟常禮神嗜正直意存

##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　唐四十五　十四

## 東里集

按此碑文爲韓賞撰韓擇木書賞與擇木史皆無傳述書賦注稱擇木昌黎人工部尚書歷右散騎常侍此碑結銜云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是其初官也榮王者元宗第六子名琬始王鄄徙王榮後謚靖恭太子諸王府侍書無專員其司馬則每府一人從四品下也又檢韓昌黎集稱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以擇木爲同姓叔父則不與之同系唐書韓愈傳愈鄧州南陽人擇木是昌黎人顯然二系然據宰相世系表河東太守純之後徙昌黎棘城或是擇木之先世然表不載擇木非純之後人矣愈之先世源出弓高侯隤當與河東太守純仍屬一脉故愈稱擇木爲同姓叔父也

兗公頌

碑連額高八尺四寸廣三尺四寸七分二十三行行四十九字正書額題兗公之頌四字隸書在曲阜孔廟

兗公之頌

朝議郎行曲阜縣令張之宏撰

包文該書

若昔帝軌覆王綱頹則孔聖挺生而憲章克復故能羞人極酌彝倫聲明有度文武不墜講德泗上橫經淹□□□□□□□代鳴呼殿儒墨蹈仁義曠志鵬海服膺蟻術瑳琢金玉鑽仰情性者其唯兗公乎公姓顏名回字子泉魯人也□□□□□□十□惠困而能通休休焉馬拾塵著德貧而不仕衍衍焉鼓琴自娛雖行窮坐忘黜聰墮體確乎不拔濬乎自持猶以□□□□□□談岱嶽辯星精之騎及夫杏壇花白素王哀一辭之交槐市菜青丹史煥四科之首輝光昭晰芝蘭鬱芬年代浸遠久□□□□□哉偉歟美哉偉歟之宏刻鶴見嗤雕龍宴譽昔往神仙之郡未槃想於王裔今來禮樂之鄉猥飛聲於盛蔑徒以絃哥廿□□翟之朝飛氷鏡澄明希皐鸞之曉舞而都督渤海李公諱　庭誨八命分憂兩岐振慶海澄汎量月灼貞明德之至則膏□



舍毫聆奇睠美網鳳築獵麟書韋彼朱絲緯茲黃絹其頌曰

珠墟滄溟鳳飛丹穴況德君子聞諸往說彼美兗公儒林秀傑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四友德浮十哲魯明御敗衛通哀洩宛尒龍盤颺然鶴髮噫天喪予芳蘭已折其一　聖皇有道四隩攸同　思覆天宇令發春風緬懷泗上　昏相淹中俯敬魯禮瞻此兗公天書原止儒術昭融弁冕載煩威光自雄　皇情有實陋巷何空其二昭昭良牧彬彬文質能軾輶風車旗棨日嶽鎮鄒魯道流溟渤神秀峴聳靈墅朗逆德柔

去殺仁深濟物來斯懷古中心壹攀麦秀已謡乘離云
述爰命作頌傳諸故實其三贈彼魯國地固人安龜皃夢
氣洙泗鳴湍礼經雲委物産星橫伊予作宰諒匪能官
浦城懷仲河陽謝潘猶絲可理製錦良難儉懷簞笥礼
想雩壇塗茂露浥樹古風殘愛而不見慨然永歎棟宇
是瞻金石斯刊悠悠千載其芳若蘭
徵事郎行丞龍西牛孝麟
文林郎守主簿平陽崔庭玉
登仕郎行尉廣平宋休光
尉天水趙弁良



將仕郎守尉員外畧同正員高陽許瑾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璲芝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廿三日丁酉建
碑側題名
分二截上截二行下
截三行左讀並正書
大和九年六月八日　奠基
張咸
兗海節度推官試祕書省正字鄭繁　縣山處士張
隱
大中八年正月七日題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
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道勁有法石
惡多泐耳石墨鐫華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爲
文宣王贈顏子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冉
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
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顓
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金石文字記
文有曠志鵬海服膺蛾術按學記蛾子時術左傳蛾
析蜚韻蟻此直用蟻蓋正書非篆隸也又云猥飛
聲于密賤家語史記皆作宓不齊字子賤顏氏家訓
云子虙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爲宓或復加山今兗
州永昌郡爲古單父地東門有漢立子賤碑乃云濟
南伏生即子賤之後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
宓耳夫虙之爲宓尚以爲誤轉而加山益又誤矣然
唐孫強增減顧野王玉篇亦云宓今作密故旬容令
岑君碑云驅密賤于後塵當時相襲詎知誤乎未有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璲芝乃孔子三十五代孫字藏
輝襲封褒聖侯改夫子謚時亦改爲公也于謁顏子
廟奕然輪奐後多名人科甲而此碑反在大成殿中

未知何故金石後錄

右兗公之頌天寶初都督李庭誨命曲阜縣令張之宏爲頌其序云宣王既已銘焉兗公豈宜闕爾似之而今不傳矣碑未列名者未能悉考

半孝麟主簿平陽霍延玉尉廣平安休光天水趙再

艮尉員外置同正員高陽許瑾邵王文學文宣公孔璲芝攷唐書宰相世系表璲芝作璲之當從碑爲是

唐六典上縣尉二人中下縣尉一人曲阜爲緊縣故

得員外置尉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碑書李公諱庭誨諱字下空二格亦變列也末題



邵王文學文宣公孔璲芝者闕里世系孔子三十五

代孫璲之字藏暉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授國子監

四門博士邵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諡孔

子文宣王進封璲之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又唐書

宰相世系表亦作璲之當以石刻爲正山左金石志

撰碑書密賤之外尚有絃哥汁口哥卽歌汁卽叶

八響一諢之樂警卽饗字皆通用也孔璲之於開

元五年授邵王府文學二十七年兼兗州長史碑

中結銜舉舊而略新所未詳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六

元元靈應頌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二分廣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六十二字額題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夢烈祖元元皇帝靈應頌并序二十二字董棣書在盩厔縣樓觀

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璇撰序

朝散大夫守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俊書

至矣哉皇法於天天濛於道屈大寶者必尊　祖



以配天孩庶類者咸宅主以毋道□□□□□□宗靈

教三后在天代紹明德然後彌綸區宇昭格神祇其能

承二美之盛烈首千古之洪化者卓哉煌煌歸　我唐

室矣　皇上受圖享國蓋卅載功侔天地孝誠

祖考其高明也布星辰以有倫其博厚也□河海

而不洩至於揖群后敘彝倫陶鑄堯舜淑隘軒頊者乃

皇上之餘事也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

天夢啟靈應忽恍有物希夷靡通寔

命錫無疆之寶靈乃潛誌靈象遵　元祖之明

東連鄴杜号周史之經臺枕秦山之奧谷肇居升喜集

法侶爲道門後遇　皇唐易樓觀爲宗聖藥井尚湛
僊軌仍存卜勝宗盧此爲佳落飛泉噴石重林闔景苔
癬地偏以恒深煙雲晝晴而不散睟容挺出赫然有光
煥白虹於玉座紛紫氣於僊境洎遘　睿覽宛符夢
章存朴以嘗人陳兵以訓武弁四夷以蹈化主百神而
授職者可勝言哉古有仁片言而受福樹一善口獲應
況網羅叡制包括鴻徽以　神化之貞明協　靈命之
幽贊克佟衛祚不亦宜乎玉眞長公主以　天孫
城德　帝妹聯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口
絜膺白雲而志遊觀主李元眞監齋顏無待上座傳承
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逍遥中林之下仿徨塵垢之外
成列逮地邇天菟闔輳國門蜺旌鳳篇風馳海合毛節



羽蓋波屬霧委萬姓翹首於西城百辟候儀於　北闕
響響如也　皇上乃捧昇露寢奉先思孝集僊府
以陳齋圖混成而告遠不崇朝而遍八景未浹旬以遍
六合故群臣率儛慶靈稱鏞獻壽森旗伐鼓何其盛哉
於戲　鑒元之道旁礴萬物眇爲化先猶韋氏得
之而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至若王母西崑比
之如朝菌厥姑東海涵之如夏蟲冲虛馭風蓋錙銖於
糠粃王喬控鶴方轡轢於蓬蒿信無上歟信元氣歟且
天啓　皇唐儲祉罔極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
其流長笞　王室將傾　我則電擊以存國介止鯨牟
我則雲行以告成汾雕悠祀　我則順子以口尊后
陵寢肅雝　我則述經以明孝可謂重棺坿軸口紐
乾綱潟衍葳蕤皆　皇極之大造也其脩缺禮補樂
章存朴以嘗人陳兵以訓武弁四夷以蹈化主百神而
授職者可勝言哉古有仁片言而受福樹一善口獲應
況網羅叡制包括鴻徽以　神化之貞明協　靈命之
幽贊克佟衛祚不亦宜乎玉眞長公主以　天孫
城德　帝妹聯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口
絜膺白雲而志遊觀主李元眞監齋顏無待上座傳承
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逍遥中林之下仿徨塵垢之外
成列逮地邇天菟闔輳國門蜺旌鳳篇風馳海合毛節



因聚而議曰今自道以祐　主以祐人下皐
六幽上契三極風后力牧協宣朝政關雎麟趾宏被國
風禎祥荐臻妖祲不作足以覩萬葉示將來赫赫巍巍
以表靈貺而迺謝奚斯頌魯之義闕穆滿銘弁之遊是
上薇　天休下鶴臣禮緣事斷誼蒙竊惠爲於是盥
厚宰李嗣琳同荷　湛恩曰備能事博詢墨客叶贊
　皇道時戶部郎中沛國劉同叡才淸起草譽美耶官
之列文慕上林能揚　天子之事共遵大雅吕挾
其翫奉爲頌曰
終南之北口眞境闕令尹喜宅茲嶺陰陰松陌造華頂

草結花樓龍護井靈僊之窟肅而靜甚惟　皇夜夢
眞人來神光赫赫金銀臺瑤容綽約冰霽開霓裳羽駕
紛俳佪　前聖後聖相感哉甚　帝心虔求齋玉
京王公百辟咸致誠雲旗綵仗森出迎日月晏溫顥氣
晶　眞容來兮受天慶甚　眞容來兮　聖人
壽千春無涯百福有　眞容來兮寶盧昌遠郊却馬
雄四方紫毅敷座煙雲香拜首稽首天地長　鎔元
之祚萬斯唐甚

勑撿校道門威儀昭成觀主道士口口裕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七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中元



建　河南史榮刻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攷其辭當在盩屋爲
元元宮玉眞長公主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
序爲倉部郎中戴璇頗爲戶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攷書則建碑年
號蓋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攷官至僕射而世系
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
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艷弟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
法而加損益者也甚　弁州山人續稿

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元宗夢老子眞容得于



攷元宗夢眞容事在開元廿九年閏四月詳見夢

眞容勑旨有碑在盩屋及易州文已見前此碑似係玉眞公主以元元靈應之事請于元宗令刻頌於樓觀碑文中自有觀主李元則則主此觀者非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口絜瞻白雲而志遠玩其語意非實主此觀也唐書傳睿宗第十一女玉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金仙公主傳云太極元年與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師歸之王府元宗不



許云云則是天寶三載公主尚居京師主第此碑在天寶元年其非爲樓觀之主明矣弁州云玉眞公主實主之石墨云玉眞公主爲道士居於此皆未細檢碑傳也

## 慶唐觀金籙齋頌

裴本高廣尺寸行字皆不計隸書在浮山縣龍角山

大唐平陽郡龍角山慶唐觀　大聖祖盩元皇帝宮金籙齋頌并序

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博陵崔明允撰

通直郎行河南府伊闕縣丞集賢院待　制兼校理

御書史惟則書

空洞之中眞淳之際雲文倘矣混成朕焉混成者何象帝之先靈文者何龍漢之季五劫交周尊神遍運九炁列正　元始口然冶於流火之庭練於洞陽之館二儀得之以定位三景得之以發光赤明開圖碧落普度



聖元奄有大道遂荒眞宗　天法之以無倪皇仰之而未及犧軒應運堯舜乘時均至化而思齊酌靈風而始庶獨立千古湛兮若存首出百王悠兮不極矣粤若祖　聖系襲神宗先　天不違後　天繼代錫靈慶遠派源流長　國家纂戎欽承前烈三合壹德六葉同道平陽郡龍元宮者興王之肇地也惟初授命載告休徵權口口迹俶落祠宇昭彰於國史乃今　昇平配永嘉瑞增修　口廟大建　閟宮明白於　御碑因　吾道爲天下程由口口口口　天下式非夫至至孰能預之哉　皇帝御辯無爲齋心正一寤寐有感髣髴　眞容昭孝孫之精誠貽　口口口訓　開元得聖象天寶獲靈符丕慶再集而繁昌至孝遂興而畢備祇崇冊禮其高莫二袞龍克光於像設兗旒追尊於帝位雖猗那商頌生人周雅儔之於昔　今則過焉於鑠茲山會神之寓西對姑射北鄰　天柱寔通仙之祕府也正

嚴肅穆廣庭森沉峯巒左右松栝交陰揔虛无以靜深
也石壇重堦飭甓環墀隱口口口口口口口三元表辰
八月　降誕每至是日展法於斯修金籙齋啟玉皇印
道家之寶王者之儀靡盛於此矣乃開　釈門開
坤戶氣靈廣莫風和不周八卦行乎其中矣仰列宿躡
魁剛落日淪陰夕時沈邃六甲佐乎其旁矣仙侶頒次
羽人步虛朝拜　九天醮祠五老想鈞陳則黃雲垂覆
存太一則白鶴來翔其餘侍香玉童傳言玉女縹眇煙
景俳佪元空求之希微宛如契合耳惟鎮　皇極叶
時邕外以廓清萬里戎夷向化內以乂安地庶季穀滋



稔減格儀興昌光動植生成陰陽氣茂利兵所措則戢
干戈靈官所臨則口口厲矧感通上界　神降祺福景
命來假　天子万年者平觀王臣郭虔寂虔恭是勤
宿夜匪懈熏師之口口口符躬執科儀爰謀法要開元
十六載　御題觀額　口錄於茲廿五聿
上疏議齋　帝俞其請於是內使高口王城而至
綸言祕旨從
垣棟鬯新經像形彩施施金光熒熒曾是所營曾是有
口利平永貞太守臣裴胐并寮屬等惟　道孚敬誼形
于政奉敷休慶泉合觀徒衆等皆相與遵乃宗極體平



自然熙澹漠於元和林恬愉於大順徵臣嘗佐汾邑親
覩　聖蹤强名　道原用述眞宰從宜寘而辯物因象
冈而得之其詞曰
三烝之宗粵靈元始朱靈丙午赤明斯起太上道君託
胎洪氏後天合德其惟　我李爰初啟運符命歸唐海
縣攸屬　六葉重光　天寶是應万壽無疆　大君推
策考靈元陽空靈之中自然妙有無鞅之衆勃勃珠口
迎不見前隨不見後外物雖變我法彡久龍角嵯峨肇
興靈迹仙宮乃建清都伊宅洞裏　天長寰中　地隔
皇矣大道臨下有赫金籙秘訣玉京靈言陞壇之禮衆
法之門　聖祖貽訓來告　孝孫於茲授命永保
元元克昌乎後大慶常存刋此樂石以奉至尊至尊
天寶二季歲次癸未十月景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
齋建
昔人所用莊子御六氣之辨意各不同惟梁簡文帝
南郊頌元默御辨寂照秉眞後周庾信至老子廟詩
虛無推御辨寥廓本乘蜺及此碑云皇帝御辨無爲
齋心正一爲得其旨若齊謝朓侍宴曲水詩於皇克
聖時乘御辨梁敬帝禪位策文安國字萌本因萬物
之志時乘御辨艮會樂推之心後周庾信喜晴詩御

辨誠膺錄維皇稱有建宋王旦汾陰壇頌欽明稽古
御辨撫圖則以爲首出在位之義梁王僧辨勸進元
帝表坦然大定御辨東歸隋李德林從駕詩朝乘六
氣辨夕動七星旒則以爲巡遊之事唐朱子奢幽州
昭仁寺碑御辨崆峒非趨涅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
波若之門碧落碑峒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辨宿
然自喪武后昇仙太子碑詩眞御辨控鶴乘龍則以
爲訪道之事隋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御辨遐逝乘
雲上仙則又借爲升遐之事而唐李嶠大周降禪碑
翠鳳銜鞋黃龍御辨則不知其何所出也金石文字記



按此碑在浮山縣唐時謂之神山縣屬河東道晉
州平陽郡唐書地理志神山縣本浮山武德二年
析襄陵置東南有羊角山四年以老子祠更名神
山山西通志山川卷內云羊角山唐武德間更名
龍角山在浮山縣南三十五里東西二峯高峙雲
表武德三年縣人吉善行言於羊角山下見白衣
父老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而祖也詔以地
立廟又寺觀卷內云天聖宮在羊角山之麓武德
三年二月老子見於大樹下謂里民吉善行曰吾
唐皇帝之遠祖也言訖不見遂詣長安奏聞命左



親衛都督杜鼎于羊角山致祭老子再見復命有
司於其地建祠開元十四年此語誤碑作十六年御題觀額詔改
慶唐觀御書額及碑文賜之改羊角山爲龍角山
并改浮山縣爲神山縣此語亦誤山改龍角縣改神山皆武德四年事命
高力士董修老君殿宋天聖五年詔改觀爲天聖
宮金籙齋者唐六典祠部條下載凡天下觀總一
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
一人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
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
名其一曰金籙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伏害爲帝王



國王延祚降福其二曰黃籙齋並爲一切拔度先
祖其三曰明眞齋其四曰三元齋正月十五日天
官爲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爲中元十月十五日
水官爲下元皆法身自懺謝罪焉其五曰八節齋
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此碑蓋爲修金籙
大齋而作額而碑又建于十月十五日下元齋則
是爲國延祚設齋而建碑在三元齋期也碑爲崔
明允撰史惟則書而唐書俱無傳述書賦注史白
廣陵人諫議大夫善飛白子惟則陶宗儀云名浩
字惟則然則碑書惟則者以字行也集古錄云唐

世分隸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墨池編云惟則天寶中嘗爲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据此碑是伊闕丞非尉也碑云於是門使高力士城而至謂高力士即使西京所謂命高力士董修者是也碑書我法弥久作珍文未抹去也文中非夫至至下至字疑聖字之誤又攷道藏目錄有龍角山記一卷註唐明皇御製處唐觀記並聖銘等記蓋皆爲龍角山處唐觀而作碑文所云大建閟宮明白於御碑者似即指此



隆闡法師碑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六十五字行書在西安府學

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及書碑銘并序

懷惲及書

勅贈隆闡大法師

昔吾師因地求眞衆魔紛嬈果到成佛龍天捧圍自作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梨慈樹森疎悲花照灼倚祛口漏擁藤井於蓮臺啟化無涯駐鐵圍於寶國既聞盛烈雅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旨十有餘齡秘偈眞乘親蒙付屬自惟薄祐師資早亡思想遺烈而崩心顧餘恩而雨面爰思宅兆式建墳塋軼競扇霾風或白足相趁爭開佛日至欲繼前賢之令軌爲後進之康衢照燭重昏慈舟苦泝人能覆謀道斯之謂歟法師諱懷惲俗張姓南陽人也遠祖因宦播遷京兆廿一代祖安昌丞相襲爵鳥遲公高祖融守黃門郎



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襲爵天平公尋轉吳王祭酒握蘭奏位清陪雅列法師聰敏爲其性相慈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羶腥載誕之辰情欣禁戒暨年登卯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爲香或聚沙爲塔雖飛軒繡轂未嘗留步月宇香樓怡然忘返

高宗天皇大帝乘乾撫運出震披圖虛己求賢明斁待士總章元載夢覩法師餘降綸言遠令虔辟於是臨丹檻迓青蒲賁獻眞誠特蒙哀讚　帝乃親授朱紱令處鳳池之榮師乃固請緇衣顚託鷲林之地奉　勅於西明剃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既挂三衣俄陪四衆翹勤口積思五分而非遍精苦逾深想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梨慈樹森疎悲花照灼倚祛口漏擁藤井於蓮臺啟化無涯駐鐵圍於寶國既聞盛烈雅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旨十有餘齡秘偈眞乘親蒙付屬自惟薄祐師資早亡思想遺烈而崩心顧餘恩而雨面爰思宅兆式建墳塋

遂於鳳城南神和原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鎮後
帝城之北里哥鍾沸出移上界於陰門泉流激
麗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廣搆伽藍莫不堂殿崢嶸
遠摸忉利樓臺岌嶪直寫祇園神木靈草淩歲寒而獨
秀葉暗花明逾嚴霜而靡萃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道
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眞之地又於寺院造大窣
堵波迨周迴二百步直上一十三級或瞻星揆務或候
日裁規得天帝芳蹤有龍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驚嶺
之分身種種莊嚴盡崑丘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事
冥資故能遠降　宸衷令賚舍利計千餘粒加以



七珎函筒隨此勝緣百寶幡花令興供養　則天
大聖皇后承九元之眷命躡三聖之休期猶尚志想金
園情欣勝蹟或頻臨淨刹傾海國之名珎或屢訪炎凉
捨河宮之秘寶法師誠盈而散並入道航法師業行高
口利益繁多故得名振　九重芳盈四部奉永昌
元年　勅徵法師爲寺主於是經紀僧徒規摸釋
族緇門濟濟戒德峻而弥堅紺宇詵詵常住豐而更實
猶是才稱物寶道爲時尊知与不知仰醍醐於句偈識
与不識詢法乳於波瀾法師以慈誘內懷斂揚外積冀
傳聖旨用酬來望每講觀經賢護弥施等經各數十遍



大我域者扇激風火嬰抱結滿系諸生止無常之短期
研平事眞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願力託質淨方則
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際懇勸時衆四儀
之中一心專念阿弥陁佛願乘此勝曰口生淨域又以
般若神咒能令速證菩提弥陁佛名亦望橫超惡趣諸
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頗偏遊智府嘗誦大般
若咒向盈世万又誦弥陁眞偈十万餘遍理復使精眞
厥想念雖微而必就二三子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直諸
佛現前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爲諸重攝攝尔羣生舉洪
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苦海悲夫娑婆國中人多弊惡雖
復珎臺寶界因勝倡而歸心至欲遥翥遲征藉良緣而
克進敢憑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爲
九重萬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堂一所莫不虬棟淩虛虹
梁架迴丹楹施日青瑣延風無春而返井舒花不暝而
重簷積霧於是神螭戾趾遠鎮瓊階寶鳳來儀還陪挂
戶彫甍盡拱之異窮造化之規摸圖瑞方鏡之奇極人
天之巧妙又於堂內造阿弥陁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繡
成像幷餘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湛粹山豪演妙若照
三千海目擡華如覩百億或曰經命采有慈氏之全身
或散扎馳芳得憂填之遥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界

之歷故亦菩薩憫怡似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
勞則生喪捐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捐軀
上善以遺形俯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引雖曰
志懷形質焉能靡累於是忽罹嬰風瘵病与時侵靈藥弗
痊脉器俄逝豈夫八林齊白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
吾師等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
十有二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暱北首
面西奄然而化悲夫烈烈歲陰蒼蒼天色亂兮何負殲
我惟良業也何孤訾茲賢哲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
荒涼抑亦哀悼兩宮痛蜂臺之閟穸猶是俯迴



制贈奉神龍元
天聆載紆仙豪遠降恩波爰加
年勅實際寺主懷惲示居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
空混榮枯於物我棟梁紺宇領袖緇徒包杖錫之規模
躡乘拯之懿躅雖已歸冥滅無待於衰揚然寵洽友于
無忘於縟禮可贈隆闡大法師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
事修良因累著故得夫降成烈用讚芳猷追遠慎終生
榮死贈足可光輝淨剎歷塵劫而長存旌賁鑾門共河
山而永久弟子大温國寺主思莊等並攀號積慮哀慕
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顏而靡日猶恐君諸易遠泚
善湮沉敬想清徽勒茲顯德名詞曰



妓婆種覺賢劫能八三祇弥妓五分祈真即相離相非
身是身猶施慧栰廣濟迷津其一十方化備雙林滅度三
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既隱微言遽敷式啟先悲用資
後悟其二芳猷廣被至烈弥殷青眸演聖白足呈真遠導
羣芥遐宣墨塵蘭門不絕代有其人其三猗歟介德遠嗣
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慈周有識智契無生法雲葉
落道樹滋榮其四豈曷宿秌師資遽亡軋兮何負殲我惟
良徒嗟授几空念傳香非夫勝緣孰荅恩光其五邈矣坰
野慈顏壙側敬發誠心爰憑淨域眞容湛粹樓臺歸嶷
希此善根遠酬明德其
六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景寅朔十一日景子建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筆
法尤圓媺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
年爲載矣趙明誠金石錄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舟州山人續稿

右唐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觀碑中有弟
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炎之語則碑乃惲之徒所
撰碑稱惲能誦般若神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
緇流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朝廷復賜
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金蓮琳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都元敬云無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則爲惲之徒所撰而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今碑中敘惲生死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云蓋碑首後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石墨鐫華文中有弟子大溫寺主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炎疑即其人所書金石文字記懷惲南陽人姓張氏唐高宗見夢辟至親授朱紱不受敕祝髮西明寺永昌元年敕徵主實際寺今碑寘西安府學都元敬王元美二公俱似未竟讀其碑也蓋緣碑首有懷惲及書四字元美遂誤耳余考京兆府章敬寺又有懷惲者諡大覺禪師泉州同安人謝姓元和初憲宗召居上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瀵水曰大寶相塔碑所謂懷惲書者豈即大覺耶何以又稱及書耶按天寶癸未至元和十二年丁酉已五十五年即大覺滿百歲計至天寶建碑之年才二十五歲耳豈自以生晚故云及書幾幸及之耶書復老健不類少年且大覺以宗旨著而不以書名有謂惲名後人增刻者余手摹其文絕無痕迹可辯不知何也金石史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首行名題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下復有懷惲及書悼懷惲已故矣焉能自書又所謂及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云懷惲二十一代祖安平公諱轉吳王祭酒碑既書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爲寺主後遂言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大足元年以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改故碑已按碑云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推其生在貞觀十四年高宗總章元年夢覩法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請固辭綈衣奉勅于西明剃落果如其言則年已二十九而始剃落亦已晚矣大足改元在久視二年正月丁丑是年十月辛酉改元長安通鑑目錄是年九月庚午朔則十月當是庚子朔辛酉是二十二日則法師之遷神正在改元之日碑不曰長安而云大足是其誤處授堂跋未細檢也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在遷神後五年

其立碑又在遜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惲恽及書共意与梟書同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碑高一丈四尺四寸二分廣八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三字隸書末行年月等字篆書額題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十一字篆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

大唐嵩陽觀紀　聖德感應頌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崇



鑾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朔方節度等副大使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上

太中大夫守河南尹河南水陸運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秦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省事臣裴迥題額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上柱國臣徐浩書

域中之大有四　道爲之首而王者統焉方外之人有五神爲之目而聖者用焉非　道也蘇以致神非神也葺能感聖自炎師水玉軒訪峒山省猿汾陽徘徊河上且猶私壹已之利屈萬棄之尊或得之而不存或求之而不及則未有釐心六合

鬱化被於海隅滌覽　九重異人臻於　闕下

紫庭坐進金鼎如



我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之至感也蓋德邁者其業崇　道鑒者其化博　上初戡巨難纂

睿圖以爲唐虞盛理教人而已矣乃昭禮物考經紊於是乎帝典王綱罔不畢備及夫壹戎夏熙又以爲軒昊上德恭己而已矣乃斂清靜遵澤朴於是乎偃甲垂衣示於蘇欲故載歷三紀功苞九皇乃時有真人方丕不召而至者儼然而進曰臣聞咎者太初之先也嘗有受命握符壹君千歲後代聖人順其外爲封禪修其中爲導養故玉檢有不死之名金丹爲長生之要五三以降茲道蔑聞　陛下承紫氣之真宗接黃神之遠運玉檢之交已備金丹之驗未彰　天將授之其在今矣　上覽其議而告之言朕聞神丹者有琅玕霽霜三化五轉太壹得之爲上帝之伯　元君得之爲下教之尊必將假蘇爲之功任自然之力乃可就矣於是考靈跡求福庭以爲嵩陽觀者神嶽之宅真僊都之標勝直中天晷景之正記　烈祖巡遊之所抱汝合頼風交雨會陰陽之所徙液偓佺之所徘遐丹竈琳堂徘徊而在乃命道主孫太沖親承　密詔對授真訣壹之日披圖於　天府二之日陳醮於山壇然後俾太壹敢鑪陵陽傳火穠炭於廡下投藥於

鼎中固以扃鐍室其窾戶隙光不容人跡罕到自河尹
官屬邑宰吏寮目對對泥手連印署太沖乃與中使薛
履信衙　命而東涉海泝過蒙羽行且千里歸已十
旬然後旭日聚觀開對發印餘燼未滅還丹赫然則已
六轉矣明年務藥炎緱氏山升僊太子廟其設制之功
神異之効又如初焉每至降　御詞陳祝冊紫泥簽
表徵忽飛天醞酒玉杯繽紛降座祠官讚跗供吏驚嘆
靈貺昭荅有如此者其餘瑞鶴卿雲祥光祕語匪朝伊
夕不可勝記按中丹經云金石之壽發之天下之緣督
乎九轉既畢馳馹以獻



聖上方滌慮蘇清齋心虛白神期應會如合券焉於是
三事百寮奉觴稱賀曰
陛下撫羣黎而歸喜域
上真降殊休而報
聖德神丹靈御與
天鑠極且夫變化
至道先烈也還風太初
昌運也異人委質
聖感也靈藥薦喜
天符也此四者皇圖帝載所未聞焉徹臣預春龜
之徒忝申甫之地　上清事隱非魯冊之載徵大洞
功成豈周頌之能紀強銘斑響永播　乾坤其辭
曰
太古兮上皇千歲兮壹君自軒轅兮獨徵遂歷代兮無
聞　有唐兮英聖六葉兮十紀惟天寶兮合符故
潭風兮變始嵩有峯兮頼有淵交靈氣兮集傑壇資
聖壽兮效神丹神丹御兮福庭會虹蜺旗兮紫雲
蓋臨萬邦兮彌億載

天寶三載二月五日建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于
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為天寶之政荒淫敗度
而明皇區區方鍊丹以覬長生豈不可笑乎（金石錄）
元宗命方士煉大還于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
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謁邊釁



交作于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壽發之天下之緣督
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史其美而
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眞册其又七載林
甫沒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託元始孔昇
眞人時亦得此丹力否耶書為徐浩古隸與帝隸法
絕相類（俞州山人稿）

碑甚高大頂蓋剔刻為雲龍嵌珠下座亦剔刻丁甲
之像左右旁刻花紋甚工細周鋪俱范金彩歷歲久
遠絕無損蝕即金彩尚未盡落可異也予讀唐奸臣
傳至李林甫諸惡未嘗不冠髮上指也茲頌刻碑嵩

陽故宮之前與漢三栢並列所紀爲方士煉丹九轉而以諡詞陰擅人國者其文與事俱不足道正宜剗去之爲名山洗垢惟是碑筆爲徐定公浩古隸筆法遒雅姿態橫生藝林中正自難廢耳史稱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諸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今浩書存者無幾矣漫識於此寸以康熙十九年庚申歲肄業喆陽書院晨夕遊碑下暮視古隸法道理整無一懈筆每停睇不能去碑在風日中完好全無剝蝕亦屬喆下唐碑之僅見者按喆下徐浩所書聖德頌止此一碑而鄭氏通志金石畧兩載之一曰天封聖德感應頌一曰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益失考矣



說嵩

明皇本唐令主自張說以封禪導於前林甫以仙藥誘於後漸以奢淫往不知返遂釀成安史之禍史但稱林甫迎合固寵妒賢嫉能屢起大獄而不言其引君於邪未爲探本之論也自開元廿二年以李林甫同三品由是爵張果置元學得妙寶眞符閉空中仙語史不絕書獨此孫太沖仙藥事史所不載以此碑推之則明皇晚政之惑其爲林甫所蠱決矣碑稱上方滌慮穆清齋心虛白當是時上在位久倦于旰



出史惟則韓擇木諸公下今世所存亦僅見此一碑

虛舟題跋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杕杜之不曉豈能爲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

鮚埼亭集

明皇初不信神仙改集仙殿爲集賢後以相州刺史韋濟薦張果入宮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先生則頗信矣此開元二十年事至此深信不疑乃鍊丹以求長生林甫奸詔其爲是言也固宜季海書之能無愧乎

金石存

石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唐宋碑刻多以撰人姓名列第一行書人姓名次之題額者又次之此碑首題林甫上裴迴題額碑末始題徐浩書與它碑式異季海官卑不敢與林甫迴竝列故也賜紫金魚袋賜緋魚袋例書於結銜之末此獨在兼官之上碑本八分書獨題年月處作小篆亦它碑所罕有也唐書宰相表天寶十載正月丁酉林甫遥領單于安北副大都護充朔方節度等使碑建於天寶三載林甫已領朔方節度副大使疑史有缺誤矣其兼崇元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則本傳所未載徐浩傳亦不載檢校金



部員外郎皆畧之也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未審即一人否（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與敦復討吳令光此碑題額者爲河南尹裴迴置以碑誰之天寶刻類編有此碑記元宗命道士孫太冲設醮燒丹之事通鑑云天寶四載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闕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盞是時元宗好道甚矣新唐書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

堰天寶十載尹裴迴置迴方爲河南尹故題額也司空圖書屏記稱浩或草或隸尤爲精絕墨池編稱浩善正書八分眞行今觀其隸書甚工致與正書信爲二絕也（中州金石記）

碑陰刻宋熙寧辛亥張琬等題名宣和乙巳盧漢傑等題名景冬易宗伯謂盧書秀逸有法爲宋刻之冠（中州金石攷）

碑列李林甫銜內朔方節度等副大使案舊唐書林甫傳天寶改易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事今碑有右相與史合而仍節度副大使則未嘗停其使職也題額者裴迴見宰相世系表稱迴司封員外郎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堰天寶十載尹裴迴置以碑誰之天寶三載已云守河南尹河南水陸運使兼東都留守豈不亦久于其位與宜其建置便于人也徐浩在本傳惟云連累都官郎中據此碑題蓋由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徐浩神道碑遷金部員外郎）歷階至都官而史文從畧故不悉書當陽石刻多遭損類此額獨無恙亦由石質過大捶墓者少而易于保完又何其幸與（攷堂金石跋）

按題額者裴迴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稱迴官司封員外爲裴度之孫識之子度相憲穆敬

文四朝在天寶後七十餘年則其孫又當逾四五十年是見於表者別一人非即題額之迴矣潛研

謂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討吳令光未審與題額之裴迴即一人否裴敦復表傳亦俱無攷其討吳令光事惟載新唐書本紀舊紀但書二月河南尹裴敦復卒而不載討吳令光事而于夏四月則云南海太守劉巨鱗擊破海賊吳令光永嘉郡平不言裴敦復與劉巨鱗同討兩史互異且河南尹裴敦復之卒舊紀特書亦不詳其故通鑑載天寶三載二月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



明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十二月刑部尚書裴敦復（不載劉巨鱗同討）擊海賊受誅託云云是裴敦復初以河南尹討吳令光及事平入爲刑部尚書至十二月尚在舊紀稱其二月卒者誤也通鑑于二月裴敦復討吳令光不書日新書本紀書二月丁丑以通鑑目錄推之是年三月乙丑朔閏二月當是乙未朔則二月是丙寅朔丁丑是十二日此碑立于二月五日其時裴敦復尚爲河南尹不知何以又有裴迴之爲河南尹也若疑迴與敦復是一人則何以地理志



載河南伊水石偃天寶十載尹裴迴也豈人爲刑部尚書之後至十載復爲河南尹乎種種疑義殊不可曉姑識之

## 范氏夫人墓誌

碑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十九行行二十字正書

大唐故范氏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范諱如蓮花懷河內人也洎中行佐晉張祿相秦滂著大才睦稱良史英聲茂閥奕世存焉高祖貞祖義愼父鑾琛並才韻卓犖風調閑雅慕梁竦之平恐勞郡縣詠陶潛之歸去遂樂田園由是冠冕陵遲夫人



門爲平人也凝脂點漆獨授天姿婦德不勞師氏始以色事朝請大夫行河內縣令上柱國姊邪王昇次子前鄉貢明經慕送深目逆鬪切琴心昔溫氏玉臺願投姑女漢王金屋思貯阿嬌方之寵焉未足多也而夫人猶自謂桃根舉族碧玉小家每驚齊大非偶能用鳴謙自牧舉事必承先意服勤嘗不告勞而王公咸大陋區他日益重雖名齊衣帛而寵資專房粵以天寶三載閏二月當是乙未朔則二月十四日因口覆簷中風終于河內之私第春秋載卅七即以其年歲次甲申四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葬於大行之陽原禮也烈烈哀撓孺孤塋將懼

爲陵庶存刋石銘曰
長夜窮泉兮一閉千年云誰之思兮令淑碣焉
没兮河陽花死地久天長兮空存女史



金石萃編卷八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七

石臺孝經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寸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長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孝經序

御製序并注及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所以教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章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暨乎夫子没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酋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駢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憑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倚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醜劉邵抑又次焉劉炫剛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經文不錄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　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邇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爲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

既終功績斯著　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呈起實可配南山之壽增　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幸躬覩盛事遇　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抃躍之至謹打石臺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臣李齊古上表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

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

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侍講兼崇玄館大學士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臣陳希烈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

逖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
開國公臣韋斌
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鏞成
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貞嗣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侗
朝議大夫撿校國子司業臣韓倩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臣薛嶼



通議大夫撿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臣席豫
正議大夫撿校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
留守臣陸景融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
翹
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
年
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
臣張均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宋鼎
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柱國都尉臣郭虛己
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丁酉歲八月
廿六日紀
朝議郎行丞蔣漵
大學助教別　勑兼判丞臣李德宴
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
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閻元鼎
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郢客
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嶷
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閻廣直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王思禮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鼐從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胡鉷
釋真坐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

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
算學博士臣張元貞
文林郎行直講賜綠臣王乂
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
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璋
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
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
司徒臣源
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直監解休一
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



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
題名韋卿公陟稱彭城縣男益自吏部侍郎出爲河
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
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
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
子同日就貶屬鏤南內妻涼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
此衛覽遺跡爲之慨慨（舉州山人稱）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整飭精工故非後世所能後
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
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
墨如此（石墨鐫華）
孝經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
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李
哲古表及元宗御批三十八字其下有晉國公臣林
甫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
書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
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中間人名下
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金石
攷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
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文字記



元宗御製孝經頌并注皇太子亨篆額今在西安府
學墨洞內作大亭以覆之下作石臺高五尺餘碑鬼
工猙獰擎扶狀上碑石益爲龍螭拳攙狀皆極精緻
中石四面皆廣五尺高九尺餘東以巨鐵上下通計
高二丈四面遍書小注分爲兩行石瑩潤如玉照人
鬚眉朗若明鏡鑿刻精工爲最殊觀（來齋金石刻考略）
明皇序文云韋昭王肅先儒之傾袖虞翻劉邵抑又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議康成之注案陸德明
孝經音義有孔安國鄭康成王肅韋昭劉邵而無虞
翻劉炫陸澄議康成而據之爲注是明皇不宗鄭

學者矣唐書藝文志有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應卽是書
開中金石記

按元宗御注孝經刻於天寶四載其篆額題曰孝經臺蓋當時勅建石臺刊刻御書故世謂之石臺孝經今注疏本前有成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序稱有唐之初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至元宗乃於先儒注中採摭精英芟去煩辭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卽今京兆石臺孝經者是也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邢昺疏亦云開元十年御製經序并注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孝經注疏皆經重修注修於天寶二年疏則修於五載此碑李齊古表題四載九月是重注之後又隔兩年乃謀刊石其修疏寫頒之事又在一年後矣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則在刻石前一年故唐六典稱教授諸生之經孝經用開元御注舊令用孔鄭兩家益自重注頒行立石國學之後諸生始能遵奉新





令也舊唐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並云元宗孝經注一卷而金石錄作明皇注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則又指此碑四面環刻裱本每面爲一卷也碑字肥瘦得中運筆與紀太山銘約略相似其大小視太山銘才五之一注則又較經文四之一耳所書序目經注以監本校之經文異者四字少者一字孝治章祭則鬼享之開成石經與此同監本享作享案釋文此字音許丈反明唐本作享若作享字何必用音乎今本釋文刻作享誤後喪親章以鬼享之作亨亦音許丈反可證也監本喪親章亦誤此章注中助其祭享沒享其祭享安沒享及後感應章享于克誠四字監本並誤作亨石經並作亨國鄭注本並與此同諫爭章雖無道不失天下監本失下有其字案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其衍字耳是定本無其字故石經亦作不失天下喪親章此哀感之情也釋文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感不从心與下文兩感字岐出誤皆當以碑爲正注文不同者諸侯章言富貴長在其身監本長作常三才章人之恒德監本恒作常五刑章

臣所稟命也監本所作之感應章君讌族人監本讌作燕此數字雖無確證然義尚得兩通至如序云皆糟粕之餘監本作糟糠誤案疏引釋名酒滓曰糟浮米曰粕以解二字之義是本作糟粕石經與此同庶有補將來監本補下衍於字石經與此同開宗明義章注言先代聖德之主監本主作王誤後孝治章言先代聖明之主主尚接之以禮兩字並同庶人章注秋收冬藏監本收作飲案釋文收如字又手又反飲力儉反是定本作收孝治章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惟心監本脫上然字諫爭章監本爭作諍沿釋文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之誤案經文爭字凡八見皆不从言此題不應獨書作諍亦當以碑爲正也又有碑文誤刻而監本足據者聖治章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碑書問作聞言親愛之心碑書心作也感應章注則神感至誠碑書誠作誠案疏云誠和也書曰至誠感神據此則神感至和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凡此之類當由信筆偶譌未及勘對輒勒於石不得以之校經者也經文盡後空一行上截刻李齊古上表三百餘字端楷細書石墨鐫華以爲行書者非是下截李林甫等四十五人題名疑皆當時從事刻石諸臣林甫而外兩唐書有傳者陳希烈孫逖韋斌附安石傳席豫陸景融附元方傳韋陟斌之兄亦附安石傳張均附說傳凡八人適之官兵部尚書封渭源縣公而傳但云刑部尚書清和縣公席豫封襄陽縣男而傳作縣子韋涉彭城郡公韋斌平樂縣公傳皆不載賴有碑以補史之缺也達奚珣嘗薦顏允南爲左補闕見顏氏家廟碑今河南濟源縣有游濟瀆記并碑陰序一篇刻於天寶六載皆珣所作署銜吏部侍郎此碑題中大夫行禮部侍郎蓋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方是丁酉是時喪亂之後天下甫定不聞別有刻碑太學之事況所紀諸臣歷官皆在天寶初載與史多合其非至德丁酉可知顧亭林謂此條後人攙入因是歲乙酉譌爲丁酉并疑解休一王思恭二人不書臣字然驗碑文所題諸臣銜名前後筆迹多同惟林甫適之二人其字稍大餘皆相等斷非兩手所書而自騰以下二十餘人皆無史傳可徵疑事毋質昶亦未敢臆斷也

又按書錄解題云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

攷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冲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既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人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口口之中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則朱時其書已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朱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沖之舊行沖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尤非一書於此



趙思廉墓誌

銘高廣各二尺七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誌銘并序

大唐故監察御史荆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趙府君墓

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其先秦之祖也同源分流實掌天駟封周仕晉繼爲國卿漢魏已來世濟厥美高祖脩演魏司徒府長史清水郡守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

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亳州總管府司馬陸安郡太守儀同三司　祖搆隋秀才侍御史民部郎中毛州刺史　父素隋孝廉丹陽郡書佐皇舒州司馬三朝積慶四葉重光門連岳牧家襲孝秀相府類能儀同踵武於三揖禮闈尚德柱史騰芳於一臺三條舉而百度可見以驃騎之博物洽聞以陸安之學其壯也屹有秀氣恬無流心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河南府登封尉再捕枳棘徒仰龍阿之鋒一踐神仙果聞鷹隼之擊能事備矣朝廷聽之　天子聞而疇咨曰爵以馭賢不可改已



拜監察御史鐵冠不雜石室高標綏步立朝而人皆般手向風矣口犯法當訊執事者上下其手　公匪石難奪直繩不撓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得寵若驚失職無愠荆山南峙出璞匱而方遥溝水東流逢逝川而靡及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齊姜之著姓也壺室閒詩閨門習禮梧桐半在稍度林下之風寶劒雙飛空挹蓬中之露以天寶四載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合葬于萬安山陽益周公已來卽窆事終之達禮也二子悅坦之悅歙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敦惠文敏一時

之良美玉有緒連城未得明鏡無塵照隣皆見日坐事長吏被出非其罪也坦之濟陽尉敬友恭順一口口龍期述德於終天顧託文於貞石銘曰

口口之功宣孟之忠盛德百代聿生　我公籛金繼美斤玉斯崇黃口口物朱綠直躬作楨何所投珠漢東晨裝戒路暝燭隨風南陽地遠閼塞口中孤魂久客雙穴來同冉冉人世蒼蒼旻穹歿而不朽大夜何窮

墓誌裝潢本不列書撰人名文云公諱思廉字思廉

天水人高祖修演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祖搆父素按周書秦王贊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故開府置官屬有司錄之佐也思廉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遷河南府登封尉拜監察御史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以天寶四載十月十三日合葬萬安山陽二子悅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三縣令坦之濟陽尉思廉家世事跡略可附見如是其荆府法曹者高祖子荆王元景也思廉少出明經登甲第改新唐書選舉志明經亦爲四等蓋承前文試秀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之目不數所謂甲乙也杜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口口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并序

大師諱藏俗姓傀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剛般若楞伽思益等經寫瓶貫經諷味精純來至嵩岳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荆南尋覩大師親承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惟山玉像蘭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衆所知識復至嵩南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覩茲靈跡實可奇耳遂於茲住闕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空空烈跡可綵信忍宗旨密傳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師亦心苞萬有慧照五明爲法侶律梁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

洛屢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十八臘無疾示疾覩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卽以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暮教緣奢花雨淚哀戀摧慟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而宣

猗歟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淸昇坐功深遠靈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與其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開造寫三藏頓悟



四禪其二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圓淨無言可詮門人至孝建塔靈山其三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俄濟陰郡人俄字未詳當爲郝異文又云攀暮教緣奢花雨淚暮則慕之誤奢花三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以爲眇字玉篇詮力丁切衒也非此義廣韻詮音相次庶幾近之中州金石記

佺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佺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時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 寶居士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二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額失撰

唐故逸人寶居士神道碑并序

北海郡太守李邕撰

河南府口陽縣進士段淸雲書



觀夫道義重者則士茅寵祿口氣廣者則淑隗山林是以混然口人口在於蕉口口然口事不入於市朝其服也鄉其行也獨介如口石口口口蘭所以名與風翔業與時並口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茲也居士諱天生字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后少康之孼口晉大夫口口口口口口口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口河而累葉祚土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口奈口今爲京兆人矣曾祖居士諱徽祖居士諱希求考居士諱口口口幽抱虛壑閑卧深林黃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視天鏡仰山而高詠雲莊雖跡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

秀長而恬和習志口口人育沉冥於後口高尚芝桂
口易衣冠其疑神也氣細於虛其口節也水寒於水則
知瓊林玉樹迥出塵容口口逢瀛遙登仙子是以好口
口名流重眞背郊塵變輿馬或靈藥一器或口酒一
壺接道口於野庭申口口於口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
至若賦詩口言比物口意耽默口口遙昇天莫知會
深但仰靄妙時有流俗親懿勸誘浮榮論葉縣於漢仙
比漆口於宋倣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口名言
論有以軌口口口蕪沒三徑淪滑百齡而以飛遯居貞
辭口歟口口夫五辟未就六口不行披霄褐以口口冠



雲冕以口口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口口口口太
息而言曰僕聞子面吾面擊允不同以馬視馬亦既有
異矧尔攸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爲身之謀則生慮曷保
口堯舜在上巢由在下口口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
自可永口元覽悠悠素投緒清流隱几盤石豈不泰
歎議者以爲風神照人文史滿腹口聲大谷絶跡幽巖
口口口口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
口何爲乎居士屢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口
欲口無爲口口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口口龍珠蓋所
以却吾粒豈徒弄坑瀣踐莓苔買山以遊沽名而隱者



也口後口薄當軸會口閉關微赤松不追匪黃庭不誦
聊以卒歲式用口口口呼鶴矯神遷蟬蛻形解雖人事
似促而仙路實遲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口口化於
口口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氏性與口口口
口親始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隣翼子光啓釋教休有
禮防傳繫肘之方得觀棊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
十口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口口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合葬於五齋原禮也長子處賓才與命違壽惟神口
丹穴之色口變鳳毛青田之妾口口口悲人代高
步仙遊口口賓早慕書神久承麈覽口玉帛之樂事



口詩禮之雅口人求我知我弃人欲貂蟬莫曜荊菊是
馨季子正議大夫行內侍上柱國元禮多口口全節
冠時以孝則忠曰慈故勇西南護塞設五口以口謀東
北口戎縱一鼓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爲虎臣歸西
戎之數口口口之口口勉以少謀勝取多歐脫連
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楊先祖之刻銘
屬國之官咲口來之繫頸口
口口口松楸身廬塋隴猶且
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
一門養素兮四葉採薇遁土軒益兮含景靈仙疑神口

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口兮口鸛翮翮揮手口口兮長
歌紫口口口口日兮遨杜口口口口勿求之兮吾將憎焉
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口名
孝家忠　國兮揚親口　天口口行口
兮性口口口倬彼石表兮永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口未朔八日口寅嗣子上
杜國思賓季子梨園教坊使　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杜國元口
其碑傾覆承事郎奉元路涇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與魯勸農事姚達禮雅飭爲重立時　大元後至元



六年歲次庚辰四月癸未朔二十七日
右逸人竇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段清雲書案唐書本
紀天寶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此碑立
於是年二月則在邕殺之後當時邕有重名而死又
非其罪故身殁而文猶見刻古人之重文行不重勢
利如此居士之季子元禮官梨園教坊使行內侍省
內侍而碑文多述其戰功蓋以宦官董軍如楊思勗
之類碑文稱元禮正議大夫後題制新加銀青光祿
夫夫蓋由正四品上轉正三品下也柳子厚述唐時
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
趺圓首居士無位而立碑於法爲僭特以其子方爲
內侍故當時不以爲非雖以李北海之強直且爲製
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口名
孝家忠　國兮揚親口　天口口行口
兮性口口口倬彼石表兮永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口未朔八日口寅嗣子上
杜國思賓季子梨園教坊使　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杜國元口
其碑傾覆承事郎奉元路涇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與魯勸農事姚達禮雅飭爲重立時　大元後至元



周夫人墓誌
石高九寸八分廣九寸九分十七行行十七字正書
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夫人義興人也漢眞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
之孫　皇明通之女姒不失媛晉以正秦適爲太原
王府君靜信之妻昔五典克從三台樹位漢朝之任太
尉司空此皆府君之遠祖也　夫人四德可則九族



從風齊眉之敬無虧如賓之儀有越奉佐君子何憚高
梁自壑移天久歷星歲期百齡之有永胡一極之備凶
天道者何仁冈斯在嗚呼哀哉藥餌無救遂終於延康
之私第時春秋六十有五孤嗣號絕猶子悲酸以茲吉
赴杜城東郊之禮也兄丹旌霞擊素幕雲張痛寒風
之蕭瑟悲夜月之蒼茫岳也匪才忝爲叙述詞曰
昔聞天道　仁冈不遂　彼蒼如何　降禍斯至　嗚
呼哀哉　嗚呼哀哉　黃泉已掩　白日寧開　痛孤
嗣之號絕　傷行路之俳佪
天寶六載十月世日建

誌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歷開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季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知何人作但有岳也睠才忝爲叙述之語岳則其名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抱經堂文集

遊濟瀆記

石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七寸五分計十五行行三十字錄書在濟源縣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浮綠甲帝命璽夷疏瞰滄而正乾綱鍾林巒而通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弐川者或在幽僻遠而見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浮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界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沖和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無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自把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道汶不以險阻口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憙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拾旃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閟宮有侐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颸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禴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名或有馮焉盪滌滑通動植滋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岸猶冷杏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疑而衆翰光昭厥美云

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山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閒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臨沸而

上人或不取須臾復沉于之遊也默禱于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于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物竟不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金蘍琳瑯文甚似六朝字亦唐隸之至工者與郙穆金難琳琅對校有云不以險阻斲其勢郙穆不識斲字而云闕一字今此字甚完好說文斲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斲猶文折从艸在亾中亾寒故折足証唐人猶能用古字郙穆又誤以軹縣西北數十里爲南北遠而見奇爲貌奇四時壹色爲一色敱岸猶冷爲危岸庶託



豪翰爲庶記賴有原刻証之碑拓本假之少山已裁疎成帙不見年代惟達奚珣題署吏部侍郎質之通鑑珣爲河南尹降祿山在天寶十四載其爲侍郎未知于何時也記文殊庸猥不足錄姑以珣始知策祿山異謀而繼乃以身奉之其爲郡夫患失已發于文如此故爲略存其跡以見士之貳行可醜也授堂金石跋

## 宴濟濆序

石高廣尺寸與前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隸書刻在前碑之陽

## 宴濟濆序



吏部侍郎達奚珣詞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新安主簿高侯知名之士也自冠巾私第屈多散逸不遠伊爾薄遊于畿濟源宰寇公此侯之舊也乃昌言曰弊邑褊小何以娛賓是用戒肥遊選休暇總轡出郭頓夫濟濆焉昔陶唐宅天洪水方割夏后敷土沉災克清濆之稱位斯焉擎起大其名靈厚載託勝中州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聽揖滄海以朝宗均襖興於通侯蓋取諸此然後命舟子爲水嬉垂安流窺洞穴煙華鈞浦彩澈金淳表裏皆明下觀鱗石風雨時霽遠映雲山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船移鳥下岸靜蟬鳴沿流溯洄坐得桃源之趣矣況時當大夏氣惟溽暑沸海集陵流金爍石獨有茲地勢隔人寰高樹森沉宵若無日脩竹陰映蕭然納清併佪久之體靜心愜思壯士以翻景與諸公爲窮年不覺晴雲向山涼露滋夕對歸騎而將散負幽情而更多如何誌之詩可以興

濟濆記後敘善利物者曰水水之靈者曰濆濆有三而濟居其壹焉道源數訊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截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達奚公智乃周

物德惟上善昔遊于茲嘗誌其事琚忝尉此邑恐塵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朝議郎行濟源縣尉鄭琚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其文與字甚工金薤琳琅所未載但得其碑陰之遊記而已濟瀆在縣西三里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温縣入河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北山經王屋之山濈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里志兖作沇水經注濈作聯此濟瀆實當名沇水至温縣入河乃名爲濟字當作沛後人于此呼之甚乖經典



矣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兩面刻陰面刻遊濟瀆記陽面刻宴濟瀆序皆達奚珣撰薛希昌書無年月後序爲鄭琚撰題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玩前篇記云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岸猶冷苕生未穗是冬春之交景象後篇序云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時當大夏氣惟溽暑獨有茲地勢隔人寰是盛夏景象益非一時之事鄭琚後序云達奚公昔遊於茲嘗誌其事既云昔遊是在天寶六載以前不知何年也然據前記又有云國家百神授職羣望聿修閟宮有侐象設如在以諸侯之禮禮而禡之是濟源初建濟瀆廟之語文獻通考載武德貞觀之制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洛州元宗天寶六載詔封濟瀆爲清源公據張洗撰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銘碑文云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則濟源之立廟建祀當即在天寶六載然則達奚珣遊於春初宴於夏日而鄭琚立碑乃在隆冬似同屬天寶六載一年之事矣達奚珣兩唐書無傳其仕履略見石臺孝經跋中書者薛希昌亦無傳可攷遊濟瀆記文云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又云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口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宴濟瀆序云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凡此皆謂濟既截河復獨流入海也然古今水道情形不同而辨濟水源流諸說亦不一胡渭禹貢錐指趙一清水經注釋皆彙衆說而詳攷之今節錄於此禹貢錐指曰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温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溫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渭按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縣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濘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濘沇聲相近卽沇水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水經注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沇水文俱作沇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關南決爲滎澤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叔重說文尤精覈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沇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二濟同名者何也徐鍇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泜此非四瀆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沇今人多亂之又云沇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沇楚金辨沇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沇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濟北濟之分乎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相去亦踰千里別白如此不似草慮之濘亂也禹貢雖指經云溢爲滎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皐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關南決爲滎澤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武德之界濟沇之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

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
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
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
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
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
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
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
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
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
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



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
還清自顯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會有人
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
遂有濁河清濟之圖林少顯云濟清而河濁濟少
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
者皆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
者以溢爲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惑者也
蔡傳云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
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沈水至泰澤渟而不
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目所共見若河



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
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水經注釋酈道元曰濟水
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
尋梁脈水不與昔同一清按通典曰水經所作殊
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
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
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又曰按後漢郡國
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
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
封邱冤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舊
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
注解並大紕繆一清按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
之失一在豫州河南府濟源縣
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
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雖指解之曰河
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
所侵空竇盡塞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
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
是鵲巢而鳩居舸名而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
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

七八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絶其瀆猶在雖中間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榮爲川則榮與濟合鴻溝既開榮瀆爲河所亂及榮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菏汶戴村已築則東河以下所行惟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水經所叙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古文尚書疏證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絶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余讀郭璞山海經注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沇水東經溫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稱此三說以襲子鴻嘉獲所云間復難余今不見河南



云遂眞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余已枯而復通既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沇水東經溫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稱此三說以襲子鴻嘉獲所云間復難余今不見河南

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
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
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
濟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
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
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
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
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
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
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



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壞
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
晉書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後河濟汎濫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
是復侵壞祗乃造沈萊堰兗豫無水患鄧超傳太
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
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涸者哉大抵王莽世
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
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稍絕爲曾枯



絕則妙矣潛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祛君卿
之惑其無戾于桑酈也明矣諸家之辨濟水枯而
復通聚說如此若以此碑證之是在唐元宗時濟
水尚載河通汶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八

金剛經殘石幢

僅存兩段合之高三尺八寸五分上段止存三面下段八面每面廣八寸首尾兩面各九行餘皆十行字數無攷行書在西安府城南李家村

缺　□蔣圖撰

清河張貴書序

缺□國化人代　天育物者必資於賢明矣其選才刋□缺越於吏部乎昔王戎標簡要缺□也中有吏曹庶



士皆考乃聲實器其藝能缺鍵秉人物之樞要出納之恢謂缺□明山惠清河傳延□鑾農楊自然太原王漳源領同寮數十□缺□或以德進或以詢華居冦或以翰墨稱缺□角詩書弱冠文史然而博綜多識靡所不該研機深沉悟色空缺達知窈冥而有精混常樂眞如以求實缺□寮庶品之□蘭也作是願已冈不悛心則有遠方名工不召缺□無足而員來或刻或鶩成之不日載雕缺□彪炳則有揮毫騁藝拂花雨而爭鮮垂露矜能縣員棻而增缺眞實視之者方開淨眼目宿植德本昌求缺□相與證誓願力永此證明然後乃知是非兩忘得失雙□□缺學嘗試言之目論膚受乃爲銘曰

缺玉文炳煥妙理宣揚無幽不燭無滯不彰是非雙□缺堂堂

金剛經缺書　廣平程進刻序

經不錄

大寶七載歲次戊子三月廿八日建立□

鑾農楊子邕刻



缺寶曆元年移於當曹南院仏剎安置自後缺至開成二年五月一日故隴西李公友誠缺舊地至會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

佛弟子太原王□□　安定梁過庭

彭城劉承恩　安定胡山惠

清河傅延□　鑾農楊自然

太原王漳源　鑾農楊文□

清河路希進　清河張貴

南陽樊元□　渤海□履□

上谷侯江　瑯琊王皓

鑾農楊景□　清河張璟

南陽宗華
清河張才遠
彭城徐庭遜
南陽張晞之
頼川陳懷進
清河張鴻洲
太原王從諫
頼川陳小覺
清河張口嶷
譙郡婁口口
平昌孟玠
京兆杜奔
扶風馬口
清河張眞
東平萬希嶠
燉缺
康公口缺
呂彝缺
張紳缺
北嶽恒山安天王銘
廣平焦士廉
天水趙承先
邵陽秦鳴鶴
太原郭齊缺
樂安汪孝昇
太原王志朝
鉅鹿魏陶光
平陽霍撫
鉅鹿魏協
隴西李回
太原王晟
汝南荆庭口
安定梁如口
會稽嚴昇
清河張缺
宗權缺
閻人逢缺
王從口缺



碑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二寸三行行四十五字隸書額失搨在曲陽縣北嶽廟
大唐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　并序
左羽林軍兵曹參軍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李
奉撰
吳郡戴千齡書并題篆
遁甲開山以方色受土水行作鎮靈構司野截巨壑以
波委指平陸而海清壁旋頭柱　王國蔽虧日月棲泊
雷電可久可大取諸恒也恒之靈藏往知來威遠懼邇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聰明正直害盈福謙神我淳勑荒
札不勑拯霄雨佐秋成再蠶獻工六擾呈逸有孚盈缶
奚貴而無位哉古者天子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未嘗王
五嶽而公四瀆　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
帝登泰山躡社首範圍　天地幽贊於神明柔兆
載上元庚寅　詔曰五方定位嶽鎮摠其靈萬物
阜成雲雨施其潤　上帝作宅寰區是仰其從宗
西嶽先已封崇其中嶽三方典禮猶闕降神布澤同致
禰於生人肆類尊崇未齊名於禮秩永言光被同叶靈
心其北嶽可封爲安天王所司擇日奏聞龍集丁亥律
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册庶縣禮也夫　聖人
以　天地爲本陰陽爲端五行爲質北嶽水正也

乙酉水命也

茲介福益無方也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
郡長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
府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
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
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　天三門出將風順遼
海霜明憲秋山戎朝鮮繫頸請命明威將軍守右威衛
將軍使持節博陵郡諸軍事兼博陵郡太守北平軍使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康侯分
符師貞受律英畧外斷沈謀內融清潭無私虛谷必應



趙人化之如春陽也朝議郎攝別駕上柱國賞緋魚袋
信都馮公承相中散大夫行長史上柱國賞紫金魚袋
滿河張公襄職人之望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威搖商秋德湛行露遹直郎行錄事參軍滎陽鄭攸
宣義郎行司功參軍汝南同瑯冼奉義郎行恒陽縣令
高平郗懷玉吏之雄也貂蟬稱家冰水作吏箇箴方勁
球琳有聲僉曰
　聖王先成其人而後致力於神國
其祉也簡省方展禮於虞帝敬鬼尚祀於殷人未有加
望秩之榮錫封崇之號斯蓋　我皇之能事也燕
山有石碩儒有文既述且刊超變陵谷銘曰



維恒兮作鎮壬癸善利萬物兮德配諸水雄峯屹立而
朝山邏迤閃電雷怨神鬼其神靈兮福之所履福善禍
淫而正直如夫　其一　君恩覃兮流湯蕩汩神道
蕩鬼方四瀆爲公兮五嶽王山戎臣首而犬戎北亡勒
貞石以一固浮大海之三桑　其二
天寶七載歲在戊子五月庚午朔廿五日甲辛建

杜南金韓休烈刻字

碑陰

碑陰分三列第一列刻記二十六行
其三十人又劉處一行杜南金一行
琦一行行書又馮澤題名及
宋人題名三段並行書左行



安大王碑陰

康傑撰

藏千齡書

昔剖符嫣川化洽殊俗授律遼海
是威名簡　帝建旗此藩爰自下車率先明祀牲
牢器幣罔或不豐若國有兵戎　賈君於是告虔而
羣凶失險歲或暘旱　賈君於是鴈信則車迴甘澍
無享不答有開必先非惟岳降生則孰能獨契其道若
斯之妙故神以立政則不言而化神以施惠則日用不
勤神以肅物則不怒而威神以察微則無幽不燭故

我王是崇也而　乾坤式宴庶績咸熙　我賈父則
之也比年用登物不疵瘝故人非化不感感非神不深
神明之道與　賈父之政通矣謹按王者往也既有
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故　吾君崇其秩禮
以答嘉休　賈公載刊　睿冊式旌不朽　別駕
馮公承相樂氣潛融淸輝外朗探　道得　盧元
之旨屬詞盡詩人之興雖勢居熏灼不以材地驕人位
高出刺能以謙卑自牧揚惠風以拯弊激淸流以澄邪
廣太丘之道則無所不容受鴻鍾之虛則有來皆應不
空之頌斯焉取斯　長史張公盧贊允迪厥猷匪懈



於位佐上以直率下以寬不見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赫赫千
里繄公是毗錄事參軍判司參軍等並材望孤標聲實
兼茂官殊而各競於理事異而同歸於公百城作率亦
庶像之勤也安喜縣令等並砥節首公飭躬從政一德
均化故四人不擾一心共理故千里謐淸豈伊異口衆
宰君之助也戊子歲夏五月邦人勒美於碑之陰雖遷
改不時而贍論有所懿彼來者勿替引之
朝議郎行司倉參軍馬克廣
文林郎守博士李重光
朝散大夫行義豐縣令吳介
承議郎行鼓城縣令楊欣
朝散郎行司士參軍薛楚金
文林郎守參軍劉令錫
宣義郎行參軍陳伋
錄事張元濟
朝議郎行安喜縣令崔邃
朝議郎行北平縣令李映
朝議郎行望都縣令李攸
朝議郎行無極縣令盧成麟
承奉郎行陘邑縣令郭同琳
承奉郎行恒陽縣丞李茂芝
文林郎守尉夏侯庭瓘
儒林郎前主簿桑奉日　以上第二列
朝散郎行司戶參軍裴子產
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問
徵事郎行司法參軍郭說
徵事郎行參軍張鉉
朝散郎行參軍陳寧
文林郎守博士李重光
朝散大夫行義豐縣令吳介
承議郎行鼓城縣令楊欣

宣義郎行唐縣令崔若鏡
承議郎行深澤縣令張鎬
宣義郎守新樂縣令鄭卓
文林郎守主簿騎都尉張惠敏
宣義郎前丞崔聳
登仕郎守岳令郭延英
登仕郎守岳令丁子琦 其載七月一日止以上第三列
前供奉合鍊百花漿北岳眞君廟三洞道士劉處一
此行在二三兩列之後

杜南金韓休烈鐫



監廟馬若水縣尉馮澤癸巳九月二十三日謹記
權縣尉馮澤嘗拜祠下癸巳九月念三日
東京員寮石直副指揮使口口口靈道場七晝夜
記大宋咸平五年二月二十七隨從

康傑文內有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問不
書姓而冠以皇族夫國君之尊族人不得以屬通而
況天子乎金石文字記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
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
祿山衙日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郡長
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府



木蔡有隣樂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際
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嘯書序集
右碑後列范陽節度安祿山博陵太守賈循及從吏
馮承相張元贇鄭敬郗懷玉等職銜皆有頌揚之語
而于妥賈則云常樂安公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
天三門出將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夫以國英時
傑出于自稱李荃阿諛必小人之尤況傳稱祿山陽
爲愚不敏其姦工于媚上以天寶七載正月群臣上
尊號而祿山即樹碑恒岳借封爵爲辭而致其上號
之意且夸揚己烈有風順遼海霜明憲秋等語不臣
之漸於此可見後附杜南金韓休烈刻字與碑陰同
按天寶五載正月封北岳安天王寶應二年五月改
封寧天王金石錄補
右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銘文載天寶三載上元庚寅
加封中嶽三方詔書舊唐書本紀載此事在是年正
月正合獨以庚寅爲乙亥則誤也明皇以垂拱元年
八月生歲在乙酉納音屬水故碑云北嶽水正也乙
酉水命也大君有命如彼北嶽鼎然不渝也碑稱安
祿山銜曰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郡長
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府

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
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
公攷唐六典武階二十有九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蓋
武臣之最貴者文武散官不聞有定員此云員外置
同正員者未正授之詞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拔碑題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唐書地
理志定州博陵郡屬河北道本高陽郡天寶元年
更名則立碑之歲距更名僅七年也其屬縣有恒
陽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縣有恒嶽天寶五載詔封安天王
此碑撰文者李荃書碑者戴千齡兩唐書俱無傳



新書藝文志有李荃注孫子二卷又太白陰經十
卷青囊括一卷或即其人但荃荃不同耳舊書經籍志無
金石錄但載大歷十一年張同敬一碑爲戴千齡
書而於安天王則但載碑陰云分書無姓名則不
但未見碑陽即碑陰亦未見其全也盛時泰元嶽
記則載此碑稱戴千齡書方勁有力不類唐人而
不載碑陰可知得全碑之難如此碑云水行作鎮
元楊司馬周禮地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鄭注云元楊齊州分野今定州屬河北非齊地而
云元楊司馬者左傳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注
于元楊杜注云元楊即虛也爾雅虛星于位之次
楊虛耗之名也則元楊爲北方分野矣碑又載開
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之號此尊號以天寶
七載五月壬午上是月庚午朔上尊號在十三日
而碑以二十五日建是上尊號後十二日也碑云
柔兆載上元庚寅詔曰云云封安天王之詔在天
寶五載正月新唐書本紀不書其事舊紀則書其
事而不書下詔之日惟冊府元龜載正月乙亥下
詔與碑不同天寶五載爲丙戌歲故曰柔兆載是
歲正月癸丑朔乙亥在二十三日而月中無庚寅
疑碑所謂上元庚寅者指月建也碑載詔詞以冊
府元龜校之有不同者上帝攸宅冊府作攸敘其
岱宗西嶽冊府作且岱宗西華其中嶽三方冊府
作其中嶽等三方典禮猶闕以下至未齊名于禮
秩凡二十四字冊府則省爲典禮所尊未齊名秩
八字同叶靈心冊府作用叶似冊府元龜有訛缺
也碑云所司擇日奏聞而不言擇日爲何事冊府
則云應須告祭仍令所司擇日聞奏較碑爲詳晰
矣碑云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冊
丁亥爲天寶六載三月丙子朔則壬午在七日也

碑陰專紀太守賈循以下之德政而此文則安祿山與賈循等並稱之先時循副祿山爲平盧節度不能不並列也碑稱祿山之貴曰常樂安公常樂未詳河北冀州魏齊周皆置長樂郡別無所謂常樂者兩唐書祿山傳稱其爲營州柳城人則距冀州甚遠非以長樂爲常樂明矣碑載祿山歷官皆與兩史合惟史但有柳城郡公而無開國伯史文後題名皆博陵郡屬官非畧則誤也史稱賈循京兆華原人張守珪北伐瀦河凍泮欲濟無梁循爲橋以濟以功擢榆林守捉使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



滕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此即立碑之時也其後祿山反使循守幽州顏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謀發賊縗之史故列入忠義傳餘馮承相以下史皆無傳碑陰首紀賈循事云昔剖符嫣川化洽殊俗地理志嫣州嫣川郡屬河北道循似先官於嫣州而傳無之又云國有兵戎賈君於是告虔而夢凶失險歲或暘旱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蓋吉兵荒之事實君皆禱于北嶽也傳稱循爲榆關守捉使地尚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鹵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碑所

潘智昭墓誌銘

石方廣一尺九寸五分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行書蓋題大唐故潘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吏部常選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并序

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洎乎晉業黃門侍郎岳之孫矣幸　唐運龍驤姻芳耀武曾祖仏壽識叶

天謀輔翼左右拯濟塗炭永寧邦社拜銀青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九原郡守祖觀太中大夫行司津監父元簡

積學成業溫恭允克仁惠鄉閭博通今古弱冠明經擢
第吏部選君名智昭字洛京地華原人也幼年聰敏識
用多奇日誦萬言尤功書算甄別寶玉性閑技巧好歌
詠事王侯此乃君之行也君之明也養親純孝甘脆無
虧交遊克誠信道日益友于兄弟共被均衣見善必悛
歸心三寶君之仁也曉陰陽義通挈壺術事
罷臺監侍一行師皆稱聰了委以腹心君之德也君之
能也掌廟譯生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授文林郎轉吏部
選時載五十有六運薄陵遲降年不永嬰疾累月藥餌
無徵病甚日篤終于其家嗚呼生分有涯逝川長沒備
凶儀習吉地以戊子歲實沉月五日癸酉殯于長安龍
首鄉禮也有子五人順也運也訓也慎也俊也昊天罔
極泣血如流恐代久陵夷高崖爲谷孝心遠紀式刊銘
誌



長原孤墳松檟蕭森刊石遐紀流芳德音泰山其頹梁
木其摧五子荼毒追慕增哀

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

潘府君名智昭字洛京華原人誌歷敘其上世云楚
大夫汪之緒也左氏傳楚有潘尪賈氏注楚大夫帥
叔字今誌作汪與傳文不合又智昭祖觀太中大夫



行司津監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都水監曰司津
監使者曰監以是推之觀行司津監仰其爲使者在
龍朔以後也誌內戊字缺畫又書景時景時者丙時
也時皆用支此潘川干他文亦不見惟北齊書南陽
王綽傳有景時授堂金石跋

按碑題唐故吏部常選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諸
墓誌從未有以郡望冠其姓而題于前者此爲異
例潘氏之先廣韻云周文王畢公之子季孫食采
于潘因氏焉出廣宗河南二望此碑題廣宗則不
與河南同系而文又云黃門侍郎岳之允岳爲榮



陽人是河南望矣通志氏族畧云潘氏芊姓楚之
公族以字爲氏潘崇之先未詳其始或言畢公高
之子季孫食采于潘謬矣廣韻通志二說未知孰
是碑載曾祖仏壽祖觀父元簡史俱無傳仏即佛
字梁天監時京口甘露寺鐵鏤文佛殿作仏殿碑
述行事蹟無他長止于功書算別寶玉通挈壺術
以掌歷生事授文林郎轉吏部選唐六典太史局
有介其屬有司歷靈臺郎挈壺正有保章正掌教
歷生三十六人同流外八考入流碑稱君掌歷生
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則是以挈壺術充歷生八

考入流而授文林郎也碑又云事罹讒侍一行師舊唐書方技傳一行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開元五年頗起至京置之光太殿則賈君之侍一行在開元五年後矣碑云以戊子歲實沈月五日癸酉殯後題云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天寶七載爲戊子歲禮記孟夏之月日在畢注云孟夏之月日月會于實沈爲四月然通鑑目錄天寶七載四月庚子朔五日是甲辰非癸酉七月己巳朔五日正是癸酉則碑云實沈月者所未詳也葬日書時而用干僅見此碑癸酉日丙時乃丙辰也



章仇元素碑

碑裂爲三段其有字者一段僅高二尺八寸廣三尺五寸六分十四行行十四字皆磨泐不可辨隸書額題大唐贈東平郡太守□□府君神道之碑十六字篆書在濟寧州取務村

大唐故東□□太守□□君字□□天子□□士人所□□一□□山□□一□□附錄碑文并跋二則從山左金石志錄

大唐贈東平郡太守章仇府君神道之碑

□□院學士知史官事韋述撰

翰林院學士內供奉左衛率府□□□東蔡有鄰書

曾聞祀德者必及百世承大勳□□□□□□□□□□□□□□□□□□□□錫壘繁茂在商則爲申爲呂在周則爲齊爲許枝分派別更盛迭貴則太守章仇府君是其後也君諱鏘素字鏘素□□□□□□□□□□□□□□□□于紀裂繻去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爲姓泰項之際有雍王章邯爲漢□併于□□□位降處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之新號草□□□□□爲自是流離荒服六百餘載魏氏徙跡平城建都河洛君之六代祖馥□參□督始歸中原仕至寧南大將軍徐兗青齊相五州刺史馥□□州任城郡守挹鄒曾之舊風慕洙泗之餘俗遺命留葬因而家焉復因武陽遠於□部代爲魯郡□□□□任城人也大王父魏郡太守諱夔大父來州□□□政烈考博陵郡錄事參軍諱孝力皆以友悌博雅德長清白增修其勛克開厥後君卽博陵府□之第三子也稟粹含和中溫外朗行必誠信□□□□之經學無浮華莫匪詩書之奧弱冠以孝廉登科授將仕郎無幾將有捧檄之□□□艱不赴□□免喪迺喟然而嘆曰士之所以降志辱身者□□□□然則隱居行義不忠無位蓋所貴在乎全其道也故富貴非道則不取貧賤非道亦不

去齊景千駟不如縫綏之一賢王氏五侯孰與單口
口口口闕却掃拒絕辟命澹然歸眞以壽而歿君
子以爲鴻飛寥廓罕能測其所至哉夫人渤海吳氏
合宮丞少明之妹也嬪風婦則儀口口口口口口
口家終率禮而偕老嗣子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尙書
兼殿中監內外閑厩等使兼瓊積社所種濟美必復
匪躬是徇爲國蓋臣拔自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董戎驅輶軒而按俗自褒斜之外邛笮之內萬里澄
清人安訟息間者口戎負德蟻聚口山賊貢不供兵
車屢駕稟　聖皇之英算震大國之威靈一舉而口



口口口再口口口其噍類罷析置吏班師舍僞　天
子議以殊賞酬其懋勛迺推錫類口口追遠口寵
開元廿九載秋七月　詔曰孟州大都督府長史兼
御史中丞持節劍南節度口使營田副大使本道兼
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口口瓊父故將仕郎鑒素
氣合純粹才擅奇特資禮樂而秉彝負文詞而擢秀
議能多通稟命不融德建昭代久淪幽壤雖馳暄易
遠松檟成行而餘口口鍾芝蘭克茂贍言鑒子每効
忠公抱節制之師致疆場之捷行賞爲重爰賜尒先
俾自葉而流根庶慰存而榮殁可贈宋州司馬天寶
三載秋九月　詔曰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
夫章仇兼瓊祖故博陵郡錄事參軍孝方父贈睢陽
郡司馬鑒素等口才繼跡雅操廣風累德成名克家
存口口生令鑒幹用於時揔戎樞其勳績表憲瑚其
綱紀榮親廣行既資孝以爲忠白葉流根載敷澤而
彰善宜加禮贈俾昭餘烈孝方可贈汲郡司馬口口
可贈使持節東平郡諸軍事東平郡太守又　詔曰
兼瓊口祖母王氏故母吳氏女則蘧範母儀盛德何
口嘉慶傳嗣徽音誕此良才克昭遺訓口口褒賢之
贈錫其有禮之封王氏可贈太原縣君吳氏可贈勃



海郡夫人初尙書既孤伯父麻城令崇節及麻城之
夫人馬氏親加訓育恩逾所生洎口獻凱策勳泣奏
其事　上爲之憮然特　詔追贈麻城府君爲楚州
刺史馬夫人爲扶風縣君嗚呼厚於仁者口其口愛
其親者及其類所謂孝口口也故得　明主感歎
嘉迺誠心贈策口口哀榮荐至非大慈惠恭儉福履
所積胡鑒感通明神所勞則孰能臻於此哉於是載
美簡策流芳斑磬永口口裔豈惟太原有道無媿口
口之詞南陽文學空傳子工之頌其詞曰
系自炎皇惟裔之口口口口去紀爲章拒漢協楚

失其封疆言避華夏□□要荒魏氏徂南卜遷嵩邙
我宗復昭列于周行纂□軒裳□□□□□□東平
皎如琳琅□□□□五常辞祿顧道戢耀含芳
積善□裕克生才良準繩憲府恢復戎場勳績所酬
寵賜惟光迺立廟祧以榮邦鄉□□□□□□□□
俾□休烈如川之長臣烈不揚臣忠不彰子孫是詹
永思勿忘
天寶七載歲在戊子十月戊戌朔二十日

甲申夏四月三十日晦羽遐持此碑互相校錄譯出
若干字原闕若干字舊碑爲文氏故物中間倒置三



行爲之譯正文字書八分有額
己丑五月七日重值購此再正數字林宗志
右碑在濟寧城北三十里耿務村南官道旁甚高厚
斷爲三段篆額十六字徑二寸許碑文八分書字
徑寸許磨滅不可識僅隱隱見數人字而已濟寧州志
右碑題云大唐贈東平郡太守韋仇府君□學士知
史官事韋□撰翰林院學士內供奉左衛率□蔡有
鄰書天寶七載十月二十日立府君諱元素字立素
兼瓊之父也兼瓊著續西蜀兩書無傳其祖父名字
非此碑幾不聞于後蔡八分書在韓擇木張庭珪之



上而此碑歸然標樹于大道之旁西去濟寧州三十
里車塵馬矢堆積其下更無有拂拭之者予命工人
搨之金石錄補
右碑磨滅幾盡又裂爲三無可辨識惟碑額四行尚
完好偶檢　國初葉林宗萬金石文隨錄載此碑全
文亟爲補錄案李白荅杜秀才詩云聞君往年遊錦
城章仇尚書倒屣迎注謂章仇兼瓊也今據此碑兼
瓊卽元素子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劍南節度
使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全文一千四百餘字存者僅二十七賴葉



石君金石文隨錄載此文山左金石志刻其全文
頗可資考證因亦附錄于前葉石君名萬林宗其
字也吳人跋稱甲申爲崇禎十六年己丑則　本
朝順治五年也此文石君從文氏所藏搨本錄出
繼又以重值購得一本然則此碑在二百年前尙
有搨本流傳矣碑文撰者韋述溯其名尙存之據
唐書韋述傳開元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兼知史
官事充集賢學士至天寶九載始遷尙書工部侍
郎碑歷官與傳合當是韋述也書者蔡有隣史無
傳廣川書跋但載尉遲廟頌盧舍那佛像記而

姓統譜又有章仇大傅于世久矣文云在商則爲此碑之外則汶上縣爲許章仇是其後也裂繻去囑累經石刻題名自章因官爲姓秦項之際有雍章仇惠難主章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定章仇昨娘十願菩姜姓逼志氏族畧章仇氏以九年字並見山左金齊公族漢有章弁因避仇遂者自隋已繁矣史無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十八年三月壬子益與碑載降處仇山不同也以安戎城五月癸卯吐蕃章邯將擊破周章軍三年章邯碑載口戎負德蟻聚帝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云之事也碑載詔書



祖母及母最後又贈章邯等戰數却二世讓邯邯兼瓊推崐此即貤封紀項玉乃立章邯爲雍王此也章仇兼瓊位顯而名著四

靈運禪師塔銘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五節度時興大南市創新津通十六字額題唐少林寺字並行書在登封縣少林寺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銘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

聖善寺沙門勤口口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



不及此碑則此碑不翼而飛矣（唐人無事蹟字典作隋人）見於金石者申爲呂在周則爲齊幸家海三官廟佛在金棺上國簉仕于周世守保大象主章仇再生須菩提主王章邯爲漢口降處仲禮象主章仇法諫章仇惠之新號中呂齊許皆薩主章仇孝義碑陰有開皇事爲氏姜姓本章氏石志則章仇族屬之在任城加仇字唐長安元年兼瓊傳然元宗紀書開元二仇嘉勉是避仇之說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事爲氏即保章之義蕃寇安戎城兼瓊又敗之即記秦始皇紀二世皇口山兵車屢駕一舉再舉云將西至戲二世使章既賜其父又贈其祖又贈其等圍鉅鹿項羽往救其伯父崇節伯母馬氏皆以以兵降諸侯又項羽之典所緣起前此未見也

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口沙界無量國土皆清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肅州恒農縣尉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母胎定水澡於孩性內典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冰峻其苦節泛如也時不能知常以爲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五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根以復于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舅氏掾于高口而上人遂緇於此郡玉立凡石不可喻其烱然日映衆星無以方其明者竟啓緣茲寺口副乎夙心無何習禪決於龐塢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眞貫理照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既淨色身亦如始知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佛剎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嶺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矣夫如是孰能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粤開元十有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霧晦黃焚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澗吾法海空吾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不發



心源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靈運碑者唐崔琪篹末云聖善寺沙門勤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序無一筆不似（舍州山人稀）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嗇地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菴彼嶺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矣夫此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況經生哉（蒼潤軒帖跋）

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墳即梁帝皇嗣者也以其爲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爲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金石文字記

文云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按蘭陵東海縣此當文古人有之黃叔璥中州金石考云陰陀羅尼經咒高岑書按岑唐嵩山隱士中州金石記

稱南蘭陵則省文古人有之黃叔璥中州金石考云碑稱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翥號州恒農縣尉其敘靈運世系如此今額題行書與碑文誤指靈運即梁帝皇嗣臨文失檢殆既非一手而又謂



非實也碑側下有辛秘題名其文云元和十二年閏五月廿九日河南尹辛秘奉勅祭中嶽散齋于此寺正書凡五行俱完好竊怪葉封嵩陽石刻記可謂博一朱矣然亦遺而不收獨尋乃始得之故益白矜惜爲可寶也辛秘見新唐書本傳累遷汝州常州刺史河南尹與題名合

授堂金石跋

拜比干廟文

碑高五尺廣二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字正書在汲縣比干廟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高夷師次商墟乃下詔追贈商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册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家

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于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痡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政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暱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口口其口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王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家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歸口口之口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口于孟津公存而商存公喪而商喪興亡所繫豈不重與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殺則垂其教奮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虐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商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闕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竄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

秋徵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擴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口口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閭親失而不爭睹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



崇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告于金石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于祠堂覩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拭閟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靡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口爾來口爲臣不易

右唐李翰文

宋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汲令聊城朱子才立石

主簿東里張琪書丹

監衛州酒稅宛丘孫絢題額

刊者柳士衍

唐太宗追贈比干爲太師貞觀中既立碑刻詔及祭文天寶中李翰官於衛作此碑述封表之指其文雅正選入唐文粹中今碑乃宋建中靖國元年汲令朱子才重立金石文字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立張琪正書口口題額在汲縣琪時爲汲縣簿所書李翰文字體秀整在唐人中亦爲絕手而無書名者豈以位卑邪中州金石記

碑重立字畫過纖已漸損俓不大顯鑿文爲李翰撰翰見新唐書文藝傳云翰擢進士第開衛尉今碑自序天寶十祀余尉于衛者是也翰既上張巡功狀表諸史官而于太師忠烈之蹟猶三復言之非如世所號爲文士也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八十八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九

## 中岳永泰寺碑

碑高七尺六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書在登封永泰寺

大唐中岳永泰寺碑頌并序

靈昌郡龍興寺沙門靖彰撰

頻川處士荀望書

觀夫聖應無方等曜靈之流萬象覺海元曠若溟渤之含百川凝然居衆妙之先煥矣處有空之際於是慈光



西燭慧液東飛廣開權實之門爰啟布金之義粵茲寶界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卽

孝明帝之賢妹也乃居龍若驚克修雅志確乎出俗入道爲尼以誠信有徵勑爲置明練之寺兼度士庶女等百有人矣頃遇周武不敏正教陵夷至隨氏開皇重加修復又度尼廿一人以崇景福暨

有唐貞觀三載議將尼寺居山慮恐非人侵擾　勑令移額於偃師縣下置此因廢焉至神龍二載七月廿五日有嵩岳寺都維那僧道瑩奏聞此故寺依山帶水形勝幽棲不假多工便堪居住

伏惟　故永泰公主器韞冲和承規

帝闕



庶增瓊萼冀保瑤枝何圖猒代辭榮遷神遂遠二聖痛金娥之殞乖人興玉碎之悲凡厥有情孰不傷悼至論潛祐必賴薰修伏望

天恩爲永泰公主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爲名特望度僧二七人庶使福資冥路竊惟聖不孤運會緣必興建寺立僧寔由於此自茲已降暨乎至今亦有別

勑配居或牒兩京名德冀翼清衆五十餘人咸以軌範端融心澄海月鵝珠育物禮誦無虧常懷報

國之恩庶願福增

皇祚千佛二古塔者昔明練之所起亭亭四照巍巍搖空龕室聆曨重光迴映其間大窣堵波者隨仁壽二載之所置文帝曩常應命感異稀奇忽得舍利一瓶雪毫琛爛火焚益固擊之逾明乃詔天下梵場令起塔供養爲蒼生之祈福也口制妙絶神工未方永鎮檀林以昭盛烈東有兩支提者昔寺主道瑩上座崇敬遺教門人之所造也二長老僧甚國寶振古超今息化歸真法俗追悼故起斯塔前門樓浴室食堂經藏者卽大德曇暕律之所搆也律師宿智圓明知微察物少編僧錄風骨天然精持大乘元通數部不住無相兼崇有爲沙門思晤者心燈獨知跡無住處諸佛遺旨必能竭其筋力諸魔動念必不愛其死生乃跋涉江山樸斲

杞梓食堂之方頗有助云九級浮圖者比丘眞一敬爲故兄寺主眞藏之所建也禪師積德累仁果曾慈惠玉昆金友俱離塵籠第子沙門志堅乃陳酋郡封禪寺都維那僧希晏等敬爲和上樹茲景業藏寺主絢彩凝華心鏡虛朗再成寶殿重立尊儀口有闕遺盡加營葺并鑄大銅鐘一口重四千斤函廿石裝飾嚴麗備物惟新金容將滿月齊暉玉相與日輪爭曜簷宇四繞迴廊復周蹬道淩虛懸階數帀風鈴夜警聲聲流解脫之音曉梵朝吟一一讚苦空之偈嘉木繁植祥花接異菓恒春脊柳垂憐高松結蓋而雲際前寺主道演前上座智光



前都維那元順皆體道歸一異本同源逍遥林泉躡履雲壑復有沙門法意敬一等至樂大乘沉心不二一日必菁當賈勇而行諸六時精勤縱力極而不廢其寺也高殿右脊龍律左傍前眺案崗萬公居後地形澄塋幽硤對靈鎮之臺山勢巍峨峯頂與曾巒俱峻昔跋陁三藏懸記此方人安衆和福利弥廣時上座明信寺主道俊都維那敬一並操履霜潔動成紀綱德義相資同知寺任但恐三輪一轉海際塵驚若不刊勒貞瑤何以表之靈跡靖彰內懇深定外謝多聞敢違衙心昧揚休烈其詞曰

佛性微　遍含識　隱顯自在兮　無量力　開秘藏　耀無疆　寶剎嚴凝兮　仙路長　韻慈鐘　震懸極　警衆沉昏兮　清闇域　光勝宅　啟津梁　淨彼地獄兮　與天堂　昔明練　今永泰　跃陁遠記兮　斯爲大　刻琢石　炳微言　曠代昭宣兮　萬祀傳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閏三月五日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碑略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孝文帝之妹入道爲尼及神龍二載僧道瑩奏爲永泰公主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爲名而無書名何也中州



觀苟望書結體茂密不減蘇靈芝而無書名何也

金石記

碑建于天寶十一載稱年爲載是也今文云貞觀二載神龍二載當時元宗自欲變年爲例未嘗易及祖制又文稱隨仁壽二載并前代亦追改之綸流不學輒遷就至此多寶佛塔碑亦云天寶元載岑勛之失與此并同

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按堂金石攷

按碑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卽孝明帝之賢妹也賢妹之稱始見于此明帝之妹是世宗宣武皇帝之女魏書不立公主傳故無可攷據河南通志

載永泰寺在登封縣城西太室之右云是後魏孝文帝公主焚修地則誤矣魏昌明帝紀明帝以延昌四年正月卽位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爲皇太后己亥尊胡充華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爲尼徙御金墉此公主不知是太后所生否耶八月丙子尊皇太妃爲皇太后臨朝稱制至正光元年七月侍中元乂劉騰矯皇太后詔以帝年已長敬遜別宮乃幽皇太后於別宮至二年永泰公主入道爲尼史雖無可攷然觀當時朝政若此則高太后之出俗與公主之爲尼或皆有不安于其俗之故也

## 多寶塔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四行行六十六字正書額失揭在西安府學

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南陽岑勗撰

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眞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粵妙法蓮華諸佛之秘藏也多寶佛塔證經之踴現也發明資乎十力宏建在於四依有禪師法号楚金姓程廣平人也祖父並信著釋門慶歸法鼓母高氏久而無



娠夜夢諸佛覺而有娠是生龍象之微無取熊羆之兆誕弥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絕於童茹髫齔不爲童遊道樹萌牙聳豫章之楨幹禪池畎澮涵巨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決誨在手徇命潛悟如識金環總持不遺若注瓶水九歲落髮住西京龍興寺從僧錄也進具之年昇座講法頓收珎藏異窮于之疾走直詣寶山無化城而可息尔後因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身心泊然如入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行勤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如雨遂布衣一食不出戶庭期滿六年誓建茲塔既而許王瓘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善來稽首咸捨珎財禪師以爲輯莊嚴之因資爽塏之地利見千福默議於心時千福有懷忍禪師忽於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流注千福清澄泛灩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卽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望則明近尋卽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舟泛表於慈航塔現兆於有成燈明示於無盡非至德精感其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雖然歎愜負荷插于槃于槃負憑憑志誦經勵精行道衆

聞天樂咸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寶元載創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　帝夢七月十三日　勑內侍趙思偘求諸寶坊驗以所夢入寺見塔禮問禪師　聖夢有孚法名惟肖其日賜錢五十萬絹千匹助建修也則知精一之行雖先天而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記咎漢明永平之日大化初流　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建同符千古昭有烈光於時道俗景附檀施山積庀徒度財功百其倍矣至二載　勑中使楊順景宣　旨令禪師于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遂總僧事備法儀



宸睠俯臨額書下降又賜絹百疋　聖札飛毫動雲龍之氣象　天文挂塔駐日月之光輝至四載塔事將就表請慶齋歸功　帝力時僧道四部會逾萬人有五色雲團輔塔頂衆盡瞻觀莫不崩悅大哉觀佛之光利用賓于法王禪師謂同學曰鵬運滄溟非雲羅之可頓心遊寂滅豈變網之能加精進法門菩薩以自強不息本期同行復遂宿心鑿井見泥去水不遠讚木未熱得火何階凡我七僧聿懷一志晝夜塔下誦持法華香煙不斷經聲遽續炯以爲常沒身不替自三載每春秋二時集同行大德四十九人行法華三昧尋奉



恩旨許爲恒式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至六載欲葬舍利預嚴道場又降二百八粒畫普賢變于筆鋒上聯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堂然禪師無我觀身了空求法先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菩薩戒一卷觀普賢行經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舟遷夜壑無變度門劫算塵永垂貞範又奉爲　主上及蒼生寫妙法蓮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鎭寶塔又寫一千部散施受持靈應既多具如本傳其載　勑內侍吳懷實賜金銅香鑪高一丈五尺奉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宏濟之願感達人天莊嚴之心義成因果則法施財施信所宜先也　主上握至道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　宸衷非　主上至聖文明無以鑒於誠願俾彼寶塔爲章梵宮經始之功眞僧是葺克成之業　聖主斯崇尒其爲狀也則岳聳蓮披雲垂蓋偃下欹崛以踴地上亭盈而媚空中巉巉其靜深旁赫赫以宏敞礎承陛琅玕絳檻玉瑱居楹銀黃拂戶重簷疊於畫栱反宇環其璧瑞坤靈晨晨以負砌天祇儼雅而翊戶或復屑挈摯鳥肘擐修蛇冠盤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

有與其容窮繪事之筆精選朝英之偈贊若乃開扃鎖
窺奧秘二尊分座疑對鷲山千帙發題若觀龍藏金碧
炅晃環珮葳蕤至于列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
羅方寸千名盈尺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卑須彌之容
欻入芥子寶蓋之狀頓覆三千昔衡岳思大禪師以法
華三昧傳悟天台智者尔來寂寥罕契眞要法不可以
久廢生我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
華之教也開元關于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爲妙
門駐塵勞爲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
教門總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爲最雄譬猶滿月麗天螢



光列宿山王映海蟻垤羣峯嗟乎三界之沉寐久矣佛
以法華爲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兒也岳瀆之秀
氷雪之姿果膺齒蓮目月面望之厲即之溫覩相未
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襲衡台
之秘蹟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　帝選或行密衆
師共宏開示之宗盡弊圓常之理門人苏茗如巖靈悟
淨眞眞空法濟等以定慧爲文質以戒忍爲剛柔舍朴
玉之光輝等旃檀之園繞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廣起
因者相相遣則慧深求無爲於有爲通解脫於文字舉
事徹理含毫强名偈曰



佛有妙法北象蓮華圓頓深入眞淨無瑕慧通法界福
利恒沙眞至寶所俱乘大車其一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繩
想寶塔思宏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眙　帝
夢福應天人其二輪奐斯崇爲章淨域眞僧草創
聖主增飾中座玩玩飛簷翼翼鷹矰靈感歸　我
帝力其三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
夜杌還懼眞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其四大海吞流崇山
納壤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知
見法爲無上其五情塵雖維性海無漏定養聖胎染生迷
轂斷常起縛空色同謬詹葡現前餘香何嗅其六形形法
空主可託本願同歸其七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丑朔廿二日戊戌建
勅撿挍塔使正議大夫行內侍趙思偘
判官內府丞車沖
撿挍僧義方　河南史華口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眞卿書多寶塔者僧
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今猶有
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
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尙如新也金石錄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揚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天遒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卽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爲迹求之得無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卽證菩提卽現多寶塔稱善哉人自不見聞耳（舁州山人四部稿）

有官秦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

## 金石萃編卷八十九　唐四十九　十一

後問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爲然所以經久不糢糊此是魯公最勻稳書亦儘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摹搨史家鼻祖又點畫太圓整筆寫不應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眞觀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顏書是腕著案書案亦大有力倘此爲墻壁則折旋皆如意不致欹斜但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魏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顏書率師此亦以其有牆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眼乃盛行（書畫跋跋）

右顏魯公多寶佛塔碑岑勛文勛既極言建塔光怪夢寐雲物感應不可致詰之事以及一時人士崇信之篤賜予寵賚如是之隆而魯公又爲大書而深刻之今千有餘年家畜人有其墨蹟見重於人蓋不但如予之所取以魯公之大節名書而已佛之道果足重於無窮哉蓋當時刺血塗金寫經祈福雖宮禁之嚴亦已靡然爲之降及後世又可知已近代能書如趙文敏公之徒則亦汲汲爲之雖一草廬吳先生不肯奉詺撰文其如衆楚何（集盛粲竹堂稿）

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實塔中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金薤琳琅）

## 金石萃編卷八十九　唐四十九　十二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石墨鐫華）

岑參集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詩（金石文字記）

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遍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虛舟題跋）

右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康熙中碑石斷銘詞缺佛

知見法爲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六字損歸我無空
四字末行缺大夫行內侍趙思七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前題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唐書地
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其都初曰京城天寶
元年曰西京是西京卽京兆也石墨鐫華云碑舊
在興平千福寺興平爲京兆屬縣今撿陝西通志
興平縣無千福寺但有多寶寺在縣治東南十五
里而不云有塔不知卽千福寺否也撰文者岑勛
兩唐書無傳但署南陽而無官位殆未仕也書者
顏眞卿結銜云判尙書武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



兵部尙書一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
曰駕部四曰庫部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光宅
元年改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改曰武部此碑正立
于十一載四月則其時新改夏官爲武部也尙書
上加判字史志不詳其制據兩唐書顏眞卿傳則
其時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是所謂
判者判採訪不知碑何以云判尙書也新書傳眞
卿被害在興元元年年七十六舊傳云七十七其生在景
龍三年是其書此碑年已四十四處舟以爲少時
書者約畧之詞耳題額者徐浩銜題撿校尙書都



官郎中新書傳載此官由河陽令爲東都留守王
俅裴署其府累遷都官郎中舊唐書傳不載此官
稱其工艸隸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又云工楷隸
肅宗悅其能而不言工篆書新史傳又言其署府
時民有妄作待命者浩按篆詰狀果詐爲之則其
能篆書宜也碑敘禪師楚金建塔之事大略云靜
夜持誦至多寶塔品忽見寶塔宛在目前期以六
年建塔旣而許王璡等咸捨珎財時千福有懷忍
禪師中夜見一水流注千福中有方舟又見寶塔
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卽建塔處也寺內淨人法相



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明近滅天寶元載創構材木
咸通帝夢勅趙思偘入寺見塔賜錢絹助建修至
二載勅旨令禪師于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至六
載乃刺血寫經石函盛舍利造自身石影同置塔
下又寫蓮華經千部用鎭寶塔又寫千部散施受
持其載勅賜銅香爐高一丈五尺表謝詔荅此建
塔之始末也末云天寶十一載四月乙丑朔廿二
日戊戌建據通鑑目錄是年四月丁丑朔非乙丑
且廿二日戊戌則丁丑朔無疑也天寶元年咸通



帝夢及二年花萼樓下迎御書塔額此二事固本
書者約畧之詞耳題額者徐浩銜題撿校尙書都

紀所不應書卽所謂許王璠者諱字玉旁當是元
宗諸子而兩史諸王子傳無王許而名璠者則不
知碑所云爲何人也方外文字多夸張之詞不能
盡覈者大率類是寫蓮華經既用鎭塔復散施八
開趙明誠所及見者卽此散施之本也岑參詩題
云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葢有塔必
有院塔名多寶經品列于法華宜乎以法華名院
而碑但詳叙建塔不及建院之事文從略也岑詩
云多寶滅已久蓮華付吾師寶塔凌太空忽如湧
出時明主親夢見世人今始知既空泰山木亦罄
天府貲云云與碑合也

楊珣碑

碑高一丈五尺廣八尺五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五十七字隸書額題恒農先賢積慶之碑八字篆書在扶風縣法門寺

□□武部尚書鄭國公碑銘 并序

御製御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是行正書

□□易與　天地准故君子洗心焉夫出處審乎時默語存乎　道簡易成其大勞謙□於吉□□
□□□有人□□□□□□□□之父也純孝足以合禮移忠足以和義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包大易之四德□□□□□□□□

行遷延不行者久之或曰生極其養不違親以易身孝本乎仁豈懷寶而迷國又太夫人有吾切之誡乃應命焉換左衛兵曹以□□□州司士轉杭州司士□□□□職及欒棘僅起衰麻外除謂楚祿萬鍾永無及已也蘊中和以息機推誠信以動物草木無夭況人庶乎鬼神知感況豪右也所以堂上鳴琴□□□□□□□□□□所在□□□□□用公之道行公之志推以一邑持宰　天下亦信然乎神欺輔仁位不充德亭伯勞於



於郡掾仲躬止於太丘□□□□□□□□時宰竊位而□歎命之不偶□□□猶令享年五十有一開元五載遘疾終于鄽武之縣廨公始自解褐應召及乎易簀歸□凡六徙□□□□□□□□者三□人者一□□□□之屯□無慍恚於三黜以之造次必周旋於四科傳曰涅而不緇摩而不磷公之謂矣夫人中山張氏僕射□□□□州希□之□女非傲之德訓□宮貞信之教行于嬪族命之不造華年早凋以開元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合葬于岐陽之安平山南原禮也天寶七載追贈魏郡太守夫人中山郡夫人其孤國忠濟美代業應期王佐則我有　社稷參能衛之我有廊廟尒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俾九流衣冠萬邦黎獻丕乃大言曰咸有一德思皇萬年時惟尒勞時惟尒弼若然者雖我君臣之□□契理運亦乃祖□之訓貽厥門風於是美□□之克家濡春澤以流葉天寶十二載三月重贈公武部尚書追封鄭國公夫人鄭國夫人所以彰父教子忠君嘉臣節也俾萬載□□□□□□□□□□

右唐楊珣碑案唐史宰相世系表楊珣爲友諒子今碑廼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爲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尔能衛之我有廊廟尔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歟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元炅不曾親察此碑爾此史之誤于紀事也嗚呼金石之文不泯於世功豈淺鮮哉碑中孝乎惟孝亦是四字爲句扶風縣志舊唐書楊國忠蒲州永樂人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案唐書恒農先賢積慶之碑云奉勅題者自篆額



也關中金石記右碑在縣北二十二里高原之上捶闕者三之一然猶有可辨者碑今尺高二丈三尺按今實高一丈一尺志謙寬六尺二寸方趺刻海馬垂雲寬九尺制造鉅麗書法娟美孝經隸行有二載癸巳字上下闕知是天寶十二載建立也題額亦工甚歐陽唐書世系楊珣出太尉震之後上谷太守珍生清河太守眞眞生洛州刺史宏農公懿懿生翼州刺史三門縣伯順順生儀同三司平鄉縣公琛琛生梁都通守汪汪生庫部郎中令本令本生昊陵令友諒友諒生宣州司士參軍珣珣生國忠而友亮之弟志謙生蜀州司戶參軍元炅元炅生太眞妃故妃與國忠應爲同曾祖之兄妹而碑



云珣之考爲青城令志謙是元炅與珣同志謙所生珣生國忠元炅生貴妃妃與國忠爲同祖之兄妹匪同曾祖之兄妹也此史之誤於世系也碑吕汪爲隋國子祭酒吏部尚書戴國公而世系只言梁郡通守此史之誤於職官也貴妃傳言詔爲元炅立宗廟帝自書其碑此因帝有題碑之事曉代作史誤傳珣爲元炅不曾親察此碑爾此史之誤于紀事也嗚呼金石之文不泯於世功豈淺鮮哉碑中孝乎惟孝亦是四字爲句扶風縣志舊唐書楊國忠蒲州永樂人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案唐書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則十二載追贈應從武部史以爲兵部未詳核也碑稱仲珣華陰人蓋舉其族望故與傳稱永樂有別開元末改牟爲載此稱五載或追紀書之堂



金石跋碑云天寶十二載當即立碑之年舊唐書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通鑑正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文又以憲部爲司憲亦誤也以余所見唐碑之稱文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誌銘行文部常選申

堂構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攷胡三省引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子史及通鑑皆云國忠爲易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喬食菜受邑君楊按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則伯僑乃揚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氏今叙珣先世而述揚氏之先妄矣又貴妃傳謂是元炎之女國忠傳謂是妃之從祖兄參以宰相世系表國忠高祖汪會祖令本令本三子曰昊陵令友諒曰志謙曰志詮昊陵者武后



爲其父墓所立石也友諒乃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則元炎之父而妃之祖也是妃爲國忠之再從妹今此碑乃以志謙爲珣父益國忠當日倚恃戚暱以作威福引而近之目稱與妃同祖元宗厭惡爲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金石錄反以史爲誤此過信碑文矣又表于汪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于志謙不書官而碑云壽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蛾術編

案楊珣碑云志謙生珣珣生國忠是國忠與貴妃爲同祖兄弟及以宰相世系表校之令本生友諒志謙而友諒生元炎兄弟三人元炎生貴妃是與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史及通鑑皆云國忠爲易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當是易之之女亦言國忠爲太眞妃之從祖兄益新書表傳並以珣爲友諒子也然碑立于當時且出元宗御製自當以碑爲正惟珣若爲志謙子則元炎兄弟當有四人珣之行次不知何屬而友諒或無後未可知也又新書貴妃傳云徙籍河中遂爲永樂人而碑云華陰人及珣之葬所又在岐陽殆從官遷徙不常厥居之故歟若夫碑額云宏農者從族望也貴妃本元璬長女明皇以壽邸之嫌其冊妃也謂爲



元炎少女考之史蓋幼養叔父家此少女之文所由假借歟至碑云夫人中山張氏當是易之之女故國忠傳謂其所自出耳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武張之亂輾轉歷數十年而嗣水益烈必至邦之机禍而後已也氣燄之所取可不畏哉

又按碑題武部尚書鄭國公所題官與餘皆天寶十二載三月所贈唐書宰相世系表皆略而不載但稱珣爲宣州司士參軍而已又碑載天寶七載先贈魏郡太守表亦不書若謂表但書生前所歷最後之官則碑稱終元武令之縣辟是其官終於

元武令也其未令元武之先碑有云換左衛兵曹
以口州司士轉杭州司士以表證之其所泐之州
名當是宜州則亦在杭州之先不知表何獨有取
於宜州也碑是御製御書而皇太子亨奉勅題額
太子卽肅宗也額題恒農從其族望而下有先賢
積慶字題額而有褒頌之詞者始見于此碑稱夫
人中山張氏僕射下闕州希口之口女舊書國忠傳
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卽國忠昆也新傳云國忠張
易之之出也爾雅釋訓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則
國忠爲張易之之甥夫人爲易之之姊妹新書張



易之附見行成傳云追贈易之父希臧爲襄州刺
史則碑所泐者乃襄州刺史希臧也末題天寶十
二載歲次癸巳八月口口口十六日下闕是月已巳
朔十六日爲甲申可以補碑之泐也

劉感墓誌銘

石高一尺二寸七分廣一尺二寸四分廿三行行廿五字行書

唐故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彭城劉公墓誌銘并序

河東進士李震撰

集賢院上柱國安定郡席彬書

猗夫乘間氣孕淳精扇風雲盪河岳體五行之秀應三



才之靈者緊　我劉公而是焉　公諱感彭城人也
曾祖諱容隱德不仕耽逸丘園　祖諱晃父因子貴克
大吾門　皇朝贈南磎郡司馬　公清德難尚至理可
師焉　我皇撥亂之開元也　公提劒以從扶戈而先
附　鳳高翔攀　龍潛躍遂使羣兇泥首萬方革面解
褐授翊麾副尉行興州大抴戍主遷右衛寧州彭池府
左果毅靈鑒洞照應變知微命偶　聖君職參都
尉又改昭武校尉行左衛陝州曹陽府折衝轉左領軍
衛同州襄城府折衝參謀帷幄之中制勝樽俎之右無
何拜寧遠將軍左武衛翊府右郎將又遷明威將軍右



龍武翊府中郎將公位階鴻漸官達虎賁騰踆建信之
名摽雀公幹之氣轉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
進封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皇帝乃命圖
形麟閣賜印雲臺公侯伯子之榮封河山茅土貝胄朱
綬之貴列長戟高門忽與逝水之悲終銜過隙之歎以
天寶十二載二月廿一日薨於永興里之私第春秋七
十一以其年十月廿日葬於咸寧縣黃壁卿之原禮也
嗚呼地埋勇骨天落將星蕭瑟松門棲泉薤挽詞子秀
等哀哀血淚欒欒棘心願頌惟家之風以篆他山之石
銘曰

三秦開九泉窟鶴報地兮潛恍惚森拱木間荒墳人瘞玉兮碎氤氳

誌石近出土完好前列河東進士李震撰宰相世系表列震泉州刺史案表又有震起居郎未知孰是集賢院上柱國席杓書舊唐書職官志有集賢殿書院即誌所稱集賢院也院設官各有職任不聞以勳官備員蓋亦志文所闕與劉禹錫稱其當元宗撥亂之開元提劍以從遂使羣兇授首云云開元元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及岑羲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禹錫當時從討立功始基於此誌所書歷轉階職由從七品下進正



六品上又進正五品下又進從四品下最後轉從三品上無一越級者攷禹錫初從元宗撥亂事定僅授翊麾副尉蓋非有殊勳可紀如碑所云殆亦子孫文飾之辭欲耀於人與黃臺鄉見元載傳稱萬年縣界此作咸寧地里志萬年天寶七載改爲咸寧乾元復舊此當天寶十二載故依改名元載當大歷十二年故仍舊稱也史例之嚴如是惟大桃戌新舊書地里志皆遺此名其屬何州不可攷矣授堂金石跋

香積寺經幢

幢高三尺八面每面廣五寸作四行諸今已斷僅存下截字數無考正書



施燈功德經文不錄

闕陽府折衝□□□□□□□□□□□□如□下闕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石墨鐫華右碑題首缺二字下云施燈功德經空五字又云齋世耶舍譯後云天寶十三載正月十五日左驍衛漁陽府折衝下闕姜如珍等同建按經文義勸人施燈于塔院者有全照一階道二階三階四階或及塔身一級二級以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等語且有不空羂索經云云字畫近褚河南碑在香積寺中金石錄補

金石萃編卷九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

## 孫志廉墓誌

石高二尺五寸七分廣二尺四寸二分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今在蘇州靈巖山館

唐故內侍省內常侍孫府君墓誌銘并序

朝議郎行陝郡平陸縣尉申堂搆撰

文林郎行文部常選上柱國南陽韓獻之書

公諱志廉字惠達冨陽人也昔炎稱帝業飛龍攀起於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彼德高致遠者蓋則



其先故知族茂慶流弥蒙洎後□□之□□之第六子也承家之緒克奉徽猷風姿璨然自幼及長智識天與藝能師資既得時以自致寔負才而見□服勤就養竭力盡忠承顏不違虔心至孝居公守道在職惟賢適褐授儒林郎拜內謁者監陟資驟進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朱紱奕奕儀容堂堂言語侍從之臣左右中洎之任淑慎攸止咸嘗

聖情君恩曲臨殊私荐及出入禁闥之殿棖遊日月之宮踈紫蔓於香街捧金輪於



十二載十一月十一日寢疾終於咸寧縣來庭里之私第時春秋五十二夫人則天水郡君趙氏之女作嬪叶禮于飛有光先夫亡沒三歲而已卽以明年夏六月八日合葬我府君夫人于長樂原之禮也　天子以舊臣可重軫念于懷旣賜之以粟帛復爰申于吊祭葺事之日人力借供嗚呼生榮沒哀身沈壑在緦帷已故石槨猶新掩泉戶以空幽慮棄田之有變將刻石以斯著庶不爲冥冥君者乎乃作銘曰

名家令族孝子忠臣禮義及物賢良立身櫛櫛芳猷堂堂雅重白珪無玷玉卮有當官因德建龍自勤榮侍衛宮禁輝光日生上壽未央於烏卒歲落影西沉巨川東逝白日晝短黃泉夜長佳城寂寞原野悲涼美石已刊功名□□□

來漸矣唐六典無文部常選之名舊唐書職官志天寶十二載改吏部爲文部新書亦同斯碑立于天寶十三載故曰文部所謂常選者不知何官攷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又有兵部常選意其爲選人之稱金石跋

按碑云志廉富陽人富陽孫氏大率皆三國孫吳之裔文所謂吳稱帝業飛龍鬱起於江東者是已至謂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後漢有孫賓碩北海人桓帝時賓碩年二十入市遇趙岐疑其非常人載之歸又有孫乾北海人先主爲徐州牧辟爲從事又有孫期成武人習京氏易家貧不仕郡舉方正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此所指不能盡定其爲何人也文稱府君有夫人趙氏而不云其有嗣子不知其經營合葬之事何人主之申堂構有詩名統籤不收其詩韓獻之名亦不列于書譜皆畧也

劉元尚墓誌

志高廣各二尺五寸七分其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行書

大唐故宣慶將軍左監門衛將軍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劉府君墓誌銘并序

通直郎前行右武衛騎曹參軍賈忻撰

鴈門田顗書

君諱元尚字元尚彭城人也出自軒黃之後繼乎光武之胤長源遠派口裔于公焉爲祖　高道不仕父　居心物外混迹人閒絕粒歸眞澄神息念公稟靈口衿風雲之氣感嶽瀆之精茂咸有奇與同年而特異弱冠從仕於口衛而超玏蔺在　帝心於斯爲美解褐拜掖庭監作大食市馬使燕王市於駿骨伯樂顧之龍馬遂使三軍迎送萬里循環榮寵是加超公內寺伯也復爲骨利幹市馬崎嶇百國來往三春追風躍而奔騰逐日迴而來獻遂加公謁者監奚首領屈突于侵擾候亭攪亂軍旅公寄奉　綸誥勒公討之則知　聖澤推賢



軍容得士公有坐帷之策剋日摧鋒立計之謀應時瓦解特拜內侍荅公之德也北庭使劉渙躬行勃逆委公斬之又瀚海監臨宣慰四鎮兵士畏愛將帥威攝無何遷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攝省事兢　恩極也仍知武德中尚五作坊使　國家等重珍獸不輕妙睦工輸巧泛班氏能爲口口幹得公心出人肅清內外皆美向一十五載考績踰深何必上口下口能無有口況招寃謗徒有鏁詞　聖上委公清慎特令無事雖去官祿而不離家得預懸車於茲足矣末錫襆船之歸俄聞梁木之歌惟公以天寶十二載八月十一日遘疾薨于



按碑稱釋褐拜掖庭監作大食市馬使唐六典掖庭局有監作四人從九品下監宮中雜作之事大食者西域大食國也市馬使無專員六典總紀于互市監條下云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凡互市所得馬駝騾牛等各別其色具齒歲膚第以言于所隸州府申聞太僕差官吏相與受領印記上馬送京師餘畜共衆寡並遣使送之任其在路牧放焉其營州管內蕃馬出貨遞其少壯者官爲市之是營州市馬之官爲六典所特詳而不及大食并碑下文所云骨利幹市馬尤未詳也碑又云

奚首領屈突于侵擾候亭勒公討之又北庭劉渙躬行勃逆委公斬之此二事史皆無攷奚有東西之別與契丹同爲北狄部落若屈突是姓則通志氏族略云本居元朔後徙昌黎家長安久爲內地著姓此言奚之首領似非其族若屈突于是奚酋之名則唐書北狄傳不見其人惟契丹有可突于名與相似而迥非其人不能攷也碑又云知武德中尚五作坊使六典少府監有中尚署左尚署右尚署之官其官名始于梁置左中右尚方三令丞唐制省方字但曰中尚左尚右尚然中尚署官但有令一人丞四人監作四人未嘗有五作坊使及武德中尚之名目且題有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之勳爵文內亦不詳其加于何時末云窆于龍原府大人舊塋合祔龍原府未詳所謂舊塋不知其先世何人之塋也

高乾式造象碑

碑高三尺六寸中刻凸起佛像四邊題名正書在濟寧州興文鎮俗呼平頭店

心主高乾式爲亡考妣敬造神碑一所上爲國王下及師僧父母七世先亡見存眷屬同登正覺左行

祖高十妻李　留玠妻董口玠男神應妻顏男章女二娘　妻翁郭原妻馮　乾式妻翁丁忠信口妻成公口薛元宣姊二娘夫謝方遵

男神度妻趙

劍男子雲

亡男皈僧

女四娘

度亡男仏奴

男留留

女五娘　口妻韓

碑側

施主韓万歲　施主　施希善

維天寶十三載歲次甲午閏十一月壬戌朔廿四日建立右行

造碑人檀如洛

按碑中佛像突起其餘人名甚多佛像下皆刻小兒形亦凸起而無首聞碑向在洛池中居人每見羣兒戲月下逐之並入水竭其池得碑移入寺又見羣兒從寺門出遂琢其首怪乃絕（濟寧州志）

右高乾式造像碑在興文鎮佛寺大雄殿西階下余於乾隆乙未七月初見是碑詢土人云於乾隆初掘地

得之見有佛像因樹于此亦不知爲唐物也余摩挲久之得其歲月戊戌三月始拓數本以歸李東琪記

右碑額間刻像一軀中分二層亦刻佛像左邊題心主高乾式云云右邊題唯天寶十三載云云餘皆施主姓氏惟中有小楷一段皆漫滅不可詮次山左金石志按此碑額刻佛像一軀碑中分上下二層上層刻佛像二列上一列佛像五軀極詭怪下一列佛像居中立者一左右侍者六下層中幅上下二列上列像三軀上施幛帳下列像分兩節其十軀像極小二列各像二軀中二列各像五軀左幅三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一列像五軀左幅四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一列像五軀右幅三列上下濟寧州志誤以爲小兒形也像首俱完好但模糊不分眉目州志以爲豚其首怪乃絕者亦非其題字繞左右兩邊及碑中下層中幅之左右連及左幅之上列及于兩側蓋此形式與諸造像碑異也題名中造像人六字特大餘皆小字凡佛門檀護稱之曰主如像主經主施主之類獨此碑謂之心主殆與普照寺經幢所稱發心主之義同也題名皆一家眷屬其中有妻名咸公者男名酉酉者爲可異



東方朔畫贊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廣四尺五寸五分寧九寸四面刻連陰共三十六行行三十字正書額題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碑十二字篆書在德州署

漢太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并序

晉夏侯湛撰

唐平原太守顏眞卿書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施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嘽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辯開豁包含廣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貼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感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於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

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蝉蛻龍變棄世登仙神友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恠忽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嫣嫣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澤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偷冈憂跨世淩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羙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梁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六年精靈永戢巳思其祀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蕭蕭先生豈焉是居是弗形倏倏我情咎在有德冈不遺靈天秋有禮神鑒孔昭髣髴風塵用亟頌聲

## 碑陰

碑陰記正書額題有漢東方先生畫贊碑陰之記十二字隸書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唐平原太守琅琊顏眞卿撰并書及題額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厭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廿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捏素爲之并二細君侍御史閻公寬李公史興右金吾曹曹宋公謇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泉家兄淄川司馬曜



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瑑麟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韋燿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公謁拜退而游于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駿癖生金世年間已不可識眞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益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輸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廟在縣北四十里係祀

與唐大歷中刺史顏眞卿重鐫夏侯湛讚碑見存太平寰宇記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右畫贊碑陰唐顏眞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眞卿始別書之集古錄顏魯公平生寫碑唯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此言也東坡集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刓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于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徒朱墨而已于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道耶公之幸今猶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廣川書跋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卽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糢泖然其峭骨逍氣滃鬱奮張亦足牌易餘子　弇州山人稿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蔪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殁后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石墨鐫華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象題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稱尚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字駭顏他書獨遒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益公中年制作最爲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余既得先生書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書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換一一如新益

揚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九可寶也記稱廟象捏素爲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爲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閻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亂萌節兆又相參錯可爲有國之永永鑒公所爲掊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亟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

右記晉夏侯湛撰顏眞卿書唐諱御名凡書行文至無可避處往往缺一筆以存其意魯公于此記民字一見則缺末筆世字三見宏字一見皆不缺且此記



載昭明文選中集古錄云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按選本曰神交造化此云神友選本云棄俗登仙此云棄世登仙夫因避諱而改古人之文或有之矣此則改前文以犯諱何也金石後錄

魯公書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尙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奇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眞是按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椎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



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乃繕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益卽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爲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益公之用

意深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攬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竹雲題跋

碑陰記云殿中侍御史平公列等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眞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同遊茲廟舊唐書安祿山傳引平冽李史魚在幕下以此記推之又有閻寬宋謇二人與平李並爲判官則祿山包藏禍心壁後置人益共夥哉曜卿見泉卿傳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拔萃起等者畢燿見酷吏敬羽傳與毛若虛



裴昇畢曜同時爲御史又叛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許宰相世系表曜侍御史今碑作燿不從日按唐書畢構傳子炕世系表抗與曜爲一格疑皆從火碑所書爲正杜集存沒口號畢曜仍傳舊小詩曜一作耀亦耀之轉授堂金石跋

右畫贊文凡二十二行碑陽十八行和而不同棲遲止碑陰四行下位聊以從容起後刻記文十四行陵縣志載東方先生祠在神頭店卽漢之歌次縣也顏書八分惟見此額山左金石志

東方朔畫象讚云大夫諱朔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二百里故厭次城在今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攷漢志無厭次盛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起於楚漢間後省後漢明帝始更富平爲厭次非朔之里居也唐志以厭次移屬棣州樂安郡卽後漢富平故去祠廟轉遠其厭次故城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者是爲朔之故里而廟亦隸焉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祠在縣東四十里唐刺史顏眞卿重鐫夏侯湛贊現存于欽齊乘東方朔墓在德州東四十里古厭次城北祠在墓南顏魯公書畫贊立碑祠下今碑移州署顧炎武云今在陵縣署內顏公云去安德二十二里樂史于欽云四十里小參差碑陰記云其像則捏素爲之以兩細君侍焉按朔傳注以細君爲朔之妻又宋常陽妻龍氏輔女紅餘志序稱爲細君今言有兩細君則爲妾矣又玉臺新咏云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則細君似亦通稱蛾術編



畫贊碑陰記云先生事跡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按太史公書無東方朔傳褚少孫附益史記滑稽

傳則有之似當作續太史公書梁玉繩清
按碑今在濟南府陵縣今之陵縣在唐時謂之安
德縣隸德州平原郡屬河北道兩唐書顏眞卿傳
但言爲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郡太守而不
詳何年據此碑云去歲拜此郡則是天寶十二載
也眞卿書多寶塔碑結銜爲武部員外郎時天寶
十一載而傳載平原太守在武部員外之後尤足
爲十二載之證傳又云安祿山逆節顯著眞卿以
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
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亦密偵
之以爲書生不足慮也十四載祿山果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
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
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
如所爲乃如此云云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在祿
山反之先一年正魯公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之時
也而完城浚池等事亦即在此一年之內所謂祿
山亦密偵之者殆即碑陰所記平列諸人乎設使
年榮神威軍青海上與吐蕃戰攻破之由是吐蕃
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
十萬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
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
傳誠有數存非偶然也書象徵先有開元八年刺
史韓思復碑自有曾公此碑而韓碑遂不復可攷
傳稱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今檢魯公詩集祇一卷
而平原詩無一存者知遺佚不傳者多也

## 司舒翰紀功殘碑

碑前後缺高九尺六寸三分僅存廣四尺五分十行行三十三字隸書

缺皇之德施化眸元墜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缺遠缺也憬口口夏其惟大戎聚落猖狂保聚山谷故聖王之缺則懷缺舊章特申約言載錫爛好缺勛德缺也潛通約而反間缺軍士缺未加缺乃親缺敗謀缺大口水缺德口口叛缺舉而定缺也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何以口　聖策謀從缺頌曰缺

按此碑題司舒翰紀功碑文殘缺僅存一百餘字可讀者曰德化侔元墜經綸象雲雷云云數語而已不知所紀何功且不見立碑歲月兩唐書司舒翰傳翰之先盍突騎施酋長司舒郡之裔世居安西自被召入朝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踰年榮神威軍青海上與吐蕃戰攻破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

儀同三司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
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
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賚拜有差其立碑紀功似當
即在此時嗣後不久爲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翰
移兵潼關戰敗降賊不復有功可紀矣更以唐書
吐蕃傳證之吐蕃自中宗景龍三年和親金城公
主下嫁後聘使往來國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
約其上詔張守珪分諭劍南河西州縣自今和好
無相侵暴迨金城公主薨後未久吐蕃乃悉衆入



寇攻振武軍石堡城天寶元年戰青海明年破洪
濟城又明年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
更號神武軍禽其相元論様郭又破洪濟大莫門
諸城收九曲故地列州縣實天寶十二載于是置
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
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
姓李氏此是十四載事然則此碑所紀正是洪濟
大莫門之戰收九曲故地之功碑中所謂約言姻
好通約反間等語多與此合碑後云武有七德今
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似是邊將紀哥舒翰功而因



以頌君德也杜工部亦有投哥舒翰詩云當代麒
麟閣何人第一功意亦此時所作其後翰守潼關
與祿山戰敗爲其所獲至于俯伏謝罪且爲祿山
作書勸降三節度使其喪節無恥如此工部草堂
集未經手定故留此詩于集中未免譽詞過當也
碑或立于天寶十二載或在十四載悉諾邏來降
之時皆不可知今姑附于十四載後此碑得者絕
少昶官閿中德清宋維藩在陝甘制府幕中購以
見貽未詳立碑所在諸金石家多未著錄惟鄭氏
通志金石略載此碑云在熙州宋之熙州臨洮郡
今爲甘肅蘭州府在唐初爲蘭州地天寶中置狄
道郡後改蘭州爲臨州屬隴右道至肅宗寶應年
即淪入吐蕃號武勝軍矣或此碑所在仍是甘肅
蘭州不知何縣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一

## 張安生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二十八行行二十九字正書
蓋題大唐故張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雲麾將軍行右龍武軍將軍上柱國開國侯南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鳥能飛万里其有鵬乎魚能吸百川其有鯤乎夫鯤鵬之處者非滄海而不居非扶搖而不動豈秋潦夕吹而能加其志焉士有佐世之材者非艱難而不投非　明



君而不事豈丹筍凡類而能効其節焉則我　南陽張公功可著矣公諱安生譜姻清華門多高士漢有留侯秘略晉有司空博識累葉冠冕聯曜相繼祖諱泰考諱貞並儒素隱躬遁跡不仕田園蘊　道於高尚詩書襲德於風雅後曰公列爵追贈考狀風郡司馬父因子貴以忠彰孝公駿骨天資偉貌神秀拔奇材於衆外先武略於群石景雲中屬葦氏竊權群凶暴溢擾我黔庶殘我　王室公乃叶忠謀爲佐弼識　潛龍必躍於雲霄知牝鷄伏誅於斧質提一劒而直入掃九重以殄讒寃清京兆之　天重捧長安之　日謀深於周邵功越



於平勃古往已來莫之与正公以功高職卑者志士之讓初退後進者達人之漸故舜公侯之封就戈戚之仕畢能身榮於紫綬門曜於丹戟得馮異大樹之名免簡何小過之責有始有卒其惟公乎遂解褐授果毅二遷折衝一拜郎將尋轉中郎畢于龍武將軍矣食邑九百戶公歷官無虧公務百要處事有則人莫能犯或　帝居內宮則警衛嚴肅或　駕行外仗則旗隊克齊其動也若鷹鸇迴迅其止也狀師虎群佈電轉星流比其速雲迴霞卷處其事暨乎晚載自強不息者緊公而口以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驪于昭應縣之官第也享載七十有一初公染疾城中將口湯所左右留勸作色不從曰吾亦知難保者命但殞隨口君側以表忠誠亦知易歿者身但死在營間用歆勤節使魂歸　帝鄉之路心存　皇闕之下嶺之足矣汝等勿違言畢狀疾即行到遂終彼所謂臨事無苟懼臨困無苟免及迴櫬于路誰不傷悼嗣子庭訓等侍疾而捧藥淚枯返柩而攀輿氣輟夫人太原郡君王氏先公近歿苫廬猶新纏絰重舉泣地未絕踊天更哀又以翌載春二月十二日別兆葬于龍首原之禮也素墳上築而永固靈堂下蔡而深堅白雲孤飛拍將軍之勇氣綠柏旁植表武士

之高節思陵谷有遷刻銘以記銘曰
鐫之迅兮飛已絕士之勇兮謀且決臨難不懼兮忠臣節奉我　明后兮誅暴孽鴞鴞貴兮鴈行列花萼忽凋兮一枝缺獨有功名兮千載存列石洗銘兮記墳闕

按此碑但稱諱安生薨于昭應縣之官第者蓋扈從百司稱字而不及諱皆行文之略又希古碑有書人而無撰人此碑則書撰人皆無亦皆刻誌之變例未必取法于漢也碑書祖若父皆無官位其家世寒微可知其云景雲中屬韋氏竊權殘我王室公乃提一劍而直入掃九重以殄謐再清京兆之天重



捧長安之日云云此指元宗誅韋氏睿宗即帝位之事唐書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又矯遺詔自立爲皇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庚子臨淄郡王隆基即元宗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安樂公主等甲辰安國相王即皇帝位是時張安生不過在萬騎兵中之一人事定之後敘其微勞因授以果毅折衝等官也碑又云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麗于昭應縣之官第唐書元宗紀天寶十三載十月乙酉幸華清宮又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有宮

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三載析置會昌縣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治陽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更會昌縣及山曰昭應碑稱安生薨于昭應縣之官第者蓋從百司之第也碑不著安生里居但云葬于龍首原長安志萬年縣有龍首鄉在縣東一十五里當即龍首原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天寶七載改曰咸寧安生或即家于此歟碑書譜牒作諧婺冠冕作冠冤皆別體蕭何作簫何則筆誤也



## 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石高三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五寸一十六行行三十五行正書在少林寺

勅還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大周天冊萬歲金輪聖神皇帝如意元年迎神王入內其神王元是涅素彩裝其皇帝敬重神王脫空口佇糺以金裝爲年歲多日金薄彫落後開元廿年僧靡器報以金裝恐後僧徒貴隊不知口由立一小碑述久覩元年還神王　勅具錄如後　少林寺　神王二右去如意之年奉　勅將前件神王入內比不敢陳請今內出功德散与諸寺且少林神王送在大福先

寺但山寺去都稍遠巧至難遇前件神王元在少林上坊普光佛堂今者現闕其大福先口惣得神王一十五軀望請前件兩軀得還少林令本處尊儀具足奠得幽山功德不闕莊嚴口往來有所瞻仰謹詣光政門奉狀陳請以聞伏希　恩旨　久視元年九月十三日

少林寺主義弈等狀　僧廬威　勅好還少林寺

門司李阿毛宣　口監門直長路尙賓　左監門直長成思貞　押門長上果毅杜行敦　周還少林寺師子郎二　右件師子等並是少林寺普光堂前一道　少林寺　師子二

師子郎二　右件師子等並是少林寺普光堂前一道　勅還少林



隨神王功德其神王奉今月十三日　勅還少林寺爲前狀不別顯師子等福先寺綱維但付神王未付師子既是隨神王一鋪功德望請許將還山供養謹詣光政門奉狀以聞伏聽　勅旨　久視元年九月廿九日少林寺主僧義弈等狀　勅好　九月廿九日門司李仁福牒　右監門直長路尙賓左監門直長成思貞　押門長上果毅杜行敦

周少林寺賀師子　勅一道　少林寺僧義弈等言伏奉九月十三日　恩勅賜還神王又奉其月廿九日　恩勅兼還師子　恩波洊委喜懼兼深僧

義弈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但此功德昔是素裝忽覩靈姿遂加金飾　靈工再造　天巧自然　神之力巍巍如是緇徒踴影若擧兜率之宮靈相生光似降莊嚴之國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附長陳謝以聞謹言　久視元年十月日少林寺主僧義弈

等上奉　勅好放阿師去

司陳嘉逸牒　普光堂內一佛二菩薩迦葉阿難及門外二金剛二神王二師子城內少有傳聞博士姓李名雅永平年造此尊像奇妙少雙菩薩儀容莊不可有阿難迦葉貌相靚然合掌虔恭實難希有門外二金剛鳥



鵲不口口承稱說異相屢現其師子者乍著儀容或嗔或喜畫工巧近不可圖容二師子郎常相口口口一鋪功德不可思議

天寶十四載八月十五日建

普光院立碑僧靈器　修造僧智通法師

同修造僧同光禪師　都維那僧法忍　僧普門　僧智譽

僧惠覺禪師　清河張景果刻字

碑載久視年間僧義奕等裝狀及武氏口勅碑小非名筆故諸錄遺之葉井叔官於登封而石刻記亦不

藏余至少林周行廊廡見此石嵌置東廡壁間亟揭
得之知考古必須親閱也金石文字記

張希古墓誌

石高二尺九寸七分廣三尺四分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行書今在吳縣靈巖山館

大唐故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左
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鴈門田頴書

憾夫蒼穹不仁殲我能幹德星落彩和壁韜光者歟爰
我所珎清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緒也惟祖厥
父耿逸馳芳兢惕怡然匪干榮祿優遊自得凜霜松之



操岐嶷孤拔挺風雲之氣公負河岳之粹英育辰象之
靈質亭亭高聳遠振雄名傑傑威稜龍城獨步門延簪
佩豈謝季倫精舍樓臺有齊須達加以武略兼著公忠
必聞歷踐榮班宿衛　清禁累遷馬邑郡尚德府折衝
都尉游擊將軍上柱國員外置同正員莫不獻肝膽於
玉階輸腹心於金闕惟謹惟勵不懈不瑕豈圖二豎興
災兩楹捐禍藥物無護酷裂所鍾白日長辭黃泉永赴
則以天寶十四載十月十七日終醴泉里之私第春秋
七十有三天寶十有五載四月二日窆于鳳城南樊川
之北原禮也太夫人天水趙氏恭而有禮時稱孟軻之



毋珪璋播美松竹茂心誕三子長曰行瑾次曰崇積並
武部常選季子談俊衛尉寺武器署丞嗚呼誰冤乎榮
枯適覩全盛今已淪殂梁木折太山頹三子膺斬二女
情摧咄嗟人代天道遑迴其詞曰
公之英聲振區宇兮公之勇義如龍虎兮彼上蒼蒼何
不仁兮俞弥我之至所珎兮泉門此日一閉閒兮玉顏
何春再相詣兮表余平生情慤至兮銘琬琰以鑿銘記
子

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四月甲申朔一日甲申建

禪藏府君字希古不言其名曾爲馬邑郡尚德府折
衝都尉馬邑即朔州唐書不及府名亦可以補史之



缺闕中金石記

唐之府兵皆隸於諸衛左右衛領六十府諸衛領五
十至四十其餘隸東宮六率此尚德府則左衛所領
也尚德府領于左衛而又稱左龍武軍宿衛者蓋番
上宿衛時別有配隸非必就本衛爾希古子二人俱
武部常選天寶十一載改兵部曰武部故也潛研堂金石文

跋尾

碑爲田頴行書竇泉述書賦有販書人田頴注云長
安人志凡識滯疑即此人但竇云長安人而此題曰

雁門縣不同城術編

誌云清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孫也書字而不書名未審當日何所避忌遂使後世不知其名也歷官有云累遷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游擊將軍上柱國員外置同正員新唐書兵制太宗貞觀十年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杜牧之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今此誌尚德府亦當時名號可見者其他如姚懿碑貶授晉州高陽府折衝都尉臧懷恪神道碑七子內有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祟漁陽郡君李龕銘有輔轅府折衝都尉郭敬之廟碑有雍北府金谷府碑陰有成皐府興德府魯陽府李輔光墓誌有涿州仁賢府張詵墓誌銘祖元楨皇朝盧龍府折衝田琬德政碑以功授合黎府別將歷果毅轉折衝皆不可更僕數宜類舉以與史志相證也



房史君題記

石高一尺六寸七分廣三尺五寸共十三行行五字正書在洛陽縣

太原王□□□人名□□□□□□□□□□□□□□□□書

中郎守武興郡四境山嶙峋構新亭逈佳賓日翠峯景

寔真唐天寶房史君上錫宴刊堅珉淳之右名不泯

按文凡六十二字而湖其十四字存者皆三字爲句二句一韻中有守武興句武興者即今碑所在之略陽縣屬今陝西漢中府魏正始三年置武興鎮尋改置州郡郡有北谷水水經注云北谷水出武興東北而西南流逕武興城北又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是也又方輿勝覽武興山在興州西一里古興州城于此隋大業初改順政郡唐時爲興州順政郡屬山南西道此武興之可攷者如此至翠峯亭及房史君皆無攷據文有天寶字



附天寶末年

憫忠寺寶塔頌

碑高五尺廣三尺二寸二分左行二十二行行字三十七至四十二不等行書在京師憫忠寺今名法源寺

范陽郡憫忠寺　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　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

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

承奉郎守經略軍冑曹參軍蘇靈芝書

惟唐紹統于歲作噩天宅幽都于鎮戎索彼命啓与禪虞繼　鳳舉而龍躍馭閻閻而朝　南面服日月而昇

寶殿在璿衡以正乾坤握金鏡以臨宇縣東宅四水西都八川天應景福億萬斯年神祇貯蠁而丕祐風化洋溢而昭宣凝心姑射既邁黃軒之理端思真境高撫洪崖之肩迴出三界超居四禪我御史大夫忠而孝悌而賢神　我唐祚崇斯福田昔在棘城結願已修於寶塔屬茲版蕩除惡務靜於幽燕開拓郡縣馳突戈鋌咸荷威力捕逆清邊樹茲幢相遊刃忘筌剖淨貲以檀捨施環倅於慈緣爰居爰處載詢載度薙金界於祇園擇伽藍之勝託徵郢匠稽朴鄧具鉤繩倫丹臒才生明而奮鍊攸莘月貞朔而陶瓠斯作墾峻砌而崛起堂皇聚楨



餘而上干寮廓尒其庀徒有即力工惟時隱金椎以雷動走鏤甌以星馳椓之登登外拱磊落以狀衛築之閣閣猋聳翠羅而縆熙駢容石以疏趾齊玉瑞以鎮陲斑閻布白九隅八維風伯雨師扣靈壇而請命雷公電女擁仙座以忘疲燄如聚鴈赫若奔螭炭業天假髣像神資千龕挪比以攢搆万塔陵競而護持觀其捫重扃披藻井鴻蒙異狀噞吒靈影霞駮雲蔚陽舒陰靜遊三界而須臾視一劫而俄頃示大方便開大法境聞偈而刀輪折鋒承風而火宅收猛燄若蠶樓之孤秀皎類狀棗之映迴蓮花吐日攢太華之三峯香鑪抱雲矗廬嚴之



一頂若乃八部經行万方委口離火宅啓楸輸魚貫爭上鴈行齊赴隰穹崇陟迴手嗜真如者搏級聚武而蹋行慕釋猷者陷虛口倅而徐步攀葵楝以失視援井榦以增懼龍爲翕赫狀櫧櫨而蓄威鬼神睢盱捫槓壁以含怒將以經啓万祀永代作因置咒於梵刹之中釋網於毗耶之路啓招提之勝果祛樊籠之緇纁行善者口痒而爭趍爲惡者震慄而憂怖逗塔影者洽背而魂悚聞鈴音者叩頂而心注是用敬　我天威保　我唐祚彼憧相之徼福荷无量之率裕也客有叩虛幕府泰掾神州媿三語之默對歸八解之禪流歸然寶塔永



贊鴻猷護鵝珠以守或持鴿稱以精修刻字金版垂芳朔幽雲行雨施自公乃侯永錫難老厥德允修恭察視之　嚴命敢不拜敬　王休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

此蘇靈芝爲史思明書也思明爲臣則助逆爲賊則弒主篡位乃唐之所不宜存其跡者易人之傳其碑無亦以妙札之故今觀其字捨有李顏二家而視北海則加莊視太師又多傷誠足迷也　墨林快事

宋文惟簡虜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

建此寺爲之薦福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侗作帝京景物略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爲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于石故以左爲前　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賊將僞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衆八萬與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巖竝表送降三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厲行戈脚復類世南骨亦善於臨倣者　予後至燕一日與鄴人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此碑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間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凹而首行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郡三字蓋思明復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詠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奕棊然非親至其下摩挲遺石而徒搨紙上之字未有能得其情者若年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金石文字記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唐也庚子銷夏記





右憫忠寺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崑山顧處士寧人金石文字記皆論之余往觀焉碑首范陽郡守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

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之年無疑載改安慶緒襲位盼思明姓安名榮國洎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尊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尙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口及將入函爲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其事之所必無也



曝書亭集

按朱彝尊之辨詳矣然尙有未盡者原碑至德二載四字亦係改刻至字微有聖字形載字微有年字形祿山僞建元聖武至德二載字先必聖武某年字也蘇靈芝署銜經略參軍經略字亦改刻其先或署僞官也又改刻除惡務靜句除惡字至行末以二字佔用四字格務靜字另行以二字佔用三字格除務靜三字係就文陷刻而惡字則石面平添者疑原文訣逆之辭有撞頭空格迨後滿格填湊故參錯若此字形欹斜而長不復成書出其地改刻之字如唐紹統分兮字斗拱字唐祚字鎭陲陲字皆朱彝尊所未按又除惡務靜靜字朱彝尊誤鈔作盡字髣像像字誤鈔作髣字今一依原碑校正又原碑以首行十六字佔用十八字格金石文字記謂改刻者止於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十二字而不知敬元垢淨光五字亦改刻者也以碑末聖武僞元字考之則首行必爲祿山僞號朱彝尊之說允無疑矣碑在本寺方丈前穿廊東壁上石質堅瑩唐碑之最完好者



定日下舊聞考

頌范陽府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不云范陽郡而云府者蓋祿山僭號之後改郡爲府爾蘇靈芝署銜云承奉郎守經略軍胄曹參軍按唐書地理志幽州城內有經略軍百官志諸軍各置使一人軍皆有倉兵曹三曹參軍事故經略軍得置胄曹也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頌由史思明既降爲肅宗作也按舊唐書肅宗紀思明以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表降然此頌已載十一月則當時尙未臣順兒徒豈肯早爲稱祝蓋思明既欲歸命遂先以此貢媚爲容身之具亦或然也或云

至德二載字凹陷亦似後重刻者此又不然頌內明言作噩繼統據爾雅歲在酉曰作噩至德二載正爲丁酉益必無誤也若稱肅宗尊號以大聖字移文武之上與史不合則如顧君云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近之　頌文自左起其文則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舊唐書地理志范陽郡爲大都督府功曹列於府屬是宜結銜變文言府矣不矜見史思明傳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者修表即書記之任也與碑可相證後又列承奉郎守經略軍貴曹參軍蘇靈芝之書新唐書地理志范陽節度使領經略軍今此堠與志合而靈芝當開元二十七年猶稱前行易州錄事參軍至此爲經略軍之屬益亦凶孽引置幕下矣　授堂金石跋



## 思道禪師墓誌

石高二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十七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不等行書

## 威神寺故思道禪師墓誌

和上俗姓師諱思道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唐書地理志夏縣本漢絳州貞觀十七年隸絳州大足元年屬陝州尋還隸絳州乾元三年復屬陝州此碑刻於乾元元年其時夏縣尚屬絳州也平原者地理志絳州絳郡注云有府三十三其一曰平原碑又云遷于條山之側條山即中條山也在虞州解縣元和郡縣志在解縣南二十里縣東十里有鹽池碑又云鹽池臨南者是也

## 通徵道訣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四尺十四行行三十二字後重刻記四行行四十餘字行書在三原大化觀

御製

人者道之子道者人之母子不知母謂之不孝人不識道請之至愚故上士能勤行下士唯大笑背道求道從迷至迷且奠在水中水爲奠命人在道中道爲人生道去則人亡水竭則奠困不知即身以求道而乃侚福以喪真何其誤歟遂積不義之財以爲布施弃無爲之教別云修善豈知善本破惡不合邀名施本濟人不合求報哉求道者以心爲舟以信爲車車用在於運舟用在於虛常取不足勿求有餘靜心而不繫者虛舟也運動而不倦者信車也今將告爾以麤言之首施勿求福而福自至齋勿貪功而功自備心勿向邪而道自致施而求福福必不足齋而貪功是謂有欲向邪求道是謂讐俗忠者臣之分孝者子之心柔弱爲趣道之津誠敬乃入真之馭不益已不損物以不貪爲寶以知足爲富內保慈儉外能和同念身何來從道而有少私寡欲爽心註麤若然者可謂勤行之士爾其勗哉尔其勗哉大道坦坦生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尔當填汝身洗汝心內養五神外合一氣去萬惡增萬善長生久視汝



庫主田志秀

右通徵道訣七十五句前云御製後云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于大同殿奉　詔賜道士達觀大師楊重鸞于渭北大化觀立石歲久字泐知觀楊思聰補上此石訣語皆五千言之糟粕演而成訣耳王者寡欲清心納身軌物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安用孜孜于眞經之旨不死之方也哉金石錄補

按原碑立于乾元二年歲久缺裂戊午歲人日知大化觀耶毛致靜重刻楊思聰記不言何代之戊



庫主田志秀

右通徵道訣七十五句前云御製後云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于大同殿奉　詔賜無書人姓名按訣爲明皇製碑爲肅宗敕道士達觀大師楊重鸞于渭北大化觀立石歲久字泐知觀楊思聰補上此石訣語皆五千言之糟粕演而成訣耳王者寡欲清心納身軌物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安用孜孜于眞經之旨不死之方也哉金石錄補

按原碑立于乾元二年歲久缺裂戊午歲人日知大化觀耶毛致靜重刻楊思聰記不言何代之戊

午關中金石記以爲元時當必有據是仁宗延祐五年也

縉雲縣城隍廟記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七分八行行十一字篆書在縉雲縣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司請於朝而後得祀焉縉雲縣令李陽冰以爲元時當必有據是仁宗延祐五年也

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月朔丞信郎就差權處州縉雲縣主簿

費季文　將仕郎處州縉雲縣丞李良翰　文林郎

就差處州縉雲縣令管句勸農公事吳延季　立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巔之白雲峰下

陽冰篆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顛上作山李氏三墳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碑敢下作身忘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白修廟碑曾下作甘建字從只而喜作乙若此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人字本有刀几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通女字象形陽冰曳爲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直破圓作鉤使足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主字象燈之炷陽冰或卧其上炷歪上從彡陽冰中畫常止橫作乀死象反欠氖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乀然欠象



釋文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司請於朝而後得祀焉縉雲縣令李陽冰以爲元時當必有據是仁宗延祐五年也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黎庶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

唐乾元中李陽冰嘗宰是邑邑西山之巔有城隍祠碑刻實所爲記與篆也陽冰以篆冠今古而人爭欲得之昨緣寇攘殘缺斷裂殆不可讀偶得紙本於民間遂命工重勒諸石庶廣其傳亦足以使之不朽也

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月朔丞信郎就差權處州縉雲縣主簿

費季文　將仕郎處州縉雲縣丞李良翰　文林郎

就差處州縉雲縣令管句勸農公事吳延季　立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之白雲峰下

陽冰篆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顛上作山李氏三墳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碑敢下作身忘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白修廟碑曾下作甘建字從只而喜作乙若此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人字本有刀几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通女字象形陽冰曳爲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直破圓作鉤使足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主字象燈之炷陽冰或卧其上炷歪上從彡陽冰中畫常止橫作乀死象反欠氖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乀然欠象

開口猶可也正安步也何取於開口乎今篆者于二字多從氷體（熊朋來經說）

李陽氷爲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

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

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

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

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



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

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石墨鐫華）

五日不雨日字以目爲日篆法日从⊙象形也目古

三切從口名一象口含物也又山宜作凶今作山乃

當豈等字之頭皆誤（竹雲題跋）

右縉雲縣城隍廟記城隍之神不見于古左傳祝宗

用馬于四郊又云祈于四郊杜預以爲墉城也城隍

之有祀也其濫觴于斯乎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

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

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祀城隍神始



一格缺蝕三字微存偏傍可意會也文只八十六字

而敘述禱雨遷廟二事義意已足古人作文言簡意

該于此可見山農需雨多在盛夏此自七月不雨至

八月既望始行禱祀以今日情事較之則亢旱成灾

已不可支矣豈今昔農事亦遲早異候耶縉雲治當

婺女括蒼之交山水奇秀燕坐衙齋如作仙吏余嘗

遊其境徘徊不忍去惜匆遽經過未暇搜剔苔蘚一

讀遺碑碑作于乾元迨宋宣和禩逾三百而已遭寇

擾斷裂宣和至今閱歲倍千前而完好可讀若有鬼

神呵護之者（碧溪文集）

按城隍二字始于易之城復于隍其後則修治宮室濬繕城隍語見後漢書班固傳六朝以降凡言城隍皆繕治備禦之事唐書百官志職方郎中員外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六典祠部郎中員外掌祠祀享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而皆不及城隍之在祀典據此碑則爲風俗之所尚而亦惟吳越之所有也五代梁初吳越錢鏐嘗于鎮東軍今紹興府卧龍山上重建牆隍廟奏請以故唐右僉將軍總管龍玉爲牆隍神封崇福侯撰



文并勅勒石廟中文見紹興府志及吳越裔孫錢文瀚所纂吳越錢氏志其稱牆隍者吳任臣十國春秋曰歐公五代史梁本紀注梁嘗更戊曰武朱温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之城之改牆亦此類也據牆隍廟碑稱吳越重建則在唐時已先有廟而請封龍玉爲神則始見于錢氏陽冰此碑未嘗云有人爲神也陽冰兩唐書無傳惟見於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裔孫行敦離狐主簿行敦子懷一晉陽尉懷一子雍門湖城令雍門子長湜次潾字堅冰刑部侍郎次即陽冰將



作少監宣和書譜稱陽冰字少温述書賦注云陽冰趙郡人兄弟五人世系表只三人此疑誤　皆負詞學工于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李肇國史補云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墨池編云陽冰雅好書石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是日大唐石經志不克就金石錄謂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歷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然則此碑書于乾元二年尚非暮年淳勁之筆矣陽冰嘗論書勢筆法所禁撰翰林禁經八卷見郡齋讀書志又推原筆法別其點畫著筆法論見宣和書譜因史無專傳故詳識之縉雲縣今隸浙江處州府縣治四面環山不立城郭廟在山巔與在城中無異石墨鐫華益未悉廟之所在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一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二

## 郭氏家廟碑

碑高一丈八寸廣五尺一寸三十行行五十八字正書今在西安府布政司署中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并序

御題額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嶽仲父匡齊演慶於箎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筴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弈葉生賢括宇宙而口和摠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葢出周之虢叔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座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貲政有露冕之高或慙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屑下位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篤生　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識澈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聳有佳稱道悠運促靡及賢仕垂于後昆殁而見尊是生我誥敬之府君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潔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蝴蝶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如游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谷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



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仙客趫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公之寶鼎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果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以獯胡稱亂黔首罹殃朕於是擇與神武之師克掃攙搶之氣而子儀師彼勁卒赫然先驅口京洛加拾遺剪兇殘猶振槁功存社稷覆澤潤生人是用寵洽

哀榮義申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宏之素履秉
沖邈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不遠於直方清白爲吏
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
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問於疎遠泛愛莫
選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
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
也宜哉恭惟令公　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
長而環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絶倫所
莅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
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



前朝三爲將軍兼守
天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令
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
于嘉山　先帝之幸朔方赴　行在于靈武擊
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潚坂　今上之爲元帥
也首副旄鉞會迴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退餘孽于
陝服長驅河洛翦成　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
甬夏之未乂安天下之不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
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咸星辰而作輔應期運
以濟時忠於國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像盛德槩物
於穆令公汾陽啟封文經武緯訓徒陟空簡　帝心
寬身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謀祕於鬼神精義貫



於天地推赤誠而許國盲白刃以率先霆擊於雲雷之
初鷹揚乎廟堂之上大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
帥九率中書歷事　三聖而厥德維懋易相二十
而受遇益深蓋劭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麾
城擲邑得儁摧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虓
虎生人蔭庶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
是況乎友于著睦鬱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
八士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奮号尊榮紅粟纔霑於萬
石惲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矣於
乎清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翔
製於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唐有侔丕構克崇感霜露
而怵惕以增叙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盥薦若既無
斁於永懷入室儼然必有覿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
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
遺稱儼鼎之銘穆穆辟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虢土建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其一
源長流光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燀而昌載德深兮其二
鴈生太保允口白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其三

方其五　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璨琳
方其六　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炤亶居歆
焉其七　乃立高碑盛美奚敍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
方其八

廣德二季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廿一日甲寅建

碑陰

共三十四行分三截書上截男中
截孫下截曾孫字數不等行書

男

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子琇
子儀武舉及第授左衛長上　改河南府城皋府別



將　又改同州興德府右果毅左金吾衛知隊仗長
上　又改汝州魯陽府折衝知右羽林軍長上　又
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略副使　又除左威衛中郎將
副都護充四鎮經略副使　又兼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營田
轉右司禦率兼安西副都護　改右威衛將軍同朔
方節度副使　改定遠城使本軍營田使　又加單
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　又拜右金
吾衛將軍兼判單于副都護　又拜左武衛大將軍
兼安北副都護橫塞軍使本軍營田使　又兼充天
德軍使安北副都護　又兼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



右廂兵馬使　改衛尉卿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
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營田支度
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等使
　又拜御史大夫餘並如故　又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大都督
府長史節度等使餘如故
　又拜司空餘如故　又充副元帥餘如故　又拜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武部尚書餘如故　又加
朔方管內採訪處置使　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實
封一千戶餘如故　又兼中書令司徒兼靈州大都
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
並如故　又充東京畿及山南東道并河南等道諸
節度防禦兵馬元帥仍權知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
省事餘如故　又兼邠寧鄜坊等兩道節度使　又
封汾陽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節度行
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兵馬副元帥仍充本管觀察處
置使餘並如故　加實封五百戶　又加實封二百
戶　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　又兼上都留守餘
如故　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本道觀察處置
等使兼河中尹餘如故　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

北大都護充朔方節度大使及關內支度營田塭池
押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運使管內觀察處置使餘
如故　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帥通和吐蕃等使餘
如故　又拜尚書令餘如故
游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子雲
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子珙
朝議郎行衢州盈川縣尉子珪
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朔方
左廂兵馬使上柱國幼賢贈太子少保
正議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
國幼儒
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幼明
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幼沖
孫
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曜
朝議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暐
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荆州大都督上柱國昕
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昕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
原縣開國公昞
昤
銀清光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
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昭
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
曒尚　昇平公主
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晛
宣德郎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曉
銀青光祿大夫試祕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暑
宣德郎行京兆府參軍太原縣開國男晌
朝散大夫試祕書著作郎壽陽縣開國男映
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暄
曾孫
迪直郎行將作丞銳
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銑
朝請郎守國子監主簿鋒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
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
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
雜遝之所雖歸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

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碑陰具述汾陽兄弟子孫始知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而已且汾陽封拜與史小異錄具左方碑正書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能也　史稱子儀初授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又以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又加實戶七百頗與碑不合碑立于廣德二年十一月子儀是時年六十八歲官止于尚書令兼中書令故不及攝冢宰尊尚父等事但史言子儀辭尚書令碑乃實書之且通鑑拜尚書令在十二



月此前一月書當是誤石墨鐫華

右郭敬之廟碑陰記汾陽初授左衛長上改官封拜至尚書令兼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序次歷歷本傳初授左衛長史而非長上或云累遷或云又兼多略而不錄碑記實封二次止四百戶本傳則七百戶碑云拜尚書令在廣德一年十一月而傳云辭尚書令在十二月宜以碑爲信金石錄補

予從郭氏寵命錄抄當日碑有所未載者世次於後汾陽有大勳於唐室宜其後之以熾而昌也玕子儀次子晞子儀三子兵部尚書封趙國公曖子儀六子

卒贈尚書左僕射以女爲憲宗后穆宗太后復贈太尉曙子儀七子先金吾大將軍率封沂國公昕子儀姪幼明之子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文子儀姪郭太后穆宗母憲宗后也爲曖尚代宗長女昇平長公主之女追贈曾祖太保追封陝國公敬之贈太傅父曖爲太尉母虢國長公主爲高國太長公主剣曖之子工部尚書剣南西川節度入爲太常卿檢校司徒郭太后兄也縱金吾大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尚順宗長女漢陽公主鍠太子詹事伸恭尚穆宗第四女金堂公



主銀青光祿大夫伸詞尚穆宗第六女饒陽公主剣之第三子也銀青光祿大夫襲封太原郡公仲文殿中少監以上抄寵命錄忠武王陪葬肅宗建陵陵內陪葬止王一人在武將山與太宗九嵕山昭陵相連而稍西北何以無墓碑或經後人埋沒未可知也郭氏子孫今尚盛住居華下華州之東路旁有郭汾陽故里石碑此地山川亦極秀麗集古錄有忠武王將左略碑云貞元十二年陳翊撰翊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爲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

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儻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爲不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名德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來齋金石刻考略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宰相元載與公不協恐公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尋罷前命但以公撿校



刑部尚書置之閒散故得從容翰墨而爲此碑常時以魯公自書告雍容朗暢不類魯公平生風格爲其晚歲極深到之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畧同而朗暢處更出自書告十有直使人不復思自書告矣碑陰雖無鄧公款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既已大書其前誰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甫金石錄斷然目爲魯公書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即此尚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瓦礫正碑爲足高出一切而已　太保卒於元宗天寶三載時令公甫從戎功名未盛後十餘年令公屢立奇勳再造王室至德二年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明年二月始有追贈太保之命又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令公始爲太保立廟當是時僕固懷恩引迴紇深入天子幸陝避狄令公方雪涕勤王刻無寧晷乃萬端拮据中猶能以其舊居爲父立廟忠孝之盛顛沛不忘於戲豈非人倫經紀也歟舊史書太保追封祁國公此碑不書恐是史誤　碑陰書令公歷官與新舊兩史皆同但史略而碑詳耳又史稱八子七壻皆爲朝廷重臣而不知令公兄弟九人亦皆貴也碑曰友于著睦嬪龍虎者十人言兄弟九人



兄弟止九而云十者舉成數也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士言子孫也令公爲主故但言令公之子也　碑立于廣德二年故書令公歷官止於尚書令按史是年十一月帝以子儀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屢表堅辭荅詔有無待禮成曲從德讓之語則已允其辭矣既允其辭不宜復書而碑陰有又拜尚書令之語此碑立於十一月當拜命之時詔允辭讓在其後歟　天以郭氏再造唐室靈粹之氣鍾於一門豈惟令公秉仁蹈義始終爲社稷純臣即其子孫無不世世忠孝自

古名臣往往無後獨令公子孫無復遵議史稱令公子八人壻七人皆朝廷重臣猶淺之乎知公者矣虛舟題跋

公名敬之漢光祿大夫廣意之後廣意世系表作廣智碑載子儀官爵甚詳大略與史傳合史稱振遠軍使卽單于副都護九原太守卽兼豐州都督也又通鑑稱是年十二月拜尚書令此碑建于十一月卽稱尚書令者應是碑陰後書及之也傳稱武舉及第授左衛長史應依碑作長上碑載子儀兄弟七人孫十五人曾孫三人孫除子儀子八人外瞻是子琇子昕



煦晅幼明子昉曉幼賢子覘子瑛子會孫銳是曜子銑是映子闕中金石記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相傳布政司卽汾陽府第下庫卽家廟舊基也碑雖漫漶然猶當在顏氏家廟上若碑陰則斷非魯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也鐵函齋跋

碑列其上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又云隨有金州司倉履球府君舊唐書地理志金州隨西城郡武德元年改爲金州是隨不名金州而文亦遷就爲之也下文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廣意作廣智昶作曉涼州法曹亦非金州司倉而通作美原尉尤不言主簿碑在當世魯公自所書宜爲有據而表或誤也碑載敬之遷扶州刺史又渭吉二州刺史又授綏州遷壽州據表所書敬之吉渭壽綏憲五州刺史與碑歷官數亦合而其地獨不載扶州又別書一憲州攷元和郡縣志憲州無文新唐書地理志始有之其小注云憲州本樓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特置憲州于樓煩監則憲州蓋起於唐末故元和志不載而當敬之時州尚未設何以云爲刺史由是言之知表亦誤也今碑所云扶州者當依以爲正授堂金石跋



碑陰正書無書人名氏載敬之子孫曾孫凡三世石墨鐫華跋此碑獨詳子儀歷官於本傳爲備子更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校之表載子琇失其官勳今碑第一層首列男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卽子琇也表載子雲左領軍將軍碑列游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表載子瑛延州司法泰軍

碑列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表載子珪無官勳碑列朝議郎行衢州盈川縣尉表載幼賢副都護碑列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朔方左廂兵馬使上柱國贈太子少保表載幼儒成都少尹碑列正議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表載幼明少府監太原公碑列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表載幼沖太子詹事碑列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又表於子雲下載子晤幼謙而碑無之第二層列諸孫首爲曜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



國太原縣開國公載表太子少保太原孝公次朝議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瞻表載瞻無官勳次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荆州大都督上柱國昕表載鴻臚卿同正次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昕表載檢校左僕射積西節度次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晞表載工部尚書次正議太夫試光祿卿贈開府太常卿清源縣開國男朏表載試鴻臚卿次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表載兵部郎中次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昉表載試太



子中舍次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曒尚昇平公主表載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次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晛表亦載試協律郎晉陽男次宣德郎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曉表亦載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次銀青光祿大夫試秘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曙表載右金吾將軍祁國公次宣德郎行京北府參軍太原縣開國男昫表載鴻臚少卿次朝散大夫試秘書著作郎壽陽縣開國男映表載右庶子壽陽尹次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晅表不列官勳第三層碑列曾孫僅三人通直郎行將作丞銳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銑朝請郎守國子監主簿名已殘剩表載銳嘉王府長史銑試太常主簿凡此互爲詳略實足以佐証史表而壽陽尹唐於縣官不稱尹表誤記也子琇子一人瞻子英子一人晛至如昉曉爲幼賢子晌晅爲幼明子昕爲子雲子餘皆汾陽王子也投堂金石跋

按此碑今在陝西省城布政使司署下庫司署在西安府城東鐘樓西通志云相傳爲秦穆公故府唐爲尚書省一爲于志寧郭汾陽宅鐵函齋跋云司署即汾陽府第下庫即家廟舊基也然攷

之長安志尚書省在皇城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橫街之北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在京城丹鳳門街南親仁坊是尚書省與汾陽宅有皇城京城之別不可謂尚書省卽汾陽宅也至于志寧宅與汾陽宅相連則長安志原云于宅在郭宅之西也長安志于親仁坊載汾陽宅于大通坊載汾陽園而總不云有郭氏家廟則宋氏略也家廟之制唐書禮志云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于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



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廟制三品以上九架廈兩旁又三品以上有神主又五品以上有几筵此皆唐時家廟之制也据此碑乃汾陽爲其父立廟不在四廟之例而碑文亦專叙其父太尉之事蹟及汾陽勳業文云卜製于舊居永圖而觀德殆卽親仁坊宅爲廟而以太尉爲始祖也碑叙郭氏先世云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家焉後轉徙華山今爲華州鄭縣人宰相世系表郭氏武王封虢叔于西虢後平王東遷奪虢叔地與鄭武公楚莊王伐周責王滅虢於是求虢叔裔孫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因以爲氏棲陰郭氏出自太原漢有郭亭亭曾孫廣智（德廣碑作廣意）廣智生孟孺子孫遂徙馮翊語與碑合而較詳也下叙曾祖祖父皆稱諱而加府君二字與他碑不同碑云履球官金州司倉表云金州司倉參軍碑云昶涼州司法表云曄涼州法曹碑云諱敬之府君不著其字表云敬之字敬之新唐書郭子儀傳不叙其父舊傳則云公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表作吉渭壽綏憲（碑作扶渭吉綏壽）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



追封祁國公（碑不書此封）皆碑與表傳之互異也稱子儀爲公之寶允此二字乃賢嗣令子之別稱始見于此其碑叙子儀戰功與史傳參校之儻詳而事皆合傳云廣德二年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答詔不允勑子儀於尚書省視事子儀復上表詔荅曲從德讓遣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蓐珍玩之具益家廟之作正在此時也子儀以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此時年六十八矣据傳所載似子儀之得從容安居者僅此數月至明年爲永泰元年五

月以後遂有出鎮河中之命矣碑陰載諸孫官位
不獨與表異且有與傳異者今以舊書子儀傳參
校之如長子曜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
柱國太原縣開國公傳云累遷至太子賓客此下是建中時官新傳云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三子晞碑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傳云初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拜殿中丞廣德二年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破蕃軍戰捷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此下是永泰二年官新傳同六子曜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尚昇平公主傳但云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此下是大歷中事新傳云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曙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祕書監太原縣開國男傳但云代宗朝累歷司農卿此下是建中時事新傳同子儀弟幼明碑云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傳但云以子儀勳業累歷大卿監此下是大歷時事幼明子昕碑云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傳但云肅宗末爲四鎮留後此下是建中時事新傳同以上碑所載曾孫三人惟鋒見新史子儀傳銑銑俱不載而舊傳所有者曜男鎰鎰無鉾昭男鎔晞男鋼鈞曖子釗鏦鉞新傳增長子鎬皆碑所未書者子雲之系表校之敬之之子十一人碑所未書者子雲之弟子晄幼沖之弟幼謙孫二十六人碑僅書三人其書子碑者官位人曾孫三十一人碑僅書三人其書子碑者官位又多不同大抵傳載多在立碑以後不能盡合也長安志載家廟甚多而家廟之有碑獨始見於郭氏碑陰書歷官之詳亦未有如子儀者史傳所不能備也碑銘八章章各五句上四句各自用韻下一句則合八章之末句同一韻又銘詞之變格也



## 李光弼碑

額連額高一丈三尺四寸廣五尺一寸一分四十行行八十二三字不等額題大唐太尉兼侍中臨淮武穆王贈太保李公神道碑二十字並行書在富平縣

唐故□□儀同三司□□□□□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上柱國贈太保□□武穆王李公神道碑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

□中大夫□□□少□上柱國□紫金魚袋張少悌書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之業南威荊蠻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刻在風雅　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武忠義之姿廓清河朔保人王室以翼戴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

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君諱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麾將軍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開府儀同三司公即薊口公之第四子左武衛人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爲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爲婚姻公辭不



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邀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驛騷　朝廷旰食畫求虓闞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爲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親而詢之曰兒勿更涵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爲童戲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

□□□□出救□□□履謙□史思明所□戰士□□
□□□泮滁之上　公□□□□□□□□□□□□
□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
□圍饒陽虢來拒戰公屢摧陷之　詔拜公兼御
史大夫　命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
公合勢□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
敗之斬獲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蹙無計歸
於祿山祿山大恐遣徒幾潰闕潼關不守　肅
宗理兵于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
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
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自賊遍城於東南角張帳次居
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
信宿方歸至德二年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
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撫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
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　制封拜乾
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
於桔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滎陽屢　詔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于百里之外
公反旆而歸烟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軍大至遂南渡
黃河公至則無見矣遁歸于　太原是　年夏五月除范陽
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
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于汜水
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　詔都知兵馬使御
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亦夜馳赴開史思明已過河遂迎
狄亳不犯公趣河而東及渭州聞史朝義棄洛陽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
公公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
之恩爾爲逆虜我爲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于汝手
汝必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
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智悉
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
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
大破賀蘭臨陣擒其大將徐□□殺獲略盡贊僅以身
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淫氣索烟人不舉者
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爲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
嘗貯伏突於亂中義不受□至□登城西向拜辭因慟
欲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泪下三年春正月□太□兼

中書令□□□上元□□□月攻拔懷州擒其僞節
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
思明合賊于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軍
屯于垣縣遂引過清罪懇讓太尉　肅宗不能違
之二月幷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
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
河南淮南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
淮時史朝義乘邙山之捷圍逼甲安等一十三州自領
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將吏皆兇懼議南保揚州公
謂之曰臨淮城池皐陘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



東寇疆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
與同寢寤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
麾下隸於其將喬岫仍命兵馬使郝庭玉與岫掎角而
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
語至焉　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
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
戶賜鐵券名藏
太廟仍圖畫於凌烟閣冬十一月
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
下久之□□□□□□□□□□□□□□□□使□
□□□□□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已亥薨于徐州之官

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裁養今
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因取己封布絹各三千匹錢三
千貫請參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
以其布爲公製服庚申哀問至上都　上痛悼之
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絕終夕方蘇　上使開
府魚朝恩就宅敦喻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
未追贈太保十一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
國夫人太原王氏封長子太僕卿議忠亟先公而逝次
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象等皆保家克荷備聞
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廿七日庚申泣而



祭于王母虞窆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
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胡搆紛
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銳於恒定
滹山絕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
罔冀破周贊於溫洸擒太清於覃懷走史朝義叛渙之
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瀘莫皆意出事外虜
陸計中□□□□□□□□□家無贊旒之患此皆公之
力也公兄遵宜遵行仕至將軍泉弟光嚮並不幸早世
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有將畧見稱時輩季曰光進
□□□□□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謂北節度使凉

國公清識表微沈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竝
時仗鉞分閫□□麥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師
獨聞禁暴之德□□會同□至□□□□□□□□□□
□□□□□□泰階之上歸聯綵服頌雙節於高堂之
□□□□□□□□何居□□子□□□□州□□□□
□北齊拔□□□□□□□州亦宣力於西魏戚稱義
烈各懋勳庸而□□□□□□□□隅隘陋比之我族事則不
伴真卿昔守平原□□□□□□緊公涖止獲保餘生東帶
興居空想北平之禮操□□撰敢墜中郎之辭銘曰
羯胡猖狂俶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



王維此臨淮萬夫之望愛初發迹罔或弗臧出入忠孝
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恇攘
天子命公經營朔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
節祿山翟惶潼關勿□醜虜其亡
鹵于襄應變如神兒徒靡亢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
東征北國是皇長駕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
驤淮濆鎮定徐上翔翔服田蹙屈料瑒鷹揚不有神算
鳴鼓暴强弟兄同時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旂常晨
趨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怨此百祥素輔反葬白驥
踟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于官送喪生榮死



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壠山路旁唯像豐碑炎凡連同
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關西道耀州富平縣李光弼墓在縣西四十里顏魯
公爲碑太平寰宇記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
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于李公中興偉畧
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石墨鐫華

右李光弼碑顏真卿撰張少悌書按史光弼營州柳
城人父楷洛爲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而碑云京兆
萬年人父楷洛薊郡開國公未嘗言契丹酋長也地



理志柳城郡于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開元五
年還治大都督府楷洛于武后時人朝柳城陷未久
不應即爲酋長既陷後又安得入朝也或以入朝後
附籍京兆而酋長之說啓公爲臨淮諱故并其舊籍
而遜之耶史云楷洛贈營州都督謚忠烈碑云贈幽
州都督而無謚又云兄遵庭遵沂弟光琰光彥光進
子義忠策而史但稱光進與策詳貴也夫臨淮雖與
汾陽齊名戰功尤爲中興第一如斬侍御史崔衆賞
郝廷玉之神將援矛者壁野水度還軍以避李日越
之劫其胆識出諸將上碑皆略之顏公筆窮不能如

司馬子[illegible]卿彭偁將傳使千騎下鬚眉如見也金石後錄
按此碑間段缺泐賴顏魯公集刻此文可以校補
碑無立石年月文云廣德口年口七月五日己亥
薨而年上泐一字顏集作二年據通鑑目錄是年
七月丙申朔則己亥是四日非五日然推其前五
月爲丁酉朔若五日小盡則六月爲丙寅朔再小
盡七月爲乙未朔五日正是己亥與碑合或通鑑
有誤文也則碑當立于廣德二年與魯公集合矣
新唐書稱光弼營州柳城人碑作京兆萬年人宰
相世系表云柳城李氏本奚族不知何氏至寶臣
爲張鎬高養子冒姓張氏後賜姓李氏表末云李
氏三公七人三師　人柳城李氏有光弼而于表
內不書光弼名且碑所載曾祖令節祖重英父楷
洛皆不在表內所未詳也光弼傳不載曾祖祖惟
云父楷洛本奚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
大將軍封薊郡公吐番寇清源楷洛率精兵擊走
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軍贈營
州都督謚曰忠烈所載官位與碑不同然楷洛自
契丹入朝則居萬年者即自光弼始矣傳所叙光
弼事蹟大較與碑同其不同者碑云朔方馬步八



千人出土門傳作五千人碑云以數千騎東巡追
兵馬使張用濟傳云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碑云
賊將周智傳作周摯碑云嘗貯伏突于靴中傳云
納刀于靴刀有伏突之名未有所攷碑云圍逼申
安等一十三州傳作申光唐書地理志申州義陽
郡安州安陸郡光州弋陽郡同屬淮南道不能定
其孰是也又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
通鑑與此同宋庠紀元通譜作昇國以建丑月爲正月殘剽州縣光
弼遣麾下破其衆于衢州廣德元年送舍晁浙東
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碑但書增戶
二千餘俱不載又傳云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
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
存問其狂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
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
解帝介郭子儀白河中催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
篤此事碑多泐文魯公刻集又多漫漶賴傳得其
詳也碑不書薨年若干傳云五十七碑稱長子太
僕卿義忠先逝次太府少卿太僕卿冢次殿中丞
策等皆保家克荷傳惟載策有志操廉介自將從
貿耽爲裨將奉兼御史大夫此下是元和年事不云其官

殿中丞也碑云公兄道宜道行弟光允皆早世次
曰光顏特進鴻臚卿季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邪
光進附見光弼傳云字太應初爲房琯裨將將北
軍戰陳濤斗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卽位拜
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
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此下是至德以後事傳載
光進官與碑同而碑有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
傳所無也碑云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
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才
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繭公



既焉後果生公是光弼之母武氏也傳則云母李
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是以其母爲
李氏矣疑子爲李氏不應母與同姓史誤顯然碑
云宅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是其先塋在富平也
傳則云死葬長安南原皆碑傳之互異者碑云眞
卿其守平原鑿公菹止獲保餘生以唐書顏眞卿
傳證之眞卿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眞卿募勇
士得萬人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
土門眞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
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十七郡同日
歸順共推眞卿爲帥卽碑所云公以朔方馬步八
千人出土門云云語皆合也